

第一章：那心中的一捧雪

前院已经打扫得非常整洁，积雪铲净之后，青石板铺成的地面仍有点滑湿，几个下人正往来穿梭着朝地下散洒细砂，忙活得挺带劲。

君不悔孤伶伶的站在廊下，有些麻木的观看着一切事物的进行，几乎忘记又或者没有感觉到自己也将是这场热闹的主角之一；形容这种事为“热闹”，并不过份，更非意存褒贬，试问男女婚姻，哪有不凭操守、德性、人品为依归，竟以武功高下据而选东床的道理？

现在要发生的情形，就正是这么一个道理，君不悔必须与他师兄庞其壮较量，谁赢了，谁就可以迎娶他们的小师妹任青莲。

主意是他们师父任浩拿定的，任浩说过，他未来的女婿，一定要是个男子汉，一个能够得其真传，承其衣钵的男子汉，要证实这一点，除了师兄弟俩硬碰硬的交手，还有什么别的法子？

对于这个小师妹，君不悔委实是爱得极深，投注了太多太浓的情感，问题在于他的大师兄庞其壮也同样爱得极深，也投注了太多太浓的情感；他们的小师妹待这两位师兄的态度又相若，一般的亲切、一般的温柔，谁也不长一寸、谁也不短三分，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确认，小师妹到底中意是哪一个？

于是，当他们不约而同的向师父表明心愿之后，我们的师父便安排下这么一场比试，师兄弟二人但凭所学一论高下，胜方自则雀屏中选。

虽说这不失为一个解决困惑的方式，但用如此方式来断定婚姻的归属，从而延伸到互守百年之好，君不悔总觉得不大对劲，其中似乎缺少了一份庄重，一份真挚，一份该有的灵住，可是他没有理由拒绝参予，因为这是他唯一可能娶到小妹的途径。

中廊的厅门前，早已摆妥一张铺设着软厚锦垫的太师椅，那便是他们未来的泰山。

以前的恩师，现在的武技切磋仲裁人任浩的裁判席了。

小师妹任青莲不见芳踪，当然此时此地她是不宜露面的，大姑娘总要略带三分羞怯才好，在老父为自己挑拣丈夫的场合，岂容同时临场指导？

一声痰咳响起，头发斑白、体魄修伟的任浩从大厅内走出，长得又白又俊的庞其壮随侍于侧，当任浩撩起袍摆跨越门槛的一刹，目光炯然睨视，等看见了君不悔，他才从从容容的坐到椅上。

老管家任喜佝偻着身子来到君不悔面前，扮着笑脸：“君哥儿，比试这就开始啦，你往那边请，老爷有话要交代。”君不悔努力挤出一抹微笑，这抹微笑黏在他纠结的一

“还望师兄念在——”

庞其壮是什么都不念了，他猝然长身挥刀，却在刀出的一刹旋飞斜扑，左脚横弹，动作凌厉无比。

料不到让他先行出招的师兄居然心口不一，君不悔急速后退。刀走偏锋，刀口正封住师兄来腿——庞其壮使的是“七虎刀法”第二式“扬爪摆尾”，君不悔用的是同一套刀法第四式“落爪嵌勾”，他跟着来的变化是刀往内收，转刺对方下盘，而他亦判断庞其壮将以第六式“掀爪回腾”跃起反扑……

竹刀在君不悔手中果然顺式收缩，刺向庞其壮下盘，但是，庞其壮却

没有施展那最宜应付目前状况的第六招，他不仅不跃腾，不闪躲，身形更猛迎上前，右手竹刀倏移左手，塌肩弓腰的瞬间间右时撞击自己左腕，这一着非但迫得君不悔的竹刀急速歪沉，庞其壮的家伙且贴着刀面上削，“吭”的一记扫中不悔的指节，硬生生把他的竹刀震飞脱手！

君不悔甫始踉跄倒退，任浩已突兀站起，大喝一声：“且住！”

庞其壮扬刀指天，一个漂亮的“金鸡独立”转向乃师，中气十足的回应：“弟子遵谕。”

望着自己红肿的手指，君不悔除了迷惘还有着惊愕，他实在搞不清师兄方才那一招是从何而去、从何而来；习艺十年，他就从来不曾见过这招刀法！

任浩步下台阶，形色沉稳的道：

“胜负已见，不悔，你服也不服？”

君不悔的脑子里空洞洞的，他茫然道：

“师父的意思是说，徒儿输了？”

冷笑一声，任浩寒着脸道：

“刀都被你师兄打落于地，你若不输，莫非还算你师兄输了不成？要是真干，你这一只手业已与你分了家啦！”

忽然间，君不悔兴起一种感触，他意识到自己参予这场比试之后，不但输了小师妹，输了情场竞争的资格，似乎连师门的眷顾、手足的恩义也一起输了，宛若他在这里已成多余，而十年以来，直到现在他才认识到自己竟是多余的一个！

任浩又在没好气的问：“我在问你，服也不服！”

略略定了定神，君不悔硬着头皮道：

“请教师父，师兄先前用以打落弟子手中竹刀的那一招，不知源自何来！”

任浩似是早已料到君不悔有此一问，他厉声厉色的道：“习武之道，首在运用灵活，触类旁通，不可墨守成规，死学不化；你师兄平日用功苦练，深研本门技艺之精萃所在，从而加以演变，舍短取长，另创巧妙，于应敌之际，自获奇效，你若有你师兄一半心思，今日也不会落得这般简直就是不堪一击！”

君不悔喃喃的道：

“师父教训得是……”

任浩大声道：

“我的裁决，你是服了？”

脸颊抽搐了一下，君不悔低弱的道：

“弟子服了。”

任浩背着手稍做沉吟，又道：

“从今后，此问情形已有不同，照说你们师兄弟早届出师之时，理该到外面历练历练，一边广增见闻，一面也为自己找个合适营生胡口；现下你师兄已是我未来的女婿，如何订算，我自有安排，至于你，若有意自行出外闯道，固然最好，否则，继续跟为师亦无不可，过两天你就替我送一车药材到南边钦州去……”

君不悔沙着声音道：

“师父，弟子能不能考虑一下？”

任浩淡淡的道：

“当然可以；何去何从，却不必勉强。”

说着，他向一侧的庞其壮点点微笑——那是真正的笑，发自内心的笑，是一个尊亲对子弟由衷疼惜的笑——然后，他向庞其壮相偕进屋，模样活像已是岳父与女婿了。

君不悔落寞的孤立庭园之中，目光缓缓移视周遭，这里的一瓦一椽、一草一木，他都是如此熟悉，如此亲切，他在这里度过了漫漫十年，虽不算灰黯，却也没甚乐趣的十年，他竟从来不曾想到，有一天他会离去，会在恁般难堪的情形下一个人离去；这不是他的家么？天，原来不是！

什么原因使得惯常的气氛突然变了，持久的亲情与渊源也忽趋冷淡？君不悔一直没有觉得自己惹憎惹厌，一直不曾感到在这个家庭里他是个局外人，莫非——莫非是为了这次向师妹求亲的举动招了祸？但，师父当初不是含笑允诺的么？而且择婿的方式也是师父订下的呀！

他想不透，真的想不透。

任喜犹豫着来到旁边，刻满皱褶的老脸上流露着悲悯与关怀：“又要变天了，君哥儿，进去加件衣裳吧……”

君不悔打了个冷颤，笑中带着颤抖。

任喜欲言又止，终于叹了口气：“君哥儿，你想浅了你师兄后头是个什么家当？哪比你无主孤伶一人？唉？”

君不悔愣愣的寻思着这几句话，心中渐显端倪，却越发自惭自恨；深切的屈辱啮啃着他，无限的痛悔侵蚀着他，人心真的这样纸薄？世态又何其炎凉？连授业的恩师，看似清纯的小师妹，亦洗不脱那铜臭的污染啊！

酒楼的生意不错，正是饭口的当儿，食客满了八成座，有的在猜拳行令，有的大声嚷嚷，气氛热闹却嘈杂得紧，人一进了这种场合，不知怎的嗓门就变大了。

君不悔坐在一付靠窗的座头上，独自愣愣的想着心事，四周的喧嚣音浪，好像一点也没听到；桌面上摆着一只青布小包袱，另一卷狭长黑布袋裹着他的单刀，他在打谱下一程该去哪里，又待找桩什么活儿子，离开师门虽只三天，怀里的二十两碎银子业已去掉一小半啦。

直到现在，他才知道日子不容易过，穿衣吃饭，都快不得钱哪……

伙计端来一大碗牛肉汤面——汤水挺多，就是不见半点牛肉星子；面还在冒着腾腾热气，好香，君不悔深深呼吸着，举起竹筷正待挑面入口，旁边已传来一阵争吵的声音，而且双方的火头都还不小，腔调之高，居然压过了其他的喧闹声。

君不悔是饿了，他边吃着面，边侧脸瞧将过去，嗯，一个蓬头垢面、又瘦又干的糟老头子，怒冲冲的责骂着站在他面前的一个堂倌老大，那堂倌腰粗膀阔，双臂环胸，是一副得理不饶人，根本不把糟老头当玩意的架势！

糟老头拍着桌面，满桌的杯碗盅盘都在跳动：“……狗眼看人低不是？我吃了喝了没有错，又不是不给银子，你们开了偌大一片鸟店，莫非还不准客挂帐？这算做的哪门子生意？我老人家赊是赊，欠是欠，到时候笃定还钱，一分厘也少不了，怎么着，你这混帐竟当我是白吃？”

那堂倌扬着一张大脸，拿鼻孔朝着糟老头：“你说得对，开店做买卖，尤其似我们这种水食买卖，哪有不准客人挂帐的道理？不但准挂帐，更且欢迎得很，问题是熟客才能赊欠，至少也要光顾过几次让我们认得清面孔；老大爷你是头一遭关照小店，叫的又是最好最贵的酒菜，我们若是不给你端上

桌，你包管会借故生事，等我们祖宗一样伺候过了，你却打算一抹嘴拍屁股走路，老大爷，如果人人似你，我们靠什么活去？”

糟老头大声嚷道：

“你们听听，你们大家都听听，这混账东西真个把我当成吃霸王饭的啦，各位乡亲街坊，大伙看看我，我老人家这样子像是耍赖白吃的样子么？他娘的合共二两三钱银子，我岂会存心懒账？”

众多食客的目光不禁纷纷向这“老人家”头脚打量，越忍不住个个摇头——“老人家”蓬散着一头花白乱发，脏兮兮的一张瘦脸透着摄取不良的干黄，身上穿着一件满布油腻污斑更缀着补丁的老羊皮短袄，羊毛却差不多秃落净了，一条棉裤处处冒着絮头，脚踏一双破草鞋，套在两脚上，一只露出前趾，一只见了后跟；这副模样，谁也不敢说他不是自吃。

那身大力无穷的堂倌虎下面孔，重重的道：

“这点银子既是是小数目，者大爷你何不干脆现下赏了我们？”

糟老头尖声道：

“我老人家出门一向没有随身带钱的习惯，更料不到吃一餐饭也会受这般熊气；你是瞧我这身肮脏打扮不够堂皇气派？我好叫你得知，我就是习惯这个调调，我家里可是大大的有财有势，华厦连云，良田千顷，你要一朝看到，包管两眼发直——”

掌倌不耐烦了，火气也升高三分：“附近百里方圆，就不曾听过有你这么一号财主，你甭他娘给我扯些闲淡，银子拿来你走人，否则……”

糟老头瞪眼怪叫：“否则怎的？你还能生啖了我？”那堂倌咆哮起来：“生啖了你？呸，我还怕你这把老骨头梗了我的喉咙！我告诉你，你想打谱白吃，可是找错了地方，要拿不出钱，就先剥你这身衣裳，然后送官办你一个讹诈抵赖之罪！”

糟老头跟着吼：“这里开的是酒楼饭铺还是孙二娘的黑店？居然胆敢强剥客人的衣裳哪！你给我老人家滚到一边，且把你们掌柜的叫来，他娘的，我要问问他如何调教出你们这些端盘子倒酒的货！”

柜台后面，那位胖敦敦满面油光的店掌柜冷冷一笑，提高嗓门，“你就歇口气吧，似你这等存心白吃的恶客我们见得多了，若是小小不言叫个小碟小碗的我们也认了，可恨你却大爷一样点的是名酒，要的是好菜，偏偏又吃了个精光，你是欺我们生意人个个是孙子？今天要是拿不出银子，看我们怎生治你！”

那堂倌狞笑一声，往前逼近：“听到我们掌柜的说话啦？若不马上付帐，此时此刻，我便活拆了你！”

糟老头离座而起，不停叫嚷：

“反了反了，光天化日之下，闹市酒楼之中，竟有这等虎穴狼窝，明着坑人害人哇，难道你们就不怕王法，不怕规律？”

一片哄笑声随着响起，那堂倌借着声势方待动粗，君不悔已一个箭步抢了过来，往两人当中一插：

“不可无礼，伙计，这位老人家欠的银子由我代付便是！”

那堂倌收住势子，上下端详君不悔，从鼻孔中哼了哼：“你真的要替他代付？可是二两三钱银子，不是二十三个制钱呐！”

君不悔伸手自怀中摸出几块碎银，用力朝桌上一摔：“去把银子秤清楚，加上我那碗牛肉汤面一起算妥，零头给我找回来！”

可能君不悔的体型硕壮，带着那把单刀又有点练家子的味道，眼前这位堂倌不免多少顾忌，未敢再顶撞，取了银于自往柜台结帐去了。

等找回零头，君不悔游目四顾，竟已不见那糟老头的踪影。

君不悔心里苦笑，取了单刀，背起包袱，大步走出酒楼门外；天气很冷，他得觅处休歇之所，当然地方是越简单越好，简单和便宜总是分不开的。

转出大街，到了一条冷清的横巷，他朝巷子内张望，却没有半家客栈的招牌，大街上倒有几家，只是看那种气派门面，他实在不敢往里进，如今口袋剩下的一点银子，还不知得挺上多少天呢。

犹豫在巷口之前，君不悔正考虑该朝哪里走，一个发自嘴唇齿缝间的“嗤...嗤”声已从背后传来，他连忙回视，却赫然看见那糟老头正坐在一家门口边的石礅上！

君不悔有些惊愕，因为就在瞬息前后，那里明明不见人影，怎的才一转身，就凭空冒一来这个吃白食的老头子？

糟老头冲着他瞅牙一笑，挤眉弄眼的招着手：“来来来，小伙子，先时承你请了我一顿，咱们爷俩得亲近亲近。”

上前几步，君不悔抱拳笑道：

“出门在外，谁也会有不便之时，些许心意，实不足为谢……”

那双跳豆般的小睛一瞪，糟老头道：

“谁说我要谢你？我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老人家并未央你替我付帐，你自己愣要做这顺水人情，与我有鸟的相干？”

君不悔呆了呆一天下竟有如此不通情理的怪人，不识香臭的恶汉——他憋着气，淡淡的道：

“是，原是我自甘为老丈代偿所欠，确与老丈无关”

点点头，糟老头道：

“这还像句人说的话，我这一辈子最怕欠人的情，所以任谁的情我都不欠；小伙子，待我问问你，你可有个名字，今年多大了？”

君不悔本待转身走人，又一时拉不下脸来，只有僵着声音道：

“我姓君，君子的君，名叫不悔，就是决不后悔的不悔，今年带虚岁二十七……”

糟老头嘴里念道着：“君不悔，决不后悔的不悔，二十七岁……嗯，名字有意思，年纪也合适……”

望着君不悔，他接着道：

“小伙子，看来你的境况也不见强吧？”

脸上微微一热，君不悔坦然道：

“是不见强，老实说，再有几天找不着进帐，恐怕亦只好学你的样去吃白食了！”

糟老头却不生气，呵呵笑道：

“吃白食也得有吃白食的本领才行，像我人老皮厚，又时常碰得上像你这般的瘟生，方能笃定白吃，你年轻力壮，不但腼腆害臊，大概也不易引人同情代付欠帐，小伙子，这个主意还是早早打消的好！”

君不悔形色忧戚的道：

“不知何处可以觅得一份糊口工作……”

糟老头像没有听到，只管问道：

“瞧你这副落拓劲比我好不上多少，小伙子，难道家里没有人照顾你？”

君不悔道：

“我没有家，我自小就是个孤儿，由我师父拉拔长大。”

糟老头似乎颇有兴趣的道：

“倒怪他娘可怜人的；你师父是谁？”

君不悔略一迟疑，还是说了：“虎贲刀尊任浩。”

糟老头细眉上扬，皮笑肉不笑的道：

“任浩？就是住在径河东边出相庄的那个任浩？”

君不悔高兴的道：

“老丈也知道家师威名？”

“嗤”了一声，糟老头道：

“威名？小子，我讲几句话你可别往心里放，实话好说不好听，我这个人就是一向憋不住爱说实话——你那师父，几十年耍刀是耍了点名堂出来，却决非如他自我标榜那般不可一世，他那点玩意，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居然关着门起道号，自封‘刀尊’，刀要称尊，兹事体大，岂是他的几乎把式堪以承当得的？刀尊？你师父只配玩刀屁股，真正不知浩浩天下他见过几个练刀之人！”

君不悔一听对方辱及师父——虽是不算十分体恤仁慈的师父，亦不禁怒火顿升，愤然道：

“家师祖传刀法，堪称武林一绝，尤其家师浸淫此道凡四十余年，功力精湛，已达出神入化之境，江湖之上，谁不钦服？‘虎贲刀尊’之号，乃两道同源所共赠，意在崇敬推许、由此可见家师威名早已震慑四海，传扬五岳，老丈何人，竟敢如此污蔑家师，随口作不实之低毁，是可忍孰不可忍！”

摆摆手，糟老头道：

“你且莫激动，我这样说，自有我的道理、我的凭借在；小伙子入你容身的世界大小，圈子太窄；顶头一望，只见你师父那一块天，就以为天仅那么丁点大了！嘿嘿，你可要弄明白，天高千万丈，你师父至多七尺横竖而已！”

君不悔仍不服气：“老丈口气这般狂妄，对家师低估至此，莫非老丈还懂得刀法？”

呵呵笑了，糟老头道：

“可要我再讲实话？”

君不悔怒冲冲的道：

“你说！”

糟老头慢条斯理的道：

“若论刀法，我多少是略通一二——不敢自诩如何高明，本约已练到心与力合、神同刀融的境界，刀魂可通我灵魄，我意念即刀心志；习刀者所谓出刀之际如臂使指，仅乃小成而已，大不了是个收发自如的道行，要念动刀动，意起刀起，神思和刀灵相系相连，这才马马虎虎算得上有点火候，你师父若愣要和我比较呢，咱们不妨比得文雅些——这就好比一个秀才，令师不过粗识几个大字的村夫罢了！”

跟着师父磨了十年刀法，君不悔只知道所学者尽是运劲的诀窍、招式的演变、换气提力的奥妙，至多搭配着腰步眼的锻练，调息行功的技巧，总之师父怎么教，他怎么随着做就是，像糟老头这种近乎幻异神奇的说法，别讲他没听过，连梦也不曾朝这上面梦；一把刀上头竟有恁多不可思议的名堂，无论是铁刀钢刀，都不像是一把刀，简直变成魔杖啦！

恍恍惚惚想了好一会，他又猛的摇头：“不，我不相信你这一套，刀就是把刀，照你所言，刀岂不是变成活的了？左右是些铜铁铸炼的东西，其中何能蕴聚精灵？刀还有魂、还有魄，还能与人意念想通，我更是头一遭听说，老丈，你恐怕不是在谈刀法，而是讲神话了！”

糟老头微微叹息：“天地辽阔，云山深浩，你没听过的事情大多了，小伙子，你窝在出相庄那个老破井底过于长久，把眼光都瞧短啦；我问你，干将莫邪为传世名剑，分做雌雄，若无生人投炉祭剑，剑即不能成形，这段传闻你可知晓？又龙泉之剑悬于帐端，遇凶兆则自鸣不息，以示警于剑主，宝器有灵，史证书传，皆斑斑可考，怎能说是神话？”

君不悔道：

“便不是神话，也只止于传闻，不曾亲眼目睹，我决不相信刀兵之后，竟能和执用之人这样奇异的搭配！”

仰首望天，糟老头喃喃的道：

“是该叫他亲眼看一遭呢，还是不让他看？”

君不悔没听清楚，疑惑的问：“你在说什么？老丈。”

细细端详着君不悔，糟老头抹了把脸，答非所问的道：

“我很穷，穷得身无长物，家徒四壁——不，根本连个家也没有；但我并非生来就穷，以前我不禁颇有儿文，而且还称得上富足，日子过得十分的风光，之所以穷到这步田地，尚是打六七年前才开始，当然其中另有因由，这层因由合缘则告，无缘自无须提及；从我落魄的那一天起，我就经常在外混吃混喝，而受气受辱横遭白眼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我因此暗中许下一个心愿，要是有一次能遇上某个人替我解困舒窘，那怕只是代付一遭酒食钱，亦是同我结一善缘，一饭之赐，必当报其终生之福，这样一来，前情不欠，我心自安，然而，我所报对方的终生之福，也要对方愿意接受得了才行！”

君不悔满头雾水的道：

“老丈的话，我有点不明白……”

呵了口白气，糟老头搓着一双指骨粗大的手掌：“简单的说，你请我吃了一顿饭，我要报答你，因为我不要欠你这份情，可是我报答的方式有些不一样，首先你肯不肯接受，另外，还待看你有没有这份决心和毅力来接受——”

君不悔忙道：

“一顿饭算不上什么，老丈何须报答？再说，老丈不是讲过经常有人为老丈代偿餐资么？”

“这六七年来就不曾碰上半次，大多是一旁看光景，凑热闹，看我的笑话，更有些还帮着瞎起哄，巴不得将我这身老骨头活拆了，同情心？哼哼，同情心都进到狗肚子里啦！”

君不悔窒噎了片刻，涩涩笑着：“那些人可能未曾确切体认老丈的窘况，以为是故意讹诈——”

糟老头冷冷的道：

“不要向我提人性，道人心，小伙子，我他娘今年六十有六，什等样的人性人心都看遍摸透了；且说你的事，怎么着？要不要跟我来？，，

考虑再三，君不悔才道：

“反正我也没什么地方好去，跟着老丈盘桓几天亦未尝不可，但我可不是贪图老丈的什么报答，话要说在前头。”

糟老头从石墩子上站将起来，咧嘴露出一口稀疏黄牙：

“就算你要接受我老人家的回报，也还得有这个耐心与胆识才行，走吧，小伙子！”

君不悔跟在糟老头身后，蹒跚走出巷口；天寒地冻，又吹起了要命的北风，他冷得脸色泛青，嘴唇透紫，不住的打着哆嗦，反观前行的老人家，却一摇三摆，形容自若，对这等酷寒天气，恍如没事人一般。

第二章：飞虹惊落了响铃

山助子里长着一片响铃树，这座破落的山神庙便半塌不倒的掩在树林子中间，有条山泉从拗壁上潺潺垂流，泉水原来应该流量较大，如今冻成参差不齐的冰柱雪棘，只有那么一线水源了。

北风刮过，响铃树就不停“嘎巴”“嘎巴”摇响，这种声音听入人耳，不但不觉嘈杂，反而更有一种幽寂空远的意味，真是个好僻静所在。

望着这座梁歪墙颓、满布灰尘蛛网的山神庙，君不悔忍不住连连摇头，这就是糟老头嘴里的“华厦连云”么？玩笑可开得不小！

神案后的山神塑像早已缺鼻子少眼的辨认不清，仅剩那么看似有形的一座泥胚，案侧两边的布幔亦残破不堪，风吹慢晃，倒似鬼影幢幢；庙里唯一不遭尘封的所在，就是这片神案，神案上面还铺得有被褥瓦枕，不过光瞧瞧这套寝具沾着的油污垢，业已引不起人们朝上横躺的兴致啦。

糟老头掀开神案下方用以遮挡的草席，拖出一只小板凳来，顺脚踢到君不悔面前，他自己却丫抬屁股坐到了神案之上。

君不悔就着小板凳落坐，一面东探西望，边道：

“老丈，这座庙就是你的居住之处？”

“怎么样？地方还不错吧！”

敌了敌嘴唇，君不悔道：

“清静倒挺清静，只是，呃，稍稍破旧了一点，四面通风，不够隐密……”

糟老头不以为然的道：

“四面通风便气清流畅，地方幽静足以修身养性，且周植响铃，侧有清泉，一个人独占方圆数丈，前后通达无阻，而我心中坦荡，不欺暗室，何用隐密可言？最重要的是，这么一处好所在却不费分文之需，你说说，普天之下更到哪里去找？”

君不悔笑道：

“老丈若是如此解释，意义自又不同。”

目光游移，糟老头感慨的道：

“居此山坳之庙，已有年余光景，朝夕与神鬼相伴，灵台越见明净；浊世淘淘，人心凶险，还不如寄情玄异虚渺来得和祥平静……”

君不悔好奇的道：

“老丈在辽荒野之地，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糟老头苦笑道：

“当然，年来灵台固是越见明净，但无论明净到何等地步，不填饱肚皮

还是不行，到外面白吃终归不是正经，岂能顿顿如此？除非馋极了耐不住才打一餐牙祭之外，还是自己煮食的光景多，神案底下我有得一套简单炊具，凑合着把东西弄熟了就成了……”

君不悔笑道：

“这种日子倒也逍遥！”

哼了一声，糟老头道：

“逍遥？一点也不逍遥，只是人总得活下去罢了；到我这个年纪犹待为三餐犯愁，过了今天不知明朝，真不晓得是上辈子作了什么孽，这一世才落得这等报应！”

君不悔一时不知该如何答话，过了半晌，他才嚎喘着道：

“老丈吉人天相，这眼前逆境只是过渡时期，迟早也会否极泰来——”

糟老头长长叹息：

“六十六喽，大半个身子业已入了土，今生今世能不能再过几天好日子，就全要看这次我与你的机缘是否得以契合……”

君不悔非但迷惑更有些惶恐的道：

“我？老丈，你可别把我高看了，我算是哪一门子的人物？说句不怕你见笑的话，我差不多是被赶出师门的，如今两肩荷一口，满眼望出去只剩一片凄茫，正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又有什么法子帮得上你的忙？”

糟老头双目定定的注视着君不悔，语声低沉却十分真挚：“小伙子，我说过要报答你一饭之情，你愿不愿意接受？”

清了清喉咙，君不悔苦笑道：

“一顿饭算得了什么？老丈，就是你要回报，一顿饭的代价又值若干？我接受与不接受实在无关紧要……”

糟老头缓缓的道：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的回报不是以实质的比例为依据，我将给你终生之福，予你永世的成就和自信！”

君有悔楞楞的道：

“老丈，看来你是当真的？”

糟老头佛然不悦：

“说了这多遍，原来你以为我是在逗乐子？天寒地冻的我老远巴巴将你领来此地，就算吃撑了也没有恁般兴致！”

君不悔搔搔头皮：“但是，但是只不过请老丈你吃了一顿饭，你就以偌大的恩德回报于我，这种事，未免离奇得叫人不敢相信……”

糟老头大声道：

“人间世上离奇的事情多着哩，别说一顿饭，便一句话亦能博个锦绣前程，一句活也能令人丢掉脑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咽了口唾沫，君不悔又忍不住四下打量，心里暗犯嘀咕——就看这位老人家眼前的光景，称得上是一穷二白，四大皆空，连他自己都几乎混不下去，又如何给别人“终生之福”？但瞧瞧对方，模样不似疯癫，亦非神智不清，好像不是在开玩笑。那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可就费人思量了。

糟老头似能看穿君不悔的心事，他板着脸道：

“你在想什么我清楚得很，小伙子，你以为我已倒霉到这个程度，自顾尚已不暇，何来余力照应别人，是么？你这样盘算我并不怪你，换成我，一样会做如是之想，然则你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一二之差，就完全不是

一码子事啦！”

君不悔谨慎的道：

“还望老丈指点。”

糟老头道：

“先说你接不接受我的回报？记住一旦有了承诺，就绝对不可反悔！”

这情景不似在报答人家，倒像是在谈生意立条件了，君不悔觉得有些怪诞，却脱口道：

“我接受——”

咧嘴一笑，糟老头欣慰的道：

“好极了，小伙子，你既然接受我的回报，打明朝开始，就要下苦力勤练狠学，专心一志期于有成；在这段辰光里，不但要练艺，更且要练胆，总之你必须坚定意志，断不能半途而废……”

君不悔呐呐的道：

“练艺、练胆？老丈，你叫我练什么艺、什么胆呀？”

一下子从神案上跳落，糟老头兴奋的道：

“我要把我的绝世刀法传授予你，毫不保留的倾囊传授予你，你一定要给我练成，此外在你技成之后，去替我办两件事，这是我今生最大的两桩未了心愿，其一是代我与某人比试所学，一决高下，其二，为我报仇！”

又是比试！君不悔心虚的道：

“老丈，你先别太高兴，我这块料，实不是练武的底子，尤其刀法方面更拙，再怎么学也不能入窥堂奥，见了刀我就泄气，不用说和别人印证，就连我自己同门习艺的师兄，一上手亦搪不过几招……”

糟老头小眼一瞪，怒道：

“还没见过像你这样没出息的东西，你不曾得我亲炙，自然就学不出名堂来，传人刀法亦要看是什么人来传，比如你那师父，连他娘自己都还欠通，居然也开门授徒，封号刀尊，哦呸，刀要有知，只怕也将锈痕延生，班剥若泪了！”

君不悔颇不是滋味的道：

“话不是这么说，老丈，我师父的刀上功力亦十分扎实。”

一挥手，糟老头道：

“扎实个鸟，那任浩习刀，有如猪八戒吃人参果，根本体会不出其中的滋味，他练的是死刀，我修的是活刀，与我一比，他差的远罗！”

不等君不悔说话，这位老人家又口沫横飞的道：

“所谓名师手下出高徒，你那师父本身就是一瓶不满，半瓶子晃荡，上不得台盘的货，任他怎么调教，也不可能教得出好徒弟来，你方才说你连师兄几招都顶不住，你师兄固然未见高明，可是你呢？咳，就更不能提啦，且定下心，咬紧牙关，好好跟我学上几年，到时候别说你师兄，把你师父一起算上，包管叫他们捉对儿喊天！”

君不悔沙着声音道：

“我怕不行，老丈，就为了比刀，我甚至连老婆都输了。”

糟老头气冲冲的道：

“狗急跳墙，人急上梁，事情逼到头上，不行也得行，你既然答应了我，便由不得你了，给我把意志集中，信念立定，以无比的毅力决心坚持到底，往后不但你要靠自己，我也得靠着您，咱们一条线拴两个蚂蚱，怎么蹦怎么

跳都连在一遭，小伙子，好歹卯起来看！”

大冷的天气，君不悔竟额头上冒汗，他艰辛的道：

“老丈，你真对我有信心？我自己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万一到头来弄个不上不下，我空耗时光不要紧，只怕耽误了你未竟的心愿……”

糟老头用力在君不悔肩上一拍：“没有错，我是完全看中你了，设若你确是一块不可雕的朽木，我老人家只好认命，谁叫你生来就是个窝囊废，谁又叫我白瞎了眼！”

君不悔有一种受辱的感觉，他抗声道：

“我不一定就是窝囊废……”

呵呵一笑，糟老头道：

“很好，我也不一定就白瞎了眼；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小伙子，无须自暴自弃，包你大有前程！”

暗里一咬牙、君不悔道：

“我就跟着老丈试试看，但能否达成老丈的要求，却实在不敢说……”

糟老头乱发飞扬，意兴高张：

“没有问题，小伙子，功夫下去，再加上我这名师磨练，休论几手刀法，便修仙习道亦成正果了！”

君不悔干咳一声，道：

“还没有请教老丈尊姓大名？”

糟老头表情一变，异常严肃的道：

“我老人家叫吉百瑞，这人个名字对你有无意义？”

在嘴里念了几遍，君不悔摇头道：

“第一遭听说。”

吉百瑞的神色有点失望：“练了十年刀法，竟不知我吉百瑞的名字，出洋相，老任真是一手遮天，把你们都当成井底的蛤蟆啦……”

君不悔尴尬的道：

“江湖中事，家师一向少提。”

吉百瑞一撇嘴：“这却能以理解，提多了他自己就不知排到哪一头去了！”

想说什么，君不悔又把话咽了回去，他倒要见识见识，这吉百瑞如此高抬自己，低看别人，却确实有什么凭借？

到门口望了望天色，吉百瑞回头道：

“时光已晚，我们今天早点歇息，干脆也不用生火举炊了，神案底下那个不盖的小竹筐里放得有几个干馍，且将就填饱肚皮，明朝再设法补充油水吧！”

君不悔只有点头的份，他是真饿了，这一天从早到黑，进腹的仅得一碗牛肉汤面，不，为了替吉老太爷解围，尚剩下半碗没来得及吃。

皱着眉凝视手中这把雪亮的单刀——是君不悔的刀——吉百瑞不禁微微叹气：

“这也叫刀？简直粗制滥造，破铜烂铁，我他娘三岁那年玩的一把刀，也比这一把高明多多！”

肃立一旁的君不悔迷惘的道：

“老丈，这把刀相当不错哩，是由精钢铸炼，十分锋利，一刀挥去，碗口粗细的木桩都能劈成两半，我亲自试过。”

吉百瑞嗤了一声：“砍木头的刀是最粗糙的刀，功能断金切玉的刀才勉强算是过得去的一把，真正好刀不但可以削铁如泥，吹一口气而落花粉裂、发丝齐折，更甚者，刀刃的芒尾探及，已是无坚不摧了！”

又在讲神话啦，君不悔笑笑道：

“天下哪来这种宝刀？老丈想是见过？”

吉百瑞也不生气，他淡淡的道：

“我见过，你也不要因为没有见过就不相信，我业已告诉你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不曾知道的事情并非表示就不存在！”

君不悔耸耸肩道：

“他日有幸，倒是要见识一番。”

吉百瑞形色诡秘的道：

“好小子，一朝你的玩意到了火候，我总叫你开开眼界也就是了。”

说着，他立定当地，极缓极缓的将手中单刀在面前移动——一束束半弧形的的光芒就好像凝聚成片片的晶莹浪花，一波接一波的闪烁，一道连一道的映耀！

君不悔顿时看傻了眼，因为刀的本身虽然有着光亮，却必须在急速挥展下才能凝光成形，就好比燃烧的香头在黑暗中飞快挥动，的红的一点方可连接为一线，这样缓慢的动作，那光波却是如何连绵映现的？

收住刀，吉百瑞身形不动，淬然间就地旋回，没有看见刀闪刀飞，甚至不曾映展半丝芒焰，只在他旋回定位后的俄顷，漫天的响铃英突兀飘落，宛如下起一场骤雨。

君不悔僵在那里，他几乎不敢相信面前发生的景况乃是事实，这样精湛的刀法，就算在梦里亦不曾梦过！

这时，阴霞的天空中忽然掠过一只白翅黑头的小鸟，许是鸟儿饿极急于觅食，只以丈许左右的底空飞过，吉百瑞渊停岳峙般的身形猛升五尺，寒电乍现，那只鸟儿已“吱”声惨鸣，蓬散成满天的零落血羽！

吉百瑞早已站回原处，单刀下指，任由血羽飘落四周，仿佛这不关他的事一样——而那寒电乍闪，已不知是挥出了几刀！

君不悔目瞪口呆的望着这一切，宛如在注视传说湮远的神话故事一样，宛如置身于一个不可思议的迷离幻境之中，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仍然清醒……

就在此刻，吉百瑞蓦地身子摇晃了一下，单刀“当”声坠地，一张焦黄的老脸仅这瞬息间前后已透了灰青！

机伶伶的打了个冷颤，君不悔赶紧奔上前去扶住吉百瑞，双手触处，他感觉得到这位老大爷身体的剧烈痉挛，更不停的发抖！

惊急之下，君不悔一面用力替吉百瑞拍背搓胸，一面焦切的道：

“老丈，老丈，这怎么回事？刚才不好端端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在出招发力的当口截了气？”

好一阵子之后，吉百瑞才算平静下来，他长长透了口气，由君不悔搀扶着坐到一段枯干上，显得相当疲惫的道：

“不要紧，这是老毛病了……自有了这个毛病，便使不得劲、耗不得力，尤其忌运提丹田真气，可灵验得很，只要一试，马上就犯，不但筋脉交错，逆血攻心，连呼吸都像岔了路，苦极了……”

君不悔忐忑的道：

“先时那一阵子可真叫吓人，老丈，你怎会害上这个毛病？”

吉百瑞脸色憔悴，低唱着道：

“我原先并没有这个暗疾，乃是被人暗算所致，你也不寻思寻思，我具有如此修为，为何却要你去替我与人比试、更代我报仇？原因我刀艺虽在，力道已失，不匡以力运刀，刀法再好，也只是化巧而已……”

君不悔忽觉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他激动的道：

“老丈，你要我替你报仇，可就是去找那暗算你的人！”

吉百瑞颌首道：

“不错，那人与我相交极深，本是推心置腹的好友，我们曾经共同获得一笔巨额财富，不料他见财起意，妄图独吞，竟抽冷子暗算于我，那厮原是冲着我身上死穴下手，幸而我反应快，躲得急，不曾被他点中死穴，但却未能让过气眼；那王八蛋存心置我死地，全身真力贯注于指，在透入我气眼的一刹，我体内罡劲便已散破，再也难以聚连成气……”

君不悔磨拳擦掌的道：

“你放心，老丈，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要不活剥了那狼心狗肺的东西，就不算人生父母养的！”

颇感安慰的笑了笑，吉百瑞却道：

“不要急躁，小伙子，能够有本事暗算我的人，决非泛泛之辈，你必须把我这几下子把式学周齐了，才有资格去找他讨债结帐，否则，去了也是白搭！”

君不悔意气昂扬的道：

“老丈，我一定下苦心跟你学，尽全力跟你练，说真话，直到现在，我才相信老丈技艺之精，功力之深，何若汪洋翰海，无可测量……”

吉百瑞的瘾头又来了，他斜脱着两眼道：

“嘿嘿，如今你总明白人上有人，天外有天这两句话了？刚刚那几下，堪堪算得全席之前的小点，山珍海味还在后头哩，你用心学会，包你这辈子受用无穷！”

“老丈，那等精绝的刀法，已不止是刀法而已，简直就是仙术，是魔咒，是奇门遁甲啦！”

吉百瑞越发笑得见牙不见眼：

“好叫你得知什么样的修为始称得上祭刀、何等样的造诣才算得上练刀，我他娘不折不扣的刀客一个，你那师父，只配叫做刀匠，磨刀匠！”

打了个哈哈，君不悔汕汕的道：

“家师所学，比起老丈自是稍逊一筹，不过较之一般习武者仍要高上一头，二位是各有千秋！”

吉百瑞扬起鼻孔：“各有千秋？你那狗熊师父浪得虚名，名不符实，给我提鞋我都嫌他手粗，幸亏你是遇着我，要是不然，你们师徒全糟踢成一团去了！”

君不悔脸上发热，赶忙岔开话题：“老丈这会儿是否好了些？要不要我进去替你端杯水出来？”

吉百瑞不由叹气：“水也只是生冷泉水，要是能弄点茶叶，烧壶开水沏杯热茶，那才叫美；昨晚上一个干馍亦消磨得差不多了，这阵子一出力益发感到肠枯胃涩，嘴里泛酸，唉，人就是缺不得油荤，要能断得人间烟火，他娘就个个得道飞升喽……”

一拍腰际，君不悔笑道：

“不愁，我说老丈，我这里还有得十多两散碎银子，不但买几两茶叶，就切上大块猪肉亦用不完，咱们俭省着花，有吃有喝一两个月尚能熬住！”

双眼倏亮，吉百瑞“咕”的吞下一口唾沫：

“那敢情好，小伙子——不，不悔，你以后也别再老丈老丈的叫，这显得多生份，往后你就称我一声大叔，我便呼你名字，这才不见外；不悔呀，你便跑一趟吧，到前面镇上去买点吃喝的回来，要能捎上几斤老酒，则更提神兼法寒……”

君不悔忙道：

“我这就去，大叔你且等着，好歹咱们也阔上几天！”

望着君不悔奔出山拗子外，吉百瑞的形色有些怅然，六七年前，怎会料到一壶酒、几片肉，竟就是生活中莫大的期望与奢求？

第三章：如冷焰般的女人

白天，君不悔在集上的一家酒坊里作工，晚上回到山神庙，直到起更之前，都是随着吉百瑞进修刀艺身法的时间；每日收工之后，君不悔从没忘过替他这位大叔捎点吃食回去，而人在酒坊干活，大酒缸里的二锅头酒尾便经常能弄上个半斤八两的，拿只瓷罐盛着揣在怀中，待到吉百瑞品尝的辰光，酒还是温乎乎的呢。

就这样的日子，一晃眼已经过了三年，三年期间，爷儿俩的情份越来越深，彼此在精神上也都找到了依恃与寄托，他们不止像师徒，更像是父子，尤其是君不悔，这三年里，他获得了前二十七年生命中从不曾获得的温馨及关爱，他常常冥思回想——一段平凡的际遇，一点出自本能的同情心，一个不起眼的糟老头，串连起来竟就是另一个人，另一个原本与他毫无关联可能的人生，世事难料，真个无常。

千多个日子以来，吉百瑞已经将他能以传授的技艺完全教给君不悔，君不悔学得用心，练得勤奋，整日价除了睡觉时间之外，几乎连工作的时候都在寻思着刀式上的变化，揣摩着气劲运行的配合，他也终于明白以前所学的那些功夫是多么笨拙，是多么粗陋得微不足道，如今他才相信，刀是活的，是有灵性的，只要你试图与它相通，自己心意的转动，也就是刀的反应了。

酒坊的活儿，君不悔干的是打杂，从扛高粱、挖新窖，加酒曲子和水，到开窖出酒入缸送货，整批零售全沾得有份，他很卖力的工作，因为这不只是赚钱养活他与吉百瑞两个人，粗重的活儿，亦未尝不是锻炼他的筋骨，磨砺他的体魄，三年以后，他自觉比早昔强健得多，也灵使得多；上三十的岁数，饱经风霜吹打的面孔无形中变得恁般世故达练了。

生活里依然脱离不开贫穷，但却贫得安逸，穷的爽朗；一壶老酒够他爷儿俩对酌半宿，四两花生亦吃得津津有味，偶尔打条野狗炖上一满锅，挖把山芹也能凑合一顿，两人间没有隔阂，没有隐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吉百瑞只在一桩事上毫不苟且，要求严谨——就是君不悔练功的进度，对于君不悔艺业的督促，他不但百般挑剔，再三苛责，更时时暴跳如雷，几若狮虎，他说过，就是逼，也要将君不悔逼成一个出色的刀客！

君不悔自然能深深体悟吉百瑞的一片苦心，所以他益加下狠的学、拼命的练，睡梦中的呓语，都往往在呢喃些心法口诀……

又是寒冬。

又在飘雪。

山神庙的神案前生着一盆熊熊炭火，虽说这座小殿是一片残破，四面通风，但有这盆火总比没有这盆火要强，就三分暖意，也一样暖到人心。

吉百瑞与君不悔面朝面的隔着火盆对坐，屁股下各垫着一只棉蒲团，身上各披着一件旧毛氅，每人面前还有一把酒壶加酒盅，另配四小碟下酒干果，亦是一分为二；瞧这光景，小日子过得挺不错啦。

瞅着沉默中的君不悔呵呵一笑，吉百瑞道：

“你在想什么，不悔？”

君不悔将视线从红通通的炭火上收回，先侧过身为吉百瑞斟了杯酒，自己也斟满了酒，才低缓的道：

“我在想，时间过得真快，自从跟随大叔你来到这片山神庙，一转眼已有三年多了。

三年光阴，弹指即逝，人这一生，又是何其短促……”

吉百瑞举起酒盅，浅辍了一口，吁着气道：

“可不是，一天这么快，一年这么快，人这一辈子也就这么快；回想我髫龄稚时，那爬树头捏泥人的辰光，仿若就是前几天的事，猛醒觉却过去一甲子有多啦，人生七十古来稀，不悔，过了今年，我也算登了高寿！”

君不悔笑得十分感慨：“大叔八十岁学吹鼓手，还有二十年好光景，我呢？已达而立之时，却仍一筹莫展，混不出半点名堂，这昂藏七尺之躯，想想未免羞惭！”

又喝了口酒，吉百瑞微笑道：

“不要这么说，孩子，这几年你并没有白活，这几年的根基，就是你一世做人的凭借，你出头的日子就到了，等你闯出局面，替我了却心愿之后，不但你过得痛快，我这老不死亦不得叨你的光，跟你享几年晚福！”

双眼一亮，君不悔道：

“大叔的意思是——？”

点点头，吉百瑞凝重的道：

“我们从一顿饭而结缘，我要报答你的不是那顿有形的区区饭食，乃是你那一颗善良的心，一份发乎自然的悲悯，不悔，三千红尘，涛涛人流，在世态如此炎凉的今天，能保持宽仁敦厚的胸怀，将慈爱分赠予需要之人，这样的善士，目前已经少之又少，但心存仁厚的人有福了，不悔，我的意思是说，从明天开始，你就要用我之所传，你之所学，到外面打一片江山，立下铁铮铮的万字！”

这一刻的到来，是君不悔早已暗中期待，且向住已久的，海阔天空的世界，鸟飞鱼跃的河山，蕴藏着多少妙异，展现着无比美景，那里便是未来，便是希望，便是至高的憧憬，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具备了开创形势的本领、奠定根基的才艺，现在，吉百瑞明白证实了他的顾虑已属多余，他可以出去闯了，真正的准备着扬眉吐气！

凝视君不悔脸上神色的变化，吉百瑞又以少有的深沉语气道：

“不悔，你千万要记住我的一番忠告——切莫把江湖事看得过于单纯简易，便休将人心估量得那般真挚和善；天下没有理所当然的道理，也缺乏公

平分明的原则，遇上问题，要多方考量，正反寻思，不可情感用事，贸然而为，该怎么做，全在方寸之间，务必慎谋，始能判断！”

用心听着，君不悔颌首道：

“我会记住大叔的话，遇人遇事，不可一厢情愿，不能大过天真，要多想多衡量，才不致吃亏上当……”

吉百瑞缓缓的道：

“不错，世间事往往诡异险恶，错综复杂，我们无法一言明或是亲身经验，有的犯了疏失，尚有挽救的机会，有的事则一生只能错上一道，一遭错了，便永无回头之日，因应之道，但凭个人的体认颖悟，不悔，你要多多谨慎！”

君不悔回味着吉百瑞的忠言，不觉背脊上微微泛寒，先时的豪兴大减：“大叔，人心世道，果真这般可怕？若是如此，还不如在这片破庙里一辈子陪侍大叔，生活虽然清苦，却是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犯得上去和那些不相干的牛鬼蛇神钩心斗角，白伤脑筋？”

哧哧笑了，吉百瑞道：

“你也不用过于担忧，凡事总有正反两面，歹人歹事不少，好人好事也多，世间充满邪恶冷酷，亦未尝没有处处温暖，如何分判，就在你自己了；不悔，世故练达是人学来的，看来想来听来的，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原则，你要细心揣摩；如果说我样样精到，事事明白，不成了诸葛神算？我没有那等道行，否则，当年也不会吃恁大的亏了！”

君不悔苦涩的道：

“我一向心眼直，怕玩不过外头那些王八蟹子盖……”

吉百瑞摇头道：

“别这么没出息，人往高处走，水才向低处流，你总不能一辈子待在酒坊里打杂，我也不甘将这把老骨头埋葬于此！不悔，人生尚有诸般美好，能否享受得到，就全指望你了！”

无可奈何的摊摊手，君不悔勉强的道：

“好吧，我便出去闯上一闯，假如不试一试，我也不会认命；但是大叔，话先说在前头，我若委实闯不出名堂，你可不能怪我，横竖咱们有庙住着，我在酒坊干活，好歹也够爷儿俩嚼谷免受冷冻饥寒！”

吉百瑞一仰脖子干了酒，盆火映着他一张老脸，平添一抹红光：

“卯起来干，小子，你绝对能够成器，我人虽老耄，一双招子尚未昏花，他娘铁杆都能磨成针，我还磨不成你这块材料？”

君不悔干笑着：

“只不知我目前这点玩艺，算不算成材？”

吉百瑞站起身来，走到左侧窗下的墙脚，嘴里念着数，踏着地面残破的灰色方砖，一步一步朝横走，当他数到第二十九的时候，双足立定，弯下腰去掀起方砖，在散碎的砖块移去之后，现露出一块木板来，他又将木板抽开，下面赫然是一个窄长的浅穴，他冲着君不悔神秘兮兮的一笑，伸手从浅穴里摸出一只黑油布裹卷——轻拂着裹卷上沾附的尘灰，这位老大叔竟像奉圣旨一样把油布裹卷高举过头，以那等虔诚崇敬的形态，回到火盆旁边。

君不悔满头雾水的瞧着吉百瑞的举动，忍不住问：“大叔，你手上的东西，可是贵府的祖宗牌位？”

瞪了君不悔一眼，吉百瑞道：

“祖宗牌位应该高高供奉于上，岂有埋在地下的道理？不要瞎说，你且给我站起来！”

君不悔迷惑惑的站起，吉百瑞双手捧着油布裹卷送到他的面前，不但神色肃穆，更以一种极其尊重的语调道：

“不悔，这油布包内，是一柄刀，一柄与我朝夕相伴，血肉相连的刀，是我最忠实的搭档，也是永不变异的友侣，我们业已共同度过了近五十年的漫长岁月——我的心念就是它的意志，我们一向在冥寂中，互为沟通；现在，我老了，刀却不老，我把刀赠送给你，从今之后，你便是它的主子，它的伙伴，它会像忠于我一样忠于你，保我命一样保你的命，它也会与你灵魂呼应，心神回鸣，你要好好珍惜它，爱护它，就如同善待于你自己……”

受到吉百瑞如此审慎严肃的态度感染，君不悔亦端容以双手接过油布裹卷，入手处但觉一沉，这把刀竟颇有份量。

吉百瑞低声道：

“打开看看吧。”

解开层层油布后，展现在君不悔眼下的，是一把形式十分奇特的刀：黄铜雕镂着暗纹的刀鞘，看上去非竹非木的黄褐色光滑刀柄，亦为铜铸的护手部做有如两只上翘的牛角，这把刀的长度只得一般刀的半截，大约尺六左右，阔幅倒又比一般兵刀宽了一倍，量量鞘面，几近五寸，这又短又宽的一把家伙，不止可称做刀，说它是一柄大板斧似乎更来得贴切。

若是只看外貌，刀的形状固然奇特突异，却也无什惊人之处；君不悔掂了掂手中家伙，咧咧嘴道：

“大叔，这宝贝的模样有点怪，也挺沉的哩……”

吉百瑞似是听得出君不悔的弦外之音，他淡淡的道：

“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能用斗量，看人如此，名器亦然，绣花枕头外观漂亮，却是败絮其中，不悔，这把刀的表壳不够华丽，并非显示它的本质就差。若是不信，你拔刀看看！”

君不悔。漫不经心的拔刀出鞘，只闻得一长声清越的颤响——似是胡弦的尾韵，又像薄刃在弯弹之后的波波散音，就是那么幽幽渺渺的吟颤中，一渺青蓝色的璀璨光华已如一汪流水、一片轻烟，刹时溢满这片残破的神殿，在这样又是晶莹、又是膝陇的彩芒闪烁间，映得人的面孔须发宛如沾上一层霜，宛如隐现在淡淡飘浮的雾氲之中。

宽短的刀锋流闪着烟烟的青蓝冷焰，刀尖上一抹尾芒不时闪烁掣晃，而在刀锋的一面上精雕着一只人眼，这只眼中也闪烁着冷森的光辉，刀身微动，仿佛眼睛亦在霎眨，栩栩如生！

神殿里一片寂静，空气像是冻结住了，吉百瑞定定望着君不悔，君不悔则定定瞪着这把刀，这瞬息间，他的全部意识都已贯注在这把刀上，他似是听到了刀在轻轻呼唤，感觉到刀身的脉搏在微微跳动，甚至，刀面那只眼睛也正瞧着他，将某种契合传送于心灵……

好半晌，吉百瑞才低沉的开口道：

“刀有名字，叫傲爷。”

长长透了口气，君不悔归刀入鞘，喃喃念着：“傲爷刀。”

吉百瑞正色道：

“意思是说，持刀做如爷，或可解释做任何对手皆所向披靡，甚且连敌人的老祖父亦得望刀低头；刀名不是我起的，我得到这把刀时，它已叫做傲

爷了；不悔，记住刀的主人要有如刀名般的自信，却不可真个狂妄骄满！”

君不悔肃容道：

“大叔教诲，决不敢忘。”

两人重新回到火盆前坐下，吉百瑞目注君不悔，含笑道：“怎么样，你以前可曾见过这等的神兵利器？”

君不悔感叹的道：

“莫说见过，连听都不曾听人提起，大叔往日言及天下真有宝刀，我还不信，万料不到大叔本身就存得一把，大叔今日以此刀相赠，我必连以心命，永相携随，刀在人在，刀亡人亡！”

满意的点着头，吉百瑞道：

“这多年落魄潦倒的日子，我从没有起意在这把刀上，恁是饿得头晕眼花、冻得全身发僵，也未想到将刀卖出，否则，任何一个识货行家看到这把刀、都会倾其所有来换取，不悔，我的话你明白么？”

君不悔真挚的道：

“我明白，大叔尽可放心，我的意志一定经得起考验。”

吉百瑞又将酒盅斟齐，喝了半口：“闯荡江湖，就是对自己的一种磨练，不但是磨练技艺、淬砺志行，个人的耐力、反应、思考、判断等各方面的禀赋亦将受到严苛的考验，不悔，你要多找机会去经历，专挑险难去应付，此如说，谁的刀法好，便专找他试手，哪个不易缠，就上门同他缠，打多了，斗久了，本领自然精进，经验越多则越老道；是谁说的来着，时光、血泪与生命的累积，它的名字就叫达练，你该时刻记住要自我奋发求进……”

君不悔道：

“像这样求经验、学达练，大叔，岂不要结下许多仇家？”

吉百瑞的双瞳中光芒闪的：“只要不杀生，少流血，实战的体验才是增进功力的最佳途径，小小伤点和气不算什么，你知道，我要使你成为天下第一刀！”

君不悔忐忑的道：

“大叔对我的期望似乎稍高了一点，我即使豁上这条命，恐怕也挣不到这个荣衔，老天！这可是天下第一刀啊！”

吉百瑞虎着脸道：

“尧何人也，舜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只要立定志向，古圣先贤都攀得上，做个使刀的元尊又有何难？连你师父亦敢关着门起号，凭你在这身本事，还怕挣不到那把顶尖的交椅？”

君不悔忙道：

“我总会尽力便是，唯恐大叔对我过于期许，将来令大叔失望太甚，那等罪孽可就深重了！”

吉百瑞坚定的道：

“姓吉的刀法本来就是举世无匹，你是我吉某的传人，已得我艺业精髓，如何还会落到别人之后？不悔不悔，勇往直前，誓死不悔！”

想挤出一抹笑容，却实在挤不出来，君不悔呐呐的跟着道：

“是，大叔，勇往直前，誓死不悔……，，

又啜了口酒，吉百瑞道：

“我的那件事，你出去就办，早日清结便早了心愿，你坐过来，让我将一些必要细节告诉你…”

于是，君不悔移到吉百瑞身边，这位老大叔放低了嗓门，开始娓娓叙述过往，交待种种，君不悔倾耳聆听，脸色渐渐凝重。

“飞云镖局”的这个镖师叫吕刚，人高马大的一条汉子，满脸络腮胡，两只铜铃眼，说起话来嗓门宏亮得像在敲钟，现在，他正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站在眼前的君不悔。

君不悔垂手肃立，陪着几分惶恐的傻笑，模样儿不但显得拘谨，还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木讷劲，瞧得吕刚这位大镖师连连摇头：“我说小子，走马护镖可不是桩容易的营生，你当似游山玩水那等逍遥自在？你要这样盘算，就大大离了谱啦；这个他娘的行业，纯粹是刀头敌血，挽着脑袋豁命的苦差，更休说风吹雨打，霜侵雪冻那种艰辛了，要是有一点其他门路，早早别沾上这一行，看你木头木脑，不像个机伶角儿，这碗短命饭更是不吃为妙……”

搓着手，君不悔呐呐的道：

“回吕爷的话，我是听前街好味居的李掌柜提起，知道局子里如今欠缺人手，这才不揣冒失，自个跑来求份差事……我没有别的手艺，只得几斤力气，辛苦风险自认尚堪承当，吕爷能赏我个趟子手的工作，我就感激不尽了。”

嘿嘿一笑，吕刚双目突瞪：“趟子手的工作？你以为趟子手是这么好干的？没有个三年五载的走镖经验，能干趟子手？你当趟子手只像表面上那样推车扬旗或马前探路喊喊镖威就成了？呸，趟子手不但要眼尖心活，反应灵敏，犹须熟念江湖门道、武林行规，各处地面码头上摆得开，看得明，而一朝到了节骨眼，流血拼命照样少不了；你，你他娘能干趟子手？你最多只配替趟子手打杂跑腿！”

君不悔忙道：

“吕爷，我就替趟子手打杂跑腿好了，甚且帮他们倒尿壶都行，你看我能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求能谋一枝栖身，跟着吕爷你四方开开眼界也是好的……”

吕刚望着君不悔，好半晌才道：

“你真不怕吃苦、不怕危险，而且，不计较待遇？”

君不悔肯定的点头：“有得吃，有得睡，每月手头上再有几文零花钱，这就无上妙境啦，像我这种人，还能奢求什么？”

“嗯”了一声，吕刚手指捻着胡须，沉吟的道：

“你这小子虽说看上去稍嫌楞了点，模样倒还忠厚老实，不像个刁滑东西；我们局子里不错是缺人，缺人的却是镖师和趟子手，不是缺杂工，但多加一个人里外帮着张罗，好歹也顶点事……”

踏前一步，君不悔朝坐在大圈椅上的吕刚深深一躬：

“多谢吕爷成全，多谢吕爷栽培。”

吕刚扬起面孔，对着门外吆喝：

“老沈哪，你给我进来一下。”

应声进门的是个面容干黄，活脱陈年痼病的枯瘦汉子，他冲着吕刚淤开一口参差不齐的黑牙：“吕爷叫我？”

吕刚指了指君不悔，道：

“这小于是新来的生手，让他跟着你多历练历练，该干什么活儿就叫他去干，吃睡你替他安排好；告诉郭管事，就说我说的，月例按一般粗役支领。”

从小跟着师父学艺，在师门里虽然没受到什么尊重，姪好也人模人样的算个角色，君不悔心中暗叹，就是这几年的生活担子将他压垮了，在酒坊

里打杂卖力气，混了千多个日子，到如今你仍旧只混成个“粗役”，人比人，这一头却又叫人家比下去啦。

领着君不悔来到西侧那排平房之前，老沈推开其中一间屋子的门扉，人往里走，嘴里闲闲的问：“小老弟，你和我们吕镖头有什么关系呀？可是他介绍你来的？”

扑鼻子一股汗骚气息还夹杂着那种说不出的混浊味道，冲得君不悔几乎打了个干呕；连忙放轻了呼吸，一边陪着笑道：

“我是毛遂自荐，自己找上门来的，以前根本不认识吕爷，承他好心赏我这碗饭吃，往后还待老哥哥多照应。”

这间屋子大约有八尺宽，十六尺长，却钉了一排上下六人席位的通铺，摆着一张缺腿木桌，几把椅子，简直没啥转身之地，铺上与桌椅间散乱抛置着一些脏臭不堪的衣物靴袜，从这成堆的东西里所洋溢而出的异味，再与屋中沉闷的空气相融合，要不是有点定力的人，还真有点承受不住。

掀起一把破竹椅上的零碎丢到一边，老沈却管自坐将下去，伸手往上铺最靠外的位置比了比，吁口粗气：“那就是你的床铺，地方不怎么样，只有大伙凑合着消磨，老弟，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君不悔报了姓名，老沈笑笑道：

“这个名字倒不多见，挺怪的；我叫沈二贵，你称我二贵哥也行，老沈也行，横竖不是台面人物，没那多讲究！

咽了口唾沫，君不悔赶紧道：

“当然是称二贵哥，我哪敢这么没规矩？”

沈二贵端详着君不悔，道：

“你这次来得可巧，后天一大早我们就要起镖，这趟镖的保主是甫山药材店委运的一票参货，约定在半月之内要替他们送达小刘集；君老弟，干咱们这一行可是又辛苦又凶险，你怎的放着其他千行百业不做，端朝这门里钻？”

君不悔道：

“二贵哥，走镖生涯固是艰难凶危，却也多彩多姿，能四处例览，看不同景致，经名山胜水，旅游许多不曾去过的所在，古人说，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这是一个磨练自己、增广见识的好机会，尤其我性情爱动，体力还强，就更适合我了……”

沈二贵摇着头道：

“吃镖行饭，我业已吃了近二十年，二十年间，真可谓提着脑袋打晃荡，悬着一颗心数日子，今天过了，不知还有没有明朝？那等紧张惊惧，风声鹤唳的生活就不是人受的，每趟起镖，就禁不住神思惶惶，心惊肉跳，只巴望着能有去有回，亏你却说得这么些好处，君老弟，人要为了嚼谷硬逼着挺而走险，就没那多诗情书意的感受啦，多彩多姿、游山玩水？唉，走在路上，我但求保住老命，已是阿弥陀佛……”

君不悔好奇的道：

“这门行当果真如此凶险？二贵哥，你可不是活得好好的？二十年光阴一晃也过来了……”

干黄的面孔上是一抹苦笑，沈二贵沙沙的道：

“莫非是命啊，也算老天爷保佑，但俗话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夜路走多了，不准哪一天终会遇上鬼……这种朝不保夕、提心吊

胆的辰光，我恁情有一条路走，便不会再往下耗！”

君不悔十分同情的道：

“我想我体会得出你的心情，二贵哥，凡是人，没有不怕死”。尤其整日价笼罩在这种惶栗不安的阴影下，面对那不可预知的坎坷未来，任是什么人熬久了都难以忍受，无奈是身系于此，职司于此，又没有别的谋生路子，便只好看开一点，放豁达些，权当是向阎王爷借寿限，多活一天都算捡来的了……”

怔怔注视着君不悔，好一阵子，沈二贵才酸涩的道：

“老弟、你年纪轻，却看得透，一番话正说到我心底，这些年来，要不是抱着头愣混日子，打算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光是犯愁也就愁疯他娘的死人了！”

两个初次见面，却相对伤感的人，不待再做唏嘘，房门已“砰”的一声由外踢开，浓郁的香风起处，一个柳眉凤眼，肌肤赛雪的高个姑娘走了进来，这娘们一身火红裤袄，长得美好俏，神色却好冷好做；她才一进门便即站住，脸上充满厌烦不耐的表情：“沈二贵，你是干什么吃的？事情不做却在这里闲磕牙？局子里人手已经不足，受得起你们偷空打溜，摆大爷架子？”

沈二贵一见这女人，宛如见了她后娘，吓得猛的蹦跳起来，险险乎连桌子都撞翻：“二小姐，我不是有意怠慢，只因吕镖头交代，领这位新来的老弟安排下处，也仅是刚坐下一会——”

眉梢子一扬，这位二小姐瞄都不瞄君不悔一眼，重重的道：

“甭罗嗦，泉泰钱庄的那一批现银已经送来了，你赶紧去帮着点数装车，顺便招呼招呼人家！”

沈二贵缩肩哈腰：“泉泰的那笔现银不是说下个月才交运么？怎的这早就送来了？莫不成他们那边临时有了变动？”

那二小姐转身自去，冷冷丢下两句话：“不该你问的事就少问，干活去！”

房中两个人呆了半晌，君不悔才打破僵寂，嘴里“啧，了几声：“这位姑娘是谁？二贵哥，怎的这么个凶法？”

沈二贵叹着气，有点讪讪的味道：

“她叫管瑶仙，是我们总镖头管亮德的嫡亲胞妹；二小姐心思周密，武功高强，为我们镖局子文才武略的第一把手，就是脾气大了点，连总镖头见了她都得退让三分，一干底下人更甭提了，谁要倒霉犯了她的冲，包叫你三天三夜寝食难安，刚刚那顿排头，说起来还算轻的呢……”

君不悔没有吭声，他在琢磨，眼下虽然混了张供他一路前往目的地的饭票，可是看起来这碗饭却不好端，镖局子里这些当事者，似乎一个比一个跋扈，在到达地头之前，还不知要吃多少瘪，受多少罪哩！

第四章：等着吃鸡的狐狸

这趟镖的阵容不似君不悔想像中那么浩大，没有成队的车马，没有迄

迺扬空的旌旗，甚至没有趟子手清亮高亢的吆喝着镖威，有的只是四匹马，一辆黑铁皮贴着交叉封条的双杠手推车——用人力推动的二轮车，君不悔即是那二位推车老大中的一位。

这辆双杠车外包铁皮的四角上，还嵌扣着四只亮银钉，方正模棱的车体虽说不大，却沉得慌，不知道里头装了什么金银财宝，车轮滚动间，总在雪地上辗出两条深深的辙痕。

头一匹白马上便坐着管瑶仙那位姑奶奶，吕刚一副忠心保主的架势紧随于侧，殿在车后的是另两位镖师，临行前沈二贵业已悄悄指点过君不悔，这二位镖师，生了副朝天鼻的叫胡英，只有半只左耳的...位叫彭季康，都是脾气火爆的大爷。

天空是一片阴沉，灰暗的云宛如压到了人的头顶，北风刮得不算紧，但照样是贬肤刺骨，每一阵打着呼哨掠过去，会把人吹冻得弓背缩颈，仿佛全身三万六千个毛孔都凸起疙瘩.....

君不悔嘴里呵着白气，使力推车子，他另一边的那位搭档，身材比他高出一个头，体魄更比他结实得多；那家伙满脸横肉，红皮透紫，很有几把愣劲儿，这一路三十多里地推下来，”居然连口大气都没喘！

前面路边，已能看到那片不起眼的野店，店门外不曾竖起酒招，却有一盏白糊糊的油纸灯笼随风摇晃，屋后半截烟囱，正冒着袅袅烟雾，叫人一见就从心底升上一股温暖。

又哈了一口气，君不悔小声朝那伙计问道：

“老苗，前头有片店，我们会不会在那里落了脚打尖？”

叫老苗的这位虽长得凶蛮，却挺和气，他咧着嘴道：

“现下尚未近午，要不要歇下来，全看二小姐高兴；以前走这条路，有时在这里憩息一阵，有时仍得朝前赶，说不定，主意端由领头的拿，咱们底下人只有听从的份，怎么，你乏啦？”

君不悔笑笑，道：

“乏倒不算乏，只是有点饿了.....”

老苗好心道：

“如果真饿得受不住，我腰囊里藏得有两块煎饼，你先拿一块去吃，咱们卖力气的人，什么都能顶，就是顶不住饿，人是铁，饭是钢哪！”

君不悔还未及回答，前行的吕刚已适时转头发话：“周麻子的店到啦，二小姐有交代，大伙就在那里打尖！”

老苗也笑了：“真是谢主隆恩；二小姐约莫也是叫这阵阵寒风冻透心肝，急着想暖上一暖，要是不然，她能直催着这群人再赶三十里！”

君不悔望了一眼骑在马上，披着大红色边镶狐皮翻毛斗篷的管瑶仙，他不明白，这娘们的女性温婉韵致都叫什么东西给撵走了？

店门启开，生了一脸铜钱大麻子的店主人早已领着两个小伙计迎将出来，一边殷勤接客，一面张罗着拴马上料，马匹可以拴在外面，这辆铁皮车却要推进门里，等到君不悔与老苗支稳车子，人家业已分开两桌坐好——管瑶仙独据一桌，吕刚等三位镖师合占一桌。

拣了靠门边儿的那张桌子坐下，君不悔正想问问老苗该叫什么吃的，老苗已使了个眼色，嘴皮微动似在念咒：

“兄弟，别自己叫，吃什么他们会代我们点——这是规矩。”

规矩？连在这种荒村野店叫点粗粝吃食的权利都没有，算是哪一门子

规矩？君不悔忍不住心火上升，却又硬硬压住；是了，这并非规矩，只是阶层的划分与身份的尊卑使然，他有些悲哀，一个卖力气、干粗活的人，竟然连自己的尊严和格调都一并卖给主子了！

周麻子哆嚏着满身肥肉来到管瑶仙桌边，脸盘上垂叠的麻疤全透着陷笑：“二小姐，至少有两个多月没有伺候你啦，近来可好？总镖头也还得意？二小姐真是一代英雄，女中豪杰，这冷的天，偏只二小姐才能上路走镖，别说胆识过人，就这等辛苦，多少男子汉也吃不住啊……”

一挥手调管瑶仙扯开斗篷上的丝带，冷着声道：

“给我来一副酱驴肉烧饼，烧饼要刚出炉的，外带一碗酸辣汤，另一碟甜烂黄豆，一碟泡菜心；他们吃什么你自管去问！”

周麻子似乎受惯了这一套，唯唯喏喏陪笑转身，吕刚已大声道：

“我们每个人二十只鲜肉包子，一桌一碗萝卜汤，再各切一盘卤菜，五斤老黄酒——”

管瑶仙柳眉微皱，不轻不重的道：

“一人半斤够了，喝那么多酒干什么？我们在走镖，不是踏青，喝多了不怕误事？”

吕刚好像也受惯了，赶忙欠了欠身：“是，二小姐说得是，一人半斤够了……”

君不悔想笑却不敢笑，他低下头来，只瞅着周麻子那双脚正朝里移动。

别看这片野铺茅店，出菜还真叶决，也仅是至香功夫，一伙人叫的酒菜全已热腾腾的端上桌面，壶里的老黄酒，敢情都烫过了。

吃喝总是令人开怀的，尤其这些江湖汉子一旦面临醇酒热食，更乃风卷残云，狼吞虎咽；大寒天，口腹之欲不觉得会冒旺，众人吃相，便越发不甚讲究，君不悔悄悄注意着管瑶仙，这位二姑奶奶进食的模样却相当文雅细致，轻咬慢嚼，不带丝毫鲁急之态，与她平时的火辣盛气竟截然不同。

君不悔在想，这样的举止才像个女人，可惜管瑶仙不可能老在用膳，一朝离开饭桌，那股子凌厉劲儿，就又有得大家消受的了。

老苗在桌下轻轻踢了君不悔一脚，低声道：

“快吃，别瞎琢磨，只要二小姐一吃完，说走就得走，谁填不饱肚皮谁自认倒霉……”

君不悔压着嗓门道：

“这，也是规矩？”

瞪了君不悔一眼，老苗把半盅酒仰起脖子喝干：“少说俏皮话，兄弟，被二小姐听了去，顺手就会赏你两记耳光，她生平最恨人家卖弄嘴把式，她说那叫什么来着？……呕，对了，叫轻佻！”

又暗里瞄瞄管瑶仙，君不悔内心叹着气，这么个标致娘们，再怎么说不该恁般霸道，她是用什么法子立下如此威严，管得这些大男人一个个低三下四、凛若寒蝉？在这位女暴君手下一讨口饭吃，亦未免讨得太辛苦了。

现在，管瑶仙大概是吃好了，她放下碗筷，正用一条桃粉色的丝巾轻抹嘴角，那张脸蛋也浮现着少见的朱酡，白里透红，娇艳得怪惹眼的。

君不悔赶紧将手上半只肉包了塞进口里，那边厢已听到管瑶仙在交代：“吕刚，去把帐结了，大伙立即上路，入黑之前必须赶到临余镇，今晚就在临余镇歇宿！”

吕刚嘴里鼓着吃食，却也只有急忙站起，一面咿唔回应，边狗蹶屁股

般小跑过去，找周麻子结帐。

管瑶仙扬着脸儿，不知是冲着谁在说话：

“漂车可以先推出去了！”

闻声之下，老苗急急如律令，扯起君不悔一只胳膊就朝外走，有个较为机伶的店伙计早已掀起厚重的棉帘，顺手把门也给推开了来。

门一开，冷风和着雪花便朝屋里灌，刚吃完一顿热饭，扑面兜上这一阵寒气，就活脱捧了一把冰碴子塞进心窝里，君不悔与老苗都不禁连打几个哆嗦，两人合力把那辆双杠双轮车推出门外。

君不悔扶稳车杠，单手塞紧自家颈间那条绸围脖，吸一口气，舌头都冻得发麻：

“真是老天不怜苦命人，又飘雪了……老苗，那临余镇，离着这儿有多远哪？”

老苗鼻嘴都喷着白雾，转过头来道：

“六七十里路吧，平日里脚程加紧一点，尽可赶到，但逢上这种鬼天气——”

突兀间，老苗噤住了没有说完的话尾，直眨巴着眼睛往君不悔后面看，君不悔觉得奇怪，也急忙扭头瞧去——风雪交织中，三丈外一字站立着四个人，四个无声无息、全穿着一式白袍、戴着一色白熊皮护耳帽的人！

那四个人从头到脚是一片素白，站在白皑皑的雪地上，立于缤纷飞舞的雪花间，更是泥塑木雕般半声不响，要不仔细瞧，还真个不易察觉，而看情形，这四位仁兄，好像已经待在那儿好一阵子了，这种天候，这等严寒法，他们莫不成全犯了疯癫！

舐舐嘴唇，君不悔摇头道：

“乖乖，那可是四个大活人哩，寒天冻地的，他们倒有好兴致出来看光景……”

老苗的神色却紧张起来，他低促的道：

“只怕没这么简单，此中恐有蹊跷！”

门里，胡英仰着他的那只朝天鼻大步走出，老苗立时趋前低语数句，胡英的形态也马上露出慎戒，双手急速交击，“啪”“啪”声里，已将其他各人召出。

管瑶仙的反应相当镇定，一双丹凤眼冷峻的扫过那四名怪客，边淡然自若的下令：“解马，起镖，我们上道。”

君不悔望了老苗一眼，正待出力推车，那四个白袍人已仿佛空中的飘雪般随风移近，不带丝毫声息的拦阻了去路。

老苗的表情僵硬，脸色泛青，声音从牙缝中冒出：“兄弟小心，是那话儿来了……”

君不悔知道的却不怎么怕，他的好奇心甚至超过了应有的窒迫感，他端详着来近的几个白袍人，居然欠身哈腰打了个招呼。

对方自是不理会他，四个人的八只眼睛只注视着一个焦点——管瑶仙；那八只眼睛，不但炯亮如电，更且尖利得似能透人肺腑！

于是，管瑶仙向前走了两步，斜脱着那四位：

“是什么意思？我们‘飞云镖局’，可曾得罪过列位？”

为首的白袍人持了一把根根见肉的粗胡子，他昂烈的一声大笑，腔调暴厉：

“小娘们，‘飞云镖局’算什么玩意，也配得罪我们‘无影四狐’？我们的来意非常单纯，你们是走镖的，我们是劫镖的，摆明了就是这么一码事！”

“无影四狐”这几个字，听在君不悔耳中不但陌生，更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然而对于深悉道上行情的“飞云镖局”其他各人来说，感觉就大大不同了——“无影四狐”是这四个人王的共同称号，他们依序为“魔狐”狄清、“邪狐”司徒鹰、“翼狐”左幻森、“鬼狐”黎在先；这四位主儿的出身来历，正如先前狄清所言，他们是专门“劫镖”的，不仅是劫镖，只要属于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一概都有兴趣夺，直截了当的说，这就是一群强盗、一群恶匪，偏更是一群武功精湛，心思细密，而又手段毒辣无比的盗匪。

管瑶仙的形色已经起了变化，但她仍能控制着自己的心态反应，语声依然冷硬：“‘无影四狐’是黑道上爷字辈的大人物，名高威隆，招子底下金山银窖看得多了，我们这点小鼻子小眼的零碎如果四位也待过手沾荤，四位岂不是手面太窄，轻看了自己？”

嘿嘿笑了，狄清摸着颌下的粗胡子，大马金刀的道：

“好个伶牙利齿的丫头，管瑶仙，你倒很会说话，只不过我们兄弟不受这个门，但凡是值钱的事物，一朝被我们缀上，便多多益善、大力、通吃，名头威望值几个钱一斤？哪有这辆镖车里装的玩意来的实惠？”

管瑶仙显然在尽量忍耐：“狄大当家，‘飞云镖局’，并不是什么财资厚实的大镖局子，是同家兄邀同几位友好凑合成班，大伙担以性命，冒着风险，招揽一点小生意，借之养活数十口苦哈哈，这行营生极其艰困，平素度日已然不易，实在经不起赔累，还望四位念在武林一脉，花叶相连的份上抬抬贵手，让我们活得下去……”

这狄清尚未说话，他身边生成一副猴头鬼脑的“鬼狐”黎在先已贼兮兮的笑出了声，并一手指点管瑶仙：“管丫头，你有个‘冷罗刹’的外号，今番怎的却变得这般可怜生生？其实你也未免把你们‘飞云镖局’，讲得太寒伦了，道上朋友谁不知道‘飞云镖局’，每个月经手多少生意、稳捞多少油水？你们有固定的主顾，例成的买卖，大秤称银、小秤量金，日子过得安逸着哩；我们兄弟也不贪心，管丫头，只赚你这一票，往后便河水不犯井水，权当贵镖局子…吃肉，分我们兄弟一碗残汤喝吧！”

管瑶仙如玉的面庞透着一抹铁青，她缓缓的道：

“镖局有镖局的行规，黎四爷，这个例子开不得，况且，我们也无力承担这么大的损失，四爷你多包涵——”

黎在先又笑了：

“管丫头，我呢，倒挺想包涵你，怕只怕我那几位阿兄不肯答应……”

“翼狐”左幻森的一双吊丧眉突扬，语调十分尖锐：“保得住镖是你本事，保不住镖算你倒霉，还有鸟的个规矩？管瑶仙，你不用在这里软硬兼施，扯些闲淡——搁下镖车走路，抑或先见真章，悉随尊便，我们没有这多功夫与你穷耗！”

管瑶仙的唇角在不住抽搐，她咬着牙道：

“光天化日之下，竟行强取豪夺，居然还如此理直气壮、咄咄逼人，我们要是低头认命，将来这一行营生再怎么混？四位既不打算要我们朝后活，干脆就在这里挖坑埋了我们！”

一拍手，狄清喝了声彩；

“有骨气，有志节，管丫头，你要财不要命，我等兄弟必然成全于你！”

管瑶仙愤怒的叱叫：“护镖！”

吕刚、胡英、彭季康三个人轰略回应，立时散开梭拦与镖车之前，气势上蛮有那么回事！

老苗的那张驴脸全绷紧了，他急弯腰，“涮”的一声从棉靴筒子里拔出一柄晶亮匕首；君不悔见状之下，赶忙低声问道：

“这当口我们该干什么事？”

猛跺脚，老苗的模样有些张牙舞爪，夸大声势：“我们该干什么事？拼命呀，兄弟，这就是我们忠心卫主，一死以报的关头了！”

才上工两三天，半钱银子未捞着，又受足这等肮脏气，临到节骨眼上却得闷着头“忠心卫主”“一死以报”，这本帐是个什么算法，君不悔实在算不来，那股子慷慨同赴难的豪情亦就十分的提它不起，但心里虽在嘀咕，表面上毕竟不宜流露；他耸耸肩，努力摆出一副同仇敌汽的神情：

“是的是要帮着拼，老苗，问题在于我们只会几手粗浅把式，恐怕派不上什么用场……”

老苗恶狠狠的道：

“这些黑心强盗，豺狼虎豹，既便是用嘴咬，也要啃下他二两人肉来！”

君不悔喃喃的道：“能咬着人家才叫本事……”

此刻，那狄清正在摇头：

“管瑶仙，就凭你和你手下这三个角儿，我敢保证不是我们兄弟的对手，我再点你一点，你真这么想不转、愣拼着要落个人财两失？”

管瑶仙生硬的道：

“狄大当家，是四位逼迫我们不得不如此！”

猴头猴脑的黎在先嘴里“啧”了几声：

“我生平最看得不得漂亮的女人香消玉殒，想想看，如花似玉的一个大姑娘，就这么魂断雪地，尸横命丧，该是一桩多煞风景的事？管丫头，活着才好啊，人一死，就什么都完蛋啦！”

管瑶仙火辣的道：

“别把结论下得太早，黎四爷，咱们谁将完蛋还不一定。”

“翼狐”左幻森的动作快得似一抹闪电，他不等管瑶仙的语尾跳出唇缝，斜身抛肩之下，一抹青漓漓的寒光已到了管瑶仙的面门！

管瑶仙早有防备，左幻森身形甫动，她已倒移三步，然而左幻森手中那把青焰般的鬼头刀只微微一晃，锋利的刀尖便又指向咽喉！

侧颈，塌腰，下挫，管瑶仙的反应亦异常快捷，双时轻抬的刹那，一对乌芒润亮的墨玉钩倏自斗篷中翻现，暴搭敌人肚腹！

左幻森狂笑如雷，鬼头刀挥掣劈斩，仿佛掀起流波千涛，又似焰火交织，风旋刃回中，顿时已将管瑶仙笼罩在他的刀圈之内。

猴头猴脑的黎在先慢吞吞的向吕刚他们三个人逼近，一边犹在嘻皮笑脸的道：

“三位哥儿，你们女主子业已豁上命来拼啦，三位端人家饭碗岂可只站着风凉？来来来，我黎某不才，且向三位领教领教……”

吕刚两眼圆睁，猛一声叱喝冲往黎在先，那对重有三十余斤的大板斧兜头砍向姓黎的猴脑，光景恨不能一家伙将这猴脑袋劈落！

黎在先叫了一声“乖乖”，身形略摆已转到吕刚背后，吕刚双斧挥空左脚朝后飞弹——好一记“豹尾脚”，不幸的却是恰巧叫黎在先伸手接住，扬

臂上抬再一个旋步，吕刚人高马大的身子便重重打横翻跌，滚了满头满脸的雪泥！

胡英半声不吭，挺着一柄短杆山又使力插向黎在先背脊，这位“鬼狐”真像有鬼，他轻描淡写的错开一步，左手抓住叉杆，右时反捣，结结实实的给了胡英心口一记，直把胡英捣出五尺，四平八稳的居然闭过气去！

冲着—侧发呆的彭季康龇牙笑笑，黎在先眯着眼道：

“真叫稀松不是？就这点名堂，也敢出来保镖走道，瞎混世面？我的天，连我们也不得不替你们捏把冷汗，咳，活该你们要吃这眼前瘟！”

彭季康的脸颊往上吊起，眼皮子急速跳动，嘴巴翁动着有如一条缺水的黄鱼，站在那里竟是一个劲的抖索。

黎在先凑近了点，形容有着诧异：

“怎么啦？你是冷得慌还是怕得紧？老朋友，你嘴皮子不停翁动，可是有什么悄悄话要告诉我？”

彭季康蓦然全身跃起，双脚急蹴黎在先胸口，那喝叫声却似长嚎：“我喘死你——！”

黎在生的躯体碎而在雪地一滑，彭季康的攻击便全落了虚，姓黎的脊梁猛挺，凌空翻个斤斗，趁势双脚飞旋，“吭”的一声将彭季康踢出丈外，更手舞足蹈的摔进路边一条干沟里！

从头到尾，黎在先就没有亮过兵器，最令人气愤的是他那副玩世不恭、嘻笑怒骂的德性，动起手来不似在与敌搏命过招，完全是以丑角的姿态在弄孩子；偏偏吕刚他们三个大镖师又役出息，没有一个能搪上两招，愣是叫人家空着一双肉掌打得鼻塌嘴歪，满地找牙——姓黎的何曾说错，只这点名堂，竟敢出来现世走镖？

管瑶仙的情形亦是每下愈况，越斗越见吃紧，“翼狐”左幻森根本来尽全力，大约只发挥了五成修为，已经把个“冷罗刹”逼得香汗淋漓，左支右绌，左幻森的表现也同他的兄弟一样，抱了几分戏谑成份，他似乎不打算将管瑶仙杀死，他要把这位冷做的大姑娘羞死、折死、累死！

“鹰狐”狄清、“邪狐”司徒鹰哥俩各自背着双手，正在闲闲的低声谈笑，连望也不朝斗场上望一眼，仿若他们早已预知拼战的结果，早就明白一旦展开搏杀，则必胜券在握！

老苗干咽着唾沫，握着匕首的五指，由于大过用力而骨节突凸，泛现着青紫之色，他瞑目瞪视着情势的演变，不错，双方的情势是在不停演变，因此老苗的一颗心便不停住下沉，这当口，业已沉入那一片冰寒的无底深渊里了！

君不悔叹了口气，沙着嗓门道：

“看样子，老苗，咱们这边不像占着上风？”

挺直脖颈，老苗犹自嘴硬：

“别他娘净长他人志气，过招搏杀，景况是说变就变，表面上看似赢家，保不准一转眼便栽跟头，这种场合我见多了，你不懂！”

君不悔涩涩的道：

“就算我不懂，老苗，但吕镖头、胡镖头、彭镖头三位都躺在地下却是事实，人已动弹不得了，这景况还待如何转变，莫非……莫非他们吹口仙气，就能叫人家栽跟头？”

呆了一呆，老苗怒道：

“还有二小姐在撑着！”

君不悔摇头道：

“二小姐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怕也撑不长久，老苗，人家还有两个厉害角儿没上场呢，可怜咱们这边已是东倒西歪，一片凄凉，老苗啊，这趟镖，我看惨啦

老苗猛一错牙，气冲牛斗：

“你是怎么啦你？就算二小姐也撑不下去，我还在！”

怔怔望着老苗，君不悔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你还在？单凭你这位推大车把式，能否独启逃命都颇成问题，对于逆势的扭转，又管得鸟用？

于是“鬼狐”黎在先已笑咪咪的走了过来，上下打量着老苗：“怎么着？瞧你这模样，好像还透着三分不服？要是你有心替你家主子表现点赤胆忠心，行，我包管成全于你！”

老苗往后退了一步，满胸的横肉颤动，面皮赤中透紫，但呼吸急促，鼻孔掀合，不知是怒是怕，但神情上还真有点拼命的狠劲。

君不悔连忙弓背哈腰，陪着一脸的笑：“四爷，黎四老爷，你是大人不记小人过，我们哥俩是干啥吃的？便玉皇太帝给我们做胆，我们也不敢拦截四爷爷你的虎威，我这老哥是一时糊涂，脑筋未转，千祈四爷爷你高抬贵手，饶过我们……”

哼了哼，黎在先大刺刺的道：

“上线开拔的传统便是不杀舟子驭夫，不杀苦役脚力，然则却有个不得抗拒的条件在前，我若宰你二人，直如宰两只鸡，没得还污了我一只手，但你们肚里要明白，放聪明点，别自己找短命！”

君不悔不住点头：

“是，是，四老爷，我们全明白，都清楚，四老爷的大恩大德，慈悲胸怀，我哥俩这一辈子都不敢稍忘……，，

盯视着老苗，黎在先突然放冷了声音：“还不把你手里这块破铜烂铁丢掉？”

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噤，原本暗怪君不悔没种的老苗居然也恁般不够争气，“当”的一声匕首坠落，人亦宛似一下子矮了半截。

黎在先又僵硬的道：

“把镖车打开！”

君不悔与老苗互觑一眼，老苗一时拉不下脸来，只愣愣的呆立着。君不悔干咳一声，模样是一派可怜兮兮：

“回四老爷的话，镖车是上了锁的，钥匙由我们二小姐保管，小的们——”

黎在先不耐烦的往前踏步，骤然断喝出声，左掌着力挥斩，但闻“咋擦”声起，外包黑铁皮的一口楞角车厢立时四分五裂，随着横飞的翻卷铁片与折木碎屑，“哗啦啦”倾泻出一大堆东西来，我的天，竟是一大堆鹅卵石！

望着这一车箱的石头，不但黎在先傻在当场，君不悔和老苗也一样直了眼，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这一路推来、又沉又重的一车宝贝，居然只是些石头！

在短暂的惊愕之后，黎在先发了狂般跳将起来，尖着嗓门怪叫：

“哥儿们，我们上了老当啦，管家兄妹暗里早把红货掉包，只留下一车石头……”

“魔狐”狄清同“邪狐”司徒鹰在黎在先运掌破车的一刹，已觉情形有异，两个人一连咒骂，迅急奔来，而“翼狐”左幻森也怒啸若位，身形腾扑问猝偏刀背，又快又准的拍在管瑶仙腰肋，硬是一下子将这位“冷罗刹”敲截了气！

黎在先指着一堆鹅卵石，跳着脚咆哮：“好一对好狡刁滑的管家兄妹，竟使了这样一条金蝉脱壳的毒计坑害我们，把我们当龟孙一样耍得团团乱转……我操他的亲娘要不抄翻他那片破镖局，我是决不甘休！”

“翼狐”左幻森也咬牙切齿的骂：“真他娘阴沟里翻了大船，凭我们哥几个这等的老江湖，也叫人家活活摆了这一道，寒天冻地忙乱一场，却只弄来一车石头，往后朝外一传，这世面还能混么？成，姓管的兄妹抹灰我们脸盘，老子就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这时，“魔狐”狄清却安静下来，他目光的的的注视着这堆石头，然后，又把眼睛移到俯卧着的管瑶仙身上——管瑶仙一动不动的趴在那里，大红的斗篷正在风雪中轻轻飘拂。

第五章：求人不如求己

周麻子的店里，晕黄的灯光映照着围桌而坐的这几张人脸，许是灯光阴晦了些，几张人脸也各自透着一股子灰惨惨的霉气。

屋外又吹起西北风，风刮得可紧，一阵一阵的呼啸，都像是在招人的魂，听在耳中，连颗心也麻了。

吕刚长长叹了口气，一巴掌拍在桌面上：“娘的，这算走的哪一步背时运？才出家门几十里地，就叫些吃横粮的截了道，跟头栽了不打紧，要命的是二小姐被他们掳了去，天大继漏啊，叫我如何向总镖头交待？”

面色青白的胡英独自揉着心口，一说话五官便痛苦的扭曲起来，仿佛先前挨的那一记现在还余痛未已：“如今该怎么办呢？就算赶回镖局去也是白搭，总镖头早领着石虎他们几个押着真货抄近路走啦，局子里没有作主的人，这桩麻烦一样解决不了……”

吕刚忧急如焚的道：

“那些天杀的只限我们三天时间交货换人，过了期限便要撕票，总镖头这趟到小刘集，来回至少半个月，消息送不到，我们又心余力继，想不出救人的法子，莫不成就任令那干土匪强盗残害二小姐？”

彭季康搭拉着眼皮，有气无力的接口道：

“总镖头不在，法子我们却不能不想，横竖颜面业已扫尽，丢人丢到了姥姥家，且看看有什么对象可求，干脆拉下脸来告帮吧……”

吕刚愁眉苦脸的道：

“但是，求人也要有个目标，去求谁好呢？放眼这周围百里地面上三家镖局子，就没有一家抗得过那四条凶狐，咱们找人帮忙，可不能明摆着教人家去送死，再说，力有不殆的事，人家也不会干！”

将下巴颏搁在桌沿上，胡英形色沮丧：“唉，平日里唬大唬二，自以为身手不凡，功力一等，待到真个上场遇着硬扎货，才明白自己这点玩意稀松

平常，微不足道，根本上不了台盘……练了八年武，却顶不住人家三两招，不知是我笨，还是我师父同样没有开窍？”

吕刚怒道：

“现在说这些有个屁用？叫人砸了招牌又掳了活人，倒是赶紧定规出一条应对之策才是正经，怨天尤人就能把事情摆平啦？”

胡英的朝天鼻唏嗦一声，他沉沉地道：

“你也不用在这时穷叱呼，老吕，我固然不济事，你亦乃同棒子的货，看你腰粗膀阔，身大力不亏，原当能做个样儿教我们瞧瞧，谁知一上手就躺在地下挺了尸，我他娘顶不住人家三招，我横了心也只得两式半，想一想，咱们还有什么混头嗜……”

猛一拍桌子，吕刚虎着脸叫啸起来：“我操你个小六舅，胡英，你是吃多芥末粉啦，净放些辛辣屁！你他娘和我有什么比头？我凭什么就该做个样儿给你瞧？你为何不做个样儿给我瞧？自己技不如人，栽了就算栽了，你这一说，似乎大伙吃了瘪倒是我的过错！”

桌面的震动撞痛了胡英搁在边沿的下巴额，他一手摸揉下巴，不禁也变了颜色：“姓吕的，你冲着谁大呼小叫？当是我胡某人含糊于你？娘的皮，‘无影四狐，我打不过，对付你却不见得会输，你以为吃定了？”

彭季康赶紧站起来两头劝架，周麻子也急匆匆上前调换热茶，一边左恭右揖，安慰着这两位心情欠佳，几乎玩上窝里反的大镖师。

此刻，一直瑟缩在墙角的老苗忽然起身迈步，没有理会君不悔探询的目光，径自来到吕刚面前。

喝了口换过的热茶，吕刚鼓起一只眼珠子问：“怎么啦？你又是哪里不对劲？”

老苗微微躬腰道：

“方才的几位镖头谈说去求人告帮，又找不着合适的主儿，吕爷，我倒想起一位，不知是不是相当——”

吕刚不寄什么希望的道：

“说说看，你想到谁？”

干咳两声，老苗低声道：

“子午岭葛家堡葛奇老堡主……”

稍稍一怔之后，吕刚不由得用力拍了自己脑门一下，恍同大梦初醒：

“看我这脑袋瓜，真他娘急糊涂了不是？现成的一尊大罗金仙不曾想到，只在这里穷犯愁；老苗，有你的，亏得你心思活，记性好，二小姐有救了哇！”

老苗嘿嘿一笑，十分谦恭的道：

“吕爷夸奖了，我也只是瞎琢磨，幸而提对了，却不敢受这等的高抬……”

一侧，胡英的朝天鼻冲向吕刚，声声冷笑：

“可别高兴得太早，求人的事，没这么容易，那葛老堡主亦未必然就爽快允诺！”

两眼瞪起，吕刚又冒了火：“胡英，你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想起一条搭救二小姐的路子，还错了不成？你浇我姓吕的冷水不要紧，二小姐的性命却容不得你如此轻忽！”

胡英大声道：

“犯不着给我扣帽子，我只是实话实说，葛奇那老家伙精得出油，算盘敲得满场飞，若是没有便宜点的事，他包管不会朝上凑！”

吕刚满脸涨红，粗厉的道：

“你知道个屁，葛老堡主名震天下，四海膺服，他的交游广阔，人面极熟，加以本身艺业超群，功力精深，正是一言重逾九鼎，跺跺脚山撼地摇的大人物，平日里他老人家就十分看得起我们总镖头与二小姐，说得上是爱护备至；他的公子葛世伟尤其对二小姐仰慕得紧，几次三番前来探望，巴结得恨不能把二小姐捧在头顶，含在嘴里，这些情形你莫非不曾自见耳闻？二小姐如今有难，只要我们前去一提，葛家堡上下必然会慷慨伸援，全力相助，似这等落情的事，他们恐怕想求还求不到哩！”

等吕刚口沫横飞的说了一大堆，胡英才冷冷的道：

“你的话讲完了？”

吕刚按捺着性子道：

“怎么着，难不成你尚另有高见？”

胡英阴阳怪气的道：

“问题就出在葛奇的那个独生子葛世伟身上；不错，葛世伟对二小姐十分着迷，钟爱非常，但二小姐对葛却是一点点意思也没有，他多次来咱们镖局子造访，意图亲近二小姐，二小姐却毫不假以词色，冷冰冰的拒之于千里之外，葛世伟碰了不少钉子，也憋了不少闷气，因去还有不向他老爹诉怨的道理？葛老头嘴里不说，心中必然不快，眼下二小姐出了漏子，他们要借机报复，袖手不管，否则提出相对酬庸条件，决计不会爽快帮忙，如果事情有你想像中这般容易，我便输你一颗项上人头！”

吕刚愣了半晌才冲口道：

“相对酬庸条件？葛奇会提什么条件？要钱？他有的是——”

胡英不禁嗤之以鼻：“现在我才知你人虽生得伟岸，脑袋里却没有几条纹路，正所谓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葛老头当然不在乎钱，他若要提条件，定规是要人！”

也顾不得计较胡英的嘲讽了，吕刚直着眼道：

“葛奇是武林中前辈，江湖上有地位的尊长，应该不会这样卑劣才对，这……这岂不是乘人之危，迹近勒索了么？”

胡英生硬的道：

“许多人都有正反两张脸，明暗的心思大不相同，地位愈高，威望越隆的人，并不表示他的德行操守也和他的身分一样尊贵，就算葛老头正直不阿，义薄云天吧，亦耐不得他独生儿子的几番要求，便不朝这上面打算，也非朝这上面打算不可；老吕，你以为葛老头为什么会对总镖头和二小姐好？说穿了，还不是为了他那宝贝儿子想要二小姐的人！”

沉默了好久的彭季康接口道：

“老吕，听起来胡英讲得颇有道理，我们去求葛奇父子，假若他们推三阻四倒也罢了，万一提出这样一个条件。有谁能代二小姐应承？不但你我没有这个资格，恐怕连总镖头自己亦不敢替他妹子作主！”

吕刚颇为泄气的道：

“这条件如走不通，我们又该去求谁？总不能任由二小姐丢命啊……”

店里的气氛极其僵窒，各人的情绪也十分低落，周麻子又亲自上来换过热茶，却闷声不响的退了下去，看来他亦一样想不出好主意。

站在一边的老苗搓了搓手，小心翼翼的开口道：

“吕爷，咱们虽有这层顾虑，目前却也只是猜测，事情会不会演变成那

样还不一定，依我的笨想法，咱们何妨试一试？能行当然最好，不能行也算走过这条路子，说不准葛老堡主一口允承亦难讲...”

寻思了一阵，吕刚面色凝重的道：

“如今也只好这么办了，好歹总得去碰碰运气.....”

胡英懒洋洋的道：

“设若葛家老爷子未出我们所料来上这一招，则该如何应付？”

喝了口茶，吕刚用手背抹去胡须上沾着的茶渍：“他们如果来这一招，我只有往总镖头及二小姐身上推，怎么哄得他们出力救人才是要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看这样吧，我和老彭上‘子午岭，葛堡去求帮，胡英，你骑快马循着总镖头押货的路线去追，两头齐进，谁有了着落就先赶到那四条狐约定的地方救人！”

胡英淡淡的道：

“假使都没有结果呢？譬喻说，我未能及时追上总镖头他们，葛家父子又不肯帮忙或提出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那时又该怎么办？”

张口结舌了一会，吕刚急躁的道：

“万一到了那等走投无路，前后失据的光景，大伙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抹脖子上吊或拿腿开溜任凭各位挑选，我，我他娘还有什么法子！”

彭季康苦涩的道：

“反正我们是全力以赴，尽心尽义，能不能化险为夷，就看二小姐的命了！”

“唬”的站立起来，吕刚昂然的道：

“就这么说，我们不耽误时间，此刻便分头出发，大家千万记住，那四条邪狐只留下三天期限，兄弟们务必把握！”

正当胡英与彭季康跟着起身的时候，老苗不由着急的道：

“吕爷，我们呢？我和君不悔又该干啥？”

吕刚火爆的道：

“你两个还能干啥？连车子都教人家砸了，难道还把你两个拿来当马骑？我们一走，你和君不悔赶紧回去。知会镖局子上下加强戒备，这几天尤其要里外小心！”

说着，他顺手丢下一锭银子在桌上，一阵风似的领着胡英与彭季康卷出门外。

马蹄声由近而远，逐渐消逝，老苗失魂落魄的拈起桌上银锭，步履蹒跚的走向墙角，闷闷的坐到板凳上，形态中流露出一股被冷落及轻视后的消沉。

君不悔同情的望着老苗，谨慎的道：

“我们几时走呀？要不要先在这里窝上一宿？”

眼神空洞的瞅着君不悔，老苗的反应是一派索落了：

“几时走都不关紧，像我们这种小角色，走到哪里都一样，横竖是上不了台盘，到什么地方也只剩受人呵责，被人指使的命.....”

君不悔十分恳切的道：

“你要看开点、老苗，人不是生下来就应该这样，人的际遇、禀赋、才情固然是往上挣的条件，但本身的奋斗与努力尤不可缺，自己莫先看低了自己，人要一气馁，别个想拉一把都难了。”

老苗咧开大嘴，笑得凄惨：“兄弟，你倒会安慰我，却不想想，凭我们

这份出苦力的命，再怎么奋斗努力充其量也就是个苦力罢了，还能混到什么地步？又有谁肯体恤我们拉拔我们？这一辈子早经注定，想不认命都不行

灯影摇晃中，周麻子走了过来，一边打了个长长的呵欠：“外头在落雪，天气又这么个冷法，二位今晚上就别赶路，镖车出事，有几个头儿顶着，担子摆不到二位肩上，好歹先歇过这一宿，明朝再往回转也不迟……”

君不悔陪笑道：

“多谢掌柜的替我哥儿俩设想得这么周全，我原先也是这样盘算着，寒天冻地雪封着道路，两个人光靠四只脚摸黑趟赶，万一摸岔了方向，这一晚上耗下来包管耗成两条冰棍啦！”

周麻子点头道：

“原是有这层顾虑么，再说句不中听的话，二位在‘飞云镖局’，吃苦卖力，却挣不得几文，犯不上陪着性命去硬卯；我这里把几张桌子并拢，铺妥被褥，二位凑合着炭火好生睡上一大觉，任什么鸟事也且放在天光以后再说。”

老苗没有吭声，只愣愣的呆坐着，君不悔赶紧站起来向周麻子道过劳，然后帮着人家并桌铺被；两个小伙子许是早困了，周麻子对这一双正走背运的小人物仍关怀如故，里外亲手伺候，在这种萧煞的时令，寂寥的心境下，君不悔越觉有一份难得的温暖。

灯光捻小了，只剩那如豆的一点焰火在沉暗的店堂中闪动不定，光景是有些无奈的悲凉，老苗的鼾声业已响起，君不悔却睁着双眼凝视头顶上那一片灰暗，他不是不想睡，只因为他另外还有计较。

“无影四狐”约定交货赎人的地方叫做“老君山”，“老君山”隔着周麻子这片野店大概有十多里路远近，君不悔曾听吕刚提起往“老君山”的走法——顺着向北的道路朝下走，约八九里地，便是一条分岔道，转右走，再过去不三四里路就可抵达“老君山”；“无影四狐”指定的所在是入山山口下的一栋樵棚。

雪下得很大，天是黑的，大地却一片银白，风势减弱许多，气温虽低，却比想像中要好一点，君不悔悄然摸出店门外，顶着漫空飘舞的雪花往前奔掠。

不错，他正是要到“老君山”去。

他并不知道“无影四狐”在“老君山”的落脚处，甚至不能确定“无影四狐”是不是会匿藏在“老君山”附近，但他狠下心要去找一趟，他有个相当合乎逻辑的判断——“无影四狐”若非窝在“老君山”近处，却为何约了“飞云镖局”的人在“老君山”下见面？人的通性，总喜欢找个较为近便的所在行事，土匪强盗也少有例外。

君不悔看得出来，“无影四狐”决不顾忌“飞云镖局”的人，这一层将会令他们减低警觉，必亦忽略了应有的各项预防措施，他们极可能约在那儿便等在那儿，不隐蔽、不移动，端指望肥肉人口了……

这一阵狂奔急跑，大冷的天，也跑出君不悔一身热汗来；经过吉百瑞三年的提调夹磨，君不悔的轻身功夫精进了一大截，他人在雪地上掠走，自己亦觉得怎么如此快速便到了地头？岔路右转进去，没有片刻，业已望见了矗立于前的“老君山”。

“老君山”的形势相当险峻陡峭，白雪覆盖下但见峰岭争峰，银花凝枝，景象实堪一观，君不悔此刻却没有半点欣赏雪夜寒山的兴致，他急呼呼的先

找入山出口处的那栋樵棚，却比他料想中更容易的，发现了目标。

那是一栋樵棚，一栋残；日破烂的樵棚，全由粗糙木板钉的墙、盖的顶，早已剥落裂损，那扇破门也半挂半倾的敞开着，棚里棚外，都铺着一层雪。

樵棚中没有一条鬼影，山上山下也不见有任何活人留居的迹象，周遭是一片沉寂，一片冷森，就连声狗吠狼嚎的动静都没有，真他娘静得带邪！

君不悔在樵棚四周打了几个转，不禁有些失措，茫茫然拿不定主意，这个鬼地方，除了山就是雪，远近白糊糊的望不着边，又到哪里去找那四条杀千刀的狐狸？

原先兴起的一股热劲，到此时已慌慌冷却下来，君不悔难免自怨自艾——这算哪一门子呢？强行出头扮这出“英雄救美”，不仅连到何处去救都找不着地方，就算找着了能不能救出人来在这节骨眼上亦少了把握；没有谁求他姓君的挺身而出，甚且那要救的对象与他也没有什么渊源，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三不曾受惠承恩，大雪天里，岂不是拿自家的热面孔去愣贴别人的冷屁股？真是他娘的，剃头挑子一头热呀！

就在他意兴阑珊，正打算调头回转的时候，突然问他听到了一声马嘶，一声短暂的、却非常清楚的马嘶声！

君不悔呆了好一会，虽说他对自己这趟冒险豁命的动机有了怀疑，但人总是到了这里，而且也的确有这份施援的心意，当然，练刀有成，正好拿这次机会试试自己的火候深浅亦是一个原因，但这一刹间，他竟起了怯念：

- - 万一所学的刀法不灵光该怎么办？

- - “无影四狐”身手超绝，以一对一已经无甚信心，如果人家并肩子齐上，能否应付得了？

- - 打得赢固是光彩，要是落了败，恐怕性命难保，为这种不痛不痒的主从关系，又吃了好几天的窝囊气，犯得上“拼命以报”？命可只有一条啊！

盘算着，他几乎就想拔腿开溜，可是一只腿却又恁般沉法，重似千钧，生了根一样竟然移步艰难，一颗心也像是分成了两边，一边叫他赶紧打道回府，另一边却鼓动他不妨一试……

于是，又一声亢厉的马嘶声传来，声音不远，似乎就在山脚转弯的拗子里！

君不悔直瞪着响起马嘶的方位，一边喃喃自语：

“那周麻子说得对，镖车出事，自有几个头儿担待，与我什么干系？在他娘‘飞云镖局’吃苦卖力，却挣不了几文钱，犯得上陪着性命硬拼？再说，管瑶仙那娘们向来做岸跋扈，气焰高张，不把我们下头人当人看，活该她栽跟斗，这就叫做眼前报……”

嘴里是在不甘不愿的瞎嘀咕，君不悔却像被勾了魂似的往那山拗子附近移动，等他惊觉这种下意识的危险举止，人已到了助子口。

连忙蹲伏到一棵覆满了积雪的松树后面，他极目向拗子里张望 - - 哈，一幢青石砌成的矮屋可不正依着山壁起在那儿！石屋左侧还搭盖着一座草棚，六七匹健马便栓在棚里，先前那声嘶叫，必是这马儿当中的某一匹耐不得寒冻啦。

石屋的厚重门扉严丝合缝的紧闭着，由于窗垂棉帘，也看不清屋里到底有没有亮灯，人睡着了没有。

略一考虑，君不悔悄悄掩到石屋的背面，却意外的发现屋后间一排的四扇窗口中有一扇未挂窗帘，更有隐隐的灯火闪映，他弯曲着身子，又轻又快的潜到窗下，小心翼翼的自糊贴的棉纸的窗框隙缝中往内窥视，这一看，差点就令他惊喜得叫出声来！

这间房里砌有一座石炕，再就是简单的一桌两椅，石炕上斜倚着的那个人，敢情正是平素目高于顶，习性骄盛的管瑶仙二姑奶奶！

管瑶仙眼下的处境却是十分难堪，她人虽倚在炕上，在她窈窕可爱的纤腰中间业已圈扣着一道铁环，铁环上连着一铁链，铁链另一头从石壁上的一个洞眼穿出，不知拴在什么地方，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禁制，管瑶仙就难以逃脱，莫怪没有一个监守于她，也莫怪门窗四周毫无阻隔设备了。

仅是几个时辰的功夫，这位二姑奶奶的容貌已经憔悴不少，她面色苍白，双眸失神，表情空空茫茫的望着桌上那盏油灯，相传焰火之中有灯光菩萨，不晓得管瑶仙是否正在心中祈求菩萨搭救？

君不悔敌着嘴唇，思量着如何下手救人，他推推窗户，却是由内扣紧，方待设法引使房中的管瑶仙注意，那扇该死的房门偏就在这时被人推开，进入房里的仁兄，赫然是那猴头猴脑的“鬼狐”黎在先！

炕上原本斜倚着的管瑶仙，一见姓黎的进来，猛一下坐直了身子，目光尖锐，脸蛋上如凝严霜，神情在冷峻中有着戒备。

黎在先似乎并不介意，他闲闲的检视过管瑶仙腰际扣连着的环链，然后才好整以暇的在炕前慢踱方步，尖嘴削腮的猴面上仍！日挂着他一贯的笑容——贼兮兮的笑容。

窗外的君不悔屏住气息，不敢稍有动静，他倒要看看姓黎的在这夜深人静的当口，又想玩什么花巧、起什么歪点子？

第六章：最难风雪敌人来

背负着一双手，黎在先站定炕前，细细端详着管瑶仙，他的模样间并不见得带有暧昧或色欲，却也绝对不会怀着好意，他只是龇开一口又白又尖的牙齿在贼笑，那副德性不禁使人一阵阵暗起鸡皮疙瘩。

管瑶仙倔强的反盯着这位“鬼狐”，不但毫无畏缩退让，恣态里还透着几分轻蔑，她似乎已打算豁出去了！

连连点着头，黎在先终于开了腔：

“管丫头，你长得挺不赖——你可知道今天你能难保持囫圇圈身子，不曾挂彩带红，全是因为我的关照？”

冷冷哼了哼，管瑶仙僵硬的道：

“鬼也不会领你们的情，姓黎的，你关照什么？你们留着我的命，只是为了要用我来交换那票红货，若是我受了伤害，你们拿人来赎货的企图很可能就会发生枝节，说来说去，全是为了你们自己；无影四狐，贪婪成性，手段狠绝，几时又曾替别人设想过？”

黎在先不温不火的笑着道：

“就算你说得对吧，管丫头，这一遭却是料岔了，老实讲，我们兄弟四个，向来上线开扒不能落空，若是劳师动众之下白忙活一场，不但传扬出去

是个天大的笑话，也会触了我们霉头，往后办事就难以顺遂了，这是老规矩，只要我们动手，就必定得有收获，所以非拿你换回红货不可，至于你完整与否，那是另一码事，管丫头，我如此体恤你，不关交易，乃是希望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管瑶仙咬着牙道：

“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们是势不并存的死敌，我恨不能撕你们的肉，扒你们的皮，你的什么鬼心愿与我毫不相干，你们通通下地狱去！”

黎在先相当沉得住气，依旧缓和的道：

“你先别激动，管丫头，我寅夜来此，是为了同你谈一个条件，如果谈得拢，非但以人赎货的买卖可以取消，咱们之间还会化干戈为玉帛，结成另一种挺亲切的关系，这样一来，对双方都有好处……”

管瑶仙满心疑惑，嘴角微撇：

“同我谈条件？黎在先，只怕你是在玩花样吧？”

黎在先用手抹了把脸，收起笑容，形色竟是少见的严肃。

“我不必与你玩什么花样，管丫头，以你目前的处境来说，乃是阶下囚，俎上肉，只要我们高兴，随便怎么摆弄你都行，犯不着绕圈子耗功夫——”

管瑶仙火辣的道：

“既然如此，杀刚任便，你又何须摆出这样一副嘴脸来净说些好听的？根本你就不用找我谈什么条件，但凭逼迫我低头去做不结了？”

不似笑的一笑，黎在先道：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要同你谈的事却不能用此等法于，若是你不肯，再怎么逼也逼不出名堂来，总要你心甘情愿，方可圆满……”

目光锐利的注视着黎在先，管瑶仙紧闭嘴唇，半天没有吭声。

干咳一声，黎在先避开管瑶仙逼人的视线，略略显得有些懊恼：

“怎么着？要不要我说出来给你合计合计？”

管瑶仙冷冷的道：

“我等着听！”

背着手踱几步，黎在先似乎在考虑如何措词，好一阵子之后，才沉缓的道：

“管丫头，我们老大狄清你是见过的了，你认为他人怎么样？”

管瑶愣了愣，脸上表情随即流露出几分讥消：

“粗暴、狂做、阴毒，而且老奸巨滑，这就是我对狄清的认识，除此之外，一概不晓！”

黎在先不悦的道：

“才见过一面，就骤而作此拙劣评断，不仅肤浅，更则失之公允，管丫头，我们老大慷慨尚义，豪迈，磊落，正是一条如假包换的英雄好汉，你从敌对立场妄加诽谤，未免过于偏颇，看人要看内在，不该以一次的行为留下结论。”

管瑶仙漠然道：

“是你要我表达对狄清的印象，否则，我提都不愿提；姓狄的到底是种什么人，和我并无干系，我只知道他打家劫舍维生，以杀人放火为业，我亦是遭他荼毒的受害者之一，黎在先、这就够了！”

猴脸上是一阵白，一阵青，黎在先竭力抑制着自家的怒火，放慢腔调：

“劫掠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自古以来便已存在，这种行道没有什么不

好，济身此中，凭的是本领，靠的是胆识，投之性命头颅加上满腔热血做本钱，是汉子才能干的买卖，‘无影四狐’吃这碗饭吃了半辈子，谁也不曾小觑了我们，天底下比强盗更要卑鄙的事情还多得很，你休要看差了！”

管瑶仙重重的道：

“黎在先，亏你亦是个老江湖，竟然说出这样一派混糊黑白，颠倒是非的歪理来，你不但是荒谬，是自大，更是狂悖！土匪盗贼也能算是一种行当？本领胆识岂该用在强取豪夺上面？你们这叫弱肉强食，欺凌善良，把你们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以无辜者的鲜血来填饱你们的肚皮，抹红你们的心肝，你们这种伤天害理的残暴行为，迟早会遭报应——很可能就是用你们的性命头颅来做抵偿！”

窗外窥探的君不悔暗中喝彩，赞美不已，他在想——骂得好，真叫痛快淋漓，娘的，那半掩门的娼户可不也是自古以来便存在的行业？却不见哪个婊子妓女自命不凡，人前得意——沦落到拿身体当本钱去混吃混喝的辰光，已经是悲上加惨，穷途末路了，如果尚不知羞愧自惭，这等还有点人性么？窑姐与强盗一样，拼的全是几十斤人肉，只不过一个是拼在床上，另一个拼在刀口子上罢了。

屋里，黎在先的嗓门提高了，有掩不住的愤怒：

“得得得，管丫头，我们立场迥异，见解自也不同，我不与你争执这些，要不，恐怕闹到天亮还分辩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言归正传，且先把条件谈妥，你如答应，是你的造化，你不答应，就走着瞧了！”

管瑶仙寒春面庞道：

“我人在我里，你还怕我不听？”

黎在先悻悻的道：

“好，我们便打开窗子说亮话，什么弯也不用兜了；管丫头，我们老大狄清，有个嫡亲的，亦是唯一的胞弟，名叫狄元，他们兄弟幼失怙恃，哥儿俩相依为命彼此帮衬着长大成人，骨肉情份深切得紧，那狄元老弟至今尚未娶妻，孤家寡人一个过得十分冷清，我们老大心里着急，替他物色再三，却一直未能挑到一个令他满意的媳妇——”

管瑶仙老实不客气的打断了对方的话：

“这关我什么事？”

吸了口气，黎在先尖着嘴道：

“当然与你有关——我们老大看中了你，狄元老弟也看中了你，我眼下这是来——呢，是来提亲说媒的，你要点个头，事情就算定了，咱们择个黄道吉日，好好热闹热闹，将你二人配成一对儿；日后呢？‘飞云镖局’和‘无影四狐’，结成亲家，行道走镖无形中加了一层保障，任是哪个码头旗牌的朋友也不敢乱打主意，你那老哥腾达发财的日子立时便到，至于以货赎人的这票买卖自亦取消，两三天后，你老哥到这里不但不用赔本，更且多捞个现成妹婿口去……”

黎在先口沫横飞的越说越快，管瑶仙越往下听脸色越是泛青，等姓黎的告了一个段落，管瑶仙已经气得全身簌簌发抖，几乎挫碎了满口银牙！

把管瑶仙的模样瞧在眼里，这位“鬼狐”，直觉有些不妙，他退后一步，犹自硬着头皮问：

“怎么样？这乃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大喜事，说是条件，实则互惠其利，你是一点亏也不吃……”

管瑶仙白皙的额门凸浮起暗紫色的筋络，两边太阳穴不停的“突突”，她呼吸急促，两眼的目光宛如火焰：

“黎在先，你是个死不要脸老混帐，狄清兄弟更是卑鄙龌龊，下流无耻，不知自己为何物！我管瑶仙虽是个平凡的女人，却家世清白，出身干净，岂屑与你们这些草莽匪类有任何交往牵扯？你们以强暴手段将我掳来借以勒财，能否逐愿且不去说，竟打算以此要挟逼婚，这种心性，这种意图，简直狠比豺狼，恶如狮虎；黎在先，我也不妨明白告诉你，我宁可一死，亦断不会接受你们的威迫！”

黎在先勃然大怒，厉声道：

“好个不知香臭的贱人，四爷我一番善意，以礼相待，温言说合，你他娘答应就答应，不答应也犯不着，尖嘴利舌的辱骂于人，爷们向来高高在上，睥睨八方，岂是随意受人刻薄得的？贱婢你如此泼辣蛮悍，还当爷们整治不了你？”

一挺胸，一扬头，管瑶仙夷然不惧的道：

“随你们要杀要剐，求一声饶我就不算姓管，黎在先，然则即使你们凌迟了我，也不要梦想我会屈服在你们那个荒天下之大稽的意愿下！”

黎在先的喉结上下颤移，削腮上吊，突然嚣叫起来：

“你想死，姓管的贱人，爷们偏不叫你死，爷们会有千百种法子收拾你，若不将你治得服服贴贴、顺顺当当，爷们这把年纪就算白活了，我操他祖宗，第一个法子，爷们便让狄元老弟先同你合房！”

有如晴空响起一个焦雷，震得管瑶仙身躯摇晃，两眼晕黑，她鼻翅儿急速翕动，嘴唇抖动，连声音都发了僵：

“你……你敢……你们……敢……”

嘿嘿冷笑，黎在先斜扬起那双倒八眉：

“不敢？爷们有什么不敢？且给你来个霸王硬上弓，玩完了，再叫狄元老弟一脚把你踢开，看你败柳残花之身，还自命什么清高？他娘，敬酒不吃罚酒，叫你一朝寻了死，坟头上都溢着腥！”

管瑶仙抖索着，脸庞歪扯，五官扭曲，双手十指的指甲全已深深陷入掌心里，她在痛苦的喘息，无助的呻吟，再也忍不住泪如泉涌！

大步走出外，黎在先头也不回的丢下一句话：

“且等着瞧吧！”

眼前的情景，活脱像在“飞云镖局”的下房里，君不悔头一次见着管瑶仙的时候，只不过现在角儿变了，吃气受辱的人换成管瑶仙自己，这份委屈，可真难为了她，不认也得认啊。

屋外又是风又雪，冻得人发慌，君不悔直打着哆嗦，他冷是冷，心里却有一股热流在激升，在澎湃，想到自己是唯一可对管瑶仙施援的人，不禁有几分兴奋，几分自傲，更有几分陶醉，却把即将预见的危险全忘了、

于是，他不再迟疑，也不再打算引使管瑶仙来替他开窗，从棉靴筒子里拔出一柄镖局配发给他的匕首——与老苗的那一把同式同型；将锋刃顺着窗隙对缝朝上挑，嗯，就那么得心应手，但听到“咋”的一声落栓轻响，窗儿向内移开，一阵寒风也随着窗隙灌入屋内！

处在悲愤绝望情绪中的管瑶仙，仍未减少她一贯的警觉，窗栓坠落，她已自惕察有异，冷风袭入，她手握腰际间铁环相连的铁链，惊然站起——人影闪动下，君不悔已悄无声息的翻身进屋。

呆呆的瞪着君不悔，一时之间，管瑶仙除了觉得来人有些面熟，竟想不起在何处见过，更与自己有什么渊源。

屋里到底是比外头那种酷寒要温暖得多，尤其从管瑶仙身上散发出来的缕缕香味，说不出是浓郁或是幽淡，君不悔骤然由僵冷的空气中接触到这等被温热化开的馨芳，不禁觉得骨架子酥软，连全身上下三万六千个毛孔都扩张了，他感到微微晕眩，人便呆鸟一样傻呵呵的定在当地。

在一刹的惊窒之后，管瑶仙迅速恢复了镇静，她以指比唇，示意噤声，眼睛却不离君不悔的面孔，以极低极低的声音问：

“你是谁？可是来救我的？你的模样好眼熟——”

君不悔习惯性的塌肩哈腰，压着嗓门道：

“二小姐，我是君不悔，就是前几天才到镖局来干粗活的那个君不悔，这趟走镖，我和老苗负责推车压杠，二小姐领在前头，大约不曾注意……”

一股行将得救的热望立刻冷却下来，管瑶仙也同时想起了君不悔是何许人，她形色黯淡的摇了摇头，意态消沉的道：

“君不悔，你来这儿干什么？”

君不悔忙道：

“我是来搭救二小姐的！”

管瑶仙觉得有点滑稽，却实在笑不出来，她目光低垂，幽幽的道：

“你是一个人来，或是我哥哥他们大伙都赶来了？”

咽了口唾沫，君不悔呐呐的道：

“回二小姐的话，我一个人来的，吕镖头胡镖头他们分别想法子求救兵去啦，我担心时间上来不及，这才独自先上来，打算相机把二小姐救出去……”

管瑶仙心中略略浮起些许感动，却低促的道：

“君不悔，对你的忠诚与胆识我很欣慰，但你却是不自量力，自寻死路，无形四狐的修为之高你是亲眼目睹，连我们几个都不是对手，栽了翻天跟头，你又济得什么事？赶快给我离开，尽早设法把我哥哥他们引来，你就算帮了我的大忙了！”

君不悔着急的道：

“但是，二小姐，但是怕远水救不了近火呀！”

挥了挥手，管瑶仙风目含威，凛烈的道：

“不用多说，马上就走，万一惊动了他们，只怕你插翅也难飞！”

这兜头的一盆冷水，浇得君不悔信心顿失，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否具有救人的本事了，一时之间，他手足无措的道：

“二……二小姐，我要一走，你又怎么办？那姓黎的，他们打谱糟塌你啊……”

面颊肌肉猛的痉挛起来，管瑶仙颤抖的道：

“你——你全听到了？”

君不悔老老实实的道：

“要不是姓黎的在房里向二小姐胡说八道，我早就破窗进来啦，二小姐，不管眼下有什么危险，不管我的力量够与不够，还是先把你救出虎口再说，稍一耽误，我怕他们坏了你的贞操——”

咬咬牙，管瑶仙绝望的道：

“我走不了，他们用这坚牢的铁环挂牢着我，没有法子破解……”

君不悔搓着手道：

“那，那该怎么办呢？二小姐，连在铁环上的链子拴在哪一头？我去找找看……”

管瑶仙感到君不悔的想法迹近憨愣，但却憨楞得十分可爱，十分令人安慰，她叹了口气，笑得好苍白，好凄楚：

“不必找了，没有用的，君不悔，你还是快走吧，如今是我一个人陷在这里，犯不着再多陪上一个，听我的话，你快走——”

拼命敌着嘴唇，君不悔结结巴巴的道：

“我，我……二小姐，可是，可是……”

一声怪笑忽然从房门外传来，黎在先大步踏入，血口中虽在发笑，一张猴脸上的神情却活像是要吃人：

“走？往哪里走？你们是谁也别想走了，通通给四爷我留下来凑合着消遣！”

跟在黎在先身后的，还有“邪狐”司徒鹰、“翼狐”左幻森，以及另一个驼背瘸腿，满脸疤痕的奇丑汉子；四个人这一进房，几乎就把房间挤满了！

管瑶仙急速横身拦阻，一边大叫：

“快，君不悔，从窗口逃！”

回答管瑶仙叱叫的不是君不悔的行动，而是那两扇窗户的突然张开，寒风席卷中灯光摇闪明灭，窗外早已露出两张狰狞人脸，以及两柄交叉封合、冷芒隐泛的锋利朴刀！

显然是“无影四狐”他们先一时已发现情况有异，而预做了阻绝来人退路的安排——窗口不能闯，朝门外冲更是无望，管瑶仙容颜惨变，颓然跺了跺脚：

“君不悔，你就铁了心要与我落个同归于尽”

呆呆的站在那儿，君不悔正不知该如何回答，黎在先已尖声笑了起来：

“你放一千一万个心，管丫头，要死的是这推车压杠的熊把式，你包准死不了，就算我要你死，我们狄元老弟还舍不得呢，狄老弟，你说对不对呀？”

压尾这一句，黎在先是冲着狄元说的，而狄元，赫然便是站在他身旁那个驼背瘸腿、满脸疤痕，三分不似人，七分倒像鬼的丑汉！

搔了搔头顶上花白蓬散的乱发，狄元声若破锣般荷荷发笑，竟还带着几分扭捏味道：

“尚得四哥成全，尚得四哥成全……”

“邪狐”司徒鹰略现乏倦的打了个哈欠，懒洋洋的道：

“狄元的事老大已有交待，俱着在先全权处理，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夜深了，折腾一整天也够累人的，大伙早早歇着吧。”

“翼狐”左幻森眼角瞄向君不悔，低声道：

“这不知死活的愣小子该怎么摆弄？”

司徒鹰眼皮也不抬一下，轻描淡写的道：

“押到远处砍了，记得叫吴万川他们两个埋深一点，别叫野狼野狗什么的把尸体扒出来呕人！”

说着话，司徒鹰又一路打着哈欠走出门去，左幻森望着君不悔，似笑非笑的晃着脑袋：

“小子，你这叫武大郎当知县——不知自己出身高低；就凭你这块料，也配玩这出英雄救美的把戏？真正飞蛾扑火，自找死路，本本份份的打工干

活不是挺好？却偏要乱求表现，争出风头，这下算你撞上大板，玩掉了性命，下辈子千万牢记，别做力所不及的傻事！”

黎在先也皮笑肉不动的道：

“我还记得这家伙，一张嘴能言善道的，想不到胆子更是不小，竟敢独个闯这龙潭虎穴；一双手不去推车，反过来打谱玩枪弄棒啦，咳，什么样的人玩什么样的鸟，这七十二件兵器，岂是人人舞弄得的？”

那狄元向窗外招招手，嘴里吆喝：

“吴万川、洪子立，你两个还在磨蹭个鸟？司徒二哥说过了，押远点，埋深些，办完事好困觉！”

一声轰喏，窗外那两位仁兄动作宛似狸猫般跳进屋来，分左右将君不悔朝当中一挟，跟着就待往外押人。

管瑶仙又急又怒，在一阵铁链的拖拉声里，冲前几步，一边尖厉的呼叫：

“你们放并他，他只是一个粗工杂役。一个不足轻重的下人，你们不能滥杀无辜！”

黎在先约走了半尺，左臂暴起，“吭”的一声已将管瑶仙倒震回炕上，那贼兮兮的笑脸已变得异常阴森：

“管丫头，什么样的角儿演什么样的戏，你扮的不是这一出，稍停有你压轴的重头好戏，别的你就少操心了！”

狄元咧开大嘴，露出一口残缺不齐的黄牙：

“四哥说得对，管姑娘是女角，可别配岔啦！”

被震翻在炕上的管瑶仙只觉得两眼模糊，头脑晕沉，四肢百骸瘫痪了般不能使力，心口堵着一股郁气，硬是散不了……

吴万川与洪子立两个便在这时连拖带拉的把君不悔押出房门，二人的形态称得上如狼似虎，光景是想早早了事，劈完活人口来交差。

天空仍是一片漆黑，雪落得没有先前那么绵密了，当然仍是冷，风刮过人脸，宛如刀削针扎，带着恁般触肌沁肤的僵痛。

两位仁兄拽着君不悔向坳子口外走，刚转过弯角，那面宽鼻塌的洪子立已开了腔：

“老吴，大冷的天，用不着再走远，就在这里送他上路吧！”

腰粗膀阔的吴万川略略犹豫着：

“近了点吧？二爷交待可不能敷衍，赶到明朝被他发现血迹就在坳子口，咱们哥俩包管吃不完、兜着走，我看还是再走几步——”

反过刀背在君不悔背脊上狠敲一记，洪子立压着声咒骂：

“都是你这短命的王八蛋害人，把我们从热被窝里扯起来替你送终，娘的个皮，挨冷受冻还得为你挖坑！”

一个踉跄扑前好几步，君不悔痛得直噓气：

“这位大哥……我也不是有意给二位大哥找麻烦，实在是……唉，情非得已，端人家的饭碗，多少总该表一点忠肝义胆啊……”

洪子立挥手又赏了君不悔一巴掌，恶狠狠的骂：

“什么东西？你不过一个推车把式，他娘天塌下来自有长人去顶，你们镖局丢了镖干你何事？你却愣要逞强出头，抢戴孝帽子进灵堂，硬扮那孝子贤孙，要是你有这份能耐，倒还罢了，偏生又是个窝囊废，啥个门道都没有，反连累我哥们半夜三更吃风喝雪，多费一番手脚！”

拉了洪子立一把，吴万川道：

“别打了，横竖一个要死的人，再打也是白搭力气，到了地头给他来个一刀对穿，岂不省事得多？”

洪子立气咻咻的道：

“狗操的纵漏精，越想老子就越冒火！”

君不悔步履瞒珊，一脚深，一脚浅的往前移动，更不住打着哆嗦：

“二……二位大哥……咱们，呃，好不好打个商量？”

那洪子立斜吊起一双三角眼，阴着声道：

“你的花样还真不少，说说看，你要同我哥俩打什么商量呀？”

半转过脸孔，君不悔上下牙床都在交磕：

“二位大哥……咱们远日无冤，近目无仇，二位……能不能行行好，高抬贵手把我放了？反正……反正这里也没有别人，二位大哥只要闭闭眼，我……我就超生啦……，

洪子立突然爆出一阵狠曝也似的怪笑：

“老吴，你听听这厮说的人话，比大姑娘唱曲儿还花俏哩，竟叫我们哥俩放了他，娘的皮，他却不知道，一朝放了他，就有人不放我们罗！”

吴万川停下脚步，冷冷的道：

“别跟这小子闲磨牙，行了，此地风水不差，便在这里完事吧！”

白雪，寒山，石岩，黑松，果然风水不差，只是景象萧煞了些；君不悔连打了几次冷颤，畏缩着躲出去好几步。

洪子立朴刀指地，嘿嘿笑着：

“逃不掉的，好朋友，你就认了命吧！”

君不悔慌乱的道：

“且慢，且慢，二位大哥，我这里还有七钱三分银子，二位大哥只要饶我一命，这些银子便悉数孝敬二位大哥——”

“呸”了一声，洪子立勃然大怒：

“去你娘那条腿，七钱三分银子也敢用来买命行贿？”

吴万川微一翻手，刀已出鞘，他板着脸道。

“甭逗啦，下手做掉！”

君不悔猛的一挺胸，张口发出一声他原意是待狂笑结果却是僵笑的笑声来，然后，他伸手入袍襟之内，却不抽出，只拿两眼定定瞪视着面前这两个想要他性命的人。

吴万川与洪子立做梦也未料到君不悔会来上这么一个突变——架势虽不雄壮，模样却有几分吓人，哥两个不由面面相觑，一时倒失了主意。

君不悔深深呼吸着，尽量把腔调放得平缓从容：

“没有三分三，还敢上深山？他娘真个把我当成瘟生，肉头，窝囊废啦？好叫你两个挂点的狗才知晓，我君某人乃是深藏不露，故意逗弄你们玩玩，如今腻味了，你两个若是见机识趣，就快快落荒逃命，否则，休怪我君某人立杀不赦！”

那洪子立不禁咽了口唾沫，喃喃的道：

“还挺像的哩，这小子莫不是吓疯了？”

吴万川冷笑道：

“竟把我们兄弟当做被人唬大的青皮二混子，瞎充这不入流的功架，娘的，不给他点活罪受受，谅他还搞不清自家斤两！”

洪子立盯视君不悔片刻，淬然长身扑前，朴刀猛推的一刹又倏而下沉，狠劈敌人胫骨，一招两式，相当凌厉！

君不悔半步也没移动，当洪子立的攻势甫起，他左手暴挥向后，身形微侧，一溜冷焰般的青蓝色光华炫闪着人眼，洪子立的一只右手连着那柄手中朴刀已打着旋转抛上半空，再洒着如雨的鲜血坠落于黑暗！”

一片死寂里，波散着轻轻的、胡弦尾韵般的颤附，这轻轻的颤音如在耳边，似隐于幽渺，洪子立泥塑木雕一样保持着弓身蹲腿的运招姿态，仿佛还不能接受这既成的事实，还不敢相信自己的一条右臂业已与自己分了家，吴万川也目瞪口呆的僵在当场，怀疑着眼前的情景是真抑幻。

发愣的不止是吴万川和洪子立两个，君不悔亦同样傻呵呵的直了双瞳——我的皇天，这竟是真的事，这居然真的是杀人的刀法，多么神妙，多么玄异，又多么狠毒！只照着吉大叔手传口授的应变诀要换式出手。就那么简单，克敌制胜，拔刀入鞘更是恁般自然流畅，好像神思一动，所有过程即已结束，却结束得这等完美，这等潇洒，这等令人惊心动魄！

“嗷……”

现在，洪子立才晓得痛号出声，他双膝一软跪倒雪地，却趁着跪倒的刹时一头冲往君不悔，独存的左手死力掐向君不悔的下体；

几乎不分先后，吴万川也疯虎似的跃腾起来，朴刀飞舞，搂头盖脸劈斩对方——出力之猛烈，恨不能一下子便将敌人剁成肉酱！

君不悔完全是出自本能，一种反射性的习惯动作，腰间轻挫，人已问出三尺，青蓝色的莹莹刀芒宛如水银泄地，斗然笼罩方圆寻丈，看不见锋刃的晃动，看不见刀形的层叠，只是那片莹莹的寒光扩散，吴万川已狂号着滚跌出去，洪子立也寂然伏地不动——两个人的形体血和肉搅，惨不忍睹，都像是在瞬息间遭到千百万刀斧手的砍劈！

君不悔目定定的注视着这副景象，这副自己出刀之下即便铸成的景象，他说不出心中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五脏是种什么滋味；好半晌，他才如梦初醒般打了个冷颤，拔腿朝山助子的方向狂奔。

管瑶仙满脸惊怒，形态更十分狼狈的缩在炕角一隅，她不但云鬓蓬散，那身大红裤袄更被撕破了几处，有的地方绽露出丝棉的棉絮，有的地方竟然肌肤裸现，看样子是吃了不少亏。

狄元站在炕前，眯着眼，咧开嘴，一张丑脸涨得火赤通红，呼吸粗独得宛似拉起风箱，更“咕”“咕”不停的直咽口水、敢情是真他娘猴急犯瘾，愣是准备霸王硬上弓啦！

炕上炕下这一男一女，有点拉锯战的味道，狄元前往一扑，管瑶仙便随炕躲闪，连在腰间铁环上的铁条，亦被她用来作为抗拒的工具，管瑶仙有功夫在身，这一拼死反抗，狄元虽也有一套上佳本领，却亦不易弄得对方服帖。

折腾了这一阵，狄元不仅是累，也上了心火，他喘着气，手指着管瑶仙咆哮：

“姓管的贱人，你可不要不识好歹，跟狄二爷玩这捉迷藏的把戏，你他娘人已在我手掌心里，插翅也飞不去了！你若乖乖顺从了我，往后穿绸吃油，载金挂银，有你的风光逍遥日子，如果再要挣抗，莫怪我反脸无情，先将你玩翻了，再一刀戮你个透心凉！”

管瑶仙双目如火，面庞因极度的羞愤而变形，她握拳透掌、咬牙切齿：

“猪狗不如的下流胚子，你不要痴心妄想占我一点便宜，我恁情去死，也不会让你玷污我的清白……你们都是一群在披着人皮的畜牲，老天爷怎么不用雷劈你们，不用电殛你们啊……”

荷荷怪笑着，狄元的口涎顺着嘴角往下滴，像是一头春情发动的野兽：

“好，够劲，我就是喜欢这等的泼辣雌货，越野越有味道，越野越见真章，好贱人，你他娘算是对上狄二爷我的胃口了！”

管瑶仙如位；

“不要脸，无耻无行，连禽兽都比你们知羞……你们也有亲娘，也有妻子姐妹，就不怕遭报应，转轮回？”

狄元哈哈的大笑着：

“什么报应、什么轮回？自小只有我哥俩二人，亲娘早归了西，姐妹更是人家才有，至于老婆，这不正是你么？我怕个鸟？”

急怒交攻与惊恐欲绝的双重感受压迫下，管瑶仙有一种近似虚脱的疲乏，这才是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她实在不敢想像，一旦失身于眼前这个人形妖怪，将是一个怎样凄惨可怕的后果！

抹了把唇角的口涎，狄元又不耐烦的吆喝：

“贱人，辰光不早，再耗下去，马上就要天亮了，到时候几位老哥岂不是看我的笑话，若说我连一个雌儿都制不服，人前还能抬头么？你到底是从来也不从？但要惹得二爷我性起，死活是一概不论，他娘的，我可要动真的啦！”

一错牙，管瑶仙狂喊着：

“我死也不会让你得逞，你这天打雷劈杀千刀的猪猡！”

呆了一呆，狄元立时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他急吼怪叫，原始的凶性掩盖了一切，发了疯似的扑向炕上：

“老子生啖了你，看老子生啖了你……”

管瑶仙溜炕躲避，边腿喘手抓，拿起铁环上的链子砸打，在一片唏哩哗啦的扑腾震响中，狄元以臂护头，形若猛虎出押，连翻带滚，愣是挺着挨着，拼死命去抱压管瑶仙。

光景十分的热闹，这不但是在逼奸，更且像在演戏了——全本的重头武戏！

第七章：脱出虎曰陷狼阵

便在这时，一阵冷风又从窗口袭了进来，风中卷着细碎的雪花，寒冰冰的向四周洒扬，沾肤触体之下，就不似醍醐灌顶，也够令人骤起鸡皮疙瘩！

欲火高涨中的狄元，突然被这阵凛烈的寒风吹拂，不由哆嗦一下，粗暴的动作亦本能的在刹那间僵滞，管瑶仙乘机缩退，又倒靠回炕角，右手半护胸前，左手举着铁链，瞋目切齿，面容铁青，仍是一副严阵以待，不惜再度拼命自卫的架势！

狄元业已惊觉到这阵寒气来得古怪，来得不可思议，室内便不算温暖如春，至少也还不到冷得打哆嗦的程度，怎会忽地兴起这么一股奇寒，偏偏又正在眼前的要命关头？

猛一个回身，他望向窗口。却惊得差点从炕上跌落——君不悔刚好把窗户掩紧，转过脸来，与狄元照面下，竟彬彬有礼的先行弯腰招呼，笑出一口白牙。

现在，管瑶仙也发现了君不悔，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早已完全放弃了君不悔能有万一活命机会的希望，她早把君不悔当做死人了，然而这个“死人”不但没有死，更且活蹦乱跳的出现在眼前，出现在她最窘迫，最危急，也最期盼援手的这一刻，天，莫非这真的是神的旨意？

狄元在瞬息的愕窒后，立即怒火冲头，又惊又怒的叱喝：

“好个打不死的程咬金，你他娘的怎么又回来了？他们不押你出去砍头么？吴万川、洪子立那两个混帐却窝到何处去啦？”

君不悔笑嘻嘻的道：

“回狄二爷的话，那吴、洪二位大哥原是要押到拗子口外处死的，后来经我再三央告求饶，二位大哥终于软下心，好歹将我放了，他们生怕回来受责，此时已双双逃命去啦，我呢？因为二小姐尚身陷危境，未得脱困，不忍自顾逃主，这才又绕回来准备搭救二小姐……”

愣了片刻的狄元却荷荷大笑，他跨下炕沿，斜眼瞅着君不悔：

“倒是个忠心卫主的好奴才，但你却做错了一件事，你可知道做错了哪一件？”

君不悔摇头道：

“还请狄二爷指明。”

狄元形色一变，有若恶鬼生现：

“你不该回转这里——你早该夹起尾巴远逃，说不准尚能苟活一时，但你这个不自量力、糊涂懵懂，又上不了台盘的王八蛋，居然敢再绕回来，这一步错棋错得离了谱，所以，你算死定了，你非但救不了姓管的贱人，你这一辈子也就至此完结！”

君不悔直率的道：

“或许你说得有理，可是我不能不回来搭救二小姐，事实证明我回来得对，狄二爷，因为你真叫卑鄙无耻，行同禽兽，人家姑娘憎厌你，你竟打草动强糟塌人家，你说说，你算是哪一等的畜牲？”

狄元料不到君不悔看似呆笨拙生，说起话来却如此凌厉逼人，他张口结舌了好一会，才哇呀呀怪叫出声，满脸的疤痕都在透红：

“你个杀千刀的王八羔子，你是吃了狼心豹胆啦？老子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哪一个敢干涉我？你这不开眼的狗东西却当着老子面前数落老子，你完了，你就有八条命也剩不下半条！”

露齿一笑，君不悔道：

“用不着穷吆喝，狄二爷，我不怕你，要是我怕你，我就不会转回来，你也算老江湖，怎的想不通这一层道理？”

狄元目透杀机，狠酷的瞪视着这个在他看来不堪一击的小人物：

“我什么也不必去想，就凭你这块杂不胚，还能雕出什么等样的稀罕玩意来？二爷我便当场先毙了你，再去找吴万川和洪子立那两个狗才算帐！”

炕角一隅，管瑶仙不知该要怎么办才好，她联想到君不悔的去而复回，其中必有蹊跷，决不似君不悔嘴里说的那般简单，姓吴的与姓洪的，一看即知是两个杀胚，且又属“无影四狐”的亲近手下，岂有违令询私、替一个微不足道的陌生人牵连的可能？假如事情不是如此，君不悔又是用什么法子脱

险的呢？管瑶仙的心中充满疑团，莫不成——莫不成君不悔果真是龙潜于泽、虎落平阳的奇才异士之辈？

这时，君不悔又把右手伸进衣襟之内，模样显得非常的安闲自若：

狄二爷，你先时说我做错了一件事，不，我没有错，我看你，倒是快要做错一件事了，只要你这一错，恐怕就连你这条老命一同错进去喽！”

乱发蓬散的狄元双掌微微上提，从齿缝中噓着气：

“一朝将你宰杀，便天大的是非也与你无干，好杂种，纳命来吧！”

掌势的运展猛烈而又雄浑、狄元只斜偏两步，那波涛般汹涌的劲气已席卷君不悔，君不悔匆忙退向窗前，狄元人已挫腰旋身，左掌猝起，快同闪电般劈向君不悔胸膛！

房中又是一阵突然的寒冷，寒冷来自那不知何时迷蒙扩散的一片青蓝光华，光华森然的无声流动，有如一大群看不见的，摸不着，泛现着育蓝色调的精灵——狄元拼命后腾横滚，却也在右颊上留下一道血槽，像是婴儿嘴唇翕动般的一道血槽！

几乎忘了自己挂彩的这档事。狄元仿佛看到活鬼似的看着君不悔，这位狄二爷的一双眼珠子牛蛋一样凸出眼眶，脸盘上的肌肉不住抽搐，累累的疤痕不再透红，而是泛灰了！

同样惊窒得目瞪口呆的还有一个管瑶仙，她失了魂似的盯着君不悔，这个人，这个粗工、贱役，这个只配推车打杂的君不悔，竟然怀有一身如此精绝的本领，拥有如此深不可测的功力，甚至方才出手之际，用的什么招式、何类兵刃她都没有看清，但见那冷莹莹的寒光展现，业已是眼前的情景了。

粗独的呼吸着，狄元强按惧栗，怒力使自己的舌头不发直：

“你你……你……到底是他娘的什么人！”

君不悔一本正经的道：

“回二爷的话，我是飞云镖局的车把式，还不是赶车的车把式，乃是推车的车把式，二爷，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听到君不悔的自我介绍，管瑶仙禁不住脸上发热，极为尴尬——那是一尊真神，却疏做泥菩萨闲搁着沾灰蒙尘，自己兄妹这双眼睛，不但不叫识人，简直就被沙土封瞎啦。

狄元死瞪着对方，喃喃自语：

“不对……这家伙的路数怪异，刀法凶险，连我都搪不过一招，他娘的，天下哪有这等的车把式？”

就在此刻，房外有人轻轻敲门：

“我说狄老弟呀，你又吵又闹也疯了大半宿啦，到底完事了没有？我们老大有交待，早点歇着，别弄伤了身子，往后辰光正长，有你乐和的日子。”

狄元心里发急，却不敢开口求援，一则人家的那把刀实在太快，他生恐只一发声，对方突起猛扑，十有八九是招架不住，二则这张老脸还不能不要，凭他“无影四狐”头一位狄某的嫡亲胞弟，居然叫起救命来，朝后还见得了人么？因此他只僵在那里喘着粗气，不吭声，也没有移动。

敲门的人是黎在先，约模是听到狄元喘息的声音，不由得嘻嘻笑了一——纵然未曾对面，也能叫人想像到他那副贼头脑脑的德性：

“你看看，狄老弟，你看看你，累成了这付模样，还不好生歇息？元气可不能多耗呀，对那管丫头也怜惜点，人家到底是黄花大闺女，经不得你连番狂风暴雨，好啦，早早睡吧，我不打搅了……”

门外传来黎在先长长的哈欠声，然后是趿拉着鞋离开的脚步声，狄元禁不住脸色泛青，暗里咬牙切齿，操翻了他黎在先四哥的祖宗十八代。

凑近一点，君不悔轻声轻气的问：

“狄二爷，有这么个好机会，你怎么不示警求援？”

狄元哼了哼，回答得却也但白：

“老子不给你下手的借口，老子也不愿刺激你下手！”

君不悔笑了：

“你怕我？”

狄元的“太阳穴”跳了跳：

“我怕你个卵，可是我却并没活腻，今晚只低一低头，迟早要找你出这口怨气！”

炕上，管瑶仙恨声道：

“杀了他，君不悔，杀了他！”

猛一错牙，狄元憋着嗓门狞笑：

“最毒天下妇人心不是？好贱婢，你若打谱要我的命，我也包叫你们松活不了，只要这小子，起意想干掉我，至少我痛叫一声的时间还有，到了那时，我看你们两个如何逃命？”

管瑶仙顿时沉默下来——狄元说得不错，他眼前顾惜自己这条老命，才硬着头皮闷声不响，一旦察觉老命将要不保，十成十会出声求救，那样一来，惊动了“无影四狐”，这甫露的一线生机，很可能又会趋于幻灭……

君不悔想的和管瑶仙有些不一样，他担心的是能否对付得了“无影四狐”，因为直到现在，他还摸不清楚自己的功力深浅如何，到了什么火候，假设引来那四条邪狐，吃得住固然最好，若是抗不过人家，岂不是自找绝路，从此际的形势而言，这个险还是不冒为妙！

狄元观言察色，明白方才的恫吓已生功效，他打铁趁热，赶紧道：

“今晚上我自认晦气，跟头栽就栽了，你们如果不动我的脑筋，我也不叫你们为难，我任你们逃之夭夭，保证半声不吭，就好像我不在这里一样！”

君不悔望向炕角的管瑶仙，以征询的语气问：

“二小姐？”

闭闭眼，管瑶仙眼下一条细筋在连连扯动，她的腔调怨恚却又无奈：

“便宜了这畜牲！”

狄元压着一头爆火，恶狠狠的道：

“你骂，叫你骂，有朝一日，我会让你把这每一个字再生吞口去！”

管瑶仙冷凛的道：

“希望你能活得那么长久，狄元，也但愿能遇上你！”

双目是闪着赤焰，狄元威胁的道：

“贱人，你好歹记牢就是，我狄二爷自来有仇必报！”

君不悔带着怒意接腔：

“姓狄的，如今你是一脚踏在阴阳界，两手分攀生死门，还喳喝个什么劲？真要惹翻了我，一刀剁下你的脑袋当球踢！”

深深吸了口气，狄元阴着声道：

“此际老子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算你狠，我这就收口不与她吵！”

君不悔道：

“还不快去把二小姐身上的禁制解除？”

狄元倒也干脆，从腰间掏出钥匙，爬上炕去替管瑶仙启开铁环的锁口——管瑶仙在狄元动作的过程中一直扭闪缩让，生怕被对方的手指触碰着，好像姓狄的身上染有杨梅大疮，沾上一下便一辈子洗不净了。

君不悔已把窗户启开，等管瑶仙跳下炕来，这才冲着直眼发怔的狄元道：

“狄二爷，请你帮个忙，要嚷要叫也等我们走远一点再开始。”

管瑶仙却是头也不回，只低促的向君不悔说了一声“走”，人已越窗而出；仿佛多往后面看一眼，便更会为她带来不能言的污秽感……

天亮了。

雪覆的大地上起着雾包，白茫茫的烟霭浮沉在山限林隙，也飘荡于原野荒畴，当人们哈一口气、便将那蒙蒙的雾色挂上眉梢鬓角……

四处都是一片迷蒙的混沌，看不到人家，闻不得鸡犬鸣吠之声，这一阵发力狂奔下来，君不悔与管瑶仙甚至不知来到了什么地方。

经过再三寻觅，君不悔总算找着一座小小的土地庙，庙前一棵半枯的白杨树，庙后一堆乱葬岗，真个是处人鬼杂居、阴阳交界的所在。

这座土地庙的确是小，巴掌大的方圆，还隔着一道神坛，坛后供着土地公、土地奶奶的泥塑神像，庙里的香火平素似乎不错，金钱银纸的烟薰，把这个地方神抵的一双老脸都乌抹得看不清晰了。

管瑶仙的大红斗篷丢弃在“无影四狐”那幢石屋里，只穿了一身袄裤奔命，这身袄裤还叫狄元撕裂了好几处，洞隙通风，人在情急狠跑的辰光不觉得冷，这一停下来，寒气就侵肌透骨，冻得心里发慌啦。

君不悔进入庙里之后，赶紧取下自己颈间的围脖，当做掸子在地下匆匆拂掸雪尘，未了又把围脖摺叠起来铺平，意思是权充坐垫，他搓着手打了声哈哈：

“好歹算找着这么一处暂可挡寒避风的所在；二小姐，你先请坐，我再看看能不能弄点柴火来引着，也好驱驱这片寒冷……”

管瑶仙双臂抱肩，冻得脸色发青，嘴唇泛紫，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牙齿不使磕颤，还想扮出一抹笑容回答君不悔的好意，却因面颊肌肉僵硬，算是白搭了。

怔怔的望着这位二姑奶奶，君不悔呐呐的道：

“二小姐，你是不是觉得……很冷？”

管瑶仙无可奈何的点点头，扁着唇道：

“是有点寒意……”

搔搔头，君不悔想到如果现在出去找些火，能否找着适宜引火的干燥木柴且不去说，就算找着了再拖回来引燃，也要一段时间，这一阵延宕，只怕管瑶仙就待冻僵了，如今仅有一个应急办法，便是脱下自己的外袍给管瑶仙穿上御寒，然则双方身份悬殊，管二小姐的脾气又来得个娇盛，这一番好心若叫人家当成了驴肝肺，可就大大不上算了；他迟疑不定的欲言又止，模样间便不免有着三分窘迫。管瑶仙亦有颖悟，她打着哆嗦道：

“你在想什么？可是有话要对我说？”

君不悔干咳一声，壮起胆子，却仍免不了带着腼腆之负：

“二小姐，假如你实在冷得熬不住，我……呃，我身上这件袍子你先拿去披上，也好驱驱寒意，当然，我是说你要不嫌弃我是个下人以及这件袍子太脏的话……”

终于在僵冻的脸庞上绽出一丝笑意，管瑶仙动容的道：

“谢谢你，君不悔，但你也会冷……”

君不悔忙道：

“不要紧，我身底子厚实，抗得了这点寒冷，二小姐总是姑娘家，比不得一般男人壮健，尤其是我，冰天雪地里干活惯了，皮厚肉粗，自来便耐得冻……”

管瑶仙毫不犹豫的伸出手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君不悔，袍子给我，说真的，我冷坏了！”

君不悔迅速脱下他那件陈旧却相当暖厚的棉袍，帮着管瑶仙披在身上，管瑶仙身段窈窕纤长，披上这件又宽又大的袍子，不啻裹着一张小型棉被，袍子内仍残留着君不悔的体温，暖暖的，熨熨的，更透着一股男人特有的汗酸气息，这股气息沁入管瑶仙的嗅觉，不知怎的，她非但不感到腌酥憎厌，竟反有一种微醉般的晕眩微荡……

瞧着管瑶仙舒恬宽怕的神情，君不悔就更不觉得冷了。他挺起胸膛，竖立脖颈，颇有一副风雪不能屈的气概。

“二小姐，你看，我可不是抗得住么？待会再出力背上几捆柴火，就益发热腾腾的能冒汗啦；二小姐，你现在是否比较暖和了点？”

管瑶仙扯紧棉袍的襟口，一股温热由肌肤透到心田，她不再颤抖，不再寒栗，脸上的笑容亦显得那么真挚坦率，没有丝毫矜持做作：

“君不悔，我不知该如何向你表达我的谢意，更不知该如何向你言明我的愧疚，以你这样一位拔尖的高手，却屈隐在我们这家不成气候的镖局里，忍辱受气全不计较，更在紧要关头出力卖命，慨施助援，要不是你，我若非死在自己手中，也必然难逃这冰雪封天的大限……”

摆手阻止君不悔出言，她又继续说下去：

“你明白，君不悔，人都有一死，逼到头上，亦不由得贪生畏死，真到了那一步，我也豁得出去，但我却不甘含冤受屈的死，不清不白的死；一个姑娘家，在承受玷污之后带着那样一条肮脏身子，便是到了黄泉，又有何面目对先祖列宗于地下？君不悔，你不仅救了我的命，更保全我的名节，我……我……”

双目中泪光隐隐，语声硬咽，管瑶仙有些说不下去了，我这的真情真性，这样的掏心掏肺，倾诉的对象却是一个从起始便屈居杂役的君不悔；君不悔不禁受宠若惊之下兴起无尽的各般感触——人际关系风谲云诡，变化无穷，某一桩难以逆料的遇合，却是人与人之间处势迁异的因素，而谁又能预测自己命运的起伏、未来的否泰呢？

管瑶仙摔了摔头，将垂落额前的一络秀发拢口耳边含着泪笑道：

“君不悔，你不会在心里讥嘲我吧？”

君不悔呐呐的道：

“在心里讥嘲你？我为什么要在心里讥嘲你？”

管瑶仙脸儿微赧，羞涩的道：

“我是说——你会不会笑我这么不知自制，不懂隐讳，甚至有些失常失态，把想到的事情都毫无保留的说出来？”

君不悔陪笑道：

“二小姐，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人嘛，原该这样，心中有事便说出来，憋着闷着反而形同结郁；一般姑娘家如果要吐露什么委屈或感受，大

多都会情绪比较激动难以抑制，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不算失常失态……”

管瑶仙反应十分尖锐，自己也不知道怎会突的冒出这句话来：

“有很多女孩子向你倾诉过委屈？”

呆了呆，君不悔面红耳赤的道：

“二小姐说笑了，像我这么块料，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一肩明月，两袖清风，说钱财没有钱财，讲人才没有人才，别提女孩子会向我吐露心事，只怕连答理都不愿答理我，呃，我是曾经看到过，那可是大姑娘对别人，不是冲着我。”

管瑶仙不以为然的道：

“君不悔，你不须妄自菲薄，基业是人创的，财富也是人挣的，你有一身好本事，一颗任侠尚义的心，这就足够了，加上你的青春，你的强健体魄，还怕没有发迹的一天？”

耸耸肩，君不悔苦笑道：

“本事不能用来抢、用来偷，大不了自卫助人而已，又从何发迹起？”

凝目注视君不悔，管瑶仙徐徐的道：

“有一身好功夫，即是在江湖上飞黄腾达的本钱，君不悔，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让我来帮你策划筹谋。包你出人头地，名利双收！”

嘿嘿笑了，君不悔微现赧然：

“我恐怕不成，二小姐，我不是材料……”

管瑶仙平静的道：

“你没有去尝试，怎知不是材料？从你单独犯险前往‘老君山’救我的举止，胆识同决心的表现就是不寻常人物，君不悔，你相信我，我不是奉承你，高估你，你必然能以成器！”

君不悔迟疑的道：

“奇怪，我大叔也是这样说……”

眉梢子轻扬，管瑶仙问：

“你大叔？”

“就是吉大叔，二小姐大概不会认识他。”

对于君不悔口中的这位“大叔”，管瑶仙显得没有多大兴趣，也就不曾追问他们之间的渊源及关系，她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

“君不悔，你这一身好本领，是否从来未在人前显示过？”

君不悔迷惘的道：

“这又不是耍把戏，若没有必须，我为什么要人在人前炫耀？”

管瑶仙道：

“那么，除了你师父和你自己知道你的能耐外，别人都不晓得？”

君不悔笑道：

“现在狄元也知道了，还有那叫吴万川和洪子立的两个人也知道，不过姓吴和姓洪的即便知道也不关紧啦，我一溜送他们升了天，二小姐，杀人并不快乐，更是一桩作呕的事，然而在无可选择的情形下，却也不似想象中那样困难……”

管瑶仙凜然于色：

“不必内疚，狄青手下那一批人个个凶残无道，犯案累累，杀之决不足惜，想想他们平日酷虐善良，荼毒生灵的暴行，亦正该以杀制止，君不悔，这是做好事！”

说到这里，她又换了一种温柔的眼光瞧着君不悔，接上先前的话题：

“我方才问你曾否炫技人前，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奇怪，以你的才能，尽有机会谋栖高枝，为什么却自甘委身于杂役的工作？如今我算明白了，别人不知道你的本事，你又不曾执意显示，当然便若石蕴璞玉，沙砾含金，未经琢磨，就难见光辉；君不悔，由此亦证明你的本份笃实，不平凡中益增不凡……”

君不悔在管瑶仙的一再赞赏下，竟不知该如何回答才算贴切，他傻呵呵的咧嘴笑着，又似忽然记起什么事来，赶紧道：

“二小姐，我得出去找柴火了，这座土地庙后头是一片乱葬岗，万一找不着合适引火的木材，便劈棺材板来烧，你不会介意吧？”

管瑶仙叹了口气：

“随你吧，处在眼前的环境里，哪还有这么些挑拣。”君不悔走向庙门，举目望去，外面仍是白茫茫的雾气在飘浮着，浮浮荡荡似乎比先时更要浓密了，这种鬼天气，只怕找块棺材板都不容易。

于是，一阵急骤宛若擂鼓般的马蹄声便在此刻隐隐传来，蹄声传扬的距离初入耳时还相当遥远，而仅是凝神聆听的须臾，却以惊人速度往这边移近！

君不悔怔怔的瞅着这一片雾氲，心中暗暗祷告骑在马上主儿可不要又是些瘟神，但没来由的竟兴起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好像从蹄声的狂乱中含蕴着什么不祥的征兆。

管瑶仙也听到了声音，她来在君不悔背后，默默注意响动游移的方位只是片刻，她已低沉的道：

“冲着这边来了，君不悔，你听出骑马的乃是两拨人？像是一拨在前奔，一拨在后追，两边都在拼命死跑，看样子又似一桩麻烦！”

咽着唾沫，君不悔道：

“我也觉得不大对劲，二小姐，我们是否应该不惹麻烦？”

郁郁的一笑，管瑶仙道：

“我们麻烦已经够多了，而今尚在麻烦之中，我们当然不惹麻烦，君不悔，先不要出去找柴火，进庙里来躲一躲再说。”

君不悔点着头退回庙门，一边感咱的道：

“对于残破的寺庙，我似乎特别有缘，以前住的是山神庙，现在又避风寒于土地庙，都是些破庙，却不知遇合有什么不同……”

管瑶仙轻轻的道：

“待过些时，我倒要你好好把这段往事说给我听。”

不等君不悔口答，业已来在左近的马蹄声突然加速逼临，那种亢烈狂急的敲地声响，几乎连这座小小的土地庙都受到震动，雾气弥漫中，两匹惕黄毛色的健马破氲而出，带掀起滚滚烟霭，仿佛这两匹马儿是自空飞落！

当然，马儿并非自空飞落，马背上的两个骑士却从鞍上扑了下来，差不多是连跌加爬的双双一头撞进了土地庙！

君不悔本能的一把将管瑶仙扯到身后，自己拦遮于前，在这片巴掌大小的破庙里，除了面对面的开诚相见，实也没有个躲藏之处！

这两个不速之客，混身上下血迹斑斑，两张人脸上更充满了惊惶焦惧的神色，他们冲进庙来，原意似是想找个可能藏身的所在，猛一下和君不悔及管瑶仙照面对瞧，倒将这二位懂得晕天黑地的仁兄吓得“嗷”声怪叫起来！

君不悔颇为镇定，他沉着的喝问：

“二位是什么人？贸然闯入此间意欲何为？”

两人中那肥头大耳的一个抹了把额门上淋漓的血渍，气急败坏的道：

“现在不是回答你问题的时候，老弟，且先帮帮忙找个地方容我哥俩躲一躲，只等逃过这一劫，我们连祖宗十八代的家谱都背予你听！”

另一位顶了张狭长的黑脸膛，却是此刻现着青白，他眼珠子四溜快转，慌张的道：

“我的老天爷，自远处雾蒙蒙的打眼一看，这里是座有顶有帘的屋宇，孰不知实际上却只有这点大小，老古，此地别说藏不住你我两个大活人，恐怕躲只耗子也能被搜出来！”

大冷的天，叫老古的胖子却是一身透底的汗水，他三脚两步奔到神坛之前，探头一望那仅得盈尺空间，高才六寸的坛隔，急得直跺脚：

“完了完了，可不是没有个躲藏之处？你我哥俩要能化身成土地爷土地奶奶的泥塑神像，尚有个万一之望，否则怕是在劫难逃了哇……”

君不悔一听对方在情急之下居然连这种迹近疯癫的话都出了口，险些儿就失声笑了出来，但他也明白眼前决不是该笑的辰光，只有一再用力吸气，拼命忍住。

不知什么时候，后追的那阵马蹄声已经消失，空气中浮荡着一片僵冷，一片空茫的寂静，好像追兵突兀幻散，一千索命者卷飘向天边去了。

黑脸仁兄机伶了一下，惴惴不安的道：

“听，没有动静了，老古，可能他们中了计，冲着咱们两乘空鞍坐骑撵下去啦！”

胖子唇角抽搐着，苦涩的道：

“但愿神佛保佑，叫那些杀千刀的吃浓雾遮眼迷心，一直朝下白撵，最好通通撵到南天门，撵到九幽地府，撵到他们祖坟里去！”

君不悔又想笑，却又再竭力忍住，管瑶仙摇了摇头，轻叹一声，形态中隐现忧惧，她仿若不大相信这两人会在危机已发之际忽然转运。

那黑脸仁兄悄声道：

“老古，要不要出去探一探？也好确定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接着他的话尾，庙门外飘忽的雾氤里，已蓦地响起一个声音，一个粗厉又狠酷的声音，声音宛如是从地心间爆裂出来，带着熔浆般的火毒：

“古文全，颜灏，你们这两头丧家之犬自认为已经脱险逃生啦？却是想得挺美，好叫你们明白，十三人狼的阵势早已圈死这片破土地庙，端着瓮中捉鳖，吮血吃肉！”

第八章：人性贪婪人心险

那叫古文全的胖子闻声之下，不由猛的打了个哆嗦，刹时连面孔上的五官都走了样；他一个箭步掩到庙门左侧，憋着喉咙似在呻吟：

“这些天杀的毒狼，他们竟不曾中计！颜灏，如果真叫他们圈住，我哥俩就注定没得活了，你倒想个救命的法子出来啊……”

黑瘦的颜灏忽然凄凄惨惨的笑了，笑得和哭一样。

“老古，十三人狼，阴魂不散，纠缠我兄弟已有四个多月，这一遭终吃

他们盯牢圈稳，我们除了认命，也只有认命了……四个月前，我就劝你不要动这黑吃黑的脑筋，你偏他娘的不信邪，如今可好，到口的肥肉未及尝鲜，眼看着便要到了阎老二那里应卯，你说叫不叫冤哪？”

一跺脚，古文全又急又气又恼的道：

“事情业已到了这步田地，好比生米成了熟饭，做已做了，还提这些驴话干鸟？我要你想个求生逃命的法子，可不是叫你表冤诉屈，颜灏，你早就趟了这湾混水，即便我由得你拔腿，那干毒狼也断断放不过你！”

又是愁惨的一笑，颜灏几乎落下泪来：

“我知道他们饶不过我，老古，所以我才自甘认命，你想想，在这冰天雪地里，又被他们堵死于这片破庙四周，除非你我能以土遁或化做一溜清烟散去，又到哪里去寻思脱险之策？老古，这是前世的冤孽，老天注定的下场，我们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脱，且等着束手就戮吧！”

古文全气得浑身发抖，自己偏又更无计出，只剩不停的咒骂：

“没出息的东西，直他娘的，一堆鼻涕，你打谱求死，恐怕人家还有活罪你受；那三万三千两银子，你分得一万六千五百两，并未少拿一文，到如今却要这等孬种，把我姓古的锐气也一遭挫煞了！”

外面雾气迷蒙中，那狠酷的声音又传了进来：

“古文全，颜灏，你们听着，限你两个在半炷香的时刻内滚出来俯首受缚，稍一逾时，便休怪我十三人狼照面之下先取你二人一臂一腿！”

重重朝地下吐了口唾沫，古文全低声骂道：

“操他娘的还称不上狼，怎不照面之下要我们的人头？”

颜灏的声调带着硬塞：

“人头放在后面砍，老古，三万三千两银子不先逼我们吐出来，十三人狼怎舍得要我们死？”

呆了一下，古文全咬牙切齿的道：

“他们是做梦，老子恁情豁上这颗脑袋，一文也不吐！”

颜灏沮丧的道：

“吐不吐全是一个结局——横竖都保不住这条命了。

沉寂了好久的君不悔，把管瑶仙拉到一边，悄声道：

“二小姐，看这两个人的模样怪可怜的，你说我们该不该插手帮他们一帮？”

叹子口气，管瑶仙道：

“外面那自称做十三人狼的一伙人，是什么来历出身我并不清楚，但光看他们的声势气焰，就可断定决不是好路数，我们有没有能力吓阻这些人到在其次，主要是找这个麻烦上不上算？你刚才不是说过，我们不该多惹麻烦吗？”

君不悔略显扭妮的道：

“说是这样说过，可是一瞧他们这副吊颈之前的熊样子，不觉心就软了，二小姐，武林中人，讲究的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么？”

管瑶仙轻轻的道：

“老实讲，咱们见着的这档子事，是否为不平之事尚未敢言，这两个家伙看上去眼斜不正，我估量亦不是什么善类，你没听他们在彼此埋怨，口口声声净提些黑吃黑的名堂？”

君不悔谨慎的道：

“二小姐的意思是？”

哼了哼，管瑶仙道：

“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君不悔，我们自己的问题犹未解决，哪有功夫去搭理这些闲事？任由他们彼此了断吧！”

君不悔只有颌首道：

“既是二小姐交待，我不管就是，如此一来，他二位怕就惨啦……”

管瑶仙淡淡的道：

“那是他们的难处，不值得我们去烦恼，君不悔！记住一句话——是非只为强出头！”

君不悔正在回味着管瑶仙的语意，另一头，那颜灏已走到庙门口，扯开嗓子像嚎丧似的嚎将起来：

“乔少坤，你们用不着步步紧逼，横施威吓，我兄弟认栽了便是，外头雾蒙蒙的一片混沌，没有庙堂里清亮，你们要拿人就进来，我兄弟端着套枷带镣了……”

管瑶仙唇角一撇，鄙陋的吐出三个无声字音：

“没骨气。”

君不悔有点不以为然，却忍着没有吭声，他在想，天下之大，有几个真正不怕死的慷慨悲歌之士，从容赴难的好汉？事情不临在自己头上，感受当然迥异，阴阳一线间，那即将踏跨的人，又叫他怎生潇洒得起来？

这时，古文全却正激动的指责他的搭档：

“颜灏，打什么光景开始，你已能够代我发言作主啦？你他娘不中用，欠出息，一身软骨头，竟硬拖着替我垫背，让我也落个窝囊臭名？你要投降是你的事，我却没有这么容易顺服！”

颜灏腔调沙哑，恍恍惚惚的道：

“老古，难道你还看不出，我们是再也没有指望了？早点服输尚能少吃点苦头，一等人家扑进来，马上就得丢臂缺腿，血光盈堂，那种罪我受不起，‘十三人狼’又是说得出口做得到的一干狼货啊……”

古文全犹自嘴硬：

“老子就是咽不下这口乌气，任那十三匹泼狼再是凶悍，老子也要同他们拼，拼得一个够本，拼得一双有赚，姓古的可是有骨节的人……”

颜灏幽幽一叹：

“你自己吃几碗干饭应该肚里有数，老古，你拿什么去同人家拼？只在个把时辰之前，咱们被‘十三人狼’，堵住那条干河沙床上，人家仅出来一个齐钧，一个邵大峰，就将你我兄弟二人打了个头破血流，满地找牙；姓齐与姓邵的还是十三人狼中排大尾巴末的两员角色……老古，你就死了心吧！”

古文全声声冷笑，却是笑得颇为软弱：

“依你的说法，现在只剩下伸长脖子挨刀的一条路了？”

颜灏形容十分苍凉的道：

“然则还有第二条路不成？”

两条人影便在这一刹间像两团被风刮起的飞云般卷了进来一两个人全是一色一式的白袍子外加白熊皮坎肩、白熊皮护耳软毛帽，这一身的白混在雪雾里，还真叫人难以分辨，这两位甫一进门，一只缀满闪闪钢锥的狼牙棒，一柄寒芒隐泛的三尖两刃刀已经顶着古文全与颜灏，动作是又快又利落！

紧接着他们屁股，又有两个相同穿着打扮的朋友暴掠而入，两个人使

的是一般家伙，俱为又沉又利的鱼鳞紫金刀，本来他们在进庙之后，原也是打算用刀逼住古、颜二人的，刀尖才转，却赫然发现庙堂里还另多出一男一女，而这一男一女又完全不在他们计算之中，二位仁兄顿时便愕在当场！

抢先人来的那两位，此际亦已察觉情势有异，那手握狼牙棒的青脸汉子不由狠笑一声，口鼻间直喷着白气：

“我道古文全和颜灏哪来的胆子，居然还敢同我们对待了这一阵，原来两个杂碎是找着帮手啦，看模样尚挺强的哩！”

鱼鳞紫金刀倒贴臂时，这位大胡子突目瞪眼的咆哮：

“站过来，通通排在一起，爷们没这么多闲功夫，个个监守！”

君不悔愣了愣，期期艾艾的用右手拇指头点了点自己：

“老哥是在叫我？”

大胡子不耐烦的呛喝：

“你们两个，除了你还有你身边那个雌儿，你们过来和古文全颜灏站在一堆，别他奶奶想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出歪点子！”

君不悔赶忙分辩：

“这位老哥，恐怕你是弄错了，我与我们……呃，我们家小姐是躲到这片小庙里避风雪来的，与这姓古的姓颜的根本不相识，我们先来，他二位后到，如此而已，连话都还没讲上三句，老哥你怎作兴把我们同他二人当成一伙？”

大胡子满面狐疑的瞪着君不悔，目光扫过管瑶仙脸上，又停留在古文全、颜灏那两张走了原样的盘儿间：

“说实话，这一男一女是你们的什么人？党羽、帮手，还是同伙？”

颜灏刚要开口，古文全已塌下肩腰，居然还扮出一副谄笑：

“郭品三郭六哥，先时辰光仓促，没来得及向六哥你请安，这一打转却又碰上头啦；回六哥的话，我兄弟有什么事瞒得住你的法眼？呵呵，你怎么猜测，就是怎么个对，你说他们是什么人，便算是什么人吧！”

听得这一番回答，君不悔、管瑶仙两个是大出意外，相顾惊怒，那颜灏也是满头雾水，不明白古文全在弄什么玄虚，大胡子郭品三不禁冷笑连连，厉烈的叱叫：

“果然不出我所料，是一窝子货，却犹在那里故作姿态，矫言伪饰，他奶奶竟想瞒混于我？滚过来，一个一个给我靠墙站好，等候我们当家的发落！”

君不悔又急又气的叫了起来：

“老哥，老哥，你且听我说，我们的确不认识这两个人，今日以前，从未见过，他为什么要胡扯这一番暧昧之言，我们虽不清楚，但此人存心不正却毫无疑问，老哥你要明查审断，千万别上了他的圈套……”

暴笑如雷，郭品三浓眉斜竖，唇翻獠牙：

“住口，不知死活的东西，尚敢强词狡辩？我郭老六目光如炬，洞察秋毫，什么邪魔鬼祟、奸计诡谋骗得过我？你这点幼稚把戏更是不值一晒，快给我靠墙站好，六爷没那多精神与你穷耗！”

悄悄扯了扯君不悔衣角，管瑶仙使了个眼色，两个人磨磨蹭蹭的走了过去，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与古文全、颜灏靠拢成一排。

自鼻孔中哼了一声，郭品三提高嗓门：

“裴锦，请当家的来，就说一千贼虏已就范，单候着当家的审问处置！”

那使三尖两刃刀的仁兄回应着转身离去，郭品三扬脸挺颈，踌躇自得的开始踱起方步来，形态问真当是吃稳赢定了。

君不悔憋了一肚皮膈气，直拿眼狠瞪古文全，这算他娘的哪一门子呢？三竿子捞不着，八鞭子打不着的事，糊里糊涂就沾上身来，如今更变成了“贼虏”，他姓君的可是偷谁抢谁啦？这“贼虏”两个字，再怎么按也不该按到他头上啊！

古文全装做不曾看到君不悔的怒色，僵着一张血斑斑的胖脸半声不吭，天知道他那脑袋瓜里又在转着什么鬼花样？

于是，一声沉咳响自庙外，好魁梧的一条汉子大步走了进来；这汉子生就一副虎背熊腰的身架，国字面膛上毫无表情，只是右边的颊肉在习惯性的隐隐痒动，每一痒动之下，牵扯到他的右眼泡囊，也跟着不停的抽跳。

一见这大汉步入，郭品三赶紧迎上，边笑荷荷的道：

“当家的，这一次我们是连头带尾捞个满网，除了古文全与颜灏两个罪魁祸首，外加他一双同党，都叫我们逮住啦！”

微微点头，大汉首先打量着管瑶仙，一开口，仍带着那种凶狠味道：

“怎么还有个女的？”

郭品三摊手：

“这年头，哪一行哪一道没有女的沾边？古文全和颜灏两个鬼头蛤蟆向来心思坏，点子多，便弄个阴阳同体的怪物来当帮手亦不足奇！”

“嗯”了一声，大汉转目瞧向古文全，声音跟着严酷起来：

“古胖子，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

古文全努力勾动唇角，以期看上去他是在陪着笑脸：“乔大当家，承蒙大当家的垂问，我就只有几句话回禀——我该死，我混帐，我不是人；我不该财迷心窍，见利忘义，亏负了大当家的一番栽培，若大当家的生气……”

君不悔几乎是目瞪口呆的望着古文全、模样宛如在看一个从未见过的妖魔鬼怪——老天爷，这就是那个不久前尚在嚷着豁死拼命，自诩硬骨头的仁兄？我的亲娘，怎么才一霎眼的功夫竟变成了这么一个如假包换的孬货？人说口是心非，心口不一，世上居然真有这等不要脸的角儿！

问话的大汉，即是“十三人狼”的瓢把子“吊筋人狼”乔少坤。他冷冷的盯着古文全，除了右颊的肌肉不住抖动之外，未显任何反应：

“那九颗黑珍珠，是费了我们兄弟伙多少心血，出了多少力气才弄到手的稀世宝贝，由于我们欠缺这方面的销货路子，才委托你二位代为转卖，当时许了你们一成的好处——只是转一次手，便可分得数千两银子利润，这等的好事到哪里去找？我们兄弟对二位也不算苛刻吧？”

古文全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一叠声道：

“不算苛刻，不只不算苛刻，大当家的待我二人简直太优厚，太大方了，这全是大当家的心性慷慨，为人豪迈。

乔少坤突然“呸”了一声，手指如戟，险些点上古文全肥大的鼻端：

“可恨你们这两个无仁无义的狗才，竟然贪心至此，黑下心肝将我们辛苦得来的珍宝独吃独吞，席卷潜逃！古文全，你们把我十三人狼当成了哪一等的瘟生、看做哪一类的肉头？就这么随你们欺骗？我操你的血亲，便真个群狼吃肉吧，也还留下一堆残骨，你两个却连汤带面一起下，骨头不留之外一股余香亦不叫我兄弟闻上一闻，你这一双不是人揍的东西，简直比那群狼犹要狠上十分！”

郭品三扬手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得古文全一个踉跄，他顺势又给了颜灏一脚，嘴里不停大骂：

“不提起来尚忍得住，这一提起，我郭老六恨不能生啖了你这一对活杂碎，他奶奶吃到我们哥儿头上来了？面子里子全成了你们的，这一大伙人忙了一大阵，却变成替你两个出力啦！”

捂着紫红肿胀的面孔，古文全苦着脸道：

“我知错了，郭六哥，我早就失悔啦，我原不该存起这样的贪念，留下如此的继漏，郭六哥，我给你叩头，给你赔罪……”

郭品三气哼哼的吼叫着：

“闭上你那张臭嘴，奶奶个熊，把我兄弟们耍得团团转，叫我们丢尽了颜面，憋足了闷气，只这几句话就想完事？古文全，你未免过于天真，也将我‘十三人狼’看得太容易打发了！”

古文全吞咽着口中的血水，边打恭作揖的道：

“我不敢，郭六哥，我决不敢这么盘算，我既然有错在先，开罪了各位，自得有个法子向各位弥补，端求各位高抬贵手，已是感恩不尽……”

郭品三望着他们头儿——如今算是接近问题的焦点啦，乔少坤板着面孔，不徐不缓的道：

“这才像几句人说的话，古文全，你且将你弥补的法子讲出来，我们合计合计看能否接受。”

又吞了一大口血水，古文全嗫嚅的道：

“首先，大当家的，我分得的那一万六千五百两银子双手奉还，颜灏的那一份，我也会说服他全数吐出，涓滴不存。”

一直默不出声的颜灏顿时心火上升，他怒视古文全道：

“用不着你丑表功，我分到的这票银子自会全倒出来，你管你的事就行，我的问题无须你操心！”

古文全故意摇头叹息，一派委屈模样：

“好人难做啊，便老伴当一朝到了紧要关头，也只顾得自己啦……”

乔少坤骤而阴沉沉的笑了，笑得古文全后颈窝的汗毛直竖，背脊泛凉，但闻这位“十三人狼”的瓢把子出声道：

“那九颗黑珍珠，粒粒圆润细致，毫无瑕疵，黑得晶莹，黑得透亮，乃是举世罕见的精品，古文全，照你的算法，才卖了三万三千两银子？”

这一下，古文全的表情才真个惊慌了，他急切的解释着：

“大当家，乔大当家，照说那九颗珠子品质极佳极纯，是不止三万多银子，但却要正卖正买才行，若是销赃的黑路货，如何能按市面上的价钱出手？这还是我，换了别人，只怕连三万多银子也卖不到，大当家是内行，是明白人，务祈察鉴，我绝对没有欺瞒大当家！”

乔少坤慢慢的从齿缝里把声音逼出来，透几分待要吃人的味道：

“珠于是我们的，古文全，所以要照我们认可的价钱出卖，你说的价码，我们不同意，你听懂了么？我们不同意！”

古文全鼓肿着腮帮子，可怜兮兮的道：

“但是，大当家，但是当初说好了交由我权宜处置，只要我认为价码合适，便可出让，大当家，那时可不是这么敲定的么？”

乔少坤无动于衷的道：

“不错，是这么敲定的，但同时也说好你得按期按数将珠子的钱款交给

我们，并没有连本带利让你独吞的这一条，对是不对？”

古文全噎含混的道：

“这个……呃，是没有，没有这一条……”

微微扬起面孔，乔少坤接着道：

“你们不遵守双方约定，横起贪念，我们在珠子的价值上就只有维持我们盘估的原则——古文全，我们认为这九颗珠子的价钱，应该比你出手价钱要高得多！”

古文全呐呐的道：

“那……大当家以为该卖多少钱才叫合适？”

伸出一只巴掌，乔少坤干脆的道：

“折之再折吧，五万银子是少不了的，你说这是不是相当公道？”

就算老天爷给古文全做胆，此时此刻他也不敢说不公道；一个劲的点着头，他笑中透着哭腔：

“公道，公道，大当家出的价码真是再公道也没有了，谁要说这个价码不公道，谁就是睁眼瞎子外加混帐王八蛋……”

一侧，郭品三暴叱道：

“既然公道，你先把五万银子交出来，接着再定规其余的事！”

古文全急忙指着颜灏道：

“郭六哥，钱是我和颜灏对分的，我这二万五千两不会少奉一文，他的那一份，却要他自己负责拿出来……”

黑脸立刻泛了青，颜灏愤怒的叫道：

“天打雷劈的古文全，你你你竟也当众含血喷人？我连头带尾只分了一万六千两银子，却从哪里再多加这九千两？”

古文全哀哀切切的放低了声音：

“颜灏，我们是老伴当，相信我，这也是为你好，谁叫我们做错了事来？犯了过失，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们一人多掏九千多银子，说不定还能少受活罪，保个全尸，否则，一朝人家开始将我兄弟凌迟碎剐起来，任你呼天抢地，情愿再凑几个九千两都来不及啦……”

颜灏悲恐绝望的跺着脚，哽哽咽咽的呻吟：

“都是你害了我，老古，都是你害了我；你不听我的劝，又愣把我拉下水，这下可好，不但舍了财，性命也眼看着赔将进去……”

断喝一声，郭品三形似怒张飞：

“住嘴，你两个当这是什么地方，又在什等人面前？居然哭啼吵闹不休，真正大胆放肆，若再不知收敛自制，看我不割下你们两只舌头喂狗！”

乔少坤阴恻恻的开口道：

“怎么样，你们难兄难弟商量好了么？”

古文全强笑道：

“就照大当家的价钱，我和颜灏每个人自掏腰包，多赔上一万七八千两银子罢了。”

乔少坤冷硬的道：

“我们不领情，古文全，因为这笔银子并不算你们赔出来的，而是‘十三人狼，原本应得的利益！’

细小的喉结在古文全粗短的颈节颤动，他只有应承着：

“是，是，大当家不用领情，半点也不用领情……”

那郭品又大喝道：

“钱呢？现在就给你家列祖列宗们拿出来！”

古文全哭丧着面孔道：

“郭六哥，我与颜灏这趟出门，是另有要事待办，身上几十两散碎银子是有的，却如何会携带着大笔钱财？所以必须等到——”

挥起一掌，郭品三又将古文全打了个四仰八叉，满嘴溅血，他凶神恶煞般嚎叫：

“你这个该死的猪猡，事情到了这地步，犹敢拖拉推搪、胡言狡赖？我告诉你，银子若不立即交出，眼下就先片你两斤人肉！”

古文全赖在地下，果真杀猪似的干嚎起来：

“大当家，你得替我作主说句话啊。我要是有意拖赖，便叫我五马分尸，挫骨扬灰，叫我变鬼也变个孤魂野鬼，大当家，我发誓没有谎骗各位……”

一幕一场的把戏，君不悔都静静观赏在眼里，他要等着看、最后到底是个什么结局，浑然忘我之间，他恍若不知自己与管瑶仙也是局中人了。

第九章：尔虞我诈幻似真

这时，乔少坤才摆了摆手，慢条斯理的道：

“品三，便暂且放他一马，莫再打了，这老小子说的话多少亦有几分道理，我谅他也不敢担着脑袋哄骗我们，你瞧瞧他那副德性，像有这个种？”

不等郭品三有所表示，古文全已一骨碌爬将起来，又是打恭，又是作揖，还带着胖脸上斑斑未干的涕涎：

“当家的菩萨心肠，当家的果真是明镜高悬，体察入微啊，我哥俩身上虽说不曾携得有现成银两庄票，却决计少不了列位的分毫，只待列位随我到了地头，便可如数敬奉。”

乔少坤寒着面孔道：

“别扯些闲淡，你们到底把钱财隐藏在何处？”

古文全哈着腰道：

“大当家，我只晓得个人的藏钱所在，至于颜灏那一份，却必须问他本人才知道……”

身子抖了抖，颜灏凄凄惶惶的道：

“不劳你们过问，我自己说了便是，我的钱，全放在家里寝居间床头边上那只红木矮几的第二层夹层内……”

乔少坤满意的“嗯”了一声，两眼直盯着古文全，道：

“那么，你的钱呢？你的钱又藏在什么地方？”

古文全忽然目映泪光，长长叹息一声，缓缓把脸盘转朝向君不悔，模样中含着无限的痛苦与委屈，连声音也透着如此的伤感：

“不悔，你也跟随我这么些年了，这趟生意所得，原说好买上几顷良田，顶下两家铺面，就此安安稳稳过那太平日子，你顺便亦可娶房妻室传宗接代，我主仆二人后半辈子都不用操心了，无奈人算不如天算，偏生砸了我们的希望……经过情形你全看在眼里，不是我不履行前言，乃是形势所逼，难逐心愿……”

说着说着，他仰起面孔，让那两行清泪顺颊流淌，泪水流过他血污狼

籍的脸颊，便印下两条蜿蜒淡白的痕迹——表演之逼真，神态之鲜活，几乎连君不悔都受了其沧然情怀的感染，第一个反应竟是满心凄楚。

怔愕之后的管瑶仙立时发觉情况不妙，这杀千刀的古文全岂木是有意栽赃？执意要将一口莫须有黑锅扣在君不悔的头顶？惊怒之下她用力拧了犹在懵懵懂懂的君不悔一把，同时尖声叫嚷：

“姓古的，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们根本不认识你，又岂会与你同流合污？谁跟随你这么多年？哪一个又要和你卖田置产？你完全在自说自话，意图嫁祸于人，谁宿了你，谁就是疯子！”

古文全又是一声浩叹，神色沉痛的道：

“二姑娘，你不必怀恨在心，专挑这个节骨眼上报复于我，不错，是我阻止不悔与你交往，也是我反对这头婚事，但你却怎生能以怨我怪我？你不想想，你们凤城吕家乃是书香传世，又独竖武帜，地方上名门大户，你自小娇生惯养，盛气嚣张，不悔一个半调子江湖人，却如何与你搭配得起？再说你凤城吕家三代无男，生的女儿是招赘，我迄今未娶，指望的就是不悔将来能在子嗣当中继其一予我队续香烟，若是任由你二人成亲，岂不断了我与不悔的后代？二姑娘，我是情非得已，你……你就好歹宽恕了我吧！”

随口编造的故事，在古文全哀伤又幽屈的娓娓诉说下，竟和真情实境一样，尤其两边双方俱在现场，他却瞪着一双眼愣朝上套扣，这份功力，这等胆量，加上这层厚皮，不但把一个君不悔听得张口结舌，管瑶仙气得面青唇白，甚至连他的老伙计颜灏也迷迷糊糊，分不出是真是假了！

片刻的僵窒以后，管瑶仙才算定下神来，她愤恨得不住跺脚，指着古文全鼻尖的那只手都在发抖：

“真正不要脸的东西，你以为凭你一张臭嘴就能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就算你舌灿莲花，亦难以无中生有，以虚做实，古文全，你是骗子，是个老奸，是个诈术大王，只有心智不全的人才会相信你！”

古文全垂下脑袋，居然颤巍巍的踉跄了一步：

“你要骂，就尽情的骂吧，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争，什么可指望的？”

于是，乔少坤一声冷笑，恶狠狠的冲着管瑶仙道：

“姓吕的丫头，我没有发疯，更非心智不全，我知道我该相信谁，更明白事情的真假虚实，你给我乖乖安静下来、这里还没有你叫嚣的余地！”

古文全连连拱手，是替管瑶仙求情：

“启禀大当家；二姑娘出身名门大户，环境优裕，习性自也娇纵了些，务乞大当家见怪不怪，惠加矜恤体谅……”

重重一哼，乔少坤火辣的道：

“我管他什么凤城吕家，什么名门大户？在这里只得由我作主，谁也休想耍刁使蛮，一朝惹翻了我，再是娇纵的习性也能给她捏成一团！”

管瑶仙气急交融，不由激动的大叫：

“你们都是些白痴、都是些蠢材呀？这古文全明明是在唬弄你们、哄骗你们，你们竟么全当了真？我说过我二人从不认识他，以前也从未见过他，你们却为何不信？甚至我的姓名也是他瞎编的，我姓管，不姓吕，我这一辈子都没去过那叫什么凤城的地方……”

古文全深深的呼吸道，目光阴晦的瞧向君不悔：

“不悔，你可不能对不起我，帮着二姑娘在这个关头陷害我……不悔，那笔钱，唉，你叫我怎么说？又叫我怎么办？”

君不悔满头雾水的道：

“那笔钱？你是说哪一笔钱？”

古文全形色沮丧的道：

“罢了，不悔，罢了，看开一点，把那笔准备买地产的钱交出来吧，那笔钱原也是乔大当家他们的，所谓来自何处，去自何方；我又何尝不想实现我们的愿望？但此时此情，却是奢求了啊……”

蓦地一机伶，君不悔赶忙大声道：

“姓古的，你休要含血喷人，朝我头上栽赃，我不知道你为何晓得我的名字，却决没有代你隐藏哪笔钱财，你可别昧着良心阴损于我！”

古文全痛苦的叫：

“不悔，你你你……”

那郭品三暴吼一声，指着君不悔：

“奶奶个熊，头一遭是黑吃黑，这一遭是窝里反，天下的奇事全叫我们遇上了，兀那叫不悔的混帐杂碎，你竟打算连你主子加我们十三人狼一口吞？娘的个皮，老子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狠法！”

君不悔双手乱摇，结结巴巴的道：

“这位大哥，这位大哥……你你你怎能听信一面之词？我同这两个东西毫无渊源，素昧平生，又如何替他保管银钱？姓古的全是凭空捏造，一派胡言，你们可别上了他的大当！”

突然间，乔少坤道：

“姓古的叫古什么？”

君不悔未假思索的道：

“不是叫古文全么？”

一指颜灏，乔少坤又道：

“这个人的姓名呢？”

君不悔脱口道：

“颜灏呀！”

乔少坤的颊肉跳动着，双眼微微眯合：

“看你叫得多么滑溜顺口？要不是朝夕相处，有一段长久的交往，你怎么会知道他二人的姓名又称呼得如此自然？”

君不悔悻悻的道。

“我是听你们这样称呼叫这两个人，才知道他们姓什名谁，至于你说叫得如此滑溜顺口，我倒不觉得，其实只是两个名姓，吐音咬字又何须艰涩？”

乔少坤阴沉的道：

“好一张利嘴，却任你翻江搅海，亦休想瞒过我这一双招子，你当我几十年江湖白混了？竟想给我来这一套障眼法儿？”

说着调他转向古文全：

“这家伙叫什么？”

古文全表面颤栗，话可说得流畅：

“君不悔，大当家的，他叫君不悔！”

君不悔是无心人，一时不曾记起管瑶仙当着古文全与颜灏面前称呼过他数次姓名，而古文全却是有心人，早把君不悔的名字记牢了，纵然对音不对字，顺着音念总错不了；他有本领硬将管瑶仙改了吕姓，还怕顺着音念的名字出岔错？

这时，君不悔才愕然道：

“你说，姓古的，你怎知我是君不悔？”

摇头叹气，古文全面容忧戚：

“不悔，听我的劝，不管你存心如何，我总是维护着你，你这样做没有用的，人家早就看穿识透了，你再不见机，只怕苦头有得吃；算了，不悔，把我交给你买田置产的三万银子交出来吧……”

君不悔顿时跳起老高，气急败坏的吼叫着：

“放屁，你通通是在放屁，我认都不认得你，又几曾替你收藏过银子？休说三万两，你连三分三厘银子也从未交给我，你你……你是故意诬陷于我，古文全，你好黑好毒的心肝啊……”

古文全七情上面，竟凄然无语！

君不悔面朝管瑶仙，懊恼无比的接着道：

“二小姐，你看看这成什么天理、成什么世道？无来由的居然背上这么一口黑锅，说又说不明，辩又辩不清，真叫憋死人啦！”

管瑶仙这一阵却是冷静下来，她低声道：

“不用急，且看他们打算怎么办，你稳着点，我自有主意。”

乔少坤来到君不悔面前，眼角往斜里吊起：

“是你自己把银子交出来呢，还是要我们替你抖漏出来？”

君不悔退后一步，挣红了脸孔：

“乔大当家，你千万不要听信姓古的胡言乱语，他只是嘴油舌滑，戏演得好，其实没有一句真话，里里外外全在耍弄各位另带狠裁了我，的确我和他毫无干系，更不曾收他分文银钱，乔大当家，你是老江湖，可别上了他的邪当！”

乔少坤好像没有听到君不悔在说什么，他形色间透露着厌倦，声音也冷厉如刀：

“品三，看样子不宰杀个把人见见猩红不行了的了，天下有这等的道理么？连讨回自己的银子亦竟如此困难，事情，待传扬出去，便别人不笑话，也够我呕上十年……”

郭品三大声道：

“当家的说得是，我他奶奶早就不耐烦，准备拿他们其中的一个开刀啦，却不知当家的相中了哪一人？”

瞧向君不悔，乔少坤生硬的道：

“我看这小子挺合适，他嘴硬，只不知身架骨够不够硬？”

郭品三狞笑起来：

“当家的，我要一刀剁不下他的狗脑袋，便算你们家狗生养的！”

说着话，他的鱼鳞紫金刀倏然自背后翻现，金黄色的光芒流闪如波，锋利的刀口微微掣颤，端的是一副待要下手砍人头的架势。

于是，管瑶仙萧索的开了口：

“犯不着来这一套，你们不是要银子吗？给你们银子也就是了……”

郭品三大吼：

“却是拿来！”

管瑶仙的一双凤眼水盈盈的横向古文全，用极其肯定的语气道：

“好吧，姓古的，你既然坐实了我们，我们也只有认了，你挡在君不悔与我中间，愣要拆散我们的姻缘，你是起的什么念，安着什么心，以为我看

不出来？”

原来是胡诌瞎撰的情由，古文全再也料不到管瑶仙竟缕着顺了上来，而形态认真，言语塌实，活脱真有这码子事一样，他不禁大为谨慎，异常小心的道：

“此情此景之下，还提这些作什么？人家要的是银子，不是要你重表过往今来——”

管瑶仙冷冷的道：

“这就要说到那笔银子，古文全，你是在多久以前将银子交给君不悔的？你可不要忘记，银子从‘十三人狼’那儿转到你手中，至少已有四个多月了！”

搞不清楚管瑶仙是在弄什么玄虚，但古文全却知道绝对不是好意，那或者是一个圈套，或者是一个话结，却用诱导式的谈话来引他入彀，狠狠的，他暗中警告自己，万万不能中计翻船，否则就大事不妙了。

管瑶仙提高了声调：

“说话呀，古文全，你只告诉大家，这笔银子你什么时候交给君不悔的？”

咽着唾沫，古文全力持镇静的道：

“大约，呕，有三个月了吧。”

管瑶仙打蛇随棍上，神色严肃凝重：

“不错，亏你还记得你是三个月之前就把这笔银子交给他了，古文全，我早就明白你的私心，知晓你强欲破坏我与君不悔结合的恶计，所以我亦事先做了安排，那笔钱，我已从君不悔手里要了过来，替他——也是替我们购置了三百亩良亩，外加一幢合院的庄屋，现银子已用尽，如今是一文不存了！”

君不悔总算开了窍，福至心灵的跟着道：

“是呀，银子都购置了田产，哪还有剩？古老大你与我相约在此，乃是让我引你前去看田分地，怎又逼着我把银子交出来，前些日子吕姑娘代买田产的事，我也暗里知会过你啦……”

大脑袋上冒出冷汗，古文全胖脸透赤，蹦跳如雷：

“住口！你两个在混扯些什么？哪一个叫你买田置产，哪一个又要同你们分田分地？一派狂言虚语，简直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乔少坤目睹此情，更不禁又怒又恼又满心疑惑，他重重一哼，厉烈的道：

“你们两边是在搞什么鬼；一会是银子，一会是田产，一会又变化庄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看你们通通不想活了！”

管瑶仙平静的道：

“意思很简单，乔大当家，就是说现银子没有了，现银换成了三百亩田，一幢庄舍。”

君不悔又笑嘻嘻的接道：

“银子是古老大亲手交给我的，嘱咐我去购田置产，他原意是不叫吕家姑娘知道这桩事，但偏生吕家姑娘晓得了，硬要我把钱交给她去支配，但也没有买别的，仍然是买的田产，唯一的差别是田产都过继在吕家姑娘名下，我曾悄悄把这情形向古老大私下禀报，所以他一头脑火，今番约了我来，就待逼迫我将田地房契转还给他……”

两眼瞪得宛似喷火，乔少坤咆哮着：

“这都是实情？”

君不悔信口开河，却像入了门，上了道，回答得十分流利：

“句句不假，古老大眼下对当家的难以交待，又舍不得把田产让出，这才嫁祸于我，吕家姑娘是看不过去了，干脆全盘托出，要落空，大家都落空，谁也别想沾着！”

乔少坤粗声道：

“田产买在哪里？”

管瑶仙迅速的道：

“南边稻香村，村尾那幢砖砌四合院房舍与紧邻着的三顷地就是！”

乔少坤吸了口气：

“房地契何在？”

管瑶仙轻轻的道：

“都放在那边屋里，只要大当家随我们前去，便可完全点交予大当家，哦们看穿看透了，这种非份之财，也实是取他不得！”

此时，古文全业已急得差点尿湿裤裆，他焦切的直嚷嚷：

“纯系子虚乌有，一派胡言，大当家，你万万不要听信他们的谎话，这两个人是在哄骗你啊……”

管瑶仙相当沉稳的道：

“古文全，你自己说的，把三万两银子交给了君不悔，君不悔既不曾远走高飞，亦没有逃避藏匿，今天更来此地与你相见，如果他想坑你吃你，你还会遇得着他？当然他是对你有承担才来的，否则，偌大一笔银子他能独自生啃了不成？”

连连点头，君不悔道：

“吕家姑娘说得是，古老大，我早就想通了，该你的便是你的，我和吕家姑娘不作兴横加侵占……”

乔少坤突然嘶哑的吼叫：

“什么他的你的？谁的都不是，完全是我的！正主儿尚未说话，你们就开始坐地分起赃来？你们要能分我的，我又去分哪一个王八蛋的？”

管瑶仙从容的道：

“我们不分你的，大当家，我们要还给你，还不出现银没关系，田地房产也是一样！”

古文全身上出汗，背脊梁却一直泛冷，他搓着双手，期期艾艾的道：

“大当家，这两个人……呃，怕是在耍名堂，大当家，只恐其中有诈……”

乔少坤竭力抑止着自己那股冲头的火气，徐徐的道：

“我累了，也烦了，玩假使诈都不要紧，我们且去看看那些田产，点收契据，要是没有花样，你们几个死活全顺当点，设诺再出纰漏，我要不剥下你们四张人皮，你们就朝我祖坟上撒尿！”

露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僵笑，古文全的脸色已透了青：

“可是……大当家，他们所说——”

一挥手，乔少坤猛叱：

“闭嘴，你要再敢多讲一句话，我现在就先拔你的舌头，敲掉你每一颗狗牙！”

有些目眩神迷，晕头胀脑的郭品三也忍不住嘀咕起来：

“这是怎么一笔烂帐、又算那一码事？各说各话，东扯西拉，从南天门纠缠到十八层地狱，若继续混扯下去，我不疯也要疯了！”

乔少坤双眉紧皱，烦躁的吆喝：

“品三，交待下去，我们这就上路押着这四个东西到那……到那……”

管瑶仙伶俐的接上口：

“稻香村。”

瞪了管瑶仙一眼，乔少坤悻悻的道：

“我们去稻香付！”

于是，郭品三匆匆出了庙门，向他的兄弟们一叠声发话传令，管瑶仙趁这个空档，抛了眼色给君不悔，君不悔会意的微微点头，再望望古文全与颜灏，两位仁兄正苦着脸愣呵呵的站那儿，模样活脱一对去了盖的龟孙。

浓雾已经变成薄雾，但还是有雾，淡蒙蒙的气氲浮沉飘漾着，仿佛漫天接地的散着一层白纱。

十三个人牵着十三匹马，铁匠一样走在四周，君不悔与管瑶仙，古文全同颜灏便圈在中间，大伙踩着积雪往前赶，除了咯吱咯吱的脚步声，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光景沉闷又僵窒。

管瑶仙紧紧靠在君不悔身边，当她跨过一个雪洼之际，极轻极轻的吐出几个字：

“我们找机会逃……”

几乎不易察觉的颌首，君不悔悄然道：

“我晓得。”

跟在他们后面的古文全沙着嗓门开腔：

“喂，那什么稻香村还有多远路程哪？”

管瑶仙回头嫣然一笑：

“远在天边，姓古的！”

一错牙，古文全怨毒的道：

“臭娘们，你施得好计，我看你到时候如何收场！”

管瑶仙鄙夷的道：

“我叫你含血喷人，姓古的，了不起大家玩蛋，你也松散不了！”

薄雾里显出了郭品三那张大胡子面孔，粗声粗气的呼喝：

“不准说话，都给老子放规矩点！”

古文全激动的大叫：

“郭大哥，他们是在唬弄各位呀，明摆明显的玄门儿，硬是合身朝里栽，岂不是冤透？”

雾中一掌挥来，却是出奇的准，打得古文全险些一个跟头横跌地下，郭品三恶狠的骂着：

“在嚎你奶奶的哪门子丧？你把银钱给了人家，人家将置妥的田产交还我们，这能叫玄？我看你才使阴耍坏，到了这一步犹打谱拖赖？”

古文全捂着消不下去的腮帮子，有苦说不出，若非这个境况不适宜，他差一点就待号陶大哭。

现在，一行人马已来到一面林木枯疏的斜坡上，坡下是一条结冰的小河，他们行经的路线，距离小河约有百多步远。

管瑶仙小声道：

“你会不会泅水？”

君不悔笑了：

“这个天气？”

暗暗拧了君不悔一把，管瑶仙低促的道：

“不要说笑，我是问真的！”

君不悔呵了口气：

“会，不但会，还挺在行，一个猛子钻进水里，我能潜行半里路不需换气……”

管瑶仙细细的道：

“看到坡下那条河了？我们便借它来个水遁！”

不由打了个寒颤，君不悔的声音都在发冷：

“冰天雪地去跳河？二小姐，你不是迷糊了吧？那河水能把人冻僵……”

白了君不悔一眼，管瑶仙压着嗓音：

“别这么没有常识，河面是冷，冰下的河水并不冷，潜进水里固然不好受，但绝对熬得住，你听我的，包管错不了！”

侧首看着那条结冰的小河，君不悔又哆嗦了一下：

“这未免太过冒险……”

管瑶仙眉梢挑起，愠道：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干咳一声，君不悔只有无奈的点了点头：

“好吧，咱们便水遁……”

一边，郭品三的叱吼声又传了过来：

“你们两个在咕叻什么？想先吃生活？”

管瑶仙蓦地尖叫着手指坡上：

“就是那儿啦，你们看呀，稻香村！”

这一叫一嚷，不但“十三人狼”的二十六只招子本能的望向她手指的地方，连古文全同颜灏的两双眼睛也被吸引过去，便在这瞬息之间，管瑶仙与君不悔猝然一个贴地翻滚，顺着左侧二位监守者的身边冲了出去，待到这些恶煞惊觉，他们已经连窜带扑的到了三十步之外！

吼骂叱叫的声响立时乱成一片，雾气氤氲里寒芒掣闪不断，七八种暗器破空飞射，却天幸借着雾豆的迷蒙，雪色的反映，掠舞呼啸的各式暗器失了准头，纷纷打向虚处，空自击得冰雪溅散飞扬！

一声接一声的“噗嗤”，一个连一个的翻腾，就当“十三人狼”曝叫着群追而来的时候、君不悔已头前脚后，怒矢一般冲向河面，他双手合拢下跃，“喀察”震响冰裂浪涌，人已钻入水中！

真是好运气不是？河冰结得不厚，而人一下水，这河水还的确不算冷，也不知是太耗力或是太兴奋，君不悔竟觉得水底下温乎乎的呢！

又是一声浪花溅起，朦朦胧胧的水波中，管瑶仙也跟着潜沉，君不悔踏水略升，一只手已握住了管瑶仙的一只手。

水底下，看不清彼此的表情，但是从紧握的两只手间，却能以体会出双方的心境意识——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欢愉，又是一种如何自得振奋啊。

于是，他们迅速往下潜沉，他们的动作非常快，非常利落，要不是在这样危殆的形势下，要不是这等鬼天气，玩上这趟鸳鸯戏水，该有多好！

第十章：浅池怎生容大龙

管亮德坐在太师椅上，静静听完了妹子管瑶仙的叙述，黝黑清癯的面孔上浮现着难以掩隐的激动与忧愤，却总算如释重负般吁了口气：

“如此说来，妹子历经磨劫，幸能履险如夷，全是那君不悔的豁力相助，拼死维护了？这样的一位人物，我们竟以工役差之，实在是太也欠缺识人之明……”

管瑶仙幽幽的道：

“大哥，要不是亏了他，我这条命固然难保，就是爹娘给我的清白身子亦将遭致玷污，永生永世再洗不脱那种附魂随魄的羞辱，即便死了，也无颜面见祖宗于九泉……”

额头上的一条青筋凸跳着，管亮德咬牙道：

“无影四狐那一干王八羔子，居然如此恶毒卑鄙，我决不与他们甘休！”

管瑶仙微红着眼圈道：

“大哥赶到老君山的时候，没见着他们？”

管亮德恨声道：

“胡英追上我们队伍的当口，业已是抵达地头后的事了，我才只将红货交割清楚，刚跨出门槛，迎面就碰上了他，胡英的模样活脱是从阎罗殿打了一转回来，命像去了半条，我一看便知道出了纰漏，等他上气不接下气的把话说完，我连茶水都来不及喝，立刻领着大家快马赶往‘老君山’，妹子，两地相隔有百多里，任我们再是拼命赶，到达的辰光也比那几条邪狐定规的期限迟了半日，我们找着了樵棚，白白候了四个时辰，却硬是不见对方露面……”

管瑶仙寻思着道：

“可能是在君不悔救我离开之后，他们自认失去了要挟的凭借，又生怕形势有变，对他们不利，这才匆忙退走。”

“大哥，也幸亏没朝上面，否则，你们一旦和‘无影四狐’冲突起来，胜算的希望实在不大！”

管亮德苦笑着道：

“这个我心里有数，但当时急怒交加，两眼发红，什么也顾不得了，只要碰上他们，我拼死亦要向那几条邪狐讨还公道！”

顿了顿，他又接着道：

“在‘老君山’等不着人，我简直急疯了，无奈何，只有兼程日夜赶，一路上暗暗祷告，但求上苍见怜，好歹能有你的消息传到，却做梦都未料及，才一进门你竟比我们先回家啦；妹子，你不知道我一看见你走出来时，那一瞬间的感受，我差点便跪在地下向诸天神佛谢恩叩头了。”

管瑶仙的语声略带哽咽：

“我晓得，大哥，你看到我时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你内心的喜慰欢愉，平时你极少那样激动得难以自持。”

管亮德忽然又冷笑着道：

“还有子午岭葛家堡那对父子，一向与我们走动勤快，表现得十分热络，这次你出了事，吕刚和彭季康去求他父子相助，任谁也没想到会碰一鼻子灰，弄了个大难堪，他父子不但一口拒绝，到后来连客都不送，就那么双双避了开去，不再朝面，所谓疾风知劲草，患难显亲朋，葛家父子却算哪一门子的亲朋，提起这桩事，我就心中透寒，肺腑如火！”

管瑶仙并不恼恨，只是静静的道：

“你想不出葛家父子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态度吧，大哥？”

哼了哼，管亮德愤愤的道：

“这有什么想不出的？左右不过是见危思退，临难苟免，图的是个明哲保身，情感道义在他们眼里何来两肋插刀那等现实？”

管瑶仙淡淡的道：

“葛家父子不愿多招麻烦，惹火上身，固也是原因之一，但我看关键不在这上面，依我的判断。尚另有因由。”

管亮德道：

“还有什么因由？”

目光望着自己脚尖，管瑶仙低沉的道：

“那葛家父子，大哥，为什么和我们来往得这样殷勤？”

管亮德但然道：

“还不是为了你，葛世伟的鬼心眼以为我不知道？”

管瑶仙道：

“葛奇在江湖上甚有威望，手下亦不乏可登台面的角色，尤其他本身艺业精湛，修为不凡，无影四狐虽说难缠，他倒也未必忌惮，问题在于，他一定考虑到值不值得趟这湾混水？”

管亮德不解的道：

“此话怎说？”

管瑶仙的神态安详自若，宛如在分析一件与她毫不相关的事：

“葛家父子同我家往来，主要这为了葛世伟对我有一番心思，我一旦被‘无形四狐’掳去，他们必然怀疑我贞洁不保，像葛奇父子这样的身份，不可能容忍一个洁壁有暇，清白受污的女人进门，换句话说，他们投注我身上的期望便化做泡影，没有再下功夫的理由，为了一个不寄目的的女人而冒着流血搏命的风险，他父子岂会自认值得？”

脸色黑中泛青，管亮德握拳透掌：

“这一些势利小人，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叫我好恨。”

管瑶仙十分理智的道：

“看穿也就罢了，大哥，他们的想法虽然现实，却并非毫无依据，无影四狐向来以凶残暴虐，无德无行闻名，我一个姑娘家被他们掳去，有若羊落虎口，何堪自保？事实上也确是如此，要不是君不悔冒死相救，我现在是个什么下场，连自己都不敢去想了……，，

管亮德重重的道：

“只要给我逮着机会，只要我有一点办法，我发誓我要报复葛家父子，惩罚那四条邪狐，外加十三人狼，我决不会饶恕他们，永不……！”

管瑶仙反过来安慰她的兄长：

“大哥，是老天保佑，也是祖上积德，我总算是有惊无险，逢凶化吉，你想开些，别自己生闲气，将来大家迟早碰得着，到时候再见真章吧！”

管亮德沉默了半晌，忽道：

“那君不悔，妹子，可确有一身好本领？”

点点头，管瑶仙的双瞳中闪耀着光亮：

“不但有一身好本领，而且是我今生所见的顶尖高手，大哥，我从来不曾遇过比他更厉害的人物！”

端详着自己这素来眼高于顶，心傲气盛的妹妹，管亮德不禁笑了起来：

“别是因为他救过你，你的审查尺度就放宽了吧？”

管瑶仙的脸上一热，赶忙分辩：

“大哥，你这是扯到哪儿去啦？我又不是没见过世面，没经历阵仗的深闺碧玉，莫非连一个人的武功高低还看不出来？你是没亲自在场，要不，包你两眼都能发直，奇怪天下之大，竟真有这样精绝的艺业！”

嘴里喷了几声，管亮德搓着手道：

“这样的好手可不能放他走了，妹子，咱们合计合计，好歹留他下来，镖局里正需要此等人才，咱们大大用得着他！”

管瑶仙却低喟一声，笑得挺抑郁：

“大哥，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那君不悔，决非池中之物，我们这片小庙，恐怕供不起这尊大神……”

管亮德急道：

“所以我们兄妹得想个法子啊，还有，他如果有地方去，又何必自荐到这里干个杂工？有本事的人，不一定谋生的路子也宽！”

管瑶仙蹙着眉道：

“君不悔来我们这儿找差事，目的只是想混个糊口往他要去的地方去，却没有意思长久窝在镖局里，他不告诉我他确实有什么打算，我也不便逼着问，大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心中有着负担！”

管亮德沉吟着道：

“你去试试看，妹子，说不准我们能帮上忙，若是银钱方面的问题，我相信可以解决——”

叹了口气，管瑶仙道：

“不像是财务上的困难，据我旁侧敲击，再三试探的结果，他似乎对某人有着承诺，必须去完成几桩嘱托，而那几桩嘱托并不简单，其过程怕是免不了流血玩命……”

“证了一会，管亮德道：

“可又是江湖恩怨的牵扯？”

管瑶仙道：

“极有可能，他却不愿说个明白，我，我也不好深问。”

站起身来，管亮德踱了几步，神色凝重：

“这件事，妹子，你得多下功夫，就算不能长久留人，最近一段时间也要留下他，依我的想法，‘无影四狐’决不会默尔以息，早晚仍将寻上门来，触我们的霉头！”

管瑶仙目光中闪过一抹火红，腔调却极为和缓：

“我希望他们越快找上门来越好，大哥，无论胜负输赢，纠葛总该有个结果，你说是不？”

管亮德艰涩的道：

“不错，所以我们需要像君不悔这样扎实又可靠的帮手！”

管瑶仙轻轻的道：

“也好，我去找他谈谈。”

望着妹妹，管亮德道：

“在我看来，那君不悔的江湖阅历似乎不算老到，对道上的经验也还夹生，此等人尚未受世俗污染，大多禀性仍然憨厚，心地笃实，动之以情，或可成事——”

两眼一冷，管瑶仙不悦的道：

“动之以情？什么情？”

管亮德深知妹子脾性，赶紧陪笑解释：

“你别误会，妹子，我说的动之以情，乃是指以情谊去感化他，并非意味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我怎会叫你以虚情假意去收买于人？”

真的是虚情假意么？管瑶仙不由晃惚起来，对于君不悔，她有一股深切的好感，与发自内心的赞赏，这些加在一块，便形成一种不可言喻的思慕情怀，很微妙，也很令她苦恼，这样的心态，是表示着什么意识呢？老天。

管亮德想说什么，看到妹妹此刻的形状只好嚙口不言，他背负双手来回踱，却尽量不使自己焦躁的情绪流露出来。

于是，管瑶仙走向门边，轻轻将门启开，跨出一步又停下，半转回身，迷茫茫的对她大哥说了一句：

“我这就去……呃，动之以情……”

有好些年了吧，君不悔没有像现在穿着这么光鲜体面过，崭新的湖水蓝丝棉袍子，外罩兔毛嵌边的同色小马甲，脚上蹬着一双黑缎面的厚棉靴，长袍摆动间，甚至连里面的棉裤都是全新的，人才彻头彻尾的清洗过一遭，头发梳理得顺致服帖，脸上也修刮得溜滑干净，这一看上去，顿似换了一个君不悔，竟有那么几分架势在了。

在这结了冰冻的人工小池边，管瑶仙依着一株盛开的腊梅，灿笑如花般上下打量着君不悔，她笑得好美好艳，亦好比枝头怒放的朵朵红梅，无形中散发上种可人的韵息，相当能引起某种遇思。

君不悔怔怔看着管瑶仙，直到人家笑了，他才显得有些扭妮的这里扯扯衣襟，那边拉拉袍摆，模样好生腼腆：

“还没有谢过二姐给我买的好几身衣裳，我，我一直邋遢惯了，一下子换上新衣裳反觉得怪别扭的，好像全身哪一处都不得劲……”

管瑶仙笑吟吟的道：

“你不用跟我客气，凡事习惯就好了；我说君不悔呀，有句俗话说得可真不错，所谓佛要金装，人要衣裳，你看你这一打扮起来，简直就和换了个人一样，出落得挺光鲜的，若硬要挑剔呢，只是稍稍上了一点，还欠缺那么一丝儿洒脱……”

君不悔嘿嘿笑道：

“洒脱是公子哥儿的事，二小姐，凭我这个出身，如何学他得来？其实土一点也好，不惹眼……”

管瑶仙忙道：

“我是和你说着玩的，君不悔，你可别当真。”

君不悔笑道：

“二小姐怎么也对我客气起来啦？只要是二小姐说的话，再重我也受得了。”

心里不期然的涌起一股甜滋滋的感觉，管瑶仙却掩隐得很好，她故意把语调放得平淡：

“对了，我已交待吕刚，在前堂右首边上给你收拾出一间房子来，那间房子还蛮宽敞，采光也好，一些应用物件亦都摆置舒齐了，待会你自己去看看，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随时告诉我，我再着人替你更换……”

君不悔干咳一声，犹豫着道：

“二小姐何须如此费心张罗？我原住的下处也还不错，人待在那里觉得挺合宜……”

管瑶仙轻轻的道：

“你不能再住在那儿，君不悔，在你救过我的命，保全我的贞节之后，如何还能这般委屈你？我不是现实，只为表达些许感谢之忱。”

舐舐嘴唇，君不悔道：

“说真的，二小姐，我住也住不多久，若是镖局里最近不往小刘集那边走镖，我就得自己朝东走，事情总不能不办。”

低下头，管瑶仙的声音好细好柔：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非这么急着去办不可？”

君不悔迟疑的道：

“二小姐，这是我对吉大叔的承诺，一定要去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二小姐，我必须要去办这些事，一天办不妥，我的心神就一天不能安宁！”

将垂颊的秀发拢到一边，管瑶仙神态端庄：

“君不悔，我想对你提出一个要求，不知你是否可以应承？”

君不悔直率的道：

“二小姐千万别这么抬举我，有什么交待，二小姐尽管明示，但凡我力之所及，没有不遵从的道理！”

媚亮的一双凤眼紧盯着君不悔，管瑶仙缓缓的道：

“这是你由衷的话？”

君不悔点着头：

“二小姐也明白，我不是个心口不一的人，像那古文全的德性，还有脸面朝下活么？”

“嗯”了一声，管瑶仙道：

“君不悔，我要你留在这里！”

呆了呆，君不悔赶忙问：

“二小姐，你，呃，你要我留在哪里？”

管瑶仙道：

“留在‘飞云镖局’，也是留在……留在我身边！”

是了，好一个动之情！

君不悔却不敢往那缔丽处去想，他顿时显得愁眉苦脸的道：

“二小姐，照说二小姐要我留在镖局里，是看得起我，也是关照提携我，我岂有不识好歹的？但，但我实在没多少能耐，怕不能为二小姐、为镖局子承担什么，再说，还有吉大叔的事——”

霍然从腊梅树上站直了身子，管瑶仙粉面凝霜，柳眉挑起：

“吉大叔，吉大叔，莫非你心中只有一个吉大叔？”

要不是只有一个吉大叔，还会有谁呢？是了，还有一个小师妹，哪怕今天业已变成师嫂了的小师妹，他退后一步，惶恐的道：

“回二小姐的话，吉大叔固然在我心里，另外……另外只有我那小师妹了，然则便是心头思念，亦是枉然，我那小师妹她……唉！”

气是气，恼是恼，在那股子莫名的酸味之下，管瑶仙更有着极大的好奇心；她跺了脚，啼笑皆非的道：

“小师妹，你说你心里还有个师妹？君不悔，表面上你像很老实，看不出花巧却不少，你说，你那小师妹如今人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和她相处在

一起？”

君不悔容颜黯淡下来，太息着道：

“二小姐，以前，她是我的小师妹，现在可不是了。

管瑶仙迷惘的道：

“这话，是怎么个说法？”

脚尖在雪地上来回擦动着，君不悔声音晦涩：

“她已经嫁给了我师兄，变成我的师嫂啦，虽然我私下仍还惦记着她，也只能放在心底深处，再怎么想，亦是落个白搭……”

管瑶仙暗里竟是舒坦了很多，脸上又有了笑意：

“从师妹一下子就成了师嫂，这种升迁也未免突兀了点，君不悔，其中必有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因由吧？”

君不悔呐呐的道：

“是，呃，是有段因由……”

管瑶仙带着命令的语气：

“来，说给我听听！”

君不悔讪讪的道：

“对我而言，这不是桩有光彩的事，二小姐，说出来怕你会见笑……”

管瑶仙正色道：

“放心，我不会笑你，一个在情场上失意的人，已经够可怜了，如果再拿人家这样的痛苦当作嘲弄的素材，未免就有失厚道。”

君不悔有点惊愣：

“二小姐，你怎会知道我是情场失意？”

真忍不住想笑，管瑶仙却憋住了：

“这个问题问得傻，君不悔，你已经说过，你心里一直忆念着你那小师妹，但你那小师妹却嫁给了你的师兄，这不是摆明你在情场上败了阵！”

君不悔悠悠的道：

“不错，就是这么回事——我同我师兄都喜欢小师妹，平日里小师妹对我两个也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她和我及师兄都很合得来，大家相处融洽，委实看不出我与师兄谁在她心目中比重较大……”

管瑶仙道：

“傻子，那是因为你本性憨厚的缘故，注意不到某些细微末节，蛛丝马迹，若是换成我，要看不出来才叫有鬼！”

君不悔苦笑道：

“我是看不出来，我只觉得小师妹对我们师兄弟二人是一样的亲切、一样的体贴，嘘寒问暖，照料有加，从来没分个厚薄，所以，有一天我壮起胆子，向师父提出结亲的要求，却没想到师兄也在师父面前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师父很公平，他老人家允诺了我们，但却叫我们师兄弟两个凭一身所学，互为印证，胜者便中选雀屏……二小姐，师父只有一个女儿，用这等方法做为取决的条件，谁也没有话说……”

管瑶仙“哦”了一声：

“原来你那师妹乃是令师的女儿——后来呢？”

两手一摊，君不悔尴尬的道：

“我输了，哪里还有后来？”

管瑶仙道：

“你遭此打击，所以愤而离开师门？”

摇摇头，君不悔道：

“公平竞争嘛，输就输了，我尚不至这般没有气量，我辞别师门，是因为……因为……”

当日的情景，一一回映脑际，那股子辛酸也就涌向心头，师父冷漠的嘴脸，师兄得意的神态，再加上老管家任喜悲悯的劝慰，以及那隐隐约约的暗喻，他想着想着，百感交集，下面的话，竟已不知如何表达才算贴切了。

管瑶仙冰雪聪明，反应尤其敏锐，观言察色，肚里自己有数；她深挚的看看君不悔，好柔和的道：

“是不是，在那场较斗中你受了委屈？”

君不悔用力挤出一抹笑容，僵滞的否认：

“不，不，我没有受什么委屈，技不如人，还有什么话说？…

管瑶仙道：

“既然如此，你又何必离开师门呢？”

君不悔怔忡半晌，觉得搪塞不过，只有明白的道：

“不是我愿意离开，二小姐，因为比试之后，师父的态度忽然变了，变得很冷淡，很疏远，也很陌生，好像，好像我这个徒弟一下子变得不是他徒弟啦，小师妹亦不再朝面，甚至连句安慰话都没有，似乎突然间这个家里只多出我一个人来，我完全成了个不属于家中的局外人了。……二小姐，那种备受冷落的滋味实在可怕，不但可怕，更令人伤透了心，灰尽了念……”

管瑶仙同情的道：

“我体验得出，君不悔。”

故示豁达的干笑一声，君不悔道：

“在这种僵寒的气氛中，阴沉的环境下，我是再也待不下去，所以，不用他们说明了撵，我自己便识趣的卷了铺盖……”

管瑶仙静静的道：

“君不悔，你有这么精湛的本领，都不是你师兄的对手，你那师兄的功力岂非已经出神入化，到了极峰的境界？”

打了个哈哈，君不悔道：

“这一遭你可没猜对，二小姐，好叫你得知，我现在的一身把式，可不是跟我师父学的，乃是辞出师门之后由吉大叔传授予我的！”

又是吉大叔，但此一时管瑶仙却对这位吉大叔有了不同的关注，她用心的道：

“你的吉大叔，修为可高过你师父？”

君不悔心存厚道，不愿说得大明显，他支支吾吾的道：

“呕，吉大叔的艺业只是稍稍圆熟一点，和我师父差不了多少……”

管瑶仙似笑非笑的道：

“到底是个不忘师恩的虔诚弟子，君不悔，你好善良。”

红着一张脸，君不悔忙道：

“我是实话实说，真的，吉大叔与师父各有所长，充其量也是伯仲之间，……”

管瑶仙轻轻叹气：

“君不悔，我不知你的师尊是谁，但我却可以说，你师门逼走了你，是你师门的一大损失，绝对不是你的损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要不离开

那个环境，怎会有后来的遇合？人再怎么算，也不如天算啊……”

君不悔刚要回话，那头拱门里已掠出一条人影来，那人一出拱门四处探望，当发现了君不悔与管瑶仙的立身所在，马上奔命似的奔了过来，一边跑犹一边气急败坏的叫嚷：

“二小姐，二小姐，快请到前面照门去，大事不好了哇。”

第十一章：又要银子又要命

来人不是别个，正是吕大镖头吕刚，这时吕刚、不但形色紧张焦惶，更是喘得有如牛哮，看光景，差不离就把一颗心从嘴里迸跳出来，满下巴的络腮胡子全在抖颤。

管瑶仙迎上几步，没好气的道：

“瞧你这副德性，火烧着尾巴啦？”

吕刚手指前头，吁吁直喘：

“二小姐，请赶快过去……是那些阴魂不散的东西找上门来了……”

眉梢子一挑，管瑶仙道：

“话说清楚点，是谁找上门来？”

吕刚慌乱的道：

“就是那几个泼狐呀，他们一共来了八个人，业已进了镖局大门，指名叫阵，总镖头打发我来急请二小姐，他自己则先顶了上去……”

脸蛋上是一片阴冷，管瑶仙道：

“‘无影四狐’，？”

连连点头，吕刚急切的道：

“就是他们，而且眼下不止是这四条泼狐，显然还另外请得帮手；二小姐，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一趟他们摸上了门，断断乎未存好心，二小姐千万谨慎才是！”

瞟了身边的君不悔一眼，管瑶仙心想来得正巧，她先前不知能否留住君不悔——甚至没有把握将君不悔留到“无影四狐”现身以后，这个令她坐蜡的问题，却由“无影四狐”替她解决了，如果近忧一去，何需远虑？只要君不悔肯为她担待……

咧咧嘴，君不悔道：

“他们可来得真快，二小姐。”

管瑶仙低声道：

“愿意帮我们这个忙不？”

君不悔卷起袍袖，提高嗓门：

“二小姐见外了，‘飞云镖局’的事，也就是我君某人的事，能之所及，决无反顾！”

管瑶仙欣慰的道：

“我知道可以指望你，君不悔，我们走！”

镖局的照门墙之后，便是宽广的前庭，青石铺砌的地面上积雪方除，虽然仍有些滑湿，却极其清爽；一字排开的八个人中，四位是“无影四狐”

的原班人马，外加一个狄元，其他三位，一个是年约六旬，瘦小枯干的秃顶老头，这小老头顶上无毛，颌下却蓄有一撮黄焦焦的山羊胡子；另两个穿着相同，面貌酷肖，一样的书生打扮，一样的英挺俊逸，二人面露微笑的站在那儿，还真有点玉树临风的味道。

飞云镖局这边，早已是如临大敌，严阵以待；管亮德为首峙立于前，那胡英、彭季康，与另外三位镖师则散开左右，二十多名趟子手亦执棒抡刀的围成一个半圆，打眼一看，确是剑拔弩张，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管瑶仙与君不悔、吕刚等匆匆赶到，管二小姐一见那“无影四狐”及狄元，先就上了三分心火，心火一升，凤眼中便透了红：

“很好，你们来得正好，就算你们不来，我也要天涯海角去找寻你们，彻底了结这一笔帐！”

“魔狐”狄清从鼻腔里哼了一声，大马金刀的道：

“所以我们自己识趣，不劳姑娘你长途跋涉，便通通为你送上门来了！”

管瑶仙的眼皮抽动不停，她错着牙道：

“亏你们‘无影四狐’也是道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却手段卑劣，行为下流，没有一丁一点能以配合你们声望的修养与气度，你们的确只是四条狐，四条残凶又淫邪的恶狐！”

狄清面不改色，冷冷的道：

“管瑶仙，我要早知你是如此泼悍刁钻，狡诈多诡，前些日便不会轻饶了你，我一念慈悲，却留下你这个祸患，更拿一张尖嘴利舌来冲撞于我，你道你眼下就笃定得以保全？”

管瑶仙略现激动的道：

“得了罢，你一念慈悲！你是起的什么心？打的什么谱？你不是要轻饶我，你是要黑心肝的糟蹋我，羞辱我，叫我生生世世不能翻身，狄清，我管瑶仙是什么人？岂容你这个形似恶鬼的弟弟横加暴虐？”

大吼如雷，那狄元气冲斗牛的叫着：

“你这个尖酸刻薄的臭娘们，你给我小心说话！他娘我形似恶鬼，你自认长得像朵花？哦呸，你纯是在自我陶醉，在臭美……”

管瑶仙不屑的道：

“至少，不是我先找上你吧？”

狄元暴跳起来：

“好贱人，我现在就宰了你！”

君不悔斜身横阻向前，向狄元诚心诚意的作了一揖：

“狄二爷，又数日未见了，二爷该不会忘记我吧？”

猛往后退，狄元吸了口气，却咬牙切齿的道：

“忘不了，就算你化成了灰，我也认得出你来，今日来此，‘飞云镖局’的过节为次，找你才算正题！”

君不悔故意轻松潇洒状：

“但愿狄二爷你这一次不要再做错事。”

狄元愤怒的道：

“这一遭，我包你消散不了！”

这时，管亮德才又有功夫插话：

“各位朋友，相信各位今番到来，不只是为了相互谩骂，空逞口舌之能而至，必是有所示教吧？”

狄清微微昂起脸孔，淡漠的道：

“你用诡计戏弄我们，使我们白耗心思，枉费力气，落了个笑话，赚了个丢脸，半分好处未得，如此失颜的事，我们承受不起，这是我们前来的原因之一；你妹子伙同镖局的人暗算我二弟，将他狙杀成伤，如此怨隙岂可不报？这是我们前来的原因之二；有此二端；想已足够解释我们的目的了！”

管亮德斗然间气得浑身哆嗦，面容充血，他禁不住昂烈的吼叫起来：

“狄清，你这算什么驴话？简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完全蛮不讲理！我们保的镖，护的货，于你有何相干？你不自省强取豪夺的不是，没想到你反倒怪罪起我们来；难道说我们就该由你抢、任你劫、受你们宰割？我们就通通该死？而你意图将我妹子强配予你二弟，我妹子不从，你们竟丧尽天良打算施暴于她，幸有君不悔冒死搭救，方免于难，莫不成我们抗拒凌辱，抵挡淫恶也叫错了！”

狄清沉缓的道：

“但凡冲撞了我们，便没有道理可言，姓管的，你不错，谁错？”

管亮德狂笑如啸：

“好，好，好，今天我才算见识过什么叫霸道，什么叫蛮横，什么叫张狂！狄清，哪怕你是阎王老子，不碎金刚，我也要和你豁上！”

狄清阴森的道：

“我们原就是为这个来的！”

管瑶仙尖锐的接口道：

“大哥，这几头邪狐也是人肉做的，我更不相信他们能多一条命，随他们想怎么办，我们全接着！”

手指遥遥点了点管瑶仙，狄清寒着脸道：

“贱人，今天你是第一个逃不掉，我要不在你身上找回我二弟丢失的面子，我这个狄字便反过来写！”

君不悔忽然冒出话来：

“狄二爷脸上只是挨了小小一刀，面子尚不算完全丢失……”

两眼定定的瞪着君不悔，狄清深长的呼吸，借以缓和心肺间那股沸荡的怒气，抑制着腔调的激动，以至发出的声音别扭得古怪：

“只是挨了小小的一刀？好极了，那一刀想就是你的赐予？”

君不悔竟有点难为情的说：

“不敢说赐予，狄大爷，双方过手交锋，刀枪无眼，我一时不曾留神，狄二爷的脸盘上已多了一条口子，但伤口不深，只是那么一小条……，，

笑得有如狼曝、狄清拉长着嗓门：

“不错，只是那么一小条……”

那秃头干瘦的小老儿似乎已经不耐烦了，别看他个头瘦小，说话的音量却来得很大：

“老狄，咱们已来了这一会，却尽在磨弄嘴皮子，你受得了，我忍不住，废话少说，且将主题给他点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狄清对这糟老头子竟然出奇的恭顺，他微微哈腰道：“是，顾老吩咐，敢不遵命？我这就拿言词过去——”

一个称“老狄”，一个称“顾老”，同样一个“老”字，上下秩序这么一颠转，尊卑立分，意义也就完全不一样啦，显见姓狄的在身份上是要比姓顾的低了那么一头！

“无影四狐”也有畏惧之人——此位来头是不小！

管瑶似像是吃了狼心豹胆，任什么全不论了；她怒望着那枯干老头，声声冷笑：

“既然敢于为虎作帐，助纣为虐，便不妨丢下个姓名来，老头子，你那道号该不是关起门儿嚷给自己听的吧？”

狄清神色一变，叱道：

“贱人大胆，你可知顾老是谁？岂容你随口讥嘲？”

一撇嘴，管瑶仙道：

“他又会是谁？和你们窝在一道的角儿还有什么好人？”

洪亮的大笑着，干瘦老者摆了摆手：

“这丫头唇舌如刀，又尖又利，却是颇具胆量，老狄，不分亲疏敌我，自来我就欣赏有胆量的人，这种人做鬼也不会做个窝囊鬼！”

狄清陪着干笑一声：

“顾老见解精辟，说得极是……”

黄浊浊的两只老眼往上一翻，瘦老头又对着管瑶仙道：

“你方才不是叫我放个名姓下来么？好，我就向丫头你报上万儿啦，我姓顾，叫顾乞，呵呵，那乞仍是乞丐的乞，江湖上的老少朋友习惯称我“聚魂刀”，“聚魂刀”顾乞就是我老头子！”

所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真是一点也不错，顾乞的万子一出口，管家兄妹就好像中了魔，见了鬼，被人下了咒一样形态大变，容颜立转惨淡，而“克啾”一声脆响传来，大镖师吕刚在震惊之下，居然把那柄三十斤沉的利斧也吓脱了手！

君不悔迷惑的瞧着管家兄妹，目光又移向散立周遭的各位镖师——老天，那一张张的面孔俱无人色，模样都让恐惧浸透泡软了。

眼珠子再转到顾乞脸上，顾乞手持山羊胡子，正在那边厢朝他颌首微笑，笑得挺温和慈祥：

“老弟，我看你对我顾乞这个名姓，似乎没什么特殊感觉？”

君不悔愕然道：

“不就是个人的名姓么，我为什么要有特殊的感受？”

管瑶仙这时才像返回魂来，她悄悄靠近君不悔，唇角在不受控制的颤动：

“这顾乞……是天下最最有名的六把刀之一……又称‘绝一闪’，他这把刀，据传闻也是沾血最多的一把刀，你可要小心……”

君不悔喃喃念着：

“‘绝一闪’？”

顾乞闲闲笑道：

“是的，绝一闪，意思是说，刀光一闪，万事断绝，当然其中也包括人的性命，而尤以敌人的性命最是可虑。”

端详着这“绝一闪”，君不悔不大相信的道：

“就凭你这个三根筋吊着脖子，两只卵蛋掐个鸟的糟老头？”

顾乞不温不怒的道：

“人不可貌相啊，老弟。”

暗里惊出一身冷汗，管瑶仙低促的道：

“千万不要激怒他，君不悔，这个人不同于‘十三人狼’，甚至不同于‘无

影四狐’，他是出了名的杀人不眨眼，谈笑问便能取人首级……”

君不悔吞了口唾沫：

“看外表倒是看不出来……”

顾乞不再多说，冲着狄清努努嘴，于是，狄清又是一躬身，面向管亮德：

“姓管的，你伸长耳朵听清楚了，我们来此的原由业已说明，本来是打算一朝面便开宰的，没那么些罗嗦可讲，但顾老却偏有悲天悯人的心怀，特为你们留下一条路走——若是依了我们两件事，你们大多数人即可保命！”

管亮德在知悉顾乞的底蕴之后，已是斗志大减，锐气立挫，他显得相当软弱的道：

“哪两件事？狄清，你也不能过于强人所难……”

狄清大刺刺道：

“其一，赔偿我们颜面损失五万两现银，其二，将这混小子交给我们带走，他必须为伤害我二弟及残杀我两名手下付出代价！”

又是五万两银子——这“无影四狐”与那“十三人狼”倒像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开出的价码竟是同一个数目；管亮德挣扎着道。

“五万两现银！狄清，你亦未免太过心狠手辣，我们一间小小的镖局，从哪里去积攒这么一笔巨金？只怕连人卖给你都凑不齐……”

管瑶仙也愤恨的道：

“你们的颜面就是那么值钱？然则我们所受的损失与委屈又去找谁算？”

冷凄凄的一笑，狄清道。

“这是列位自家的事，我管不了这么多；五万两银子少一文也不行，两桩要求缺一样我们便宰人，统统宰光，鸡犬不留！”

管瑶仙面容铁青，挑眉瞑目：

“狄清，你真以为吃定了？”

连忙对妹子抛使眼色，管亮德已是怯意更浓：

“狄清，既然你们有心给我等留一条退路，这条路总我们要走得下去才行，若是此路通天，又叫我们如何攀升？离谱太远的事，并非我们不从，乃是办不到啊……”

狄清表情僵硬，语气也和表情一样僵硬：

“这不是买卖青菜豆腐，作兴讨价还价，姓管的，不献银子便纳命，你看哪样合适就挑哪样，我懒得跟你黏缠！”

用衣袖擦了擦额门上的冷汗，管亮德哭丧着面孔：

“可是……我们的确凑不出这许多……”

猴头猴脑的“鬼狼”黎在先开腔了：

“管亮德，你不用在我们面前哭穷，这五万银子的价码我们可不是乱开的；‘飞云镖局’生意做得不错，太平日子也过足了，家当十分的厚实，这些年来很积存了几文，五万两银子对你而言，就不算九牛一毛吧，也绝对难为不了你，若再要推三阻四，姓管的你就不上路啦！”

管亮德闪烁闪烁的将目光投向自己妹子，意思是要管瑶仙替他拿个主意，管瑶仙真正感到困扰的不是这几万两银子的事，她在琢磨，轮到君不悔头上那个难题又该如何处置？总不能让君不悔活生生的跳进这座兽坑啊！

偷窥着妹子脸上变幻不定的神色，管亮德心里发急，益加沉不住气了：

“妹子，你看这笔数目……”

管瑶仙没有回答兄长的话，径自向狄清道：

“五万银子我们给，狄清，不但给你们五万两，我再另加三万两，合共是八万两现银——只求你们放过君不悔！”

管亮德一阵肉痛，冷汗涔涔，几乎是在呻吟：

“妹子……你疯了？八万银子，那可是八万两银子啊，你这样搞岂不是要我们倾家荡产！”

管瑶仙坚定的道：

“我说了就算数；大哥，钱财乃身外之物，舍尽了还能再赚回来，一条人命断送进去便再也找不回同样的一条命了，大哥，生命是无价的！”

感到一阵虚软袭来，管亮德脚步踉跄，双眼泛黑，要不是他身后的胡英赶紧上前扶了一把，这位“飞云镖局”的总镖头只怕就待一屁股坐到地上！

管瑶仙望着狄清，沉声道：

“怎么说！”

八万银子是一笔极为诱人的数目，有多少人家劳碌终生赚不到八万两，稍微俭省点，这笔银子足可渡过半世啦。

但是狄清虽然心动，却也不敢擅作主张，这里还有一位比他份量更重的角儿在呢，他陪着笑问顾乞：

“顾老，你的意思是？”

顾乞慢条斯理，皮里阳秋的笑了笑：

“只多出区区三万两银子，老狄，你二弟脸上那一刀就算了？你两个手下便把性命白赔了？方才管姑娘还说了人命是无价的哩，你却算得好便宜。”

狄清老脸一热。赶忙躬身道：

“我哪会有这种想法？只是因为不敢擅专，才向顾老请示卓见，顾老怎么决定，我兄弟必然遵从……”

顾乞安闲自若的道：

“现在，你已经知道我的决定了，老狄。”

狄清尴尬的打了个哈哈：

“是，是，顾老是说。不该用三万两银子来抵消那小辈的罪孽——”

顾乞平淡的道：

“一点不错，老狄，你也不动动脑筋多想想，只为了三万银子，便将漫天的血债一笔勾消，你那两个手下不会说话，你二弟可还活生生的摆在眼前，他心里又会是个什么滋味？往后，叫人提起来，说你老狄只认银子不认亲，得几文钱财便不管别人死活，一朝背上这个名誉，你还打谱往下混？”

狄清干笑道：

“其实我也只是嘴里说说，一切还得听从顾老裁示。”

那一头，紧板着一张丑脸狄元出声道：

“哥，顾老这不是裁示下来啦？”

狄清银子没赚到，却赚了个老大没趣，一腔怨气便发向管瑶仙头上；他恶狠狠的拉大嗓门，像在和谁吵架：

“管丫头，你休想拿几文钱来打动人心，别说三万两银子，便三十万两银子亦买不回那泼皮的一条命；难道说我二弟脸上的一刀，我那两名手下的性命，是能用银子来衡量的？”

管瑶仙沙沙的道：

“死掉的那两个，对你无关痛痒，你弟弟也仅是受了点皮肉之伤，三万两银子应该可以弥补，狄清，颜面之争是虚无的，远不如白花花的银子来得实惠……”

不待狄清回话，狄元已咆哮起来：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管贱人，只因为那一刀不是割在你脸上！我任情不要白花花的银子，也要争这口气！”

管瑶仙仍试图做最后的努力：

“狄元，虽然你受了伤，虽然你们损失了两个人，但事情的起因为何？其咎决不在我，如今我们不谈孰是孰非，假若你能放过君不悔，钱的方面，我可以酌量再增加一点……”

管亮德又是晃了晃，硬着声叫：

“妹子……”

狄元双眼突凸，神情狞厉的大吼：

“老子要那姓君的狗命，不要钱！”

管瑶仙容貌凄黯，缓缓瞧向君不悔——她知道君不悔有一身好本领，但是她决不认为君不悔的本领强得过顾乞去，除了顾乞这把天下闻名的狠刀外，更何况还有“无影四狐”、狄元，还有两个不知名的帮手，她由绝望变沮丧，她不晓得该怎么来挽救君不悔；有一点她是明白的，就是“飞云镖局”的人全加进去，亦难以对当前的形势有所扭转。

前几日在土地庙里，管瑶仙之所以用计脱身，不曾怂恿君不悔和“十三人狼”硬拼，为的亦是敌众我寡，深恐君不悔力有不逮；她十分赞赏君不悔的武功，然则并不盲目夸大，她不相信君不悔可以一己之能抗拮“十三人狼”，当时的想法便是她现在的想法，而眼前之敌，却又比“十三人狼”狠恶上多少倍！

君不悔到了这时也不禁犯了嘀咕，他同样不清楚自己是否抗得过顾乞，甚至抗得过这一大群凶神，但见管家兄妹与一干镖师的颤栗反应，他免不了亦心往下沉，自然而然的惶恐起来。

迎着管瑶仙悲沧的目光，君不悔觉得管瑶仙似是在凝视一个死人，眸瞳深处浮漾着那等的哀切与惨愁，好像正对一个无助的灵魂表示着悼念……

机伶伶的打了个寒噤，君不悔呐呐的开口道：

“二小姐……呕，你，你怎么这样瞧我？怪叫人不自在的……”

有着想拥抱君不悔大哭一场的念头，管瑶仙强抑悲苦，声调咽哽：

“君不悔，他们一定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他们不肯放过你……”

君不悔点头道：

“我听得很清楚，他们要找我报仇。”

管瑶仙目闪泪光，低哑的道：

“告诉我，君不悔，你要我怎么帮你？只要你说出来，我绝对做到，哪怕豁死一拼，我也甘愿！”

怔怔望着管瑶仙，君不悔觉得一种奇异的感受在滋生，在蔓延，非常美妙，非常温馨，似有一股热力由心底澎湃，甜丝丝的随着全身血液流循，他竟有些晕陶陶了。

蓦地晃了晃脑袋，他定了神，面红耳赤的道：

“不，二小姐，你什么都不必帮，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们要的是我，我独自卯上就成！”

发觉君不悔的情态反常，管瑶仙亦顾不得去细加体会了，她急切的道：

“他们人多势大，君不悔，你敌不过这一大群——”

挺挺胸膛，君不悔升了几分豪气：

“二小姐，我不要连累‘飞云镖局’，不可为了我徒增你们的损失；我一个人和他们拼，如果我输了随他们处置；万一我赢，你连五万两银子也不必付，好歹赌上这一遭吧！”

顾乞慢吞吞的道：

“好小子，还蛮有种的呢，一肩担下风雷动，气势不差！”

往前一站，君不悔大声道：

“你们想要我的命不是？我人就在这里，待要命的走上来，各位哪一个愿意抢这头一功？”

狄元望了望乃兄，不由大犯踌躇；照说他是“报仇”的主角，理该抢这“头一功”，问题在于他深知自己不是人家对手，上一次，只过一招便差点去了半片脑袋，此刻朝前凑，效果必也好不了多少，原本十招八攒的事，假若砸锅砸在自己手上，岂不叫又羞又冤？

狄清当然明白老弟的难处，他却不十分相信君不悔有狄元所描述的那种功夫，一个艺业修为达到恁般境界的高手，怎会夹生犹豫至此？怎么看怎么不像，他哼了哼，微侧过面孔：

“老四，你上去收拾他！”

“鬼狐”黎在先答应一声，背着手走了出来：

“小子，咱们也叫有缘，又碰上啦，这一遭，却看你还有什么花巧可使！”

君不悔硬梆梆的道：

“我不会忘记你几次三番想要我命的事，我该好好整治你！”

贼兮兮的笑了，黎在先喷了喷嘴：

“小王八蛋，越来越口气越大，一次见你一次不同模样，你倒是七十二变，沾风往上长啊！”

“啊”字还拉着长长的尾音，这位“鬼狐”已凌空横身，闪电般将十三脚融成一脚，暴蹴君不悔！

君不悔贴着地面三寸连续旋滚，黎在先“呼”声斜回，双掌如刀，快不可言的对着敌人天灵劈落！

于是，那一片如纱如雾的青蓝色光华便忽然溢升，宛如湖水浮漾，波光粼粼，无声无息的仿佛一下子就充斥于天地！

只闻黎在先鬼叫一声，猛的弹飞两丈，一个斤斗翻落下来，左颊上业已多了一条血痕，赤滴滴的血痕！

第十二章：缺月寒刃何来情

情势的骤变，只有一个人是在预料之中，这个人便是狄元；与“无影四狐”相处了这么些年岁，哪一个有多少斤两，吃几碗干饭，他可是有数得很，黎在先虽说功力不弱，比他狄元也高明不到哪儿，他在君不悔手下没能走上两招，黎在先又如何风光得了？事情可不正是这样，只一照面，黎在先

业已开了彩——亦是开在脸盘儿上！

以狄清为首的另三条狐固然一下子愣在当场，就连顾乞与那两个书生打扮的人物也同样吃了一惊，他们和黎在先一般的反应，都不敢相信甫始过招，便已落了这么个结果！

抹了把面颊上的鲜血，黎在先见了鬼似的瞪着君不悔，蓦然怪叫：

“邪法，这龟孙子会邪法啊！”

狄清定下神来，抢前两步：

“老四，伤得重不重？你且先退下来再说……”

黎在先将染满血渍的手掌朝自己袍襟上乱擦，一边恼怒的咆哮：

“那不是真功夫，老大，那是邪术，是障眼法，你曾看过有这种歪门儿的？只他娘一道青光一抹蓝雾，就能把人伤了？伤的还是我这等好手！”

君不悔怔怔的望着这个暴跳如雷，状若疯猴的“好手”，心中是又振奋，又喜悦，更且带着那么一丝迷惘——自己的修为果然已到达如此神妙凌厉的境界了么？

管瑶仙激动得一张俏脸通红，比她自己胜了仗犹要高兴十分，她冲着管亮德露齿而笑，那种掩遮不住的欣喜之情，令人直觉感应到她欲手舞足蹈的心怀！

而管亮德却恍若不见，只是目瞪口呆的站在那里，半张着嘴，面孔上的肌肉僵硬，一双眼珠子空茫发直，似乎一下子还不能接受面前的事实。

此刻，狄清一手拉着黎在先，暗中使劲往后拖，边低促的道：

“别闹笑话，老四，你静一静，放理智点，再要叫嚷下去，不但管家兄妹端等着看把戏，顾老也面上无光……”

黎在先仍然不甘不顾的跺着脚，嘶声吼叫：

“这分明是邪术，就凭我黎某人大江南北闯荡了二三十年，什么样的角色没见过，哪一等的硬把子没碰过？又几曾吃这种亏、上这种当？个王八羔子阴损着使弄旁门左道，算不上英雄好汉，且看我祭法来破他！”

狄清火了，脸色一沉：

“老四，你这是在发什么熊？老江湖了，动手过招输赢不要紧，可千万不能叫人看做没见识，你就不怕丢脸，兄弟们怎么下台？”

猛一转身，黎在先走到一侧，半边脸是铁青，半边脸是血红，他紧闭嘴唇，两只招子却赤毒毒的似在喷火！

狄清面无表情的盯着君不悔，冷森的道：

“看不出你还是真人不露像，是个闷着头使狠的角色；很好，前前后后几笔帐，我们总结着一道算清！”

君不悔业已壮了胆子，他居然哧哧而笑：

“说不定算清之后，连我们二小姐的五万两银子也免了！”

狄清额头浮起青筋，阴恻恻的道：

“不要得了便宜卖乖，不错你身法诡异，出手歹毒，但耍的只是出人不意，玩的是个投机取巧，没什么玄秘之处！”

点点头，君不悔笑道：

“所以你要找我动手的话，务必得多加小心谨慎，别叫我也出你不意，投了你的机、取了你的巧！”

狄清暴叱：

“大胆放肆的东西，且看我教训你！”

背后，传来顾乞淡淡的声调：

“老狄，先不用急。”

狄青又气又恨的哼了一声，只得悻悻退下两步；顾乞手捋山羊胡子，形态深沉：

“小老弟，你说你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君不悔？”

君不悔戒备的道：

“不错，我是君不悔，君子的君，决不后悔的不悔。”

微微一笑，顾乞却摇头道：

“怎么一直不曾听过道上还有你这么号人物？”

君不悔一点也不生气，老老实实的道：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行走江湖，闯道混世的缘故，只是最近这段日子才进入‘飞云镖局’，跟着跑了趟镖，说起来，经历嫩得很……”

顾乞眯着眼道：

“出手却是不嫩；黎老四算是个有头有脸的角儿，叫你一招就挂了彩，你没看把他气成什么模样？君不悔，你也够得上阴损了！”

君不悔理直气壮的道：

“顾老，我为人做事，向来光明磊落，从不暗中搞鬼，那黎在先一上来就想放倒我，完全用的是要命的招术，我凭自家所学，以一对一的抗拒，如何称得起。‘阴损’二字？莫非我该伸长脖颈束手就戮，才算合了各位的心意？”

顾乞仍然形色和祥的道：

“你这是在顶我了？”

一昂头，君不悔大声道：

“我只是在说明一个道理，世间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武林前辈或跳梁小丑都是一样，决不能因为身份的尊卑不同便可歪曲事实，改变真理！”

那边，管瑶仙不禁捏着一把冷汗，担心的低呼：

“君不悔——”

君不悔直率的道：“二小姐，你不必为我忧虑，今天的场面你难道看不出来？这一伙人来此的目的是既要钱又要命，根本不是与我们论是非来的；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横竖是要吃定我们，再怎么容忍退让，他们也断断不会善罢甘休！”

拍拍手，顾乞竟然笑呵呵的道：

“好，好小子，看得透彻，说得明白，你这一番话才算是刨根究底，见了真章，不错，我们正是抱着如此心怀而来，是非黑白，全是骗着人玩的，天下只有实力为后盾的义理，何来义理为后盾的实力？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其他都是泛泛空论！”

管瑶仙冷冷的道：

“顾前辈倒是坦白！”

顾乞不以为忤的道：

“血肉江湖大半生，若再悟不透这一层简单的世情，几十年岁月岂不是白活了？管丫头，差别只在有人肯直说，有人还在矫饰而已！”

顿了顿，他又瞧向君不悔：

“老实讲，小弟台，我眼下前来，主要便是冲着你，虽然先时我并不十分确认狄老二对你的武学造诣如此高抬，但却仍有几分戒慎，现在证明我来

对了，一个一招之内就能挫败像狄元这等好手的人，是不该被忽视或轻估的，否则，杀鸡还用得着牛刀？”

平淡的语气中含蕴着露骨的桀骜，管家兄妹满心的不是滋味，却无言反驳，顾乞说得没有错，若非为了对付君不悔，光凭“无影四狐”的力量，已可足足摆平“飞云镖局”上下而有余！

伸了个懒腰，顾乞又道：

“来吧，君不悔，早晚也将是我们一老一小两个对决，不如尽快完了事，亦免得让大伙牵肠挂肚的苦等结果

君不悔严肃的道：

“我已准备好了，顾老。”

顾乞笑道：

“君老弟，你要注意防范，我的出手非常快，会快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往往刀闪芒现，我的敌人便被他爹娘白疼数十年了……”

君不悔颌首道：

“我知道，所以你号称‘绝一闪’！”

斜斜走出四步，顾乞的视线不曾投注在君不悔身上，他望向长空，望向幽渺的苍穹，形态仿佛是个闲眺天象的隐士，是个探索星宿命理的智者；枯瘦平凡的面孔上只有一片淡远悠悠之色，不见杀气，未露芒锋。

所有在场的人都屏息如寂，连呼吸也显得那么滞重粗浊，寂荡的空间宛如凝结着一种看不到、摸不着，却能压幸在人心的灰翳，而灰臀又是隐隐透沁着血腥气息，翻搅得人们胸口涌呕。

那有如闪自极西的一抹冷电便猝然映现，惨白银亮的光华突兀照耀着人脸，炫花了眸瞳，明明只是一次芒煌的闪晃，却接连爆呼起三十一声金铁的撞击，撞击声急促紧密，像是点燃了一串炮竹！

两条人影分向左右掠开，君不悔脚步踉跄，似乎喝多了酒般歪歪斜斜，抢了寻丈之遥方才站稳，一袭新袍子已经裂开了数条缝口，从缝口渗出来的不但是洁白的棉絮，也有染赤了棉絮的鲜血！

顾乞倒没有受伤，却也并非囫囵，他左手捻颌下的山羊胡子默默发愣，那撮出羊胡子，不长不短刚好被削去了原来的一半！

管瑶仙走到君不悔身侧，焦惶得声音都在发抖：

“你伤势如何？君不悔，要不要紧？碍不碍事？”

君不悔脸色苍白，还算镇定的干笑着：

“没关系，都是些皮肉之伤，好歹要不了命——”

吸了口气，他又压低嗓门道：

“二小姐，这老小子真厉害，若非吉大叔早教过我勤练‘虚实分光法’，只这一招，我就八成栽了！”

管瑶仙哪里还听得进这些话，她心乱如麻的道：

“伤得不重就好，君不悔，你有把握制住顾乞吗？一朝制住了他，其他的人便不足论、你要知道，我们大伙的生死存亡，全指望你了……”

君不悔笑得十分苦涩：

“别把我看得太高，二小姐，姓顾的功力雄浑，气势如海，他的刀才一出鞘，便有一种笼罩天地，泰山压顶的浩荡威势。莫说制住他，能够抗得住他的攻击已叫老天爷保佑了！”

管瑶仙急迫的道：

“就算抗得住他也好，君不悔，你千万小心，我们都靠你一个人……”

那一头，顾乞双手抄拢在衣袖之中，依然看不见他的刀，依然看不见他脸上的杀气；胡子被削，他却丝毫不动情绪，就和没有这回事一样，和颜悦色的宛如在同老朋友聊天：

“君老弟呀，你委实好本领，年纪轻轻，浸淫在这把刀上的功力却已精到至此。不免令我这个自诩行家的老朽亦感汗颜，以你的造诣来说，直比我五年前的修为、若硬要挑剔，仅是经验略差，稍欠圆熟而已，再假以时日，你的刀法必可称霸武林，睥睨群侪了！”

君不悔全神贯注对方的言语动作，一面谦虚的回答：

“顾老谬誉，愧不敢当，是顾老刀下留情，未朝绝处相迫，否则，我又如何是顾老对手？”

嘿嘿一笑，顾乞眼珠子打转：

“方才你那回抗我的招术，可是叫做‘流星雨’？”

面现惊异之色，君不悔不由肃然起敬：

“正是‘流星雨’，顾老幻何知晓此招刀法？”

顾乞仍旧笑吟吟的道：

“那么，‘大天刃’吉百瑞是你什么人？”

君不悔也笑了：

“是我的大叔，吉大叔；我还不知道吉大叔号称‘大天刃’哩！”

佯咳一声，顾乞又道：

“你的刀法是由吉百瑞亲传的么？我的意思是说，吉百瑞是否把他那身本事都授予你了？”

君不悔但然：

“我的刀法全是跟随吉大叔练的，我想他大概将他的活儿都教给我了，因为吉大叔曾经对我说过——‘行啦，我老头子的这点玩意，连压箱底的家私也抖露给你了，你下狠练，卖力磨、往后有你生受的日子……’；顾老，吉大叔这么说，定规没有假。”

于是，顾乞不笑了，他第一次显得表情凝重：

“君老弟，你跟你吉大叔学了几年刀法？”

君不悔道：

“三年多一点儿……”

神色间有些阴晴不定，顾乞缓缓的道：

“只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就这段辰光，你便具有如此的身手了？君老弟，请你明白说，在吉百瑞传你刀法之前，你是否早有基础、怀有根底？”

君不悔兴冲冲的道：

“顾老好眼力，可不是么，在吉大叔教我之前，我业已跟着我师父习过十年刀艺，那真是挺下功夫的十年哪……”

顾乞深恐君不悔嘴里的“师父”又是另一个和吉百瑞相似的人物；他小心翼翼的问：

“你师父，尊姓大名？”

君不悔喜孜孜的道：

“顾老一定知晓家师名号——出相庄‘虎贲刀尊’任浩！”

顾乞在一呆之后的形态相当古怪，竟是一种忍俊不住的德性，他急忙干咳两声，加意端正容颜：

“任浩？哦，我知道他，当然知道他，不但知道，甚至还有过数面之缘，君老弟，那任浩，曾是你的师父？”

君不悔看着对方的神情反应，不觉微温：

“不但‘曾是’，顾老，他一直都是我的师父！”

“哦”了一声，顾乞感叹的道：

“人说吉百瑞是鬼才，是奇才，我还不信，眼下我却信了，他能三年余的时光调教出这么一个弟子，更强似一般名家夹磨了三十载岁月的高徒，姓吉的这份能耐，还有什么话说？”

君不悔急切的道：

“可是我师父也教了我十年——”

摇摇头，顾乞深沉的道：

“老弟台，容我实话明说，今天你有这么一身本事，乃全拜吉百瑞所赐，与你令师毫无干系，若单凭任浩那几下子，别提你跟他学了十年，就算学上一百年，亦同样成不了器，更休言与我一争长短了！”

君不悔悻悻的道：

“怕不见得……”

顾乞淡然一晒：

“背后莫论人是非，老弟台，令师的一切我不愿多讲，他日你能再与令师朝面，无妨提提我顾某人，他若记性好。会告诉你一段渊源旧往，那时节，你便明白我不是有意低贬令师……”

君不悔就怕人家把话题儿围着他师父绕，下意识里，他也觉得师门的名声似乎不怎么嘹亮——至少不如任浩口中哪么神气；他赶紧岔了开来：

“顾老想也认得我吉大叔？”

顾乞道：

“‘大天刃’之名如雷贯耳，却不曾有幸识荆，倒是我有两位挚交好友与令叔打过交道，可叹并非善谊，乃是恶缘，他们与吉百瑞前后发生纠葛，两次冲突；落了个双双成残……君老弟，我这两位好友的艺业超凡，功力绝佳，皆不在我顾某之下，未料全栽在你那心性孤傲刚愎的吉大叔手中，说起来，也算命里注定有此一劫吧……”

他娘的，如此说来，岂不是新仇又加上旧恨啦？君不悔越发谨慎，举止便不若方才的自然了。

憋得几乎七窍生烟的狄清，这时悄悄往前挪了几步，低声道：

“顾老，辰光不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事做个了结？和姓君的后生晚辈休须徒费唇舌，以顾老之威，一举而歼岂不干脆？”

顾乞似笑非笑的道：

“你以为我只是逗着他扯些闲淡？老狄，你也是越混越回头了，知己知彼，百战才能不殆，摸不透对方的底细根源，如何十招八攒？姓君的高深莫测，我好歹得套点端倪出来，蒙着头瞎撞的事不应该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干的，你总不希望我也在老脸上挨一家伙吧？”

狄清连忙陪笑道：

“是，顾老有理，顾老高明……”

君不悔却觉得老大不是味道，把刚刚对顾乞兴起的一丝好感顿予封杀、更有一股遭受愚弄的难堪；他挣红着脸庞，恼怒的提高腔调：

“顾老，我，我还以为你的想法有了改变，对眼下的情势或许有另作安

排的可能，不料你仍然是狼子不易其野心，一时一刻亦未稍忘你的目的、你的企图，你依旧是又要银子又要命！”

顾乞竟叹了口气：

“老弟台，先时你说你生嫩，我犹当你是自谦，此刻看来，可不真叫生嫩？你不想想，我凭什么改弦易辙、又凭什么不本初衷？只因为我和颜悦色的同你说了几句话？只因为我盘了盘你的根由？老弟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这么单纯的，人的欲念和企求亦不是这么容易衍变消化，你要弄清楚，我们的立场仍然敌对，我也从未想到不要银子不要你的命！”

君不悔气愤的道：

“如此说来，你向我盘根究底，也是你要钱要命的一种手段了？”

顾乞沉沉的道：

“我很惭愧的回答你，不错。”

君不悔昂烈的道：

“那么，你还在等什么？”

顾乞古井不波的道：

“老弟台，我不是在等什么，我是要策划一点什么；我老了，打不起没有把握的混仗，因为输一次便向坟墓跨近一步，不比你们年轻人，有本钱，经得起多栽几遭斤头！”

君不悔略带三分迷惘，瞪着眼道：

“要拼就拼，还有什么可策划的？”

顾乞一笑无语，飘出丈外，招手叫过“无影四狐”兄弟及那两个书生打扮的青年，咬着耳朵不知在传授什么玄机。

于是，管瑶仙急步趋前，也将君不悔拉向一边，俏脸泛青：

“糟了，君不悔，他们打算联手抗你——不，抗我们！”

君不悔茫然道：

“这是怎么讲，二小姐？”

管瑶仙凑近君不悔耳边，吹气如兰却透着火急：

“你真傻，姓顾的老不死刚才已经将话点明了，他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又说要策划一番，君不悔，他待策划什么？当然是要对付你，而且要稳扎稳打的对付你，你却像块木头一块等着他们动手，你也不用用脑筋，他们是打谱以多吃少呀！”

君不悔默然片刻，咬牙道：

“随他们便吧，二小姐，我豁上了！”

管瑶仙焦灼的道：

“想想看，君不悔，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却敌的法子？”

君不悔笑得微带凄苦：

“除了我拼命，还有什么法子？二小姐，只等这些泼皮并肩子朝上拢，你和各位镖头便撒腿跑，我豁死也截住他们，只不知拦得多久就是……”

眉宇间忽然舒展，管瑶仙似是突然贯通，她神情湛亮的道：

“不，君不悔，我们不跑，我们要与你共存亡——为了我们的事，你都能舍身承担，我们凭什么妄图苟全？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本来卑鄙无耻，却全叫人性的自私怯懦给掩蔽了，君不悔，如果要死，也该我们先死，不应把你放在前面！”

君不悔急道：

“二小姐，二小姐，现在不是谈论春秋大义的时候，主要得靠实力，我还能以与敌一搏，各位的身手，恐怕抗拒不了人家，何苦白搭上这许多性命？”

管瑶仙坚定不移的道：

“生也有自，死也不因；君不悔，我不是和你讲道理，我是在贯彻一个做人的原则，与其含辱负咎的苟活，还不如坦坦荡荡的赴死——君不悔，我心念已决，你不必再说；其实我很怕，怕得要命我不愿死，我祈求还能享受人生，不过，活要活得有尊严，活得像头狗，也就谈不上享受了……”

君不悔欲言又止，最后只有忧戚的道：

“你从来都是有主张的，二小姐，你决定的事，从来不听别人左右，但愿上苍保佑你……”

管瑶仙居然灿笑如花：

“上苍要保佑我，得先保佑住你才行。”

君不悔正不知该怎么回话，顾乞那边像已商议竣事，只见他轻轻挥手，“无影四狐”几兄弟与另两位书生打扮的朋友已立刻向四周散开——却散得并不远，从他们各自占据的位置及间距测量，都是跃身便可扑袭的狭窄范围之内，而且，显然亦将各种攻击角度完全计算进去；这样的布阵，决不是群战的格局，乃是作重点狙杀的安排，重点是谁？不言而喻。

管瑶仙强持镇定，扁扯着嘴唇：

“时辰快到了，君不悔……”

好想用力拥抱管瑶仙一下以示安慰，但君不悔也仅是想想而已；他赶紧凝神屏息，暗哑着嗓调道：

“你宽怀，二小姐，一切有我前头顶着！”

居中挺上来的当然仍是顾乞，他面对面的站在君不悔八步之前，双目中闪烁着奇异的芒彩：

“我看得出来，君老弟，你已决心和我们一拼了？”

君不悔觉得喉咙发干，胸口闷胀，他连连咽下两口唾液，一开口，声音依旧带沙：

“顾老，我也听得出来，你用‘我们’这个字眼，光景是待以众凌寡？”

顾乞老脸上形色不变，似是理所当然：

“争财争气可不能赌命，君老弟，方才我已告诉过你，我年事大了，赔不起，你多少委屈点儿；再说，这也不算是‘以众凌寡’，确实数一数，贵方人马只怕比我们还要多，至于中用与否，却是贵方自己的问题啦！”

君不悔生硬的道：

“你最少还有一桩长处，顾老，好歹你能吐点真言实话。”

打了个哈哈，顾乞慢吞吞的举起右手，宽大的袍袖滑腿至时，赫然显露出他扣缚在外小臂上的一柄弦月型金鞘短刀来，刀柄刀鞘全是一色的金光灿丽，闪闪生辉，鞘宽只有两寸，带柄长约尺余，倒是十分小巧精致的一件利器。

顾乞手腕微振，“呛”的一声脆响，那柄尺余长又微呈弧度的短刀已握在手中，刀锋却是晶亮如雪，寒芒流灿；那一溜颤晃的清莹光彩宛如在刃体内转动，在尖锋上跳跃，于炫花的形质中，别有一股森森之气——这不但是件精致的艺术品，更是件杀人的工具，这工具却铸得如此巧雅秀美！

君不悔仔细端详着顾乞的手中刀，忍不住一声赞叹：

“好刀！”

顾乞与有荣焉的微微一笑：

“是好刀，刀叫‘缺月’。”

第十三章：屠魂乍现聚魂休

刀称“缺月”，“缺月”是刀，人生不能常满如月，却时若弦月残缺，那么，刀名表示着什么意义呢？一个彻悟的出世观？一个自根本即不完美的轮回？抑或刀锋所现，象征着某一项幻灭？

君不悔无声的在嘴里念着：

“缺月……缺月……”

另一头上，管亮德也直愣愣的把目光定在“缺月刀”那闪烁生寒的芒焰间，他只觉背脊梁一片冰冷，心腔子阵阵猛列收缩，拖着两条重似千斤的腿，他蹭蹭挨挨的靠近管瑶仙身边：

“妹子，你……你真待和他们死拼？”

管瑶仙闭闭眼睛，嗓音亦带着微颤：

“不只是我，是大伙都得和他们死拼！”

舐了舐干裂的嘴唇，管亮德惧悸的道：

“如若抗不过人家，妹子，你可曾考虑到后果？”

管瑶仙冷冷的道：

“假使不拼，就眼睁睁的看人骑到我们头顶在一番恣意侮辱之后，更裹胁五万两银子而去？再说君不悔的一条命虽不值钱，却不也是一条人命？赔财赔命又落个懦弱懦无德的臭名，这种事，你干我不干！”

管亮德唉声叹气的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妹子，我是怕敌不过对方，弄到最后不可收拾……”

哼了哼，管瑶仙道：

“大哥，你还在做梦？场面明摆在这里——拼与不拼全是一样的不可收拾；君不悔拿了我们多少月俸、欠过我们多少人情、或是和我们有深厚渊源？半桩没有，他却能挺身为我们赴险，我们如果只顾自己，卑颜苟安，将来道上尚有我们立足之地吗？我们又以何面目示人？所以豁到底可生可死，退缩图存则永难抬头，两条路选一条，大哥，你要选哪一条路走？”

管亮德期期艾艾的道：

“这……这……任是哪一条路，也不好……走啊……”

管瑶仙一摔头，道：

“那就照我的决定，走拼的这条路；大哥，要死要活，大家全在一块！”

喉咙中仿佛梗塞着什么东西，管亮德想说想辩却发不出声来，当另外一抹光华闪映进他眸瞳的一刹，他已知道什么话都不必要再讲了。

那是一抹蓝汪汪的光彩，湛蓝如湖水般的波颤里，还旋漾着一丝淡青，这片青蓝色的冷电便掣流于君不悔手上的“傲爷刀”间，短阔的锋刃宛如透现着生命，随着尾芒的不时伸缩而跳动着，刀在君不悔掌握中似是活的！

像被一股无形的压力迫窒着，顾乞目注刀身，好一阵才挣扎似的透了

一口气，他喃喃的道：

“傲爷刀？”

君不悔的心隔间忽然充满了自信的感觉，手握着刀，就如同和一个生死与共的老友并肩相连，是那么血脉交流，那么魂魄相通，下意识里，刀已不只是单纯的护身武器，更是一位值得托心托命的伙伴！

顾乞的笑声也透出沙哑：

“老弟，果是一把好刀……”

君不悔的神色奇异，双目的亮：

“这是我的好伴当，不错，是‘傲爷刀’，执刀傲如爷！”

顾乞早已注意到君不悔形态上的变化，他不禁苦笑：

“看你执刀的气势，我有点相信这句话了……”

七步外的狄清提高嗓门道：

“顾老留意姓君的手上家伙只怕足以断金切玉，顾老千万疏忽不得！”

顾乞精神专注于前，眼珠子都不转动：

“还用你说？练也练了一辈子，宝器俗物我岂会分辨不出？”

“出”字尚在他舌尖上滚动，这位“绝一闪”已倏然身形暴起，银芒迸射间兜头七十九刀分成七十九个不同的角度却在同一时刻罩落，刃面剖裂空气，引起锐啸如位！

君不悔原地不动，“傲爷刀”快不可言的做着幅度极小的挥展，由于他的动作细密又迅捷无比，贸然一见，似是不觉他在运刀走式。

龙吟似的金铁撞击声响成一串，谁也听不出共有几响，辨不清交锋几次，顾乞腾空两丈，但见衣袖飞舞中人刀一体，怒矢般反射而下。

君不悔突然陀螺般就地飞旋，刀随身转，宛如一个通体蓝光璀璨的焰球在滚动地面与刀的连衡已融为一体，刃与刃的交连毫无间隙，那青蓝色的芒彩均匀细致，闪掣中圆润浑成，真是完美极了！

回扑的顾乞稍沾即退，他凌空三次跟斗，厉声叱叫：

“并肩子上！”

两位书生打扮的年轻人淬向前抄，两人使的也是一样的兵器——锤梭链；这一头连着拳大铜链，另一头连着半尺尖梭的家伙、用钢链子居中一接，威力凭添十分，远打近攻，异常霸道，两个人的功夫更老辣精狠，甫一抄前，链梭齐飞，眨眼下已如祭起千百霹雳，无尽流芒！

顾乞顺势由左侧再攻，刀挥刃闪，亦是豁上真力，拼上老命了！

那两个书生才一现出兵器加入战圈，管亮德已蓦地抖了抖。

“我的天，这不是，风雷双秀，沙魁、沙斗兄弟两个么？”

管瑶仙双手翻处，一对临时打造的锋利银钩已到了掌心，她尖声道：

“管他什么人，大哥，我们杀过去！”

不等管亮德有任何表示，她一头雌虎般当先跃出，更竟冲着那最棘手的顾乞而去！

管瑶仙的身形一动，狄清已阴冷的笑了起来，在他这种不带笑意的笑声里“鬼狐”黎在先打模拦截，两只“转轮刀”活脱两盘旋磨，凌厉无比的硬将管瑶仙去路堵住！

银钩挑刺点戮，管瑶仙竭力招架，却在照面之间就落了下风，她瞋目切齿，仍然悍不畏死的向前冲扑，一面嘶声叫骂：

“黎在先，你是个最不知羞的狗奴才……”

刀轮霍霍飞闪，黎在先步步紧逼，僵着一张猴脸，神情怨毒：

“好样的碰不过，便拣个稀松货色捏上一捏，管丫头，我面盘这一记，说不准就能在你脸上找回来！”

管瑶仙左支右继，惊险连连，她却真个豁了出去，钩闪钩舞，全是拼命的架势，腾挪在寒光流灿中，她毫不认输：

“你是在做梦，黎在先……”

于是，一声虎吼起处，管亮德到底鼓起余勇，奋身来援；他手握一条栗木包镶钢头的三节棍，“哗啦啦”暴响声里，直取黎在先！

“无影四狐”没有一人拦阻管亮德的攻击，亦没有人加入黎在先对抗管家兄妹，姓黎的怪笑有如果位，刀轮扩展仿佛光河骤涨，一下子就把管亮德涵括进去，他以一敌二，竟仍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管亮德的三节棍溜体挥飞，前拒后截，上盘下绕，但见刀轮掣闪如电，着着紧迫、式式占先，任他棍似泼风，愣是难扭颓势，他急得满头汗水，振吭大叫：

“吕刚，胡英……你们快上来帮一把，别孙子一样缩在那里，这不是看热闹的时候啊……”

早已浑身透凉的众家镖师，如何看不出眼前的危机、又如何不知道他们头儿急须帮上一把？然则心中明白是一回事，有意为力又是一回事，能不能动、敢不敢动却乃另一个说法了，自古以来，就是从容就义难，这住上一跳，生死攸关，岂是玩笑得的？

棍花旋舞间，管亮德愤怒的吼喝：

“你们倒是快上啊，他娘的，都变成一群傻鸟啦？”

吕刚咬一咬牙，抖起嗓门回应：

“来……来啦，总镖头，这就来啦！”

管亮德窜过刀轮间那危可一发的空隙，叫得更是凄厉：

“要动手脚，甭他娘净在嘴皮上使劲，人呢？你们人在哪一块？”

吕刚猛一声呛喝：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兄弟们，挺上去！”

这里几位大镖师才待硬起头皮豁上一遭，狄清已大马金刀的往前跨站两步，半侧身，一对耀眼生辉的短柄烂银枪霍然并握右手，斜指向天的枪尖微颤之下，双枪倏分两掌，好一招漂亮的大鹏展翅！

大鹏展翅只是一记寻常的招法，问题却在施招之人绝对不比寻常，狄清一亮相，声威确是不凡，再加上“翼狐”上官鹰、“邪狐”左幻森朝左右对抄以为呼应，阵仗一摆，业已将众家镖师那甫冒出头的三寸士气压制下去，空落得满心冰寒！

管家兄妹由眼角瞥及一干手下的此等反应，免不了一肚子里窝囊，神情更有掩不住的羞恼，兄妹两个却不再催骂斥责，管自拼力应敌——他们明白，生死之事，是勉强不来的，人家不敢不愿担难舍命，你又如何逼他舍得？某些人看来，所谓仁义英风，只不过是名目罢了。

现在，君不悔已经与顾乞、沙家昆较斗了二十余招，确实说来，他们两拨四人间的拼杀，只是一种缠战，双方都极为小心，小心到稍沾即走、始触立变的程度，他们都在寻找对方的弱点，对方的破绽，出手攻拒大多是试探性质，尚未往豁死了结的绝处于，制人而制于人么，谁也想不用赔上什么，便光光彩彩的胜这一场。

做爷刀在君不悔手上闪动，宛若一道灵活闪烁的虹光，而顾乞的缺月溜转如电，倏忽游走，像是一条刁钻的芒蛇，沙家兄弟搭配着寻隙进退，却是身手迅捷利落，难以捉摸，看来哥俩好，这联合上阵的把戏玩得熟能生巧了。

突兀里，与黎在先搏战的管瑶仙闷哼一声，身子连连旋出五步，肩头上已是一片殷红，管亮德狂吼着横阻硬截，棍起棍落宛似舞起一轮风车；黎在先晃挪腾展，快速无匹，不但未退半步，眨眼间，更将个管亮德逼得手忙脚乱，险象环生，光景比他妹子犹要狼狈三分！

黎在先如今又恢复了他那惯有的贼笑，不怀好意的在嘴里揶揄着：

“他娘的，我还道今天怎么会倒这种霉，一上来就吃‘飞云镖局’的高手抹赤了脸，原来却并非这么回事，‘飞云镖局’也同样有蹩脚货，见红挂彩竟不是我姓黎的独家享用啊……”

三节棍旋飞抖闪，纵横扫击，管亮德双目泛赤，嘶声吼叫：

“黎在先，你敢伤我床子，便拼上一死，我也要找你讨还公道！”

刀轮闪映着冷森的寒光流掣弹翻，一连串震开了管亮德急骤的攻击，黎在先皮笑肉不动的道：

“你也不用鸡毛子喊叫替自己寻台阶了，姓管的，我黎某人度量大，你只管上来，我包能一并笑纳了！”

这时，管瑶仙又自回头反扑，事到如今，她却出奇的平静：

“大哥，稳着点，咱们今天能否幸存皆不关紧，多少捞回本利才不算自搭！”

管亮德侧走斜攻，边急问：

“妹子，你还行么？”

银钩封中，管瑶仙清晰的道：

“行！”

黎在先身形暴起淬滚，大喝如雷：

“且看谁行！”

三节棍的第一截“吭”声歪荡，管亮德脚步略浮，他手执棍尾狠戮敌人，却是一戮未中，便觉胸前森凉，对方的刀轮扬起，光芒挣亮，业已炫花了他的双眼！

管瑶仙一声“大哥”，猛向前冲，银钩翻飞九次，九次全擦着黎在先闪电般滚动的身躯落空，她未及换式变招，只见斜刺里黑影倏掠，人已被黎在先一脚踢中腰际，痛得她心腔收缩，双腿发软，一头栽倒雪地之上！

比管瑶仙更早躺下的是她兄长管亮德，管总镖头右胸上裂开一条半尺长的血口子，皮肉翻绽中显露着层次分明，颤蠕鲜赤的里肌白脂，就这瞬息，血已浸透了他的上衣，不论是否伤得须要躺下，只这景象看来，却是有些触目惊心，不躺下也难挺直啦。

目睹此情，君不悔忽觉热血上冲，整个身心像在刹那间燃烧起来，似是天地万物顿时在一片赤辉中沸腾了——傲爷刀“挣”声翻转一面，刀刃上雕镂的那只眼睛宛如开始闪动，更似发出魔灵般透蓝的光焰，刀在他手上跳弹，极快极快的跳弹，蓝焰便千百条毒火也似的向四周进射流飞，形同一团突爆的烟花炸药。

炸药的光焰是炙热的，这以刃芒为辉源的光焰却是冰寒的，更是锐利的，锐利的锋镐割裂空气，空气便激荡呼啸，宛如多少冤魂厉鬼的呻吟了。

“大屠魂——”

顾乞的惊叫像是一声拖长了尾音的哀号，他几乎是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般亡命逃避——不往上飞，不向侧掠，而是滚倒雪地，手脚并用的翻腾蹬扒，当然，他采取的躲避方式应该是正确的，一个惯于取人性命的人，向来深知如何自保。

沙魁和沙斗，两兄弟就欠缺就样的经验了，他们在顾乞的仓皇叫声里，哥俩迅速朝斜角的空间退掠，而刀芒流电正是越往上面越密集，眨眼下两个人的身体竟如此怪异，又恐怖的分散支解，漫天的血肉横飞，像是千万把无形刀齐斩并落，生生将两个活人的皮囊，在难以思议的短时间里化为烂糜！

几乎在沙家兄弟死亡的同时，君不悔已到黎在先的头顶，做爷刀上雕镂的眼睛蓝芒焰映，他毫不迟疑的又是一记“大屠魂”，这一次，刀光闪射却改成越往下越密集，仿佛斗然罩落的一面网——以锋刃与锋刃，交连交合而组成的网。

黎在先行家，是杀人的行家，也是练武的行家，方才君不悔的“大屠魂”他已经见识过，更看到顾乞与沙家兄弟遇异的逃命方法所产生的，遇异结果，在一阵心胆俱裂的震悸下，饶有样学样，活脱懒驴打滚，着地狂翻，翻滚的过程中，犹不忘刀轮旋舞如风，且将自家护紧再说。

耀眼的光华掣内穿飞，不单是那种森寒的清蓝，更隐现着赤辉——黎在先保住了性命，却未能免除皮肉之痛，一只左手齐腕斩断，背脊是更加纵横十一道血槽，伤口卷裂，刀刀见骨！

黎在先口中的号曝声，简直就不似是人的声音，他痛得满地打滚，血污狼藉的身子抽搐不停，脸上涕涎合着泥雪，抹得花黑一片，看上去，业已认不出是他黎在先原来的模样啦。

君不悔倒没有乘隙追杀，他呆呆的站在那儿，呆呆的望着一招之下所造成的情景，而情景恁般凄惨可怖，连他本人都不敢相信，这一记“大屠魂”居然真个凌厉至此，屠魂如斯！

狄清、狄元、上官鹰与左幻森四个，也全中了邪一样僵立着，八只眼睛不但发了直，四张脸孔更是白里透青，灰败得不带一点人味。死亡的惊窒非仅凝结在他们的形态上，尤其深镌进他们的内心里了！

黎在先痛苦的辗转于地。声嘶力竭的干号：

“你们快来救我命啊……这不是看光景的时分！我他娘身上就似锥扎挫剐，一颗心若油煎刀绞，两眼发黑，筋骨寸断……你们哪一个快来救救我啊……”

晕未受伤，却胆寒魂飞的顾乞强恃镇定，暗哑着嗓门道：

“君不悔，黎在先受创甚重，若不速救必死无疑，你也是江湖人，应不作兴赶尽杀绝，还请放过黎在先一马！”

君不悔如梦初醒，他机伶了一下，声音发沙：

“我，我几时说过不能救他的话？人已伤成这样，再有什么深仇大恨，也该可以收手了……”

顾乞大叫：

“老狄，赶快救人！”

狄清、狄元兄弟与上官鹰、右幻森四个这才透了口气，忙不迭的围到黎在先身边，一齐动手展开急救，可怜黎在先经过这一折腾，人已到了晕迷状态，险险乎便翻了白眼。

这边有人救护黎在先，那边也有人照顾管家兄妹，就此须臾之间，“飞云镖局”原来形若灰孙子般的一干镖师，立刻有了生气，不但有了生气，更且个个精神抖擞，表情棱棱含威，宛如这场胜仗是他们协同一力打下来的。

管瑶仙忍着腰眼的痛楚站立起来，步履艰难的走到君不悔身边，她脸色苍白，却对君不悔绽开一抹无比温柔的微笑：

“大德不言谢，君不悔，我兄妹的父母只给了我们一条命，你却让我们重生了数次，你不但是我们的福星，更是我们的恩人，我，我不知该再向你说些什么，才能表达我心中的感受于万一……”

君不悔干笑一声，呐呐的道：

“老实讲，二小姐，我在片刻之前，还不知能否帮上你们的忙，甚至不晓得自己保不保得住老命，吉大叔的刀法，我做梦也想不到竟有这大的威力……”

管瑶仙低沉的道：

“我也没料到你的修为已达如此境界，君不悔，看来你已助我们渡过了这场灾难，我们永不会忘记你的慈悲，与你的慷慨……”

君不悔觉得面孔发烫，他赶紧道：

“只是舞了几趟刀，二小姐，这不算什么，实在不算什么……”

这时，狄清一伙人已大致将黎在先的伤势做妥了临时处理，看情形，这条鬼狐还不忙着去扮鬼，约莫尚能保命，就是形容难瞧，有点惨不忍睹的味道。

顾乞走向狄清，一脸的灰暗：

“怎么说，老狄？”

望着自己手上沾染的血污，狄清唇角微微颤动：

“顾老，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顾乞一双黄浊的眸瞳透着阴沉，缓缓的道：

“缺月刀不知聚了多少生魂，竟奈何不了这个后生小辈，今天的斤头栽得不小，老狄，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们制不住他！”

点点头，狄清沙哑的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顾老，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顾乞紧锁双眉，望向那一片零落血肉：

“这一回去，我还不知如何向沙家人交代，兄弟两个，一张活口不剩，唉……”

“飞云镖局”那边，已有人从屋内取出两大块油布来，开始收拾沙家兄弟的残尸；君不悔走近几步，朝后一指：

“顾老，这两位的话骸，你们要不要带走？”

顾乞表情冷涩的道。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当然要把他们的尸体带回祖居安葬。”

君不悔愣愣的道：

“那——你们还待再朝下拼么？”

深深吸了口气，顾乞强忍住那股突涌的窝囊感：

“艺不如人，夫复何言？我们认栽便是。”

拱拱手，君不悔道：

“全是顾老承让，我领情得很。”

冷冷一哼，顾乞道：

“用不着说这些好听的，君老弟，你今天风光露脸，可别骄矜过甚，十年河东转河西，谁也不敢保证一辈子顺当！”

君不悔忙道：

“我没有其他的含意，更不是讲反话，顾老千万不要误会……”

双目毫不稍瞬的盯着君不悔，顾乞生硬的道：

“沙家兄弟的两条命，黎在先的一身残，足够使我没有任何误会，我明白这是怎么一桩事，又该如何来令它了结，君老弟，你记着了！”

君不悔道：

“你是说，顾老，这档子麻烦眼下还不算了结？”

顾乞不再多言，管自大步离去，跟在他屁股后面，狄清背着黎在先，上官鹰和左幻森一人背一个尸包，由狄元押尾，一行人竟是如此凄凄惶惶的出了大门。

长久以来就流传着两句话——“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个意思君不悔也懂，然则此情此景，再加上他的敦厚心性，却如何下得了那等毒手？春来若再生，就只有让它生吧……

身上的几处刀伤只是刚刚合口，君不悔便向管瑶仙言明了辞别的意念，管瑶仙再三留人，君不悔却离意甚坚，管瑶仙急了，眼圈儿泛了红不说，连声调都带着哽咽：

“你要走，可以，我跟你一起走！”

君不悔傻住了，他直挺挺的站在管瑶仙坐着的大师椅边，双手连搓：

“这……这怎么行？二小姐，你是主，我是仆，你跟我一道走，说出去成何体统？而男女相处也诸多不便，尤其我这趟去不是游山玩水，乃是替吉大叔办事，危险性颇大，万一牵连了你，我的罪过就深重了……”

管瑶仙噎着声道：

“谁叫你回来当差？你也不要口口声声把主仆，主仆挂在嘴边，君不悔，你摸着良心讲，打上次那狄元的事发生之后，我几曾把你当成下人看待？”

连连点头，君不悔陪笑道：

“是，二小姐是不曾把我当成下人看待，但我自己却不能失了分寸，我进镖局来是干什么的？又凭哪一桩支饷吃粮？岂可因为对二小姐略有小助，而忘记个人的出身？二小姐对我照顾是看得起我，我不该给了鼻子长了脸，顺着竿子往上爬呀……”

管瑶仙是真生气了，她咬着牙道：

“君不悔，你，你是真不懂还是装迷糊？”

咽了口唾沫，君不悔惶恐的道：

“我不知道二小姐指的是什么事……”

闭闭眼，管瑶仙的双眸浮映着一层水湿，她伤感的道：

“君不悔，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在某些地方显现出异常的关注，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言谈举止间，不同于她惯有的习性时，你以为这个女人是在做什么？想什么、打算什么？”

君不悔突然面红心跳，呼吸急促，他张口结舌的道：

“二……二小姐，你，你是说……你该不是那个意思吧？”

管瑶仙肯定的道：

“我就是那个意思，君不悔，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意思！”

用力在袍摆上揩擦手上的汗水，君不悔的喉咙又干又沙：

“二小姐……我……我……我……我……二小姐，你是在开我的玩笑……”

霍然自椅中站起，管瑶仙逼视君不悔：

“看看我的样子，看着我的眼睛，君不悔，我这像是在与你开玩笑吗？一个女儿家会向一个大男人开这种羞死人的玩笑？”

君不悔竟混身颤抖起来，他有些晕眩，出声似在呻吟：

“你你……你……二小姐……可是我……”

管瑶仙冷静的道：

“君不悔，你不喜欢我？”

君不悔心慌意乱，舌头发直：

“是是，啊，不不，我喜欢你，二小姐，我当然喜欢你，可是我一个下人，和你身份太过悬殊，只怕配不上，不相衬啊……”

管瑶仙轻柔的声调，似在耳语：

“人格与操守才有贵贱，身份并无尊卑，君不悔，你不要妄自菲薄，看轻了自己，我不嫌你、莫非你还自嫌？”

君不悔觉得身子发软发烫，兴奋加上激动像在他心里烧成一片熊熊烈火，这片火却燃得他熨贴满足无比；天地似在旋转，他晕晕沉沉的坐到太师椅上，我的佛祖，当爱来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的滋味么？

第十四章：荒林野地怪色魔

一匹神骏似的黄膘大马上坐着君不悔，簇新的皮鞍上嵌镶着银钉扣，连两只脚蹬也打磨得明闪锎亮；君不悔另换了一袭青袍亦是初上身，驹奔衣扬，端的透着十分春风得意，如果有人知道他腰里还缠着千两银票，恐怕就会越加羡慕啦。

君不悔人在马上，不徐不缓的朝前赶，脑子里思量的不是前途吉凶，不是行事细节，却都是管瑶仙的轻颦浅笑，深情款款，这马儿，这衣裳，这银钱，俱是管瑶仙为他亲自张罗检点，丝丝缕缕都含着关怀，蕴着蜜意，瞧着触着，别提那一份温馨绵长的感受了，心里甜滋滋，两眼望出去，这肃杀的残冬景致也悦目惬意，美得冒泡儿。

人的际遇可真叫奇妙不是？前些时日，他君不悔尚只是个干粗活图一饱的穷小子，就这么一转眼，居然鲜衣怒马，不似王孙公子也像大户少爷的架势啦，这都不算什么，最令他想不到的是就凭他君不悔，竟能获得管二姑娘的青睐，将一颗心全抛予他，老天，初见管瑶仙的当口，那可是他梦都不敢梦的事，管二小姐，如冷焰般的这位姑奶奶，到头来会看中了他，更这般的看得牢，抓得紧哪！

不自觉的露出了笑意，君不悔满足的吁了口气，他又由此联想到他的小师妹，他的师父；若拿如今业已变成师嫂的小师妹跟管瑶仙比，无论容貌、才智、气质等等各方面，管瑶仙都要强上三分，而不是他师父故示冷淡，将他排挤出来，又如何遇得上吉大叔，更发生这段情缘？是什么人说的来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清脆悠扬的蹄音里，地下的雪泥轻溅轻落，君不悔虽则才离开管瑶仙两天光景，感觉上却似十分长久，这一刻里，竟有着归心似箭的焦盼——事情还没办，意思就待朝回转，男女之间，这“情”之字，亦未免太他娘的邪门！

摇摇头，他赶忙振作精神，专心赶路，当马儿正向一道弯角拐过去，一声碎起又止的尖叫声，宛如一根骤断的琴弦般尾韵颤动着却余音袅袅的传入他的耳中！

这声突发又止的怪异叫声来自左侧方的一座小山岗，山岗上生长着疏密不一的杂木林子，枝干灰黄中，看不清里头是个什么情景，尖叫声不再传扬，一切又归向静寂，君不悔停马张望，一时之间，他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略微犹豫了一下，他偏身落地，决意去做一件老江湖断不会做的事——探察一个究竟，他不相信自己的听觉有问题，更不相信那一声尖叫只是幻觉，光天化日之下，莫不成还出了鬼？

马儿带到路边，君不悔飞身掠上山岗，他的动作很快，非常快，只见一团淡淡的青影几次晃闪，人已进入那一片枯萎的杂木林中。

不用他费心寻找，甫自人林，一幅奇异怪诞的景象已映进眼里，他不由自主的站住脚步，望着前面的情景，干咽着唾沫发呆。

就在四棵参差不齐，略呈四角的树干之间，撑挂着一个方形帐幕，帐幕纯黑，顶上及双侧帘翼皆绣有金色凤凰图案，绣工精巧，栩栩如生，帐幕里铺设着厚软的灰熊皮毡，毛绒枕头，一个半裸的少女正瑟缩在帐幕一隅，以双手掩遮着玉肌凝脂般的上身，上身衣裳，敢情已被褪剥至腰间，少女对面，盘膝坐着一位仁兄，这位仁兄看上去约莫三十来岁，面孔瘦长，气色透着一片虚青，两只一大一小的阴阳眼可不正瞅着君不悔哩。

光景并非到此为止，帐幕外面，还另外分左右站立着两个衣饰锦丽的少妇，两个十分美艳脸上却不带表情的少妇——君不悔不知道为什么打眼之下，便确定那两个女人是“少妇”而不是“少女”，或者是，经过人事与不经人事的女子之间，别有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风韵神情吧？

这眼前的一切，算是怎么回事呢？君不悔暗里犯嘀咕，郊游不似郊游，野宴不像野宴，时令场地也全不是那等气氛和情调，再加上眼下这幅离奇怪异的景致，委实叫人莫名其妙，不知内中是在耍什么把戏。

是了，君不悔望向帐幕角隅处那半裸的少女，这是逼奸！

那少女长发垂肩，散披颊前，君不悔看不清对方的容颜，却看得清那一双眸瞳，一双强烈流露着惊惧，析求又屈辱神色的眸瞳。

没有错，准是那话儿；君不悔立时回思到管瑶仙在石屋中，险遭狄元玷污的情景，一股无名火顿燃烧上心头，感觉上，那少女竟像是他的亲人了，亲人受这种作贱，岂还了得？但且慢，若是说玩逼好的把戏，那满脸虚青，透着肾亏精竭模样的仁兄为何衣衫倒尚整齐？而且，干此等事还有带着随从的？那站在帐外的两个娘们又该怎么解释？

君不悔飞快的转着脑筋，忖度了这许多，时间却仅片刻；帐幕里，那张青虚虚的面孔上已像凝结了一层严霜，对君不悔的突兀到来，似乎不怎么欢迎。

踏前两步，君不悔清了清嗓子，不知为何反觉得有几分尴尬：

“呕，各位，你们是在于什么呀？”

帐幕里的仁兄幽幽叹了口气，声调低弱沉滞，半点中劲不带，活脱奄奄一息的味道……

“这位姑娘正待雨露承恩，幕天席地间享那燕好之乐，我方有心周全于她，你却半途上跑出来耽误美事，煞此等风景，你可知该当何罪？”

君不悔有些迷惘，听对方说。好像是那少女心甘情愿献身献宝，这家伙的语声里，还透着施恩施德的隐喻，莫非此情此景，尚是那少女求之不得的幸宠？

那人又开口了，依然一派病恹恹的虚软：

“原指望你别来，权当做没听到那一声叫，你却偏偏要寻了来，你说，你这是为了什么？又能得多少好处？”

君不悔先堆起一脸的笑，欠着身道：

“老兄，你们各位在这里，照你所言，乃是……呃，乃是要行燕好之欢？”

青白的脸孔一沉，那人道：“一点不错，你竟敢前来扰乱！”

倒吸了一口冷气，君不悔舌头打结：“就……就在这个地方？就在雪地荒林之中？还且有两个妇道跟随？老兄，你，呕，你脑子里没有什么毛病吧？”

那人冷淡的道：

“我十分正常，比你还要正常，我告诉你，好合的境界只在于人，不在于场所，况且各有其癖，各有所欢，什么地方来做这种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该受到干扰！”

在这种环境下与一个怪诞的陌生人谈论男女之私、君不悔也觉得未免荒谬可笑，他用力晃晃头，要使自己更理智些：

“那么，容我请问一句，你帐篷中的那位姑娘，可是自愿？”

阴阳眼眨了眨，瞳仁里的光芒幻异的诡密：

“当然，我要的女人，全属自愿，或者可以这们说，他们不但自愿，绝大多数还是主动。”

主动？就凭这副七分不像人样，三分泛着鬼气的色癆德性？君不悔干咳一声，笑得挺不自在：

“请教，这位姑娘，是老兄你什么人？”

对方沙沙的道：

“一个爱慕我，钦仰我的人。”

舐了舐嘴唇，君不悔一指帐前那两个美艳女子：

“这两位呢？老兄，这两位又是老兄什么人？”

那人却不厌其烦的说明：

“我以前的相好，现在的妾侍，在她们成为我的相好之前，也都是从爱慕我开始，进而循序渐进，直到如今的关系。”

君不悔呐呐的道：

“老兄，你当着她们面另搞女人，你的妾侍不吃味？”

哼了哼，那人大言不惭：

“吃味还能算我的女人？她们对我早就五体服帖，死心塌地，我的所作所为，无不一力膺从，不但没有醋意，还帮着我引介拉拢，行此大伦；我有个‘九美居’，眼看着就要变成‘十全堂’，所以今天的事情，对我相当重要，达到‘十全堂’的理想，乃是我多年来的期望……”

君不悔睁大双眼：

“你，你已有九位妾侍了？”

那人青虚虚的一张面孔上，这时才算浮现了一抹较有人味的得色：

“不错，现在帐中之人，正准备补足我第十房妾侍。”

君不悔脱口道：

”

“只待造成事实？”

那人居然点头：

“是的，只待造成事实。”

一扬脸，又冷硬的接着道：

“如果你不好管闲事，如果你不跑来打岔，此刻已该造成事实了——干扰合欢于飞之乐，损我心愿之将成，你的罪孽可不小！”

话说到这里，君不悔几乎再也没有停留的道理——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俱是出自双方心意，纵然时间地点挑拣得不大妥当，只是小疵，说不定人家偏生就喜爱这样的情调哩；只凭一声半声截腰煞尾的尖叫，君不悔实在不能妄加干预，他搓着双手，犹豫着是否应该离开。

那人僵着声调道：

“本来我必须对你严加惩罚，但我眼前的事情尤为重要，假设你马上离开，我便网开一面，容你超生，否则，你立足之处，即你葬身之所！”

君不悔心里老大不悦，却忍着气道：

“走就走，但我要先说明白，我答应离去，并非是含糊你什么，只为了这一场误会自觉有所冒犯，借而表示一点歉意罢了——”

那人挥了挥手：

“不要多说，须知春宵一刻值千金！”

明明是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还他娘“春宵”一刻值千金呢，君不悔暗里啐了一声，就待转身开步！

在他转身的一瞥间。又与帐幕角偶里那少女的目光接触，那真是一双清澈晶莹的眼睛，却也是一双多么凄惶绝望的眼睛！

转动的身子震了震，就在半侧间突地僵顿下来，君不悔心头疑云大起，一个甘愿献身求欢的少女，等待的该是那种如鱼得水的快乐，期盼的应是似仙若醉的憧憬，处于与妇人中间，只待迈过这一步奇妙的程序，便又是另一个更为完美丰盈的境界了，在这等心态之下，却怎会有着那样一种悲苦哀切的眼神？

然则，如果那少女不是自愿，君不悔人已来到近前，又为什么不呼救、不挣扎、甚至连声音也不出呢？

这其中到底是个什么情势，什么因由，什么纠缠哪！

帐幕中的仁兄缓缓的站立起来，形色阴酷，语气却仍软绵无力：

“看样子，你好像改变心意了？”

君不悔正面那着哪人，喉咙干涩的道：

“老兄，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那人垂塌下眼皮，低沉的道：

“什么问题？”

略一迟疑，君不悔道：

“你帐蓬里那位姑娘，我打算亲自同她谈几句话。”

青虚虚的脸孔上慢慢透出一股淡赤的色泽，仿佛几瓣桃花抹碎在一张

幽青的面具上，浮动着几分迷离失真的意韵；那人的腔调就像来自地穴，空洞又悠忽：

“你想同她谈什么？”

君不悔业已惊觉到对方形态间的变化，这变化虽是极其细微，他却感应到那种难以言喻的浓烈杀机；瞧光景，这位仁兄不但是个色星，恐怕还是一员狠将，色星只令女人遭殃，狠将可就男女一视同仁，得加意防范着了。

那人又略略提高了声音，却只似加大了空洞的回响。

“我在问你，你准备与她谈些什么？”

君不悔忙道：

“没有什么，老兄，仅仅是想证明你所说的话而已，我可不能因为你一面之词，就认定真像不讹，总该两造言语吻合，才能算数……”

于是，那人跨步走出帐幕，君不悔此时方注意到对方的穿着装束，竟也恁般与众不同，充满了妖异的气息——黑袍、黑色的披风，黑色的软靴，而袍襟两边，披风正面，靴帮子外侧，全都绣得有闪亮灿丽的金凤凰；这家伙好像对凤凰有特别的爱好，总是尽量找机会显示出他这种爱好，男人喜欢凤凰，还是金的凤凰，倒真不多见！

往后退了一步，君不悔又戒备的道：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老兄，你便不必忧虑我多此一举！”

那人深邃若幽潭般的一双阴阳眼注定君不悔，飘飘荡荡的出声：

“我不在乎你问她什么，更不在乎她如何回答于你，症结只在你是谁，算哪一号牛鬼蛇神，凭什么权力可以插手管我的事？告诉我，是谁赋予你这样大包大揽的威风，你又将我当成哪一种鸡零狗碎来糟塌？”

君不悔也有了火气，他大声道：

“路不平，有人踩，这里的事透着邪门，透着不地道，任何具有正义感，胸怀磊落方正的人都有资格查问清楚，以免无辜受害，残暴得逞！”

仰天长笑，宛似鬼哭，那人喉头咕咕有声：

“狂犬吠狮，不知死之将至；未曾料到‘凤仪居士’龚弃色今天也会碰到这么一个不开眼的东西，大言不惭，要把我所行所为当做路不平来踩啦！”

君不悔并不知道这“凤仪居士”龚弃色是何等人物，更不晓得人家是个什么出身来历，不过听他口气甚大，多少有点道行则毋庸置疑，君不悔却不含糊，心里且早有打算——这什么“凤仪居士”，任他再了不得，只怕也盖不过“闪魂刀”顾乞去，顾乞都不含糊，怕这龚弃色干鸟？

目视君不悔，龚弃色微觉诧异——人的名，树的影不是？“凤仪居士”久居“栖凤山”，盛势如火，威令若刃，提起来谁不闻而色变，缩头藏尾？面前这要踩不平路的人竟然毫无反应、神态自若，举止从容，像是根本不把他姓龚的看在眼里！

君不悔笑笑道：

“原来老兄是‘凤仪居士’，大名龚弃色。”

龚弃色阴沉的道：

“你知道我？”

摇摇头，君不悔道：

“不曾听闻，尊名大号，倒是第一次入耳：龚弃色，啧啧，好姓名，可惜的是名不符实，老兄不但不弃色，更且十分的好色哩！”

龚弃色又幽幽凄凄的笑了：

“好胆量，你竟敢揶揄我，有十几年了吧？没听过有人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君不悔夷然不惧：

“事情总有个头一道，老兄，连皇帝老儿出差错，还有臣子敢于死谏呢，我豁上了，自就不须忌讳。”

龚弃色道：

“不，你不是豁上了，因为你不知道我是何许人，是什么来路，所以你不畏惧我，要是你早晓得我的底细，便老天爷给你做胆你也没有种顶撞我！”

君不悔没好气的道：

“就算你是玉皇大帝，眼前这档事我也要查个清白！”

龚弃色冷漠的道：

“你没有机会查个清白，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

嘿嘿一笑，君不悔带几分做色：

“我死不了，老兄，你没有力量杀我。”

不曾看见龚弃色的任何暗示，一股锐风蓦起左侧，宛似锥尖一样透向君不悔的肋肋，他本能的斜步急退，当头一束寒光同时压落。

臂时向外曲翻，君不悔快逾电闪般以一个怪异的角度打横弹出，目稍掠处，发觉抽冷子动手的角儿，赫然是那两个标致少妇！

穿紫衣的少妇一击不中，窜身猛进，那杆“刺心锥”吞吐如梭，冷芒溜转，又快又诡，君不悔本打谱使一双肉掌挫挫这两个娘们的凶焰，哪知对付一个穿紫衣的业已不易，另一位着黄裳的姑奶奶又乘势扑到，这一位手执短柄钢叉——乖乖，妇道人居然舞弄此等粗家伙——更是益加泼悍，君不悔翻闪腾挪间，只以空手攻拒，五招下来，不由险象环生，额头冒汗，一副罩不住的架势。

龚弃色冷眼旁观，表情鄙夷，一转身，自个又回到帐幕里原来的位置盘膝坐下，大有准备开审问供，论罪处置的意味。

君不悔跟随吉百瑞三年有余，学的具是刀法精髓，拳脚功夫并没有再加深研，他的拳脚根底，仍然是出相庄练的那一套，而这两位少妇的艺业之强，堪可列入一流高手之林，两个使用兵器的好手，来对付他出相庄不算超凡入圣的徒手功夫，他又如何吃得消？

其实，各种武功千变万化，到末了也是万流归宗，用一个原则做基础，便可触类旁通，互为因应，刀式精妙，何妨易刀为掌？刃锋奇厉，亦能融汇于拳腿幻变之中，简单的说，兵器的演化，大多能以徒手的方式表现，差别只是威力的强弱，效果的深浅而已，但其便捷巧到，绝对强过老套死练的寻常拳脚；君不悔随着吉百瑞苦习三年，自然还达不到这种融汇贯通的境界，老吉能在千多个日子里，将他调教出这一手刀法，已经颇不容易了，如何还有余暇等着他以长时间来体悟这刀掌连一的升华？

这时，紫衣少妇突地矮身旋飞，“锥心刺”抖出千百星点，当灿亮的星点成点线般串连交织，她身形暴起，一刺如虹，骤插君不悔心口！

几乎不分先后，黄衣少妇凌空滚翻，短柄钢叉猝自左右贴肋倒刺冷电炫映里，着着都是向君不悔的要害招呼。

这两个婆娘，敢情是真要追魂夺命哩！

傲爷刀便不得不在一抹青蓝的光华掣飞下展现，刀出有如惊鸿，“嗖”

声裂帛暴响，那把短柄钢叉已经滴溜溜震上了半空，而星芒坠散，“锥心刺”也脱出了紫衣少妇的手掌，猛一下斜插于地，锥杆犹在颤巍巍的抖动着呢。

两位美娇娘一个打横摔出，一个后仰逃命，变起不测，大出意料，两个人虽未受伤，却已花容失色，形态在悻悻中更流露着难以掩隐的惊愕——明明已将对方逼得手忙脚乱，窘像迭生，眼看得手之际，怎么又会突兀发生这等逆势？而人家仅是甫亮一招，这边连人带家伙就都败局啦！

君不悔本来可以继续加追杀，而且得手的机率近乎绝对，但他却没有这么做，一则他的宅心仁厚，再则他的主要目标不在这两个婆娘身上，他要留着精神，好好来消磨那位鸟操人不爱的“凤仪居士”。

居士的反应快得不可思议，当两位美娇娘刚刚落败，他身形一长，人已到了君不悔侧面，动作之迅捷，仿佛是个突然凝现的鬼魂，仿佛他原来已经站立在此刻的位置上了。

瞅着居士，君不悔笑得十分安详：

“不急，老兄，不用急，虽然你这一对爱妾出手狠毒，打谱要我的命，我却没有辣手摧花的习惯，咱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消消停停的解决问题。”

凝视着君不悔半隐在袍袖中的刀刃，龚弃色的眼皮在不住跳动，他憋着嗓音道：

“倒是真人不露像，好一手凶泼刀法，若非我来援及时，只怕我的两个妾侍就要断送在这把毒刀之下，你委实可恶可恨到了极处……”

狗咬吕洞宾不是？君不悔沉下脸来：

“我不似你，惯占女人便宜，要是我真下得了狠，休说这两个娘们，再加两个我也一样能以送他的终；你当你是大罗金仙，呛声咒就可起死回生，还来援及时呢，他娘朝自己脸上贴金，也不是这样贴法！”

龚弃色的一边面颊往上斜吊，又第二次泛现了桃红，那种猩赤凝血般的桃红：

“难怪你的气焰如此嚣张，举止这等狂妄，原来你是仗恃着这把破刀，很好，你能在出刀之下同时挫败我的两名妾侍，我却要看看你是否奈何得了我龚某人！”

君不悔哼了哼：

“若说我含糊你，早走活人了，眼下还会站在这里与你搭话？龚老兄，你想试试我的刀，刀就在我手上，能否奈何你，到时便知分晓，不过我先警告你，分晓之际只乃一瞬，快得很哪！”

龚弃色怒在反笑，笑得像在咽位：

“胆上生毛的狗东西，不知天高地厚的混泼皮，你却将你家居士看成无名小辈，马前走卒？”

君不悔唇角微撇：

“至少不算个高尚人物，德操高洁之上，岂有在荒郊野地开那无遮大会的？”

龚弃色便在这刹时里展开了行动，只见他身体轻轻晃闪，突兀间竟幻化成四条影子，四条影子分散向四个不同的角度，却在同一瞬间围攻杀上来！傲爷刀倏然闪掠，也分成四抹虹光，又准又快的激射那四条真幻莫辩的身影——管他真幻，且先宰杀。

宛如在施展邪术，当那四条人影尚凝形未散，当那八条手臂仍在扬舞，劲气罡力依旧澎湃充斥的须臾，龚弃色竟难以想像的凌空出现，低头而下，

双掌一片紫红，挥飞如电掣光闪！

这样匪夷所思诡异身法，奇玄武功，君不悔还是头一遭遇上，他在眨眼的怔愣里，已被震退五步，右胸衣绽肉裂，两道交叉的血口子，就和刀削斧割的一般！

大斜身，一个漂亮的旋步，龚弃色在衣袍飘扬下潇洒的站定，脸上那股得意之态，竟似刮得下来。

紫衣与黄衣少妇双双鼓掌，表情间流露出的那种敬佩与崇拜，简直叫人气结。

龚弃色一派矜持的道：

“小六，小七，居士的宝刀未老吧？”

黄衣少妇莺声呖语的拍着马屁：

“爷的功力造诣，日甚一日，非但拔尖登峰，更足可列入宗师之林……”

紫衣少妇唯恐落后，赶忙争着巴结：

“‘凤仪居士’不仅群凤来仪，尤为万夫莫敌，英雄豪气，儿女情怀，爷是天下第一。”

龚弃色这一下真似登了天，笑得见牙不见眼，频频点头，声声赞好，模样果如就是“天下第一”。

这一刻里，君不悔竟不觉得伤口的疼痛了，他只感到汗毛竖立，混身直起鸡皮疙瘩，差一点干呕出声——我的皇天，阿谀奉承竟然还有这等肉麻法的？

单拿一只左眼斜瞄着君不悔，龚弃色嘿嘿冷笑：

“不试不知，一试便知，我道你有多大个本事，这一过手，仅乃如此，没啥惊人之处，我看你要愣管闲事，也就管到眼前为止了！”

咽了口唾液，君不悔涩涩的道：

“胜败兵家之常，算不了什么，我吃了点亏没有错，可是人还挺得住，一口气也仍在喘着，你若以为我会就此认命，恐怕就大错特错，错得离谱啦……”

那黄衣少妇娇叱一声，尖锐的嚷：

“这手软口硬的东西，爷，给他大卸八块！”

紫衣少妇如斯响应：

“爷，卸了他，再把那些块臭肉拿去喂狼喂狗！”

龚弃色没有回答，面庞上的笑容却消失了，斑斑的桃红又如血花般浸染了脸颊的虚青，他微拂衣袖，宛如要像拂去一抹灰尘般拂掉君不悔的性命，然后，他慢慢逼向前来，形色之酷毒，真似要将君不侮生生支解！

第十五章：出尘不染的莲花

君不悔觉得心腔收缩，胃部开始阵阵胀痛，原来没有感到特别难受的右胸伤口，也起了火炙般的抽搐；片刻之前他还没有有这种反应，当龚弃色逼近身前，杀气盈脸的这一瞬，他才猛的察觉自己混身上下都不对劲，天爷，

莫非先时的挫败，不但皮肉受苦，甚至连斗志也颓丧了？

紧盯着一步近似一步的龚弃色，君不悔不由暗暗咬牙，心里咒骂——娘的皮，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此一块料，横看竖瞧，望之不似人样，却就有恁般歹毒法，练成好一身邪功！

龚弃色忽地站定，阴酷的一张青脸上竟绽现了一抹微笑，笑得极为满足，极为禁鹜，表情宛如一只凶猫在睥视着瑟缩于角偶处的小老鼠，带有三分逗弄，七分恶虐的意味，总之是吃定了：

“我看得出你害怕了，是不是？你已经胆寒心怯，后悔不该伸手管这桩闲事，后悔不该来撩拨我，嗯？我外貌不算惹眼，然则功力之强，却大大出你的预料，你好生失悔，对不？”

君不悔僵硬的道：“我承认有点心里发毛，可是我并不后悔管了这桩事，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后悔！”

疏淡的眉梢子轻扬，龚弃色慢条斯理的道：

“小六说得不错，你只是口硬手软罢了，嘴巴硬不能带给你任何益处，却会替你凭添灾祸；可怜的东西，你死得是多么不值……”

君不悔怒道：

“谁说我会死？”

右手大拇指朝自己胸口一点，龚弃色两眼微眯：

“我，我说的，我不许你活，你就一定活不成；为了加强要你必死的决心与意念，我不妨告诉你一点本不该告诉你的小小秘密，帐幕里的那个女孩子，你看清楚了？她姓方，叫方若丽，细论起来，我和她还有点远亲关系……”

君不悔噎了一声：

“而你却亲疏不论，照样糟塌？”

龚弃色摇头道：

“你错了，这不是糟塌，这是体恤，是矜怜，是爱护；她一朝跟随了我，成为我的第十房妾侍，不但刚好凑满我的‘十全堂’，令我心愿得偿，往后配金载银，穿绸吃油自不在话下，而这些犹是其次，你想想，成为我‘凤仪居士’的女人，又是一件多么光彩、多么体面、多么值得自豪的事？”

君不悔看着面前这个自大狂又自命不凡的疯癫，没好气的道：

“别尽风光你自己，人家女孩子愿意么？她可也同你一样的想法？”

龚弃色耸一耸肩：

“愿意与否是她的事，我看上了她，选中了她就成，她怎么想和我无关；总之，我挑着的女人就一定要归属于我，其他一概不论！”

君不悔瞥了一眼帐幕中那个可怜的少女，恨声道：

“难怪你急姥姥的待要‘造成事实’，荒林旷野之间就想霸王硬上弓坏人贞洁，污人清白，偏偏还有这么些强词夺理，莫名其妙的饰言，龚弃色，你真叫卑鄙齷齪，死不要脸！”

眼神一冷，龚弃色阴沉的道：

“趁你还留着一口气的辰光，尽情的骂吧，怕你也骂不多时了！”

君不悔激愤的道：

“姓龚的，你当吃定了我？你让我身上流过一次血没有错，但未必然就有第二次的机会！”

龚弃色道：

“怎么着？只这一转眼功夫，你的雄心壮志又兴起啦？你知不知道这仅

是一种自我认定的假想？因为我对你稍假词色，又经过这片歇的情绪缓冲，你就以为你挺得起脊梁了？不，你还是一样要栽斤斗，你仍然非我敌手！”

君不悔斜斜举起傲爷刀，刀锋寒光炫闪，他的双瞳亦森凛如刃：“或者我心情惴惴，或者我五内不宁，但生死总是要争的，而且我将倾以全力来争，龚弃色，你不是妖魔鬼怪，你也只是个血肉组合成的人，我不相信你有呼风唤雨，七十二变的无边法力！”

细细淡淡的一笑，龚弃色道：

“再次交手，你必无幸理，时辰已经到了，就是现在！”

傲爷刀在君不悔手上猛然跳动，仿若一条被激的毒蛇，挣扎着要吞扑它的猎物；龚弃色身形微微晃动，瞬息里幻化为六个虚实莫测的影子，就有那么怪，就有那么奇，恍天化日之下，他硬是能够以一变六，在俄顷间将实体与幻象混合，炫花更愚弄着人们的视觉感应！

于是，傲爷刀“铮”的一声锋面侧翻，刻镂其上的眼瞳似是突兀睁开，光烨骤闪耀亮，像是猝而喷射出一抹冷焰，刀在颤蠕，在跳弹，莹湛青蓝的冷焰便轮转扩散，以无可言喻的快速向四周飞溅，如此密集又锐利的向四周飞溅，活似爆裂了一枚火球！

不错，又是“大屠魂”！

虚幻的身影蓦地破灭，只见一个实体流矢般斜掠三丈，着地踉跄，几乎跌成黄狗吃屎，原地旋身，更是大大枪出两步才勉强站稳，再也没有先前的潇洒，没有那股子帅劲了！

龚弃色这一正面回转，不由吓得他的一双妾侍尖叫出声，花容惨变——乖乖，他身上是横竖交织，皮翻肉卷的十几条血槽，甚至一只左耳挂到了颊边，只剩一丝肉筋相连，晃晃荡荡的好不触目惊心；他眼下不但不曾“弃色”，越发色彩染身，斑赤一片，从顶到脚，简直变成个“红人”啦。

那两名少妇悲呼哀泣，如丧考妣奔向龚弃色身侧，一边一个就待往上挽扶，他双手一挥，嗔目嘶叫——这一叫倒还中气挺足：

“不要鬼哭狼嚎，我还死不了，我‘凤仪居士’岂是这还容易叫人作践的？谁流了我一滴血，我必叫他偿还一斗血，你们休要煞我的威势，触我的霉头！”

叫小六的黄衣少妇泪流满面，惊惶得不知所措：

“爷，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你伤得太重，好歹先去治伤止血，将息一时，再言报仇不晚，那个人迟早跑不了……”

穿紫衣的小七也焦灼的劝解着道：

“六姊说得不错，爷，身子最要紧，养好了身子还怕找不回今天的过节？你流血大多，要马上延医诊治，千万延迟不得啊……”

两眼死瞪着君不悔，龚弃色喘得厉害：

“好……好泼皮，你阴着使刀耍狠，暗算于我，这笔血债，我若不与你清结，我就永不在江湖上露名道号……”

君不悔粗着声道：

“龚弃色，莫要不识慈悲，我如真对你使刀耍狠，现在宰你正是时候，你一个半死的人，还能有什么挣扎余地？”

血淋淋的一只左耳在龚弃色脸颊边摇晃着，他用力吸气，声若泉泣：

“你想赶尽杀绝，乘我之危呀？好叫你得知，我姓龚的要是含糊，就不算‘凤仪居士’来，你上来，有什么毒着狠招尽管朝我身上招呼，试试我怕

也不怕，看看我龚某人算不算一条铁打的汉子！”

黄衣少妇哀哀哭告：

“你别冲动，爷，天下人谁不知道‘凤仪居士’铁胆傲骨，侠心柔肠？江湖道哪个不晓爷的豪情壮志，剑气书香？只求爷忍此小屈，保百年身，这一个市井屠狗之辈，将来更往何处匿藏？”

紫衣少妇紧接道：

“爷这一次放过他，尤其不要中了他激将之计，下一遭，看爷如何把他凌迟碎剐，挫骨扬灰！”

君不悔不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姓龚的已伤重至此，仅仅留着一口残气在喘，却仍满口狂言，一派嚣张，活脱风干的鸭子——嘴还挺硬，然而眼看着这么一个血糊淋漓的东西，他实在下不了狠手，虽则他心里明白，这时纵虎归山，异日后患无穷，但类此斩草除根的行径，他可的确做不来。

那龚弃色又在断断续续，口齿不清的叫道：

“要不是——小六小七愣拦着我……此际我就非和你分……分个生死不可……好……你……你如是个男人……且把姓名报上，咱们还得……凑合！”

君不悔生硬的道：“我姓君，君不悔。”

龚弃色呛咳连声，依旧不忘自抬身价：

“君……君不悔？真正无名小卒……却是我一时大意……阴沟里翻了龙船……”

两位少妇说好说歹，左右挽扶着龚弃色行向岗后，姓龚的一边腾云驾雾般一脚高一脚低的移动，边犹频频回头毒视君不悔，嘴中念念有词，更不知在诅咒些什么。

这样的一种场面，这样的一个对头，君不悔在啼笑皆非下觉得自己未免背时背运，连日来，怎么净碰上些莫名其妙的事，稀奇古怪的人？

发了片刻的愣，才自归刀入鞘，他猛然想起帐幕里还有一位软玉温香的大姑娘等着他去扮一出英雄救美哩，匆匆来到帐幕入口，他往里一瞧，嗯，那少女仍还是一样的坐姿，瑟缩在角偶处相同的位置上，现在，少女一双水盈盈的大眼睛正注视着他，眼神中的凄怨、绝望、恐惧形色都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恁般深挚的感激，如此喜悦的振奋，望着少女明媚的双瞳，令人感受到与她共有的宽舒心境——好怡然的解脱。

刚曲身钻进帐幕，君不悔又窘住了，那少女的罗衫业已被褪剥至腰间，她的双手交遮胸前，却是玉肩裸露，上身无物，君不悔不敢贸然靠近，却纳闷这位大姑娘怎不将衣裳穿好，或开口打个招呼？

少女看着君不悔，似乎明白君不悔的疑惑，她转动着眼球，用目光示意君不悔过来。

干咳一声，君不悔凑近一点，还抱拳为礼：

“姑娘，我叫君不悔；那个姓龚的色狼已经被我打发走了，姑娘你总算有惊无险，没有吃他的大亏……”

少女感激的神色溢于脸上，细长微翘的睫毛有些润湿，并在急速颤动。

搓着双手，君不悔略带几分尴尬：

“这位姑娘，呃，事情过去了，也不必再去寻思懊恨，天气冷，你还是把衣裳穿好，免得受凉……”

那少女看定君不悔，又慢慢将视线下垂，望向自己左腰，再抬起眼，转落至小腹丹田部位，像在竭力表达着一种什么意念。

君不悔跟着对方的视线打转，却猜不透人家的意思，他迷惘的道：

“姑娘……你，呃，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一些什么？你是指你不会说话，或是身子瘫痪不便？你的左腰或是上腹那儿不舒服？”

少女闭闭眼，又睁开，目光移动，再把方才的过程重复一遍，君不悔心中着急，额头冒汗，他口干舌燥的道：

“莫不是我猜错了？姑娘，你先看左腰，再看小腹，这，这是代表哪一种意义呢？你这些地方若非不适，则又何指？我！”

突然脑中闪过一抹闪光，他跳了起来：

“是不是你被制住穴道，乃是指引我解穴之法？先拍左腰，再拍你的小腹！”

少女的眼瞳发亮，露出喜悦的神色，显然君不悔这一次是猜准了，但君不悔却有了难处，这大姑娘的小腹，岂能随便拍得？虽说乃是救人行止，亦未免有待商榷。

舐了舐嘴唇，他笑得十分局促：

“姑娘，拍打这两个部位，你的穴道就能解开？”

目光闪动了一下，少女业已传递了她的心意——似乎表示没有错。

君不悔呐呐的道：

“但，但这左腰拍上一拍是不要紧，另一个位置，恐怕不大方便……”

少女的眼色又现出了祈求，现出了焦盼，还强烈透露出鼓励——君不悔看着对方的眼瞳，奇怪自己这一刹问竟能与对方意念沟通，就好像在聆听着少女无声的窃窃低语一样……

他定下神，却仍不免难以为情，嘴巴连连咕浓着：

“好吧，有道是嫂溺援之以手，又说事贵从权，非常之时就该有非常行为，况且这里除了我，也没有人能够帮上姑娘你的忙，我就……呃，姑娘，我就多有冒犯了……”

双眼里浮漾着笑的韵息，少女浓密的睫毛微微垂落，模样是在等候君不悔展开行动。

既是非常之时，也就顾不得平素的忌讳了，君不悔觑准方才少女目光投注的部位，不轻不重的一掌拍落，然后又生怕自己改变主意迅速顺手一记，拍上少女的小腹。

大约是君不悔的力道拿捏得不够适当，或许是稍稍重了些儿，只听到这位姑娘一声呻吟，整个上身向前倾俯，又猛往后仰，但在这一俯一仰之间，她已经能以自行起来，一个翻转将光洁的背部对着帐外，并且匆忙把衣裳拉来穿好。

君不悔赶紧退了出来，心中不仅暗暗高兴，更有几分自得，对方受制的穴道，显然已被他解开，出手之下便竟全功，啊哈，这还是他头一遭替人解穴呢。

帐幕内一阵声响之后，接着是片刻的寂静，君不悔觉得奇怪，回头一望，顿感眼前骤亮——那位少女业已亭亭玉立在帐前，正微笑着向他凝视。

这个女人长得真美，美得清纯，美得像一朵出水的莲花，看上去素洁极了，明媚极了。

风拂着少女乌亮如流瀑似的披肩秀发，几络发丝挂垂颊面，一袭白衣轻轻飘舞，衬着她秀丽的颜容，宛约的芳姿，真如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凌波仙子。

就这么一个纯清的姑娘，一个如此惹人怜爱的女孩，那姓龚的居然狠得下心肠欲待加以摧残，更妄图收做他的第十房妾侍——君不悔无声的咒骂着，什么“凤仪居士”？只算一推牛粪罢了。

走前一步，那少女竟盈盈下拜：

“君不悔，方若丽给壮士叩头谢恩……”

君不悔慌了，一时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急忙上前一把扶住方若丽，面红耳赤的道：

“姑娘少礼，姑娘千万不要这样客气，如此拜谢，岂非折煞我了？”

方若丽也没有执意作态，自自然然的顺势而起，伸手微拢鬓发，声音里透着几许疲乏，略带暗哑：

“请告诉我，君壮士，我该如何来报答你的德惠？”

君不悔立时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他原来泛红的脸庞益发紫涨：

“这，这是什么话？方姑娘，我要是贪图你的回报，便不会拿老命来担此等风险，早就见风收势啊，又何苦把自己折腾得这般狼狈？”

方若丽眨动着那双晶莹明亮的大眼睛，表情十分诚恳真挚：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君壮士，在你对我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赐予如许的恩赏之后，我总要回报你一点以示谢意的呈敬，否则，岂非更增加我内心的不安？尤其令你认为我连知恩图报的道理都不懂，那就越是冤枉了我……”

人家说得非常坦率，且在情在理，虽然稍嫌露骨了些，人际关系可不正是这么回事？你施恩不望报，人家却乃受施不敢忘，报恩之途，宁非有形之物最是实惠？君不悔明白了方若丽的想法，很快的消了气：

“姑娘盛情，我心领神受，回报之言，务请不要再提，我断断不能应承。”

方若丽婉温的笑了：

“天下有许多种人，有的贪名图利，有的钻营其一，却也有不要名不要利只求心安理得的真君子，君壮士，你便属于这一类的好人。”

君不悔窘迫的道：

“姑娘谬奖了，我一个凡夫俗子，不过自认尽了一点做人的本份，又何敢当此君子之誉？”

方若丽微微斜着头，笑嘻嘻的道：

“君壮士，你不要我报答你，可以，但我们做个朋友总行吧？难得遇上一位像你这样的性情中人，也算我的福气！”

干笑着，君不悔道：

“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可不是？”

方若丽亦笑道：

“不但要做朋友，而且我们还要做好朋友，君壮士，做朋友就不作兴虚饰客套，君壮士君壮士叫在嘴里怪别扭的，打眼前开始，我就称呼你君大哥，你呢？便直接叫我小丽好了！”

君不悔呐呐的念着：

“小丽，小丽？”

方若丽明爽的道：

“这是家里人对我的称呼，听着怪亲切热活的，我们是好朋友，不该有不必要的隔阂，你也无妨叫我小丽，如此才显得自然平顺……”

吞了口唾沫，君不悔无可奈何的道：

“只要你府上的人不反对，我也就放肆了，小丽。”

“暖”的答应一声，方若丽欢欣的道：

“对了，就这么叫，你听，多贴切，多顺当，君大哥呀，走吧，送我回家去，一来见我的父母，二来正好在我家治伤调息一阵！”

君不悔扯掩破裂又血渍斑斑的前襟，迟疑着道：

“这点皮肉小伤，算不得什么……小丽，你家住在哪里？”

方若丽道：

“不远，离这里大约只有六十多里路，那地方名叫‘大龙坡’，你听说过没有？”

摇摇头，君不悔道：

“这一带我不大熟。”

方若丽解说着道：

“‘大龙坡’附近的百多户人，多半都姓方，世居那儿好几代了，我们家姓方的可算最有名的一家呢；‘大龙坡’距离‘小刘集’一百来里路，‘小刘集’再过去不到七十里，就是‘顺安府’了，‘顺安府’你总该知道吧？大地方哦，热闹得很……”

“顺安府”君不悔怎会不知道？他此行目的地第一站就是“顺安府”，那里住着一位刀王，一位使刀的祖宗，这位使刀的祖宗和另一位使刀的祖宗吉百瑞早年订过比刀之约，这个约会，因为吉百瑞受到暗算而不得不加终止，但吉百瑞却一直耿耿于心，视为平生憾事，这才有倾传绝学，以君不悔代他而战之举一习武之人，当然最讲究一个“忍”字，谦让方是美德，然则提到名望的争执与地位的肯定，却都不容屈居人下，自甘低头；形象表示格调的尊贵，艺业乃继承师门的大统，这些便是一个武林强者终生祈求的至高境界，吉百瑞要争，那一位自认功力超凡的刀王又如何不要争？于是，重担就落在君不悔的双肩上了。

瞪着君不悔，方若丽诧异的道：

“君大哥，你怎么不说话？有心事啊？”

定了定神，君不悔笑着掩饰：

“呃？‘顺安府’？‘顺安府’我当然知道，省衙重镇，南北通行，大地方，确是大地方……”

方若丽怎会猜得着君不悔有所思虑，她情笑盼兮，兴冲冲的道：

“走吧，君大哥，等你养好了伤，我领你去‘顺安府’，逛逛，那儿好玩的所在多得很，我还有位大伯在‘顺安府’，可是位响叮当的大人物哪，咱们只要一去，吃住零花他全包了，咱们不用耗一个崩子儿，我大伯和我爹要好着呢，就同亲兄弟一样……”

君不悔哼哼哈哈的道：

“到时候再说吧，且先送你回去，怕你爹娘早已等焦了心……”

一面往山岗下走，方若丽边道：

“君大哥，你有坐骑没有？要没有，前头镇甸上可买匹马，这寒天雪地里你还带着伤，我活该劳动两条腿，却不能累苦了你。”

君不悔笑了：

“有，我有匹马，好大一匹黄膘骏马，如果你不嫌，两人凑合着骑够了……”

方若丽也展笑了起了，笑得好直率、好爽落——多么开朗纯真的一位

姑娘，偏又知情达理，能晓世事且不失稚子之心，这样的女孩，挑着灯笼又到何处去找？

马儿缓缓前行，蹄声的答，好一派清脆松快的情调。

鞍上，君不悔在后，方若丽在前，原容一人的鞍面，坐上两个人，挤是稍嫌挤了点，不过这种挤法别有风味，令人甘之若饴。

方若丽的发际衣袂间，散漾着一股似有似无的淡淡的芬芳，那不是胭脂粉的香味，也不是什么丹桂油露的气息，仅是一种女人肌体所散发的馨香，和管瑶仙一样，都是处子特有的香气，只是，方若丽身体上的味道，似乎还透着隐约的乳芳……

君不悔小心的调整着自己的呼吸，香味飘向鼻端，他谨慎的品嗅着，却不敢大力吸气，这是高雅的享受，不作兴失了常态。

轻轻朝后一靠，方若丽微仰起脸儿：

“君大哥，你不想听我怎会着了那龚弃色的道？”

君不悔拘谨的抬高下巴，道：

“姓龚的说，你和他还有点沾亲带故？”

一撇唇角，方若丽恨恨的道：

“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他一向称我爹为二哥，这二哥是怎么叫出来的，连我爹都不清楚；龚弃色武功高，造诣深，在江湖道上另有他一番局面，但我爹却总是看他不顺眼，说他形貌猥琐，獐头鼠目！”

君不悔插嘴道：

“他生的是一双阴阳眼……”

方若丽点头道：

“可不，果是一双阴阳眼；他平常偶而来我家探望我爹，身边不离妖里妖气的女人，而且经常变换着新面孔，我爹尤其厌他好色成性，每次来，都关照我远着他，少搭理，我却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歪主意竟打到我的头上！”

君不悔不解的道：

“这家伙是怎么把你诳出来的？料他也没有胆量到你家硬抢吧？”

哼了一声，方若丽道：

“谅他也不敢，虽说我爹缺了一条腿，行动不便，但刀上功夫，仍是一等一的高手，何况我爹交游广阔，人面极熟，他要胆敢如此张狂，必将激起公愤，不容他再留‘栖凤山’，他也考虑到这一点，才阴着使坏，趁我昨天到‘青河滩’慰视顾大叔之后，装着与我巧遇在街上，愣是纠缠着要请我吃饭，我被他缠不过，又不好太下他的面子，只有勉强答应，哪里知道这顿饭一吃下来，险不险吃成了他第十个小老婆！”

君不悔忍不住“噗”的笑出声来：

“以你的品貌姿容，这排名也未免太委屈了点！”

方若丽身子一扭，娇嗔道：

“君大哥，你做兄长的怎么可以这样调侃妹妹？害不害臊？”

连忙抓紧缰绳，君不悔赔着小心：

“我是和你开玩笑的，小丽，别当真，来，接着说下去！”

方若丽坐稳了，这才又接着道：

“我是在昨天下午到达‘青河滩’，在顾大叔家里宿了一宿，今天约摸已未光景才辞别顾大叔准备回家，路上遇到哪个色魔，拖拖拉拉叨扰他一顿午饭，再醒过来，居然换了地方，自己竟莫名其妙的躺在那个鬼帐幕里——就

是你发现的所在！”

怔了怔，君不悔愕然道：

“小丽，你莫非有吃饭当中打瞌睡的习惯？用饭的时候怎会睡着了？而且睡得如此之沉？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方若丽啐了一声：

“我不是瞌睡虫，又不是条猪，吃饭的时候怎么可能睡着觉？就算再乏再困，面对龚弃色那副邪模怪样，光是倒胃也会倒得睡不着！君大哥，你真是豆腐渣脑筋，只要稍微一想，便不难知道下了东西，那姓龚的向来卑鄙无行，乃是在食物里给我下了迷药，很厉害的迷药，我仅是吃了那么一丁点东西，竟也晕睡了多个时辰！”

君不悔低声骂道：

“真正死不要脸，对一个晚辈，也敢做出这种神人共愤的丑事，逆德乱伦，罪无可恕！”

方若丽咬了咬牙：

“我回去一定要禀告爹爹，请爹爹给我作主，誓必向他讨还公道……”

忽然有所追忆，君不悔问道：

“对了，我在路上听到你一声尖叫，怎么等我找到面前，你又不声不吭了？只拿一双眼睛朝我望着，害得我几乎以为管错了闲事！”

方若丽又是身子一扭：

“什么管错了闲事？那龚弃色正在解脱我的衣裳，我恰好那时苏醒过来，惊恐之下一边叫一边坐起来抗拒，他突兀出手连点中我的哑穴，我当然就不能动弹也发不声来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君不悔恍然而悟，笑道：

“原来是这么一层道理，我对点穴这一门功课所知不多，疏于练习，倒是自己给自己凭添迷惑，说出来竟是如此简单，一戳就破……”

方若丽好奇的道：

“君大哥，你真是叫人摸不透，刀法那么好，却对点穴制穴的技艺这般生疏，难道你师父只教你练刀，不传你内家却敌之术？”

君不悔形容安详的道：

“我大叔说过，刀法修到极致之境，则万流归宗，干支合一，各般武学皆可豁然贯通，刀是心，刀是意，刀是指掌臂腿，而人的内外功力，通制经穴脉络之妙，亦俱在其中矣！”

寻思品味了好一会，方若丽才喃喃的道：

“听起来，你这位大叔说的话似乎很有道理……”

君不悔认真的道：

“不止‘似乎’很有道理，小丽，实际上确有根据，我亲身经历了这一段时期，业已体悟到这里面的精妙与诀窍，果然是博大至真，有渐入佳境的感觉……”

回过头来，方若丽深深看了君不悔一眼，这一眼很有意思，仿佛她要确认君不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要看透君不悔内蕴的一切又是如何奇异玄奥……

第十六章：无奈那一声幽怨

百多户人家错落分布在这片斜度平缓的大山之间，山坡上到处生长着紫斑竹、木麻黄，以及白杨树，有的枝干挺劲，青绿点点，有的却枯萎凋零，灰郁佝偻了；看上去风水气势都还不差，这里，便是方若丽的家宅了。

黄膘大马直来到门口方才停步，方若丽燕子般翩然落地，又叫又嚷的蹦跳着奔向门内，君不悔却不能同样这般天真烂漫，他规规矩矩的下了马，将绥绳挂妥于门左侧横木栏上，然后，才微整衣襟，端立着等候主人来请。

片刻之后，方若丽又像一只燕子般飞了回来，跟在她后面的还有一名青衣小厮，另一位白发苍苍，看似管家模样的老者。

冲着君不悔，方若丽者远就在招手嚷嚷：

“进来呀，君大哥，我爹我娘都在正厅里等看见你呢

急步跟随于后的那位老者赶忙抢向前来，躬身长揖，气喘吁吁：

“这一位想就是我们小姐的救难恩人君不悔少爷了？君少爷快请人内奉茶，我们老爷夫人恭候着哩。”

君不悔还礼道：

“在下君不悔，贸然造访，实多唐突，尚请府上各位见谅则个！”

老者浮现着一脸谦卑的笑容，迅速侧立一边：

“不敢不敢，好说好说；老朽方安，乃是这里负责内外杂务的管事，君少爷千万不要客气，请，且往里请。”

方若丽走上前来，一把拉着君不悔衣袖就往门里走，笑得带几分捉狭：

“行了行了，你两个这一嚼文，听得我的浑身发麻，六神不安，我爹娘又不是挑女婿，犯得着这么一本正经？”

脚步踉跄间，君不悔脸孔发烫，尴尬十分，他打谱想抽口袖子，一面低促的道：

“小丽，小丽，老人家跟前，可不能如此肆意无礼，别叫长辈们误认我是轻佻之徒，留下恶劣印象！”

方若丽回头一笑：

“不会啦，只要是我看得中的人，就算是个牛头马面，我父母也包管赏心悦目，你宽怀，两位老人家待你错不了！”

正厅的陈设朴实而厚重，有点沉肃的意味，就如同坐在那张虎皮大交椅上的主人，宽额隆准，双目炯然，酱色的脸膛上一派端严，颇有怒而威的气概。

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妇人。便站立在主人身后。眼瞳里透露着亲切的笑意，就宛如在接待一个远地归来的子侄般那么和悦又毫无做作的欢迎着君不悔。

不错，这正是方若丽的双亲，在方若丽引见之下，君不悔恭谨的施过礼，落坐于主人右下侧的一张太师椅上，太师椅椅面冷硬，君不悔竟无来由的觉得有点紧张。

轻咳一声，主人声调低缓的开了口：

“小友，你的尊姓大名，可是君不悔？”

君不侮欠了欠身，道：

“回禀伯父，正是君不悔。”

主人微微颌首，在待答话，依在她娘身旁的方若丽已抢着问：

“君大哥，你姓名中的这三个字，是否君子的君，绝不后悔的不悔？”

君不悔道：

“不错，就是这三个字。”

格格一笑，方着丽道：

“你姓什名谁，我还是在你向龚弃色自报称谓的时候听到的，君不悔当时我就想到必定是这三个字，君大哥，你可是真叫不悔呀！”

方著丽的老父唇角浮笑，却佯斥一声：

“小丽不可无礼。”

君不悔搓着双手，只能咧着嘴干笑，这一瞬里，他已经察觉方若丽所言不差——在这个家里，他的确是一块宝！

主人又淡淡的道：

“不知小丽向你提过我的名字没有？我叫方梦龙，道上朋友戏呼“毒虹”，但这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如今我早已不入尘嚣，规避江湖，说起来，梦龙未成，倒如春梦一场，过而无痕……”

主人口气虽淡，其中却有着无可掩隐的感慨与无奈，甚至多少带有点沧桑意味；君不悔颇有所觉，他小心翼翼的道：

“伯父虚怀若谷，淡泊世事，而江湖上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急流勇退，正当其时，还是伯父看得透彻，高瞻远瞩，好不令人钦服……”

方梦龙不加可否的笑了笑，又道：

“听小丽说，你的一手刀法极为精妙，不知令师尊是哪一位高人？”

君不悔不免头皮发麻，却也只有实话实说：

“回怕父的话，家师姓任单名浩，人称‘虎贲刀尊’的便是……”

方梦龙面露诧异之色，像是生怕听错了：

“小友，你可是说，令师尊为任浩其人？”

我的天，又来了不是？君不悔口干舌燥的道：

“是，家师正是任浩……”

怔了好一阵，方梦龙才含蓄的道：

“你的禀赋必然不差，自己也当是苦练多年，精心琢磨体会，方才有此等触类旁通的演化，所谓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小友，了不起！”

弦外有音，君不悔如何听不出来？他却难以为答，只有汕汕的道：

“伯父高抬了，我一向资质愚鲁，是靠着名家指点调教，艺业上才小有进境。若光凭我个人去摸索探求，恐怕至今仍然茫无头绪，堪堪在三流把式中打转……”

方梦龙以为君不悔嘴里的“名家”，是指他的师父任浩，内心虽大不以为然，却也十分欣赏君不悔的谦虚，当做君不悔锋芒不露的美德了；这位“毒虹”深沉的笑着道：

“尊崇师门，不忘师恩，是做弟子的本份，小友能不忘本，足可证明你的天性淳厚，为人忠义……你的功力如何，我不曾亲见，仅是略听小丽谈起，但想来必极不凡，否则，那龚弃色是何等人物，岂会败在你手？”

君不悔有些好奇的道：

“伯父，姓龚的跟我提过，说与伯父尚有亲戚关系？我也问过令媛，她表示似有这么一层渊源，却不知是何种亲戚？姓龚的对亲戚还敢如此悖逆，

就不怕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将来难以对天下人？”

叹了口气，方梦龙道。

“是门远亲，远得不能论了，他向来叫我二哥，这二哥是如何叫起，连我也有点迷糊，但总有个源头是不会错的；此人在江湖上名声极为响亮，自成局面，亦乃称强一方的角色，小友，名声响亮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好名声，龚弃色的风流贪淫尽人皆知，又十分高傲自负，个性亦相当怪诞孤僻，所以朋友极少，大家都不愿与他往来，我见到他也方若丽是越听越恨，她气鼓鼓的道：

“爹，这件事的始末我已全向你禀报过了；爹要替女儿做主，好歹要给姓龚的一个教训，让他永远记得做人需恪守本分，不再逾矩！”

方梦龙凝重的道：

“事情当然不能就此罢休，小丽，如何区处为你自有主张，你且稍安毋躁，容爹考虑允当再再采行动……”

小嘴微噘，方若丽不满的道：

“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爹可以马上通知爹的一干挚友，召集人手，连夜杀上‘栖凤山’，将那龚弃色活擒倒吊，狠狠抽他一百皮鞭，叫他再也不乱起色心，坏人贞节！”

方老夫人连忙搂紧了女儿，又爱以疼的呵护着：

“小丽乖乖，你别急，你在外头受到这等欺侮，为爹为娘的怎不恼怒痛惜？可是做事不能鲁莽，你爹得设想周全才下手，总会替你出这口怨气也就是了……”

望着自己这块心头肉，方梦龙控制着情绪，相当沉稳的道：

“丫头，你是爹娘唯一的独生女，从小惜你爱你，照护备至，有人打谱如此糟蹋你，爹真恨不能食其之肉，寝其之皮，侈对龚弃色的憎恶愤怒，决非你能以想像，然而凡事要三思后行，不宜因为一时的冲动乱了章法，当年爹就是为了难忍那一口突来之气，才丢了这条左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龚弃色亦不易相与，找还过节，要有通盘计划，你该不希望我们据理而往，却闹个灰头干脸回来吧？”

方若丽仍有些不服的道：

“根本不用顾忌姓龚的，爹，他已被君大哥重创刀下，眼前连只蚂蚁也无力踏死，只要爹一到，他除了喊天，亦只剩喊天的份了！”

摇摇头，方梦龙老到的说：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小丽，龚弃色久居‘栖凤山’，除了他本人武功了得，九名妾侍也个个身手不弱，而最令人顾虑的，是龚弃色左右的五个结拜兄弟，其实说穿了就是他的贴身护卫，那五个人或为退隐凶煞，或是孤僻邪恶，都是些离群背性，头脑怪诞无常的杀手，只是对付这五个凶人，我们便须费一番功夫，更何况要考量龚弃色日后的寻仇可能？这种种般般，全得设计周密，方能一举竟功……”

君不悔接口道：

“小丽，令尊所言极是，打蛇不打头，三年来报仇，总要一下子把姓龚的与其手下摆得四平八稳，才算允当，否则，可是后患无穷哩！”

方若丽目注君不悔，笑盈盈的道。

“君大哥；你说，你愿不愿再次帮我出这口气？”

君不悔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方称适切，他期期艾艾的道：

“这……这……呃，要看伯父如何筹划、还有……还有你到底认为怎么办才算出了气？姓龚的本人业已受伤不轻，形式上或实质上的惩罚不同，小丽，这就要由府上各位定夺了……”

方若丽紧迫着问：

“不管怎么惩罚他，你是否愿跟我们一起？我是说，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忙？”

方梦龙轩眉道：

“小丽不可强人所难！”

这一声呵斥，倒把君不悔弄得越发不好意思，他陪着笑道：

“老实说，我还有要事待办，急着到‘顺安府’去走一遭……”

方若丽“噗哧”笑出声来，竟没有半点嗔怒的模样：

“我还道只我童心未泯，好玩成性哩，原来这尚有一个和我同样的，君大哥，你宽怀，一朝把伤养好，将姓龚的整治过，我包领你去‘顺安府’逛个痛快，有吃有乐，叫你三天三夜都玩不尽……”

君不悔忙道：

“小丽，这不是玩乐之事，我乃另有要务！”

方若丽垂下目光，沉默良久，才幽幽的道：

“爹说得对，我不该强人所难，你已经救过我一次，我凭什么再要求你帮我第二次？君大哥，一次的恩德已够我终生感念，我不应得寸进尺，为你多寻苦恼……”

话这么一说，简直叫君不悔又羞又愧，手足无措的没了辄，他急切起身，脸上是一阵白一阵青，连腔调都走了音：

“小丽，小丽，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绝对没有袖手退避的意思，你想想，在我未曾结识你之前，都肯为你挺身而出，如今我们多少也算有了交情，又怎会故意推托你的请求？我……我的确是有事待办，不能耽搁太久……”

方若丽低声道：

“那么，你就在这里住上个三五天也好，即使你无暇帮我讨还公道，至少你胸前的创伤亦得延医调治，养好身子，你再走……”

君不悔略一犹豫，终于咬了咬牙：

“这样吧，小丽，我就在府上叨扰五天，五天之内，若伯父来得及去‘栖凤山’兴师问罪，我必效微劳，愿充马前之卒，如果届时尚不能成行，我便先去办事，办妥了再转回助你一臂……”

方若丽惊喜的叫了起来：

“君大哥，你，你是说真的？”

君不悔苦笑着道：“自是不假，你方才那副哭兮兮的模样，叫人看了心慌意乱，任什么决定都豁了边，不顺着你，好像便是一种罪恶了……”

方若丽粉嫩的脸蛋上涌现一抹赤羞，她娇弱不胜的捂着嘴：

“本来嘛，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天，哪有行半截子善事的，你好不容易把我从虎口里扯出来，莫不成就饶了那头淫虎？”

君不悔笑道：

“现在只算一头伤虎啦。”

好片刻没有说话的方梦龙，这时才轻咳一声，语调平静的道：

“虽是伤虎，牙爪仍在，这犹不说，他身边的人亦个个难缠，如得小友相助，或可一雪小丽所受之辱，给龚弃色一次不敢重犯的教训，如此，则不

但小丽积怨得消，我夫妻挣回颜面，将来更不知有多少无辜妇女蒙受其幸！”

君不悔点头道：

“一切但凭伯父马首是瞻，我付诸骥尾便了。”

方梦龙第一次呵呵笑了，笑得开朗，笑得打心底畅快：

“多承小友仗义相助，为小丽之事，两遭相累，我这里且表谢忱！”

君不悔又欠了欠身，表现着一副逆来顺受的修养，一派拿鸭子上架的挺功：

“怕父无须言谢，只要时间上来得及，我好歹总跟着走一趟，至少也该为令媛吐口唾沫在那龚弃色脸上，叫他明白色心之后，非杀即伤！”

方梦龙大声道：

“好，好一个色心之后，非杀即伤；老伴，快去交待方安，叫他赶紧到村前把那郎中老孙招来，再吩咐厨下准备一桌好菜，咱们先替君小友上药疗伤，然后再共谋一醉……”

笑吟吟的答应着，方老夫人兴致勃勃的走出门去，方梦龙侧瞅着君不悔连连点头，原来一张严肃的脸孔有如霜融雪化，换做一片春风，这等光景，已不止是欣赏赞悦，更透着几分拣女婿的味道了。

方若丽也不知是有心是无意，把气氛场面搭配得好，就在此时亲自替君不悔续上热茶，美目盼兮，盈盈浅笑，这一来，君不悔不禁心儿乱跳，呼吸都发了紧。

“栖凤山”景色秀丽，虽不见群凤栖息，却有遍野的青松成林，或是虬结盘绕，或是亭亭如盖，白雪镶翠，各现挺拔孤奇之致，山不高不险，岭转峰回间，倒别有一番飘逸空荡的气韵。

半山上，有一块宽阔平整的台地，云雾浮沉，隐约显出红楼一角，飞帘重脊，碧瓦闪耀，仿佛仙山福居，形质虚缈里，益觉出尘离世，人天只在一线之隔一龚弃色的“九美居”境界却是不凡，和他本人，全不是一个格调，遥遥往台地的楼宇一指，马背上的方梦龙沉声道，

“小友，就是那里了，从此地上山，有一条修筑得不错的道路，虽多迂回，倒不难走，我们这就绕过去吧。”

君不悔仍骑着他的黄膘马，闻言之下，收回搭在眉前的左手，呵出一口白气：

恐怕不须逼近，姓龚的那边就会有人堵在半途了！”

方梦龙微微一笑：

“如此更好，早见真章早了断！”

说着，他朝后挥了挥手，领先策骑奔出；这越来“栖凤山”的问罪之师，除了方梦龙与君不悔外，还有八位胖瘦不一，老少各异的人物，当然他们全是方梦龙的挚交好友，而且，皆是方梦龙从他众多的人际关系中精挑细拣出来的，个个能征善战，水里火里断不含糊！

十人十骑泼风也似顺着出路往上盘升，积雪随着马蹄的翻飞溅扬，而蹄声宛若擂鼓，一阵急似一阵的冲破僵寒的空气，在幽寂的石崖陡壁间回荡，声势端的雄壮！

领头的方梦龙提高嗓门招呼：

“转过前面的弯路，是一条峡谷对峙的窄道，只容一人一骑通过，大伙多加小心，那个地方最适于打埋伏！”

君不悔稍稍靠近，大声道：

“伯父以前来过此地？”

方梦龙笑道：

“多年前曾至此游赏一次，却不是为了龚弃色，那时我甚至不知他居住在这‘栖凤山’，更不知那幢红楼竟是他的产业……”

君不悔补充道：

“红楼有个名称，姓龚的叫它‘九美居，……’”

方梦龙目光远跳，太息一声：

“一个具有此等身手，且在道上名头极响的人物，却偏偏沉溺于女色之中，误以下流为风流，害人害己，说起来也叫可惜。”

嘿嘿笑了，君不悔道：

“所以俗语早有明示——色字头上一把刀。”

嘴里说着话，君不悔心中不由下意识的联想，龚弃色贪淫挨刀，挨的可不正是自己那把傲爷刀？

骑众绕过了徒急的弯路，眼前果然出现了一处险恶地形；道路两旁，石壁相对耸立，高逾百尺，只得中间一条窄径通过，这条窄径，一人一骑凑合着能以勉强通行，而径路弯曲，天光一线，人要穿谷过去，委实得费一番功夫。

领头的方梦龙停下马来，仰首打量左右浑然拔峙的石壁，石壁灰暗滑湿，积雪斑斑，极目上望，也仅能看到半截，再向高去，则为凸崖遮挡，瞧不真切了。

君不悔座下的黄膘马突然喷鼻低嘶，连连刨蹄，他赶紧轻拍马头，一边小声叱喝；方梦龙回头注视马匹的动静，又抬眼看了看：

“小友，你的坐骑似乎有点不安？”

君不悔压着嗓门道：

“这畜牲很少有这种情形，莫不成它感觉到什么凶险的征兆？”

方梦龙浓眉微皱，有些忧虑：

“马儿的嗅觉比较灵敏，且对周遭的危险事物往往会有预先感应，很少无缘无故现显焦躁之态，小友，这峡谷之上，恐有蹊跷！”

舐舐嘴唇，君不悔道：

“那，伯父要看怎么应付才好？”

沉吟了一会，方梦龙道：

“小友，你的提纵之术火候如何？”

这一问，君不悔倒有些难以回答，自己的轻功比诸往昔是颇有进境，然则高明了多少却不易衡量，再说，一山更比一山高，好轻功的角儿技艺拔尖，在不了解别人的造诣之前，又怎敢夸言自诩？他犹豫着道：

“能跑能跳是没有错，便上不上得了台盘却不敢说，伯父的意思是？”

方梦龙直率的道：

“我自有用意，小友，让我们这样说吧，你的轻身术比你的刀法如何？”

干笑一声，君不悔道：

“刀法为上，伯父。”

点点头，方梦龙道：

“如此，则我们几个由峡谷佯行强过，这项行程甚为危险，时机分寸必须慎加把持，在我们前进之际，谷上尚得有人配合，向可能的埋伏者展开奇袭，双管齐下，或可安渡！”

仰颈朝谷顶望去，君不悔吸了口气：

“沿壁攀谷，伯父，得要一等一的好轻功才行！”

方梦龙笑道：

“不用愁，我们正有数位此中高手随侍候差。”

说着，他向后招手，一边低呼：

“贺耀祖、伍力生、毛子轩、霍长，你们四位且请过来。”

四个人翻身下马，迅速围拢到方梦龙周遭，方梦龙压着嗓门向他们交待了一些什么，但见四个频频点头，匆匆抄扎，未了，方梦龙犹在殷殷叮咛：

“各位行动之时，务加谨慎，尤其不要露了行藏，只闻暗号一响，便立刻下手，两面配合，齐头并进，敌方若有埋伏，也一定能以破除，全赖大家多出力了！”

贺耀祖等四人毫不迟疑，分做一组两个，有的取出爬山爪，有的解下锯齿叉钩，爪飞勾扬问，各自腾跃而起，贴着湿滑陡峭的山壁，就似四只猿猴般又快又疾的攀升上去，手脚利落极了！

君不悔目光随着上升的人影移动，口中赞道：

“真是灵巧矫健，登山攀壁，竟如履平地，伯父，这几位前辈年岁不小，身手之便捷，恐怕连一般小伙子都望尘莫及……”

方梦龙微笑道：

“他们确是行家，飞檐走壁，越崖翻岭之事，对他们而言，如同家常便饭……”

君不悔亦不禁有些磨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味道，他将袍袖一摆，略现急迫的道：

“伯父，我们也该闯关了吧？”

方梦龙老练的道：

“别忙，再稍候片刻，等他们摸到谷顶，把对方的暗桩盯牢，待我们沿着窄道通行的当口，上面便即动手奇袭，掩护我们过关！”

君不悔若有所思的道：

“不知谷顶两侧，是否一定会有那边的埋伏？若是没有，我们便成紧张过度，白忙活一场了。”

方梦龙道：

“小心驶得万年船，审慎些总错不了；这条窄道实在太险，设苦对方安下伏兵，由上往下展开攻击，峡谷之内即是绝地，想囫圇出来都难上加难，万一没有埋伏，求个心安，岂不更好？”

君不悔笑道：

“伯父说得是，冲锋陷阵到底不似闲着逛悠来得舒坦，上面如果没有埋伏，咱们便权当游山玩水，逍遥而行啦……”

这时，后面一个短小精悍的仁兄已打出招呼：

“方爷，时辰差不多了，闯吧？”

方梦龙抬头一望，急促下令：

“大家听着，前头三匹马放空骑，隔一歇放一匹，冯丹乘第四匹马跟进，记着要侧贴马腹之下，其他的人随后快冲，万一情况不妙，难以强自，各位注意我的信号，立时退出峡谷，切记不可逞强，免增意外伤亡！”

大伙纷纷回应里，那短小精悍的朋友已猛然拍向一匹空骑的臀部，马儿受惊之下，啼啼啼一声嘶叫，放开四蹄奔入谷道，第一匹马儿没了影子，

跟着第二匹，第三匹也在间歇后连续进谷。

叫冯丹的是个又干又瘦的黑脸人物，他正以目光征求方梦龙的指示，方梦龙已低叱一声：

“该你了，冯丹！”

于是，冯丹带马入谷，他人并非坐在鞍上，而是侧挂在镜，马儿甫进谷道，他整个身躯微微一缩，竟然完全隐藏马腹之下，无论从高处或正面望去，根本不见人影，俨然又壹乘空骑！

方梦龙不知在什么时候，手中已多了三寸竹笛，他此刻凑笛入唇，一阵尖锐且具有简单音节的怪异声响立时进扬传扩，有如鹰映鹤鸣，十分清亮！

在竹笛的锐响声中，君不悔与其他三人迅速拍马松缰，紧跟着方梦龙冲向峡谷。

谷顶是个什么光景，下面的人并不知道，但是他们却知道原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不管空骑实骑，才一进入谷道，顶端便突兀降下阵阵箭雨矢芒，其中有长杆双翎的劲箭，有短羽利链的连珠矢，这还不说，更夹杂着石块碎岩，外带一个个落地即碎的石灰包！

情况猛然间发生，而一发生便是这般强烈得不可收拾，峡谷中方梦龙与君不悔一伙人乐子就真个大了，漫天的弯矢飞舞，刺耳的穿透空气声喋喋不绝，烟坐掺着积雪，渗着足可迷眼窒息的呛鼻石灰末，四处迷蒙飘扬，石块纷落又如群星并殒，这一切的灾难全聚向一个焦点——峡谷之内！

马匹的嘶叫凄厉悠长，人的呼号惨怖如位，马匹在翻滚，人体在弹跳，血肉横飞，一片猩赤，业已分辨不出哪是马血，哪是人肉了，老天，好一副地狱景像！

第十七章：好一群妖魔鬼怪

就在这人仰马翻，一片混乱的当口，却不闻方梦龙发出撤退的信号，君不悔尽管两眼满布红丝，被那阵阵漫飞的石灰粉末刺激得涕泪交流，呛咳不停，亦只好勇往直前；他人已不能大模大样的骑在马背上，想学冯丹的“镡里藏身”又没有这等技巧，干脆人下了马，手勒缰绳，缩在马腹下急速前冲，那种跌撞奔窜，慌不择路的狼狈之状，委实够瞧。

马儿在弯曲狭窄的谷道中惊窜急奔，连连擦撞着山壁，也就连连悲嘶不绝，石块仍在抛落，箭矢依然不停，君不悔双目炫花，但觉耳边风响雷动，望出烟腾雾绕，他不禁暗自怀疑——这可是到了哪一处修罗场啦？

眼前的情况恶劣至此，这谁也顾不得谁了，就算有心伸援，限于地形及处势，根本亦没有机会，君不悔咬牙切齿的闷头狠冲，脚步蹭蹬间，他的那乘黄膘大马蓦地全身痉挛，一声凄厉的嘶鸣之后，前蹄人立而起，又打横摔跌于地——君不悔紧跃三步，回头探视，乖乖，马儿躺在那里，血出如浆，通体上下，竟然插着大小十余支箭矢，马头一侧更已血肉横糊，连鬃毛都黏结成了一团！

看着这匹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的坐骑，落到如此奄奄一息的惨况，

君不发未免心酸，畜性能忠心护主，硬是拿着躯体去搪弩石，不管畜牲是有意无意，君不悔却赖以逃过一劫，在感受中，竟有一股深浓的惭疚与悲怆……。

突然一机伶，君不悔想起了此为何地，此乃何境！这可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他慌忙抬眼四瞧，才发觉自己业已冲过谷道，来到峡谷的这一端了，一阵兴奋刚刚升起，视线所及，又仿佛被兜头浇下一盆冷水，从顶门凉到脚底！

峡谷出口三丈之前，一字排列着五个人，四个男人，一个女人。

四个男人当中，一个身材伟岸，花白头发花白胡子的老人，这老人脸上那只通红的狮子鼻最为突出；另一个大头小身子，两只手掌却又粗又厚，张在那儿宛如蒲扇；第三位面似满月，丰腴白净的若富家翁；最靠边一的一个生了张锅底脸，铜铃眼，掀唇獠牙，活脱火炼地狱里逃出的恶鬼，入黑碰上，不用打扮就能吓死人：四位仁兄山停岳峙般站着不动，气势上却备极威慑。

那个娘们，大约三十出头，穿着长狐披风内衬湖绿裤袄，一双水灵灵的眼儿飘呀飘的媚态隐露，微翘的鼻端配上菱形的樱唇，越见三分冶艳，有股子说不出的风骚味道，她的唇角上挑，望着人，就似冲着你娇笑。

这四男一女，君不悔陌生得很，显然不是他们这边的伙计，而他们的入呢？方梦龙和他的八个帮手呢？却是上天入地全去了何方？

双方直愣愣的对瞧了片刻，那花信年华的婆娘忽然格格一笑，带着点儿鼻音，腻着声道：

“你这泼皮可是在找寻你那帮伙伴？据我所知，你们一共来了十个人，四个上了谷顶，六个窜进谷道，不过也真叫黏缠，就这几步路，却怎么等都等不着人，枯候了老半天，才等着人一个……”

君不悔喉咙里宛如掖进一把沙，他清了清嗓子，暗哑的道：

“不用急，他们马上就会到达，便聚不齐十个，至少也不至于让我唱独角戏。”

那女人眼波一转，笑得益发风情万千：

“我们不急，我们有耐心等，怕只怕你越等越胆寒，越等越心慌。”

吸了口气，君不悔硬着头皮道：

“别看你们人多，我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要是心存畏忌，也不敢上‘栖凤山’触你们霉头，早早远闪着风滚去了！”

那婆娘眼眉含春，竟像是在吊君不悔的膀子：“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在恭候他们各位大驾光临前的这段空档里，咱们不妨聊聊，我先介绍我自己，我叫曹兰，是龚弃色的原配夫人，这一位——”

她望了望哪个花白头发花白胡子的魁梧老者，又笑着道：

“是龚弃色的义父，人称‘就来报’尚刚尚老爷子，尚老爷子旁边的一位，别瞧他貌不惊人，却大有来头，江湖上名如风雷的‘大鹰爪’尉迟英德就是他，尉迟大叔是老爷子的结拜兄弟，金兰之交，所以他在此地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头大身子小的尉迟英德龇牙一笑，蒲扇般的两只大手微微伸屈，一阵骨节劈啪密响中，他不怀好意的道：

“稍待一会儿，小子，我们得亲热亲热。”

君不悔只觉得背脊梁有些透寒，嘴里却不说：

“包管叫你如意，老家伙！”

嘿嘿笑了，尉迟英德道：

“不服输总是对的，年轻人多少得有几分骨气，但骨气该有本事支撑才行，小子，且看你的火候如何了！”

曹兰一指那面团，有如富家翁的仁兄，娇滴滴的道：

“这一位，是我们当家的拜兄，‘生死算盘’保大和，名号都挺好记的；那一个，你看他那副长像不怎么讨人喜欢，其实却最是慈悲为怀，总是杀人杀到死，送佛送上天，决不会留着半截儿叫人受罪受苦，他呢，号称‘轮回役’名叫古怜生，真个古怜生，是吧？”

君不悔硬梆梆的道：

“也是姓龚的哥们？”

曹兰“晴”了一声：

“看看你，你多聪明，一点就透，难怪刀法那么好，下手那么毒，君不悔，你是君不悔，嗯？”

轻咳一声，君不悔感到头皮发炸：

“不错，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是君不悔！”

曹兰笑得十分婉然和气，不像是面对着杀夫的仇人：

“正如我们尉迟大叔说的，你果然挺有骨气，君不悔啊，看你表面上土里瓜叽，实则另有乾坤，只有你这种角儿，才容易叫人看走了眼，大无白日混栽斤头，我们当家的该有多精明，却也玩不过你这套貌似忠厚呢。”

君不悔不由肝火上升，嗓门也粗了：

“你犯不着明讥暗讽，拿我消遣，我貌似忠厚至少还有个貌似，那龚弃色却十足十的一条色狼，一个淫棍，比诸于我，差了不止一头！”

曹兰半点温恼不现，只幽幽怨怨的叹喟着：

“君不悔，你可是讲对了，我们当家的没别的毛病，就端好这个调调，如今却因此吃了大亏，遭到这等作践，‘十全堂’不曾圆满，自己倒落得受伤破相，几乎送了一条命，你说惨是不惨，冤是不冤？”

君不悔没有回答，他知道对方这娘们是在讲反话，后头必有一番刻毒泼辣待发，心理上得预做准备。

果然，曹兰的一张粉脸猝而变化，不见笑靥，不见柔婉，迅速凝结在面容上的是一层严霜，一层酷厉怨毒的严霜：

“你不敢说话了？君不悔，我们当家的或有不该不是之处，却罪不致死，可恨你却如此残忍暴虐，下刀出手，全朝绝子绝孙的狠路数走，你安了心要他的命，铁了肝肠要破他的相，君不悔，你不是个人种，你是头凶兽，毫无良知理性的凶兽！”

君不悔按捺着冲头的愤怒，控制着腔调：

“曹兰，你休要含血喷人，自以为是；我几曾要取龚弃色的性命来着？是他先伤了我，又待置我于死地，我不得已才奋力自保，重创了他，假设我存心要他的命，大可趁胜追杀，斩草除根，如此，姓龚的还有机会回来向你们哭诉求帮，捏造事实？”

不等曹兰回话，那尉迟英德已重重接口道：

“君不悔，你说你不曾赶尽杀绝，只是你个人的饰词，龚贤侄是你伤的没有错吧？看那落刀切肉的手法，招招俱指要害，着着断人生机，若说不想要他性命，谁人能信？再则，你们一大票牛鬼蛇神强闯‘栖凤山’直逼‘九美居’，又是打的什么恶毒主意？这不是明摆明显要刨贤侄的根，抄他的底

么？人已伤成这样，你们犹竟不甘不休，妄图聚众歼杀，寸草不留，用心之狠，手段之毒，真正令人发指！”

曹兰双目中赤光隐现，神情阴鸷，有如一条扑咽猎物之前的百步蛇：

“所以，君不悔，你们不打算给我等。留余地，也就怪不得我们不发慈悲了，今天你们强闯‘栖凤山’，来的是十个人，回去的将是十个鬼，半张活口亦不能留！”

君不悔是说不出的不舒服，一时之间，好像全身上下都不得劲，一颗心更是晃悠悠的难以落实；他不相信他们十人都会变成鬼，但有一部份已变了鬼却无可置疑，变了鬼的固然不能再出现，可是还有那没有变鬼的大活人呢？计算时间，也应该出来亮相了哇！

曹兰仰望狭谷上端，又移视向道出口，唇角的冷笑如刃：

“到了这辰光还不见有人现身，怕是俱化冤魂了，冤魂有知，希望他们找得归途才好，‘栖凤山’不是葬身之地，他们大概不会喜欢！”

君不悔呐呐出声，也不知是冲着谁在说话：

“事情会搞到这步田地，委实大大出人意料……我们这次前来，并非要对龚弃色刨根抄底，我们……呃，我们只是打算让他表示歉意，当众宣布戒除淫行而已，万未想到形势逆变，竟悲惨至此……”

一声暴笑，尉迟英德道：

“阿兰，你听到这小子的话啦？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曹兰冷哼一声：

“即便姓君的跪地求饶，也一样要把他大卸八块，挫骨扬灰！”

又是“大卸八块”，又是“挫骨扬灰”！君不悔暗自苦笑，龚弃色身边这干浪货，不但凶泼刁悍如出一辙，连言词语气亦多有近似之处，这家伙调教得真不差！

一直没有开过口的尚刚，忽然低沉的出声道：

“时辰该到了，阿兰。”

曹兰更不多说，只向那一侧的古怜生努了努嘴，于是，形同恶鬼般的古怜生蓦地振吭长啸，啸声亢厉悠长，几若虎吼狮号，就在余音袅绕回荡于群峰之际，谷顶已有六条宛似负荷着什么物件的影于疾若飞鸿般泻落，眨眼间来到近前——好俊的轻功，好帅的身法！

迎向领先的一名大麻子，曹兰娇滴滴的问：

“大哥，上面的事摆平了吗？”

大麻子狞笑着将扛在肩头上的一具尸体，狠狠掼向地下——君不悔移目注视，不由形色骤变，天爷，这血糊淋漓的死人，可不正是那贺耀祖！

第二个歪脖子斜嘴的仁兄走了上来，同样丢下一具尸体，这一具。则是与贺耀祖一齐攀登峡谷的伍力生。

于是，紧接着另一位于瘦几如骷髅的仁兄放下了毛子轩，一个葱白水净的大姑娘亦不嫌血污的卸下肩扛的霍长，当然，毛子轩与霍长也早就断了气。

从谷顶下来的这六个人，共是三男三女，君不悔也不认识，然而有一点却也清楚肯定，贺耀祖他们的四条命，必是丧在这六个人手中！

曹兰情笑如花，乐不可支：

“行，大哥，还是你们行，就这一会功夫，不仅通通歼灭了摸上谷顶的

四个狗才，连谷道之内的来敌也收拾得差不多了，我们在这儿却于耗得发慌哩！”

大麻子畸畸怪笑，一副踌躇自满的德性：

“这四个该死的东西，才往上攀就被我们盯牢了，地形我们熟，要在哪里下手便利，什么位置猝袭比较可靠，我们明白得很，只等他们气喘如牛的爬进绝地，啊哈，我们便两头一齐发动，四个龟孙连招架的功夫都没有，业已被我们全部宰尽！”

那歪脖子斜嘴的一位，更是唾沫四溅，口不关风的渲染着：

“他娘，这边宰完了四个，山谷底下可正热闹，前头是没有人骑的空马，后头是有人骑的实马，还有一个在卖弄着‘橙里藏身’小把戏，打谱逍遥过谷哩，我们一边三人，立时便将早就备妥的滚石石灰对准了朝下抛，几位娘子军的弓弩尤其瞄得精确，谷里的那干熊人可真倒了邪霉啦，什么叫人仰马翻，什么为鬼哭狼嚎，呵呵，这就是了，老子杀得性起，干脆也拾起一个连珠弩，专对那‘橙里藏身’的杂种发射，那杂种连人带马一起翻滚，未了，压在马身上，爬不出来，我一发狠，直射得他成了个刺猬才罢手……

君不悔感到一阵恶心，几乎翻胃，曹兰却眉开眼笑，益见兴奋：

“二哥，你看清楚没有？峡谷里的来人可已完全解决了？”

被称做“二哥”的这位歪脖子斜嘴笑着道：

“应该是一个不剩，可也不能把话说满，或许还有一两位留着口残气在喘亦未敢言，但我却敢打包票，保证没有个囫圇的！”

大麻子这时一指君不悔，形色在遗憾中竟然带着三分怒气：

“娘的皮，只这个东西腿快身子滑，居然叫他瞎碰瞎撞（缺）

原来大麻子叫花大川；他粗声笑道：

“尚公宽念，弃色是吃了碎不及防的亏，我他娘早就心里有数，任他千变万化，也不过就是一把破刀，决计讨不了便宜！”

此刻，“生死算盘”保大和、“轮回役”古怜生两个也围到近处；保大和用的家伙是一把生铁算盘，古怜生使的则是一条两头带钩的硬竹扁担，这两宗玩意看上去虽然笨拙，却绝对可以碎骨裂肌，不折不扣是要命的东西！

君不悔瞧在眼里，肚中雪亮，这可不是又要以众凌寡啦？任这些人个个有名头，人人俱有来历，每在拼命豁战的当口，却都拉得下面皮来玩这等死不要脸的把戏，武林规矩，江湖道义，对他们而言，只是个鸟，屁的约束力也没有！

干涩涩的吞了口唾沫，君不悔沙沙的开口道：

“看情形，你们又待并肩子齐上，这多人硬吃我一个？”

尉迟英德淡淡的道：

“所谓艺高人胆大，你含糊什么？”

君不悔苦着脸道：

“不是我含不含糊的问题，说起来各位也是场面上亮字号，上台盘的人物，朝廷有法，江湖有道，怎么一上来就打算群斗欺少？你们不怕遭人物议，将来脸上无光？”

尉迟英德泰山不动般道：

“生死搏命，也就顾不得这些陈腔滥调了，君不悔，你亦不必白费心思，以为拿些话可以套住我们，明白的说，今天我们非解决你不行，什么道理用

在此时都不灵光啦！”

花大川也在叫嚣：

“只要取得你的首级，慢说遭人物议，他娘便被人操翻了祖宗八代亦不关痛痒，姓君的杂种，你就认了命吧！”

咬咬牙，君不悔微现激动：

“也罢，我这次出道以来，净是碰上像你们一般的下三滥，不管有着多大的名望出身，一待性命攸关，全能扯下面皮，耍无赖，好，便让你们一齐上，我倒要看看是否奈何得了我！”

曹兰在那头笑了：

“是否奈何得了你，君不悔，就要瞧你自己了，别动气，气躁则心浮，你想多活一阵，还要稳住才行！”

花大川一声呛喝：

“伙计们，我先打头阵！”

就在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候，谷道之中，猛的掠出一条人影，那人凌空旋转，着地于丈许之外，却在落脚的一刹踉跄数步，但见他连连跳动，方才站稳，这人竟然只有一只右腿——我的天，那是方梦龙！

君不悔见状大出意外，惊喜交集下，他不禁振奋的大喊：

“伯父，方伯父！”

方梦龙眼下的形状实在是狼狈，满头满身的石灰末斑斑沾染，衣衫破裂了好几处，脸盘上也有大片瘀青，显然是死里逃生，吃了不少苦头；他喘吁吁的稳住势子，冲着君不悔挤出一抹比哭还要难看的苦笑：

“小友，今天这个斤头可是大了，六个闯关的人只剩下我们两个，上面那四位还不知吉凶如何……”

君不悔哑着声道：

“全完啦，怕父，他们四具尸体就搁在那边。”

移动的眼神在触及贺耀祖等四具遗骸的一刹，立时引起一阵强烈的痉挛，方梦龙脸色灰败，悲痛难仰，他喃喃自语：

“果然全完了……八条生龙活虎似的汉子，就这么眨眨眼，便烟消云散，一个不剩，却是死得好惨，好不值啊……”

君不悔有意提醒方梦龙，现在不是伤心哀切的时候，更艰险的局面还在后头呢；他向方梦龙挨近一步，打了个隐喻：

“伯父，死者已矣，活着的人却得盘算求生之道：且请节哀，你我爷俩好歹凑合着同你这门亲戚周旋周旋！”

方梦龙定下心神，目光四转，这才发觉强敌环伺，形势不妙——先前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挣扎着渡过那鬼门关，一个心念只知问头冲出谷外与众人会合，眼花缭眩下，却不料大局业已逆转；这一大群人不是他的伙伴，乃是一个请君入瓮的阎罗阵，除了君不悔，就剩他方梦龙啦！

又是一声娇笑，曹兰那边厢发了话：

“我说，来的人可不是方二哥吗？方二哥哪，你也真叫命大，枪林箭雨中，你愣是撑得过来，虽说模样有点不堪恭维，到底生存意志称得上坚强，方二哥，其实你何须用这等灰头土脸的方式闯关？只要投张名贴进来，还怕我们不高接远送？唉，这不是自己糟塌自己吗？”

方梦龙冷厉的注视曹兰，形色凛烈：

“不要叫我方二哥，我与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牵连！”

曹兰真个视人生如戏，表情一僵又展，完全不当一回事的格格笑着：

“方二哥，你不记得我啦？我是龚弃色的老婆曹兰呀，前阵子还到过你家两次，承你殷勤款待，至今犹感念于心，莫不成你都忘了？”

方梦龙冷笑连连：

“我知道你是龚弃色的女人，却不清楚姓龚的有几个老婆，就如同我从不明白龚弃色与我有什么亲戚渊源一样，我方梦龙虽是一介草莽，不学无术，却也不屑有龚弃色那等卑鄙龌龊，贪色好淫的戚友，你们这一窝子是，发里风凉哪里去，休要玷污我方某清誉！”

曹兰突兀沉下脸来，高挑着眉梢道：

“姓方的，别给了鼻子长了脸，拿几分颜色倒想开染房了？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你当我们真得巴结你？老实说，打龚弃色受伤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之间已势成仇敌，势不两立，便是你今朝不来，日后我们也会找上门去，问你用什么来替你那小狐狸精抵罪？龚弃色的血肉岂是如此轻易挥洒得的？亏你还人模人样，自命不凡，姓方的，只在眼前，你这条老命加老脸，就全得搁下！”

方梦龙双目圆睁，气涌如山：

“今日来此，我便不曾有全身而退的打算，你们有什么手段，不妨尽数施展，横竖杀戒已开，再说什么亦不能改变那血腥后果！”

曹兰揶揄的道：

“开杀戒的是我们，方梦龙，你们不过只有挨宰的份罢了！”

额上青筋暴起，方梦龙怒吼道：

“现在试试！”

花大川猛的一声怪叫，指着方梦龙大骂：

“说你熊，你倒当真熊起来啦？什么‘毒虹’？半截破刀而已，不用鸡毛子喊叫，就在‘栖凤山’，你们老友一道去阎王殿应卯吧！”

方梦龙五官扭曲，两边太阳穴急速跳动，他呼吸短促，切齿如挫：

“好一群魑魅魍魉，便让你一齐上来！”

僵立了这半时的君不悔，骤而侧身上前：

“伯父，我们爷俩并肩子！”

方梦龙顿时热血沸腾，感触万千，他深深看了君不悔一眼，用力点头：

“好，患难见真情！”

那花大川修然跃起，千头疯虎般扑了过来，口中狂吼着：

“死做一堆去！”

随着他的吼叫，雪亮锋利的砍刀在空气中激荡起一阵阵怪异的尖啸，刹那间形成一道匹练似的光华，漫天盖地的罩落，气势浑厚无比！

方梦龙身形暴旋，一抹冷电自他手中闪射吞吐，有若虹彩隐现，而虹彩在旋飞里流织穿舞与匹练般的光华纠缠碰击，那一片震耳的金铁交响，便衬托着四溅的火星益发慑人心魄了！

君不悔已有方梦龙顶前应战，他一面考量是否该要联手夹攻对方，一面对方梦龙的身手钦佩不已——少了一条腿的残废人，竟然仍具这般功力，确属不易，但看方梦龙动作之犀利，招式之老辣，已足证方若丽所言不虚！

显然有人不想放过君不悔，他这里意念才只打了一个转，半空中一条灰黑鞭影兜头而下，来速之快，似是它早已停留在那个位置了。

是的，“大鹰爪”尉迟英德急着要见真章啦！

君不悔对着抽来的蟒鞭迎上，同时弓背曲腰，又淬然伸展，在这一屈一伸之间，青焰蓝光宛如飞爆倒卷，浪翻波涌，不但紧凑完密，还真透着蒙蒙的水雾之气；尉迟英德鞭扬人起，眨眼下腾空回绕为半弧，半弧的过程甫始完成，人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人在飞掠，鞭出如雨，这种连贯无懈的身法步眼，也真令人叹为观止了。

“哗啦啦”一片铁珠子震响，“生死算盘”保大全加入战圈，人一进来，沉重的铁算盘已呼呼的对君不悔展开猛攻，算盘的挥舞声杂着铁珠子的震动声，别有一种凶悍的功架，而“轮回役”古怜生更不闲着，硬竹带钩的扁担抡起，亦闷不吭声的参予了这吃烂饭的行列！

那一边方梦龙和花大川的拼斗，姓花的可是一点便宜占不到，别看方梦龙只得一条右腿支撑，却是运转疾速，进退利落，手上那把精钢百炼的朴刀挥闪旋飞，千变万化，不但出入诡奇，更且快不可言，花大川不错力猛招熟，在方梦龙凌厉的攻势之下，也只堪堪落了个自保之局，毫无得胜的希望。

隔岸观火的曹兰冷冷清清的从腔里发一声笑，说着风凉话：

“别看这方二哥是个一条腿的残废，玩意儿还真不赖，竟把我们花老大逼成个缩头王八啦，亏得花老大四肢健全，却抗不过人家少了条腿的，我说歪脖子攀二哥，你瞧着窝囊不窝囊？”

歪脖子斜嘴的仁兄吞着一口唾涎，拉大嗓门道：

“你的意思是，弟妹，我也该上去凑凑热闹啦？”

曹兰笑道：

“二哥不想松散松散，试试姓方的高招？”

脖子一扭，这位攀二哥嘿嘿笑道：

“且看我樊冒隆的威风，高招！只等我一动手，姓方的包管哭天抢地，屁的招法也没得了！”

第十八章：恩怨纠缠难分明

嘴里说着狂话，实则歪脖子斜嘴的樊冒隆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他脚步游走，跟随花大川与方梦龙移动的位置打转，觑准一个他认为最恰当的时机，才猛古丁侧身插入，那一对歹毒的铁啄钩也同时招呼上了方梦龙。

方梦龙当然早有防备，姓樊的身影甫近，他的朴刀已连连弹闪，在一溜溜跳射的光束中，立时便把樊昌隆卷裹进来，以一敌二，了无惧色。

君不悔抗桔着尉迟英德、保大和、古怜生三个，亦同样攻拒自如，回转有余，傲爷刀纵掠若电掣流火，晶莹的青蓝色芒彩挥指并扬，显示出变化不定的各式光影，像星雨，似飞矢，他的三个对手空自落得团团旋转，硬是不能越雷池一步！

一直冷眼旁观的尚刚微微摇头，似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曹兰听：

“真是作孽，这一顿飞矢箭雨，净坑了些不中用的货，偏偏就把两个最难缠的角儿漏了出来，眼前的摊子可怎么收？”

曹兰双眉轻皱，悄声道：

“老爷子是说，情况不见强？”

尚刚沉声道：

“我早就知道姓君的必非等闲之辈，阿兰，弃色的功力如何，你该清楚，能将弃色重创到那等地步，对方的修为还差得了？如今亲眼目睹，越证所料不虚，阿兰，若要解决这君不悔，只怕我们需付出极大代价！”

曹兰有些不以为然：

“姓君的有两下了是不错，但拚了这一阵，尉迟大叔也算圈住了他，姓君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之处，老爷子，我看他早晚要栽！”

毫无笑意的一笑，尚刚道：

“你是这样想么？阿兰，如果似你所言，我们就该烧高香，谢天谢地之外更谢祖上有德啦！”

脸儿红了红，曹兰窘迫的道：

“老爷子包涵，可能我的造诣还浅，体验不足，难以观察入微，看到深处，老爷子卓见自是错不了……”

低唱一声，尚刚目光凝注斗场，形容忧虑的道：

“依我的看法，这君不悔好像还未倾全力，可能尚有更厉害的招术待使；你尉迟大叔的掌上功夫堪称一绝，但动上兵器，尤其在对方那把快刀之下，就有些施展不开了，阿兰，免不了要我亲自下场！”

曹兰忙道：

“杀鸡用得着牛刀？老爷子，我们这里还有人闲着，且都不是庸手，干脆大伙一齐上，早早料理完事，何必劳动老爷子？”

尚刚摸着颌下花白的胡须，表情沉重：

“要是我放得下心，当然也不希望折腾这把老骨头，偌大的年纪，入土之前再抹灰上脸，岂非不值？但形势如此，其他的人便豁死扑击，亦恐难以奏功，阿兰，武艺一门，变化万端，精妙无比，不是一加一定成二的事！”

曹兰心里嘀咕，却陪着笑道：

“这君不悔果真这么邪法，要不是老爷子亲说，我还不太相信……”

尚刚缓缓的道：

“只要再等须臾，阿兰，仅仅片刻，你就会信了。”

曹兰的樱桃小嘴微抿，似笑非笑的瞧向面前火并正烈的几个人，模样儿透着说不出的一股矜傲——她压根还是不相信尚刚的判断，只是不敢明着顶驳罢了。

于是，猝然间她看到了光焰的流闪，寒芒的飞射，形同一个突炸的冰球，一团爆裂的雷火，以各种迥异的形式迸溅向迥异的角度，去得那么急，散得那么广，甚至连尖锐的突破空气声，听起来都像在哭泣了。

又是“大屠魂”！

尉迟英德的蟒鞭绞迎穿织密集的光束，蟒鞭在突起的颤动中被削得截截抛扬，这位“大鹰爪”斜身暴进，却在身形隐入冷电精芒里的瞬息反弹而出，出来可不算完整，一条左臂业已不见！

几乎是不分先后，保大和的铁算盘并迸裂散碎，算盘珠子满天飞，保大和的一颗脑袋滴溜溜上了半空，无头的身子仍往前冲，看上去令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怖栗感，而古怜生根本不躲不退，俄顷间一个人分切做七大块，血喷肠溢的一刹里，他的硬竹扁担也敲上了君不悔的右肋！

尚刚便在芒现血溅的同时幽魂一样来到，双掌微按倏翻，一阵炙热的无形劲力猛然卷荡，将君不悔兜头震跌五步之外！

君不悔的情形相当凄惨，打出道以来，他还没有吃过这等的大亏——

尉迟英德的一条左臂虽是齐时削断，却牢牢连在他的左肩头，断臂上的那只大手，五指勾曲有如鹰爪般深深扣进肉里，竟不见一滴鲜血，古怜生的硬竹扁担早被斩成两截，不幸的是在扁担削折前已经和他的右肋亲热过，扁担头的铁钩非仅给他开了一道三寸长的血口子，更砸得他右半身一片麻木，腰肋内似烧着一把火，他知道恐怕伤了肋骨，只不知伤得轻重如何，此刻尚刚出掌反震，震跌他一屁股跌坐于地，却几乎站不起来！

曹兰受惊过度，不能控制的尖声位叫：

“杀了他，老爷子，杀了他啊……”

尚刚瞋目如铃，花白的发丝无风自动，闷雷般的一声沉叱里，掌形飞扬，乖乖，仿佛平地起了一片火风，又且风力若锤，强劲至极的涌罩而来！

君不悔竭力提气，一双眼珠往上吊起，他倾以全身余劲，傲爷刀刀尖指天，锋刃突兀的向两侧回旋，一个完整的光圈便豁然接合，光圈灿亮浑厚，有若晶幕倒悬，狂猛的火风涌至，立时声同裂帛般消散四周，光圈受到冲激，在连续的闪晃下一刀淬现，刀影又随即幻化为十七道冷芒，尚刚身如飞鸿，冲天而起，却似落雨般洒下鲜血点点！

曹兰奔向尚刚，嘴里发了疯一样鬼嚎不绝。

一声闷爆传来，业已心慌意乱的歪脖子樊冒隆旋出三尺，胸前一片猩赤，他痛得斜嘴越斜，唾涎垂流，不似人声的自喉咙里逼出阵阵呻吟……。

失了主意的花大川在分神之下，蓦地大腿上也挨了一刀，他正踉跄后退，方梦龙已振臂反掠，身形起落间拦腰挟提君不悔，迅疾无匹的直冲谷道而去，别看方梦龙只剩一条腿，蹦蹦奔走却其势如风，每一腾跃，两点的间距都在三丈以上，带负着一个人犹能这般利落，两条腿的正常人怕亦望尘莫及！

“栖凤山”这边的伙计们早已乱了手脚，有的争着救护伤者、有的赶紧劝阻情绪激动的曹兰，还剩个把眼清肚明的，亦不敢冒险追截对方——事情已搞成这步田地，便是追上了又能如何？

当君不悔苏醒过来的时候，发觉自己躺在一个很舒适的地方；敞亮的房间，柔软的床铺，连寝具都透着一股馨洁的芬芳。

床前站着一个人，是方若丽，房角坐着一个人是方梦龙。

君不悔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全身上下一阵剧痛的就像被人抽筋碎骨般的难过法，更丝毫着不上力，人这一动，险些噎了气。

方若丽轻轻用手按住他，好细好柔的道：

“别动弹，君大哥，你好生躺着，骨头才接上，挣移了位就麻烦了……”

额门上沁出了汗珠，君不悔调整着呼吸：

“小丽，我怕是晕迷了一阵吧？”

方若丽微微笑道：

“不止一阵，整整的两天两夜，发高烧，说呓语，把我们全家老小折腾得鸡飞狗跳，你要再不醒，我们也得躺下去啦。”

君不悔虚脱的道：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自己这么脆弱，经不得三敲两打，骨架子就和散了似的。”

方若丽呵慰的道：

“君大哥，你的左肩骨折裂，肋骨断了两根，且受了内伤，再加上腰肋的一道三寸口子，铁铸的金刚也抗不住这样的糟塌，何况是血肉合成的生人！

要不是我爹腿快，村头孙大夫的医术高，你这条命还真险着呢，”

半侧过脸，君不悔略略提高了声音：

“伯父，多承搭救，待我能够起身，再向伯父叩恩！”

坐在角偶处的方梦龙脸色阴沉，竟是毫无厉劫归来应有的欢容；他勉强挤出一丝涩笑，淡淡的道：

“不必客气，你也是为了我父女才蒙难受创，表达歉意与谢意的该是我们；你且静心养伤，事事都会有人仔细照料。”

君不悔感激的道：

“有劳伯父费神了……”

凝视着君不悔，方梦龙表情有些怪异：

“小友，你的刀法我是亲自瞻仰过了，确然超凡入圣，精湛之至，要不是你，我们恐怕一个也活不出来，通通都得葬身‘栖凤山’。”

君不悔呐呐的道：

“伯父过奖，此行未以得遂所愿，痛惩那龚弃色，实乃我的所学疏浅，技艺欠精……”

方梦龙低沉的道：

“你太谦了，小友；记得你曾说过，令师尊是任浩？”

舐着嘴唇，君不悔道：

“没有错，伯父。”

干哑的一笑，方梦龙道：

“恐怕错了吧？”

床前方若丽以祈求的目光投向乃父，哀恳的道：

“爹，非要在这个时候吗？”

方梦龙叹息一声，神情伤感：

“我不能让这个结长久搁在心里，小丽，这原是多么完美的一场际遇，但造化弄人，却偏偏横生如许枝节；为了我这条腿，我这股怨，你说，我能不问清楚，不说明白么？”

方若丽幽幽的道：

“爹，但这件事与君大哥并无关连，他没有错，你老人家不能把上一代的恩怨延续到下一代，君大哥是无辜的……”

方梦龙形态冷峻，语气也重了：

“你不要多说，该如何处置，为父自有分寸！”

满头雾水的君不悔瞧着这父女俩十分迷惑的道：

“有什么不对么？方伯父，我该没有冒犯你老吧？”

方梦龙哼了哼：

“你没有，但或许你的某一个亲人有。”

君不悔苦笑道：

“这不大可能吧？我在这人间世上少有亲人，况且我也确知便有限的几位亲人，皆不曾与伯父相识，又何来冒犯之说？”

方梦龙生硬的道：

“小友，你说你的师父是任浩？”

君不悔忙道：

“任浩确是家师……”

方梦龙摇摇头，神情更见阴晦：

“小友，我练了一辈子刀，也会尽天下用刀的无数名家，谁是此中能手，我不仅了若指掌，更深悉所擅长短；凭任浩的造诣，决计调教不了你这样一个徒弟来，原先我只是猜测你个人的资质禀赋或有异人之处、待我目睹你的刀法，查看过你的配刀，才断定你是另有师承！”

君不悔微现窘迫的道：

“伯父，任浩是家师决没有错，不过我现在的刀法，是我大叔另外传授的……”，

双目骤睁，方梦龙急促的道：

“你大叔？你大叔是不是叫吉百瑞？‘大天刃’吉百瑞？”

君不悔略感意外：

“正是吉大叔，伯父，你老认得我吉大叔呀？”

忽然发出一阵带有哭音的惨笑，方梦龙的嗓音颤抖：

“我认得他，我当然认得他，即使他化成了灰，我也能一点一点的将他挑拣出来；一个人如何忘得了残其躯体，毁其声誉，更严重损伤他自信自尊的不世之仇？忘不了，任是谁也忘不了！”

怔愣半晌，君不悔慑于方梦龙的悲愤枪激情怀，禁不住说话带着结巴：

“怕——伯父，你，你是说，呃，说我吉大叔和伯父有仇？”

方梦龙坐直了上半身，眼下的肌肉抽搐，双颊颤动，嘶着声道：

“不错，他是和我有仇，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我的一条右腿，便是被他生生斩断，我的半世英名，由而付诸流水，这些痛苦与屈辱，无时无刻不在啃噬我的心，侵蚀我的灵魂，午夜梦回，脑中所现和眼底所映，尽是吉百瑞那张狞笑的丑脸，那把血淋淋的傲爷刀……”

吸了口凉气，君不悔艰辛的道：

“刀没有罪，伯父，它总是配合主人的心意行事，而它当年的主人，如今也垂垂老矣，不复英壮之时的傲岸刚烈，岁月能以消情磨志，伯父又何苦如此刻骨难忘？”

方梦龙冷厉的一笑：

“我为何如此刻骨难忘？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失掉一条腿的人是我，因为遭到身心折磨的也是我，伤害者与被害者之间，感受截然不同，你能忘怀，吉百瑞能忘怀，我却永远难以宽释！”

方若丽走到父亲身边，轻轻蹲下，伸出双手按抚着父亲的手，她发觉这只手好冷好冰，透着汗湿，微微颤抖；她仰起脸儿，眸瞳中泪光隐隐：

“爹，女儿知道爹的痛楚，明白爹的怨志，但爹啊，这到底是好些年前的事了，自从爹受伤退隐，不问世事以来，我们的日子不是过得很平静，也很安逸吗？再没有血腥的争纷，再没有烦心的苦恼，爹的情绪已逐渐稳定，想法越见开朗，为什么——爹，你老人家又待钻回牛角尖，这样的摆不脱、放不下？”

方梦龙喘息着道：

“因为我恨，小丽，我恨啊……我恨吉百瑞，恨他的傲爷刀！”

合拢父亲的那只手到自己的掌心，方若丽低柔的道：

“记得爹一再说过，江湖上尔虞我诈，武林中奸狡互见，纯粹是一个弱肉强食，钩心斗角的黑暗世界，爹也说过只有妻女血亲才是爹的安慰，只有这个家才是爹全部的心灵寄托，爹，娘和女儿就在爹的眼前，爹就在家，

又何苦再去争一时的意气，掀揭已经长合的伤疤？”

方梦龙沉默了一会，才暗哑的道：

“小丽，直到今天，我仍记得吉百瑞的刀锋切斩我左腿时的感觉，那一刹间并不很痛，仅觉得肌骨一阵冰凉，身子好像突然失去重心，体内的热力猝而宣泄一空，人似乎在云端飘荡，两眼看出也炫花一片，却是血红的斑赤的一片，在我晕绝的瞬息之前，吉百瑞狞厉自得的丑脸已深深印入我的眼底，刻在我的脑际，每一回思，清晰如昨……小丽，使刀的人败在刀下，强者受挫于强者，这样的凄楚怨恨，不是你如今的年纪能以体悟的……”

床上，君不悔怯怯的接话：

“怕父，我，我能体悟……”

重重一哼，方梦龙道：

“你不是我，如何体悟？”

君不悔啜嚅着道：

“我……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虽然体肢未损，却几乎碎了心……”

方梦龙定定的望着君不悔、道：

“你真也有过这样的绝望沮丧的经验？”

点点头，君不悔恳切的道：

“我没有理由骗你，伯父。”

方梦龙的形色稍稍缓和了些，他似乎想追问君不悔那次“经验”的内容，略一犹豫却又改了口：

“小友，你那大叔吉百瑞目下境况如何？”

君不悔黯然道：

“很惨，老境颇为凄凉，至少比不上伯父的丰衣足食，生活无忧……令媛说得对，只有身边的亲人，和乐的家庭才是真实不变的，江湖风云，如同镜花水月，玄虚得很，压根不值追回流恋……”

方梦龙怀疑的道：

“你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吧？吉百瑞刀流如魔，修为深不可测，在他伤我之时，功艺名声正如中天之日，渲赫天下，不可一世，而且据我所知，他私囊甚丰，又怎可能落到此等悲惨地步？”

君不悔强颜笑道：

“还乞伯父见谅，有关吉大叔的情形，我只能说到这里，但却句句是实，字字不虚，假着伯父尚有垂询，尚容日后视形势演变再为详禀。”

方梦龙喃喃的道：

“这老杀才，怎么说他也不会搞得这般狼狈……想当年那股气势，唉！”

君不悔沙沙的道：

“吉大叔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苦，人亦苍老孱弱，憔悴不堪，他也常常自怨自艾，认为他有如今困境，或是报应，多年前，他杀生太甚，血债如山，可能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吧！”

顿了顿，他又接着道：

“在我初遇吉大叔的时候，若非他曾当我面前展示刀法，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他是这么一位奇人，奇人如斯，一般庸碌之辈更能何求？”

方梦龙沉思着没有回答，脸上阴晴不定，然而，却流露着一股难以掩遮的悲悯之情——却不知是对他自己抑是对吉百瑞。

方若丽的面颊贴在乃父的独腿上，来回摩娑着：

“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老人家固然委屈，那吉百瑞更是一片凄凉，无限的光阴，两位光阴的过客，都已这大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可争的？就算你们此刻相对而视，也只看见彼此皤皤白发，满面风霜，锱铢虽利，亦削不断豪气的流逝……”

君不悔感动的道：

“伯父，亦请看在小侄份下，莫再使波澜陡，仇怨环接，我与小丽，都在向你老请命！”

方梦龙扶着女儿肩头缓缓站立起来，一步一跳走向门口，却在门前停住，半侧过面孔，故意用一种冷淡的声音说话：

“你好好将息养伤，小丽会时常来侍候你，另外，你的傲爷刀就搁在床下那口障木箱里，翻身伸手就够得着。”

望着方梦龙消失的背影，君不悔如释重负，心底涌起无限的温暖与慰藉，当他接触方若丽的目光，他知道对方亦已感受到他的心境了。

整整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君不悔已能下地走路，当然还得拄着根拐杖，非常小心的移动，三十出头，竟效小儿学步，其蹒跚滞重之状，连君不悔自己也觉得好笑。

十几天来。方若丽可以说随侍左右，亲奉汤药，那种婉柔殷切的关注情怀，几乎又是另一个管瑶仙；君不悔心中相当矛盾，更十分谨慎，他从来不识风流，却也明白风流债不能欠，尽管方若丽是恁般慧巧可人。

养息期间，不曾再见到方梦龙，方老夫人却来探视过多次，眉宇眸神，仍然含蕴着慈祥和蔼，态度越发亲挚，但绝口不提那段昔日恩怨，模样就好像她根本不知道一般，然而，从方老夫人的矜持，自方若丽开朗胸神色间，君不悔心里有数——这一片阴霾雷雨，大概已将烟消云散了。

坐在后院的一张圈椅上，君不悔浴着和煦的冬阳光辉，全身内外。觉得说不出的舒适熨贴，他微闭双眼，默默想着一些事，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沉思间一抹黑影遮住阳光，一股微泛乳香的芬芳沁人鼻端。

这股香味，君不悔太熟悉了，近日来，天天闻，时时嗅，怪的是永也闻不腻，嗅不厌，如果可能，真想盛一袋回去……

方若丽的声音清脆又爽落，宛如一串跳跃的音节，透着感染人心的活泼愉快：

“喂，君大哥，白日做梦，你都梦见了些什么呀？”

睁开眼睛，君不悔笑道：

“梦到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她飞舞到池塘边采莲，一下子和莲花合成一体，莲花就突然变得更皎洁，更明丽，一直往天空生长，然后，就被你吵醒了！”

方若丽笑得花枝乱颤，指着君不悔道：

“约模是伤好了，也有精神编故事给我听。”

君不悔道：

“不知还要多久才养得好伤？这一耽搁，又是大半个月了……”

方若丽忙道

“孙大夫说过，再十几天就差不多了，但一时半时却不能耗力使劲，仍须注意调养，要恢复正常，还得再加个把月辰光……”

君不悔沉默了一会，才道：

“这样一来，短期内是走不成了，我还以为伤势痊愈，就是近几日的

事……”

方若丽道：

“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你还受了内伤；孙大夫说，以你如今的进展，已算是相当快的了，换成别人，只怕仍下不了床呢；君大哥，你何妨静心将息，天大的事，总也得有体力才能办呀！”

君不悔笑得泛愁：

“话是不错，但事情悬在那里，心里兑也不塌实，早料理早安稳，我吉大叔正伸长脖颈等我回去哩。”

哼了哼，方若丽道：

“开口吉大叔，闭口吉大叔，那又狠又毒的糟老头子有什么好依恋的？我看你满心满脑袋里只有他一个！”

对于吉百瑞的观感，方若丽下意识中仍有着排拒与怨恨，这种反应，君不悔是可以理解的，他叹了口气，苦笑道：

“小丽，你心里怎么恨我吉大叔我都明白，但他却是最亲近，最崇敬的尊长，没有他，我何来今日？连带的说，没有他，我也救不了你……江湖恩怨，向来纠缠不清，孰是孰非，难以判明，争名争气，比高比强，大家要是皆是一张脸面，公平较斗之下有了胜负，几乎必然就见了血光，在这种情态中，又能说谁对谁不对呢？”

方若丽努着小嘴道：

“你就是帮着那老头子说话！”

君不悔放低了声音：

“小丽，前些日，在令尊面前，你不是也帮着吉大叔说话吗？”

唇角轻撇，方若丽脱口道：

“人家还不是为了你！”

拱拱手，君不悔笑道：

“多谢、我是全心全意领受盛情！”

面颊无来由的飞上一片红云，方若丽争着分辨：

“我是说你救过我，我怎么能不加以回报？而若纠葛再起，我爹势将卷入争纷之内，为免重演流血，息事宁人才是上策……”

君不悔平静的道：

“我了解你的用心，小丽，非常了解。”

方若丽啐了一声：

“瞧你副皮里阳秋的德性，你了解？你要真了解才怪了！”

细细品味着方若丽的话，正反两面的意思都有，君不悔却不敢深入试探，他稍稍挪动了一下坐姿，微笑道：

“这一阵子未见令尊，他老人家好吧？”

方若丽的神色蓦地阴暗下来，明艳的笑靥也消失了：

“君大哥，我，我发觉我做错了一件事，一件大事。”

怔了怔，君不悔道：

“此话怎说？”

方若丽沉郁的道：

“我不该逼着爹爹去惩罚龚弃色，也不该硬把你扯进这桩麻烦里来，就为了出一口气，竟赔上了八条人命……这都是我的罪孽，我的错失……”

君不悔深深的看着方若丽，没有说话，方若丽又悲切的道：

“那八位叔伯大哥，人人都有家小，都有累赘，为我的事丧生殒命，我爹内心的歉疚和精神上的负累极大，这不是用金钱财物能以补偿的，打“栖凤山”回来以后，爹就忙着去挨家慰问，设法解决他们以后的生计问题，此外，爹还得央人前往“栖凤山”，与龚弃色谈判他们八位遗骸的交还问题，准备在遗体运回之后，妥办丧事，人已死了，总要入土为安，对他们的家属也算勉强有所交待……”

轻轻拍了拍方若丽的手背，君不悔严肃的道：

“小丽，你不用自怨自艾，江湖上讲究的就是道义，亲朋问注重的便是互助入那龚弃色淫乱无行，败德丧伦，应该受到惩罚。令尊是有名有姓的人物，不管是他场合上颜面也好，为人父母者的一番心意亦罢，在情在理，都没有坐视不闻的可能，他的亲朋仗义出力，更属理所当然，如今有了伤亡，虽说不幸，亦不算意外，江湖子弟江湖老，沙场方沾壮士血，人要死，也要死得其所，且令尊如此挚诚，他们应可瞑目了……”

方若丽咽着声道：

“原先，我以为龚弃色受了重伤，不会有多大反抗，大伙去了，给他一个教训也就是了，未料到 he 早已防备，聚集了那么一批凶神在‘栖凤山’，以逸待劳，将原本一件可以见好就收的事，弄得一片血腥，凭添仇怨牵连……更可悲的是我一向就如此憎恶血腥，讨厌杀伐……”

君不悔和缓的道。

“别难过，小丽，当事情来的时候，就必须面对它，逃避和怨叹都不是办法，错在他们，不在我们，如果他们硬要寻仇报复，我们也只好迎着接着——蛮横凶狠并不代表真理！”

吸了口气，方若丽轻拢着秀发，情绪渐转平静：

“爹正忙着办这些事，所以不能来看望你，爹有交待，叫你只管养伤，外面的种种问题，自有他来处置，当然爹一个人忙不过来，另有人帮着爹办事，就这一半天，前往‘栖凤山’索还遗骸的顾大叔他们也要赶回来了……”

心里一动，君不悔问道：

“顾大叔，你说的就是住在‘清河滩’的那个顾大叔？”

方若丽点点头：

“除了这位顾大叔，我哪还认识第二个顾大叔？我以前不是给你提过吧？就为了奉爹之命前去‘清河滩’探慰他，才差点遭到龚弃色的陷害。”

君不悔若有所思的道：

“你这位顾大步，大名是怎么个称呼？”

方若丽道：“他的名字不但怪而且可笑，只有一个乞字，乞丐的乞，君大哥，你没想到有人的名字会取这么一个字吧？亏他从来甘之若饴，也没想到改一改，而顾大叔还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呢……”

天爷，果然是被料中了，君不悔一时有些怔忡——吉白瑞与方梦龙的宿怨算是因为各方因缘牵扯，刚刚告一段落，这新仇甫结的顾乞却又冒将出来，这桩梁子可推不到前人头上，全是他自己和顾乞之间的过节，若是彼此一朝相遇，倒该怎么应对才好？

发沉君不悔脸上神色有异，方若丽关注的道：

“你怎么啦，君大哥？可是有什么事情不对劲？”

方若丽打量道君不悔，疑惑的道：

“不，你的形态有点愣，更带着几分悉苦味道，君大哥，你有什么隐衷

不妨告诉我，说不定我能给你出出主意，好歹强似独自憋在心里发闷！”

第十九章：偏是冤家路又窄

君不悔无精打采的道：

“看样子不会有什么完满的解决办法……”

方若丽着急的道：

“君大哥，别吞吞吐吐的只露半截儿话，你倒是说清楚，怎么我一提到顾大叔，你的模样就变了？是不是你和顾大叔有过误会？”

叹了一口气，君不悔道：

“小丽，令尊为什么要嘱你前去探慰你那顾大叔？”

方若丽眨着眼道：

“听爹说，顾大叔前些日出面帮他几个朋友打场，结果却栽了斤斗，弄得灰头土脸的转回来，几乎气出一场病，爹说，那次纠葛里还出了人命，沙家两兄弟全死了，爹怕顾大叔想不开，才叫我专程跑一趟，替他老人家宽慰宽慰顾大叔……”

君不悔锁着双眉，道：

“你知不知道，那沙家兄弟是死在谁手里？”

方若丽道：

“这个爹却没提，顾大叔也阴着一张脸不肯多说——”

蓦地一机伶，她睁大双眼直瞪着君不悔，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君大哥……这件事，该和你没有关联吧？沙家兄弟的死，也不应与你扯上干系啊……”

君不悔低哑的道：

“老实说，小丽，沙家兄弟正是被我所杀，顾乞那一头脸的灰上，也是我给他洒上去的，我却做梦都想不到姓顾的会和你家有这么层渊源……”

方若丽有些失魂落魄的道：

“天下事怎会这么凑巧？却又巧得何其不幸……君大哥，顾大叔的为人我最清楚，他的气度可不算恢宏，尤其受不了人家的折辱，他与我爹结交了半辈子，爹还时常在这方面开导他……”

君不悔闷恢恢的道：

“看来我还是早早离开府上的好，免得为你及令尊又添麻烦，姓顾的当时曾经有话摔下，说是必不与我罢休，日后非找我算账不可，眼前不正待碰头啦？”

方若丽急道：

“你这个身子能往哪儿走？人虚脱成这样，行两步路还得拄着拐棍，也不怕倒在半路上？不行，君大哥，你绝对不能走！”

君不悔苦着脸道：

“我也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受不了那颠簸之苦，小丽，我这不是扮英雄，充好汉，顾乞一旦与我朝面，光景八成是要砸，先不说我能否抗得住他，你父子夹在其间，岂非左右为难？我若不走，则如何收拾这个场面？”

咬着下唇寻思了好一会，方若丽才低声道：

“君大哥，你养伤的地方，是我们家后院，依顾大叔的习惯，轻易不往后院来，只要你躲在房里少露面，两个人碰不上头，不就没事了？”

君不悔想想，觉得这个法子不怎么妥当，但哪里不妥当却又一时说不出，他用手抹了把脸，无可奈何的道：

“目前也只好这么办了，小丽，你的口风紧着点，最好动个脑筋早早打发姓顾的上路，你不知道那把‘缺月刀’，可歹毒得很哩！”

忍不住“噗哧”笑出声来，方若丽捂着嘴道：

“看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你犯不着这么怕他呀，顾大叔不是在你手下栽过斤头吗？就一阵工夫，他也练不出另一套神仙把式来，你含糊什么？”

君不悔涩涩的笑着：

“凭我现在的这副身子骨，如何搪得过顾乞哪‘绝一闪’？再说；好歹也要考虑到令父女的立场，不能叫你们大作辣……”

左右一看，方若丽审慎的道：

“晒太阳也晒够了吧？该进屋去躺着了……”

慢慢从圈椅里站起来，君不悔执着拐杖，开始蹒跚移步：

“唉，活蹦乱跳的一个人，猛古丁就变成拄着拐棍的病号，想想也真不是滋味。”

过来挽扶着君不悔，方若丽笑道：

“别自怨自艾了，又没少条胳膊缺条腿，尚怕挺不起腰杆来？你放心，不出个把月，包管再还你一个活蹦乱跳——”

接着方若丽的语尾，回廊那边突然响起另一个苍哑的声音：

“小丽侄女，叫那拄拐棍的东西给我站住！”

方若丽闻声之下，神色骤变，她一刹的僵窒之后，面庞惨白的回过身来，我的老天，回廊尽头可不正站着顾乞？顾乞旁边，便是表情尴尬，双手直搓的方梦龙。

不用再看，君不悔光听腔调就知道来人是谁了，他先是大大的一愣，继而扮出一副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吃力的旋身面向回廊——乖乖，顾乞那个凶神恶煞般的模样，就差扑上来生啖活人了！

方若丽急忙抢前两步，把自己挡在君不悔面前，一边朝着顾乞敛衽为礼，一边强笑着道：

“原来是顾大叔，不是说大叔下午才到吗？这一刻却是赶早了……”

冷冷一哼，顾乞寒着脸道：

“小丽侄女，你且站到一边，我要看看你背后那个人，辨认一下是不是那张脸！”

方若丽不自觉的打了个冷颤，笑得好苍白：

“大叔说的是谁呀，在家里后院哪里还会有外人？”

顾乞怒道：

“小丽，这不关你的事，我与你爹自有区处，听话站到旁边，不要惹大叔生气！”

轻轻拨开方若丽，君不悔站了出来，冲着顾乞微微躬身，陪着笑道：

“顾老，乍听声音好像是你，一见上面果然是你，有些日子不曾拜谒尊颜，顾老却风采如旧，越显英发……”

顾乞大喝一声，双目如火：

“少给我来这一套，君不悔，真个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投进来，

这一遭，我看你还有什么戏法可变，还有什么侥幸可求！”

君不悔深深吸了口气，仍然堆着那一脸难看的笑容：

“顾老，且请先息雷霆，听我一言；上次的那档子冲突，其咎实不在我，顾老你帮着‘无影四狐’那一干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的强盗找上‘飞云镖局’的大门，又待勒索银钱，又待取人性命，委实也太霸道了点，我们总不能伸长脖子任由各位圈套宰割吧？因而双方动手，有了伤亡，全是列阵比斗下的结果，江湖恩怨，原本如此，我又有什么错失呢？”

顾乞也深深吸了口气，以压制住他激动的情绪：

“不用扯那些闲淡。君不悔，是非属谁更不必议论，我早告诉过你，事情并未了结，血债定须讨还，上天有眼，竟把时机凑到面前，你就准备着挨刀吧！”

君不悔咽着口沫道：

“顾老，难道你赞同‘无影四狐’劫财劫色又蛮不讲理的行径？”

微微一窒，顾乞咆哮着道：

“那是他们的事！”

君不悔诚恳的道：

“但是，顾老你帮着他们为这种丧天害理的借口上门寻衅，就是顾老个人的修养问题了，顾老，我们只是自卫自保，只是要求能活下去，莫非这也不对？”

顾乞大吼道：

“沙家昆仲的两条命你又怎么说？”

低唱一声，君不侮道：

“他们要杀我，他们与顾老联起手来要杀我，顾老，我并不该死，难道我为自己的生存挣扎都错了？我以寡敌众，幸而不死，沙家兄弟谋人不成反受其害，亦是咎由自取，这总是一场对我而言不算公正的拼搏啊……”

顾乞一时难以为答，空自气得脸红脖子粗，连连跺脚厉叫。

“好个利嘴利舌的混帐东西，任你再是狡辩推赖，今天我也要替沙家昆仲报仇，找回我的脸面，其他一概不论！”

君不侮沙着声道：

“顾老，你是前辈，多少也该讲点是非……”

雷吼一声，顾乞的面孔扭曲：

“住口，什么叫是非？我就叫是非！”

这时，方若丽再度抢身上前，抖索索的仰着脸道：

“顾大叔，你老是一向明礼尚义的，我从小就尊敬你，崇拜你，怎么你老突然变了？变得这么粗暴，这么凶横？难道说，为了一己的私怨，你老就把素来遵守的公正情理全抛舍了？”

顾乞表情十分难堪。说话就生硬了：

“小丽，不要胳膊肘子往外拗，这桩事你少插嘴，我自有我解决的方法！”

方若丽凄凄切切的道：

“大叔，这不是如何解决的问题，而是该不该用你的方法解决的问题，事情总有个黑白，道理也总有个是非，如果君不侮没有过失为什么接受这种惩罚？大叔，暴力不代表正义，更不能掩遮所有的罪恶……”

顾乞忽然阴沉沉的笑了：

“小丽，你这样对你大叔说话，不嫌过份了么？”

唇角的肌肉不停的抽着，方若丽强忍住在眼眶中打转的泪珠，咽着声道：

“我无意顶撞大叔，我只是在争求一个明确的结论，一项有关良知的认定，大叔，你是我的尊长，我的亲人，但渊源不该歪曲事实、亲情不应混淆黑白，任何事在付诸行动之前，都应考虑到是否违背了做人的原则……”

顾乞脸色铁青，呼吸粗浊：

“好小丽，乖侄女，我从小看你长大，抱你背你，爱你疼你，到今天，你果然长大了，大得已经会教训我、悖逆我了，我问你，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叔么？”

方若丽噤窒着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叔……”

顾乞缓缓的道：

“那你就不要管这件事，小丽，这件事原本便与你毫无牵扯，听我的话，让大叔自己来处理。”

君不悔用拐杖轻轻碰了碰方若丽的足踝，十分低柔的道：

“就是如此吧，小丽，你已尽到你的本份，不要因为我而伤了你们之间的和气，我自己的问题，便由我自己来承当。”

猛一摔头，方若丽也摔落了两颗晶莹的泪水，她的形态决断而湛然，带有殉道者那种执着与奉献的神情：

“不，君大哥，我不能退缩，不能苟同，因为代价是你的生命，你没有过失，自无须牺牲，谁要伤害你，我先顶在前头，叫他也将我一齐杀了吧。”

回廊上的顾乞容颜大变，气得发抖：

“小丽，你你你……”

一直沉默无语的方梦龙，这时轻咳一声，表情严肃又凝重：

“老顾，也怪我多嘴快舌，不该在你刚才进门，就把我遇着吉百瑞传人的经过告诉你，否则事情不会一开始就僵成这样，打你知道这个消息，一直到现在，你都处于极度的激动情态中，根本未容我插上话，老顾，愿不愿意听我一点意见，一点忠言。”

顾乞的眼皮子在连连跳动，一把山羊胡子也不停的簌簌轻颤，他尽力平静着自己，声音从齿缝中迸出：

“你说吧，梦龙，现在倒要听你怎么说！”

方梦龙望了院中的君不悔与方若丽，又将视线移向飘渺的云天，未曾开口，先长长一声太息。

顾乞的老脸上更是一片肃煞，嘴唇紧闭，颌下的山羊胡子仍在无风自动。

略略朝顾乞凑近了些，方梦龙沉缓的道：

“有关你和君不悔之间的恩怨始末，老顾，你虽然未及详告细说，但从君不悔的一番话里，业已可知梗概；你帮着启衅于前的‘无影四狐’摸上‘飞云镖局’的大门找场，对与不对是你个人的看法，如果我父女凭添了这么层关系，事情的合理与否，就不得不讲个公道了，老顾，若是你我立场互易，相信也会照我的法子做。”

话一入耳，顾乞就听着不顺，他冷冷的道：

“梦龙，姓君的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据我所知，一个月前你父女还不认识他这号人物！”

方梦龙从容的道：

“你侄女险些被那龚弃色糟塌，可知是谁救了她？”

顾乞大声道：

“前天你派人知会我跑一趟‘栖凤山’，同姓龚的商量索还那八具余尸之事；来人只草草提过几句你与龚弃色火并的始因，说是这王八蛋羞辱了小丽，语焉不详，我又忙着替你当差跑腿，哪有工夫得知细微……”

说到这里，他突的一怔，目光转向君不悔，又落回方梦龙的面孔上：

“梦龙，梦龙，你该不会说是君不悔救了小丽吧？”

方梦龙平静的道：

“一点不错，就是君不悔救了小丽，不但保住了小丽的贞节，更着实教训了龚弃色一顿！”

身子晃了晃，顾乞呻吟般叫了一了声：

“老天，竟有这么巧得令人气结之事……”

方梦龙续道：

“君不悔非但救下小丽，更助我前往‘栖凤山’向龚弃色讨还公道，这趟行动，固然结果凄惨，然而要不是君不悔浴血力拼，豁死抗拒，丧身‘栖凤山’的便不只是贺耀祖他们八个，恐怕连我这条老命也一齐会断送了……”

顾乞形色灰败，喃喃自语：

“怎么偏偏都是他，怎么前后都被他凑上了？”

方梦龙低声道：

“老顾，在这种情况下，你却为了一桩宿怨，硬要当我父女面前向君不悔索仇讨债，置他于死地，你说说，叫我父子如何自处，又怎生向人交待？”

院中的方若丽适时接口道：

“顾大叔，对一个有双重救命之恩，予两代再生之德的人，我们该不该维护他？纵然与他对立的仇家是你，我父女替他争个公道总说得过去吧？”

顾乞显得有些茫然了：

“这……这该怎么办才好？”

方梦龙道：

“老顾，吉百瑞曾经要了我一条腿，冲着君不悔的关系，我已自愿化解前仇，你好歹无伤无损，又何苦非要冤冤相报不可？”

顾乞痛苦的道：

“不光是我的问题，梦龙，君不悔有恩于你父女，只为这一层，他扫我的颜面，败我的声誉，全可一笔勾销，不再追究，但沙家兄弟的两条命却不能就此罢休，我对沙家的人曾有过承诺，无论如何，要替他兄弟报仇索命……”

摇摇头，方梦龙沉重的道：

“如此杀戮不休，纠缠无尽，何时才算个了局？”

顾乞惨然笑道：

“人已死了，结果业已铸成，现在说这些，有什么补益？梦龙，我又何尝愿意如此？君不悔不是块木头。我要下手做他，自己亦担着生命的风险，若能好好朝下活，谁又甘心往刀口上撞？”

方梦龙冷肃的道：

“此刻你有什么打算？老顾，我要先提醒你，这是在我家，而且君不悔重创未愈，仍在养息期间，连行走都不方便……”

僵默良久，顾乞才沙哑的道：

“好吧！梦龙，看在你父女与他的这段情份上，我决不会在你们父女面前动手，也决不会在他伤势未愈之前动手，这，该算可以交待吧？”

方梦龙神情忧戚的道：

“不能化怨解仇，尽弃前嫌？”

顾乞叹了口气：

“我倒愿意，梦龙，然而往后我还要不要做人？”

方若丽又惶急的叫了起来：

“顾大叔，君不悔兄是自卫，只是求他自己的生存权，这有什么错，你为什么不能放过他？”

方梦龙轻叱道：

“小丽不可放肆！”

摆摆手，顾乞笑得好苦：

“人要遵守信诺，要对道义上的责任有承当，小丽，天下事，不都是一加一便成二，你心里不平，大叔我更难区处……”

方若丽还待有所申辩，方梦龙已向女儿使了个眼色，然后才转向顾乞道：

“老顾，话是暂且这么说，到底要怎么办才算两全其美，我们哥俩有的是时间磋商，这样吧，你先到前厅去安排一下贺耀祖他们八位唐事的问题，我交待君不悔几句话，马上过来。”

顾乞不再多说，深深看了君不悔一眼，头也不回的沿着廊道离开。

这时，方若丽奔前几步，委屈的低叫：

“爹！”

方梦龙也面色阴黯的道：

“为父与你顾大叔相交数十年，这是头一次遇上他这么执拗，差一点便坏了我们半辈子的情份，唉，真是作孽！”

方若丽又微显激动的道：

“爹，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顾大叔简直六亲不认了，他若有道理还说得过去，无理逞强，如何叫人心服口服？”

方梦龙感叹的道：

“那沙家与他渊源亦深，出了这种事，他自该有所承担，一死两口人，又是为他掠阵而去，小丽，却怎生让你顾大叔敷衍得过去？”

眼圈儿一红，方若丽道：

“难道叫君大哥抵命就算对得起那个死人了？”

方梦龙沉重的道：

“江湖上的报复方式，原就是极为单纯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偿命，乃是天经地义的事，道上人物，有几个脱得出这种传统臼窠？”

方若丽不服的道：

“也得看什么情况下杀的人，自卫自保或是以暴制暴又有什么不对？而且，爹：怎么你就看得开，看得透？”

低唱一声，方梦龙道：

“傻丫头，君不悔和我们之间，乃是直接的承与受，感触自就不同，在你顾大叔而言，便又隔了一层啦……”

方若丽恨声道：

“顾大叔一向算是知情明理，想不到今天竟粗横到这个地步，爹，你老人家一定要同他把话说清楚，争一个是非出来！”

方梦龙的视线投注在君不悔身上，涩涩一笑：

“小友，那‘无影四狐’闯的漏子，可是劫镖？”

君不悔忙道：

“是劫镖，却未料‘飞云镖局’早已防备在先，镖分二路，总镖头押的一路是实镖，管二小姐押的一路是虚镖，他们摸岔了边，截住管二小姐的这路，结果抢到的只是一车石块，这四条邪狐气愤不过，才强掳了管二小姐，当天晚上，那四狐之首狄清的胞弟狄元竟要强暴管二小姐，真正死不要脸……”

方梦龙道：

“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

无来由的脸孔一热，君不悔尴尬的道：

“回伯父的话，缘是我也恰在管二小姐押护的那趟镖队里，所以经过情形才这般清楚……”

方若丽盯着君不悔，似乎有些迷惑：

“君大哥，听你的口气，不像是与‘飞云镖局’别具情份，倒是他们镖局里当差的模样？”

君不悔点头道：

“我是在‘飞云镖局’干活，要不，跟着镖队走做什么？”

方梦龙又问道：

“小友，你在那家镖局子担任什么差事？镖师？”

君不悔讪讪的道：

“不！不是镖师，是车把式，推车的车把式……”

方家父女闻言之下不由同时一呆，方梦龙睁大眼睛道：

“推车的车把式？凭你这身武功，‘飞云镖局’居然只给你个车把式干？如此说来，这家镖局子上上下下就不算金刚罗汉，亦属陆地神仙了？”

君不悔腼腆的道：

“伯父，他们那时还不知道我的底细，等我救回管二小姐，他们才明白弄错了，不再叫我干原来的差事啦……”

小嘴一噘，方若丽悻然道：

“君大哥，你这个人真叫奇怪，怎么专门去搭救姑娘家？就好像铺排好了端等着吃这行饭似的！”

君不悔大感窘迫，期期艾艾的道：

“不，小丽，你误会了，我不是故意的，前后两次遇上类似的事，我都不能伸手不管……我，我哪有这个本领，算准了才去救人？这全是凑巧……”

方梦龙哑然失笑，道：

“你别听小丽的，她就是这样，想到什么说什么，也不管人家受得了受不了！”

君不悔赦然笑道：

“伯父，尚未谢过伯父适才仗义执言，要不是伯父和令媛在当中拦阻，顾老的意思就待当场取我性命啦！”

方梦龙刚现的笑容一下子又僵冻在脸上，锁着双眉道：

“这件事，我会和他再谈——小友，少出房门，不要离开后院，在我这

里，老顾多少还有点惮忌，不会贸然行动！”

君不悔道：

“我知道……伯父，那龚弃色已经答应交还遗骸了么？”

方梦龙低呼一声：

“八具遗骸已由老顾运回，就等着入土为安了；我们这个要求，龚弃色倒没有为难，老顾一开口，他们就慨然应允，不过，同时也带话回来，说是这笔帐早晚要算，从今以后，怕是难有宁日了……”

方若丽垂下目光，幽幽的道：

“顾大叔怎么讲？”

方梦龙故作洒脱的一笑：

“他能怎么讲，现在麻烦一大堆，里外全须应付，且先忙完了丧事，再合计你顾大叔与龚弃色的问题，走一步算一步吧；小丽，这段日子你要多照料君不悔，可别节外生枝，又出继漏！”

方若丽默默颌首，君不悔忙道：

“伯父放心，我也会更加谨慎。”

于是，方梦龙转身自去，他那平素移动利落的单腿独脚，这时在挪步之间，竟似滞重了许多。

方若丽怔怔瞧着君不悔，眸瞳深处透着一片晦迷，一片凄茫，她的心情亦正如同君不悔此时的心情，大概都觉得前途多蹙，来日维艰吧？

第二十章：一抹不祥的阴影

夜深沉。

这一晚上，君不悔觉得心情特别烦躁不宁，坐着躺着都不顺当，胸膈之间好像梗胀着什么东西，总是消化不了，精神也有些儿恍榴焦的，他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就是感到不对劲，惶惶然似有大祸临头的味道。

拄着拐杖，他在房中来回蹀躞，思潮起伏间溯往忆今，越发情绪纷乱，不克自己，孤灯莹莹，只影绰绰，茫然里，他甚至怀疑今夕何夕，此处何处？迷惑于眼下的自我，到底是从哪里来、又待往哪里去？

于是，门儿轻响，有人在轻轻叩击。

君不悔渴望来个人同他聊聊，舒解一下心头的郁闷，却又怕来的人不是可以共衷曲、诉隐私的对象；他瞪着门扉，声调竟有些怯忌：

“谁？”

外面，传来方若丽低柔的语声：

“是我，小丽！君大哥，你睡了吗？”

君不悔连忙趋前拨去门闩，一面开门，边掩不住他的兴奋：

“没有睡，没有睡，小丽，你来得正好，我刚才还在犯愁，长夜漫漫，面对寒灯，这一宿怎生渡过？”

踏进房里，方若丽顺手把门掩上，她望着君不悔，神情带点儿迷惘：

“你怎么啦？这么晚还不快安歇，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君不悔拉过一张椅子请方若丽坐下，搓着手道：

“小丽，夜深了，我原不敢期望你会过来，想不到你却真的来了，你大

概不知道，我是多么欢迎你，如何惊喜于你的出现 - - ”

方若丽轻笑一声：

“君大哥，你没有什么不对吧？怎么说起话来有些颠三倒四？我哪一天没来过？就算夜里来这儿也不是头一遭，以前从没见你如此热衷，今晚上怎么突然这般殷勤起来？倒叫我受宠若惊……”

君不悔呐呐的道：

“小丽，你明白，我好闷……”

方若丽睁大了眼睛：

“闷了？八成是我们服侍不周，君大哥，这样吧，等你伤好了，我禀明爹爹，专程陪你出去玩几天，你不是一直希望去‘顺安府’逛吗？我们就去‘顺安府’，不过养伤期间却不能劳累，你好歹担待着！”

摇摇头，君不悔苦笑道：

“我不是想出去逛，我只是觉得烦闷，尤其今天晚上，怎么睡也睡不着，脑子里乱哄哄的像缠着一团无头丝，心里焦躁，坐立都不安……”

方若丽平静的道：

“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君大哥，以前好像从未发生过，你向来沉得住气。”

君不悔用力揉着面颊，沙着声道：

“真是无来由，我也思量过，该担心的事全已摆在面前，不该担心的事便用不着去伤脑筋，可是，偏偏安稳不下来，情绪老在动荡起伏……”

方若丽道。

“练练坐功如何？试试从吐纳调息之中求安宁。”

君不悔涩涩的道：

“没有用，小丽，这可能是冥冥中的一种预兆，一种心灵上的感应，它大概是在暗示我什么，警示我什么……”

脸色微显苍白，方若丽低声道：

“你是说，不祥的征兆？”

君不悔颌首道：

“不错，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敢断定，近日内必有凶险在我身上！”

颤抖了一下，方若丽急道：

“这怎么可能，你住在我家里，内外有我爹及爹的一干至亲好友保护，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汗毛，只要你不出去，何来凶险可言？”

君不悔烦恼的道：

“我也说不上来，但我觉得惶怵不宁，像有一片阴影压在心头，挥不去，斩不掉，忐忑不安！”

方若丽咬咬下唇，道：

“干脆，我今晚不回去了，就在这里陪你！”

君不悔忙道：

“这怎么行？别人会说闲话，你父母知道了更会生气，小丽，咱们聊一阵，让我这股郁闷宣泄出去就没事了，不管它什么预兆，临到头再说吧！”

方若丽关注的凝视着君不悔，缓缓的道：

“君大哥，我相信你的直觉不是无稽，我也听过很多这类奇异感应的传说，你有没有想到会是哪一方面的情势将对你造成不利结果？”

君不悔表情空茫：

“除了龚弃色与顾乞的问题，我想不出再有什么事牵连上我……”

方若丽道：

“这两个人的问题，目前都不是问题，会有麻烦，也是往后的事，君大哥，你再寻思一下！”

烦躁的走了几步，君不悔顿了顿手中拐杖：

“不必空费心思了，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谁想要我的命，我绝对与他豁上，这种磨人的煎熬，我受不了！”

方若丽情然一笑：

“只要你抛得开，就不须去钻牛角尖，说不定是庸人自扰。”

君不悔坐国床沿，喃喃的道：

“但愿是庸人自扰，唉，今晚上怎么这般反常？”

把椅子拖近了些，方若丽故意摆出一副开朗神情：

“来，君大哥，我们聊聊，等你困了，再好好睡他一个饱觉，明朝天光，阴霾便一扫而空，又还你亮丽明媚的一天！”

君不悔颇为感动的道：

“有花解语，有人知情，小丽，你真是一位善体人意的好姑娘。”

微微笑了，方若丽道：

“比你那管二小姐呢？”

呆了呆，君不悔红着脸道：

“比我那管二小姐？不，二小姐还不是我的……”

方若丽似笑非笑的道：

“那么，几时才会是你的？”

君不悔避开人家的眼光，模样有些儿尴尬：

“我不知道；二小姐是‘飞云镖局’当家的嫡亲妹子，我只是镖局里一个伙计，身份相差悬殊，怎敢太过逾越，妄图高攀？”

方若丽道：

“你错了，君大哥，以你的艺业修为，恐怕连‘飞云镖局’的总镖头都得朝后排，他们以前不明底蕴，未加重用，一旦知悉了你的真才实学，必不敢稍有怠慢；人生如戏，角儿扮演各自不同，今日的小伙计，明朝的大霸天，谁能注定看扁了谁？这个道理，相信那管二小姐也一样清楚。”

干咳一声，君不悔道：

“话是这么说，不过她总是二小姐，有时想想，自觉不大合宜！”

方若丽紧盯着君不悔，道：

“不用闪烁其词，君大哥，那管二小姐对你好不好？”

忙不迭的点头，君不悔咽着唾沫道：

“好，对我实在好……”

方若丽的声音放低了：

“她有没有向你表示过倾慕之意？”

张口结舌了好一会，君不悔才难以为情的道：

“似乎是……呃，有这么一点意思，她问我喜不喜欢她，又叫我早点回去，说她等着我，临走之前，行头盘缠也都是她替我打点的……”

默然片刻，方若丽的语气竟泛着酸溜溜的味道：

“看情形，你也挺喜欢她喽？”

君不悔憨憨的笑着：

“二小姐人很好，对我更好，我是有亲近她的念头，小丽，你可别见笑……，，

见笑？方若丽当然不见笑，因为她脸上已经沒有一丝笑容，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僵寒，一片冷白，她望着自己鞋尖，幽沉的道：

“君大哥，那管二小姐，长得必是十分标致？”

君不悔笑道：

“是很标致，尤其是果断，心思灵巧，是一位婉柔之中带英气的姑娘；‘飞云镖局’上下对她的敬畏，甚至超过了对她的兄长，小丽，日后你见着她，便会知道我不曾夸大渲染，你一定也会喜欢她！”

哼了哼，方若丽冷着一张面庞：

“我为什么要和她见面？而且我笃定不会喜欢她！”

君不悔颇出意外的道：

“小丽，这话怎么说？你还不认识二小姐，如何就断定不喜欢她？其实二小姐真的很好，有时难免脾气大了点，却是刀子嘴，豆腐心，待人宽厚，从不苛刻……。”

方若丽漠然道：

“这是她的事，与我无关；还有，在提到她的时候，别老是一口一个二小姐，君大哥，她是‘飞云镖局’的二小姐，只有一位大小姐，就是我！”

君不悔这时已体会出其中玄妙所在，也想通了方若丽为什么突兀不快的因由，他赶紧移转话风，唯唯喏喏的道：

“我明白，小丽，我明白，一时叫顺了口，未曾考虑到你的立场，还请不要见怪，在这里，当然你是大小姐，独一无二的大小姐。”

方若丽慢吞吞的道：

“那姓管的，总该有个名字吧？…

君不悔小声道：

“有，有名字，叫管瑶仙……。”

方若丽道：

“管瑶仙生得好看，还是我生得好看？”

君不悔诚心诚意的道：

“你们都生得美，都一样好看，全有一颗仁慈善良的心，一股凛然不屈的正义感，你们是我平生所遇最敬爱的两位姑娘……。”

一撇嘴唇，方若丽道：

“倒是会说话！”

君不悔恳切的道：

“小丽，我所说的，决非阿谀奉承之言，俱为心底所感，字字不虚，请你切莫误会我的诚意。”

瞟了君不悔一眼，方若丽没好气的道：

“君大哥，我是我，她是她，你可别打歪了主意，起错了念头，要我和她标在一块比高低，我没那份闲情逸致！”

回味着方若丽的话，君不悔发觉其中含意颇值寻思，他已感觉到这里头言谈中的醋意，内心里的别扭，种种般般，可能源起于另一股不同平常的情感，或许是——与管瑶仙性质相似的那种情感，否则，一个原本那么清纯无邪的少女，一个原本如此温柔知机的姑娘，怎会一下子变得这般冲动易怒，出言无状？想到这里，他不敢再往下思量，他怕自己没有本事收拾摊子。

方若丽略略提高了声音：

“君大哥，你怎么不说话了？可是不高兴我对管瑶仙的态度？”

君不悔深深呼吸了一次，陪着笑道：

“不，我想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态，我没有怪你……”

轻啐一声，方若丽佯嗔道：

“见你的大头鬼，你能理解我的心态？你是想滑了边，老实告诉你，我可不像你想像中那么简单，你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我的花招多着哩！”

君不悔打着哈哈道：

“好小丽，你一直都是那么好，纵然在生气的时候，也别有一番韵致；此外，我并没有把你当成小孩子看，小丽，天下哪来如此知情识性的小孩子？”

本不想笑，方若丽却忍不住笑了，她露出一口扁贝似的细洁白齿，唇角生风：

“你呀，君大哥，表面上老实，暗地里名堂还真叫不少，一张嘴在该说话的时候也出奇的能言善道，死人都说得活，所以那句俗词儿讲对啦，人不可以貌相……”

君不悔微窘着道：

“照你这样一形容，我岂不成了个表里不一的刁钻之徒？小丽，这不公平，因为我自己明白自己不是这种人，就算有时言谈略有狷逸，也要看是与谁相处说话，若非知己，便叫我随意挥洒，亦挥洒不起来……”

方若丽无声的一笑，道：

“别当真，我是和你讲着玩的，一个大男人，容言之量总该有吧？”

君不悔刚要回话，远处已传来更鼓隐隐，他倾耳一听，不由讶然道：

“三更天啦，小丽，这一聊竟聊了半宿，你还是赶紧回去歇着，再晚了不好，若是被人看到，怕免不了有些闲言闲语。”

方若丽毫不忌讳的道：

“这是我的家，怕什么人看到，又怕什么闲言闲语？我爹娘深知我的个性，根本不会见责，而你我行正立稳，问心无愧，更没有矫饰的必要！”

君不悔道：

“还是早点回去的好，小丽，虽然我们问心无愧，但孤男寡女寅夜相处，多少也得避避嫌，传统和规矩，不得不顾着点。”

伸动了一下腰肢，方若丽道：

“真不需要我陪你到天亮？”

君不悔老老实实的道：

“不用，小丽，和你扯了这一阵，觉得舒畅多了，胸口那一股郁闷焦躁也消散不少，我看你也够累的，回房歇着吧……”

站起身来，方若丽不觉打了个哈欠，她用手捂嘴，笑道：

“人的感染性实在是强，本来我倒挺精神的，被你这一说，竟真个觉得困了，君大哥，你既然消了烦闷，我也就不再打扰，明天见啦。”

君不悔送过方若丽，回来关上房门，刚刚坐到床沿，桌上的灯火已突的一跳，他怔怔凝视着那朵青红色的光焰，原来认为掸拂而去的一股阴郁感触，又黑网一股悄然覆上心头，他不但觉得沉窒，觉得不安，隐冥间更有一种森寒的肃煞之气聚结于四周，仿佛有无数只鬼眼在黑暗里瞪着他，无数个幽灵在虚幻中浮沉飘荡，灯火再次跳动，他骤觉一阵冰冷，连后颈窝的汗毛

都竖起来了。

生平迄今，君不悔从未有过这种经验，也从没有像现在这般惶恐惊栗过，莫不成真个有鬼？真个有邪？

于是，轻轻的叩门声又再响起，虽然叩击的声音是这么轻细，这么柔和，听在君不悔耳中，却宛似暮起焦雷，惊得他心旌动荡，呼吸急促，一张脸孔也倏的变白！

敲门声停了。

君不悔捂着胸口，觉得喉咙里又干又燥，他努力发声，声音的暗哑艰涩，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是哪一位？”

照常情来说，他原该预料到可能是方若丽去而复回，但在下意识里，他却丝毫没有这种期盼，好像他早就确知门外的人决不会是方若丽。

外面一阵沉寂，并无回应；君不悔伸手入枕下，摸出“傲爷刀”别进腰间，然后，他自床沿站起，清了清嗓子：

“请问门外是哪一位？”

又是片刻静默之后，终于传来一个僵硬的声调，属于男人的声调：

“君不悔，你打开门，自然就会知道我是谁！”

略一犹豫，君不悔暗中咬了咬牙，拄着拐杖过去拔栓启门——他业已豁出去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管他娘的！

房门打开，他疾退三步，由于行动不便，差一点便撞翻了桌子：门外，缓缓踏入的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竟是一男一女两个人。

男的那位，年约四旬，肩宽胸厚，身材壮实，满脸的横肉又黑又粗，鹰目钩鼻，阔嘴獠牙，大冷的天气，只穿了一条灯笼裤外带一件黑皮马甲，胸前手臂乌毛茸茸，骤然一见，倒像个尚未进化成人形的大猩猩。

女的大概有二十三四岁的年纪，柳月眉儿，水汪汪的一双迷魂眼，葱管鼻，樱桃小嘴，肌肤白而细嫩，光洁滑腻，似是一把能捏出水来；将这娘们的姿容与她那同伴的外貌一比，不啻是月里蛤娥跟那砍伐桂树的吴刚，压根是不能相提并论了。

瞪着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君不悔讲起话来不觉舌头发直：

“呃……你们，你们二位是要找谁？”

男的那位伸出左手食指，遥遥向君不悔一点：

“找你，君不悔。”

愣了愣，君不悔呐呐的道：

“找我，可是，可是我并不认识你们……”

那人平淡的道：

“认不认识我们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知道你是君不悔就行，受托办这种事，最好是互不相识，才彼此方便。”

君不悔迷惑的道：

“受托办这种事？你们受谁所托，办的又是什么事呀？”

对方双臂环胸，上下端详着君不悔：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

君不悔苦笑道：

“我与二位初次见面，毫无渊源过往，二位深夜敲门，查名问姓，我又如何知晓你们的来意？至于装糊涂，则更无必要……”

那婆娘忽然格格一笑，嗲声嗲气的开了口：

“君不悔，我和我老公照规矩报个万儿你听，我老公名叫骆干，我的名字是马秀芬，道上的朋友都称呼我两口子是‘骆煞马绝’，又有两句歌谣是这么形容我们的：‘阎王帖子送千里，骆马鸳鸯包到底’，你猜猜看，我们夫妻是干什么吃的？”

君不悔思索片刻，心腔子猛然一跳：

“杀人为业？”

马秀芬面露赞许之色，伸出拇指：

“很聪明，叫你一猜就着；不错，我两口子干的正是这行营生，古老却不易湮灭的营生，虽有风险，收入不薄，每年做上几票，足够嚼谷而有余！”

君不悔咽了口唾沫，涩涩的道：

“难道说，你们夫妻来此，是打算要我的命？”

眉梢子轻扬，马秀芬情笑如花：

“否则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呢？你总不会期望我们半夜敲你的房门，给你送个金元宝进来吧？金元宝是有，却不是给你的，我两口子早已笑纳啦！”

君不悔急忙道：

“你们胆子不小，竟敢摸到这里预谋杀人，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是谁的家宅？”

骆干冷冷的道：

“‘毒虹’方梦龙的家，没有错吧？”

扶着桌面，君不悔睁大双眼：

“既知是方老伯的府第，你们还敢大胆摸人，图谋于我，就不怕方老伯不与你们甘休？”

好叫你放心，方梦龙入黑的时候已被人接走去商量要事啦，谈完了事，早有大坛美酒等他消受，喝足了酒，今晚是赶不回来了，等他明朝打道回府，一切问题俱已解决，我夫妻不说，又有谁会点破这个关节？”

君不悔脱口道：

“我，我一定要禀明方老伯，你两个居然如此藐视于他！”

叹了口气，马秀芬道：

“君不悔。你真是人坐在磨盘上，就这么想不转？到了明朝，你已变成一具尸体，又拿什么本领去开口？你可曾听说过死人能讲话的？”

君不悔突的怒火上冲，他大声道：

“谁说我会死？我不是块木头，能以任由你们剖杀切割！”

骆干沉着脸道：

“方才我浑家已经按照我们一贯行事的规矩，告诉过你我夫妻的名号，这就是说，你一旦知晓了我们的身份便必死无疑，我们决不可能留着你一张活口去四外宣扬叫嚷！”

面颊的肌肉抽搐起来，君不悔握着拐杖的右手指节凸突，微微颤抖：

“你们摸进方家十分容易，而且轻车熟路就找到我居住的地方，可见必有内好接应，你们说，那个人是谁？”

夫妻二人对望一眼，马秀芬慢条斯理的道：

“告诉你也无妨，那接应我们的人，也就是委托我夫妻取你性命的人，你再猜猜，可猜得出是哪一位要请你升天？”

脑筋在飞快转动，君不悔蓦地身子一震：

“顾乞！”

马秀芬格格笑了：

“说你聪明，你还真叫有脑筋，又被你猜中啦，是顾乞。”

君不悔又惊又怒的一捶桌面：

“这老匹夫，老滑货——他亲口答允过方老伯不在此地与我动手，也保证在我伤势未愈之前不向我寻仇，他，他竟自食其言，骗了方老伯也骗了我！”

马秀芬淡淡的道：

“顾乞并没有食言，姓君的，他只是保证他自己不这么做，可没保证不叫别人做，他的确没向你下手，下手的是我两口子！”

骆干也僵冷的道：

“道上的人说话一言九鼎，然而一言却可分成两面解释，方梦龙不曾把话意钉死，遭殃的就是你了！”

轻挪一步，马秀芬道：

“汉子，辰光不早，交待清楚就该办正经事啦！”

骆干不易察觉的点了点头，目光凝聚于君不悔的右手，眼波闪耀中，透出滴滴血彩，杀气业已盈溢眉宇！

君不悔觉得胸膈翳闷，突然问有一阵窒息感迫来，使他忍不住大口大口的拼命呼吸——

第二十一章：阴阳界上打一转

骆干便在此刻出手；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当他出手的辰光，掌中已多了一只儿臂粗细，乌黝黑亮的尺长钢棒，这只头尾一般钝圆，毫不起眼的乌黑钢棒，却以不可思议的快速戳向君不悔胸膛，几乎乍现的一刹，已经顶上君不悔的前襟：

君不悔根本来不及躲闪，拄地的拐杖蓦然上扬，但闻“咔嚓”一声，木制的杖身已断裂两截，顶胸的钢棒不错是被震开半尺，就在棒端斜荡的同时，却淬而喷出一蓬银丝，极细极细，宛若牛毛般的银丝，银丝闪烁四射，形成半个弧面，笼罩范围，约近五尺方圆。

万料不到那只黑愣的家伙里还隐藏着这种阴毒暗器，君不悔扑地侧滚，连桌带椅一并撞翻，在那片啼哩哗啦的碰击声里，他骤觉左臂微麻，三根如丝似的银针已插入肉内，针尾摇晃，犹在颤巍巍的抖动不停！

“傲爷刀”脱鞘而出，青蓝色的光焰飞掠流织，骆干冷哼一声，暴退两步，却在退后的瞬息改换另一个角度反扑上来，动作之快，好像他从未移动过似的。

君不悔人在地下，刀锋旋闪翻挥，芒彩若电光石火，又准又疾的连续挡开骆干一口气十二次的环串攻击，骆干突兀身形腾升，差点头沾屋梁——

门边的马秀芬鬼魅般掩到君不悔右侧，照面之间便撒出一把粉雾，淡红色仿佛桃花飞蕊般的粉雾，一片娇酡朦胧中散发着甜腻的香气，芳醇有如烈酒，甫入鼻端，便熏人欲醉。

君不悔旧伤挣裂，新骨接合处更是炙痛刺心，他努力屏住呼吸，再次翻滚，而淡红的雾氲里，骆干凌空穿射，来势之强猛，有如鹰隼！

于是，“傲爷刀”的刀面猝然“铮”声反转，刀身上骸骨的眸瞳似在震动，炫闪着奇异的光华，刀在弹跳，在震颤，刹时冷焰激射，流电穿舞，那锐利的破空之声，像煞来自九幽地府的冤魂号位！

是的，“大屠魂”。

刀芒映现的同时，骆干亦已够上攻击位置，乌黑的钢棒倏颤急抖，棒头“砰”的一声弹翻出一朵五瓣莲花——五片精钢打造的刀叶，刀叶绽开，君不悔背脊上一大块人肉血淋淋的抛起，而骆干也狂吼一声，随着蓝焰的飞掠倒撞墙壁，又反震落地！

君不悔的腑脏间似是烧着一把火，混身骨节几欲散裂，两眼晕黑，喘息如牛，他霹雳般一声叱喝，整个人扑向窗口，“哗啦啦”暴响声中，窗台碎飞，在身躯沾地的一刹，“傲爷刀”抖起一个圈弧光兜体绕回，随即腾空而起，神智迷惚里，他宛如一头疯虎，就那么不辨方位亦猛不可挡的跃冲院墙，落荒而去！

深宵幽寂，偌大的方家宅第竟不闻声息，没有人出来探视，更没有人奔传告警，发生了这么一桩血腥事故，经过这么一场有声有色的豁死恶斗，方宅内外，竟恍同不觉！

不，也不是完全没有动静，僵寒的空气中，荡漾着马秀芬的惊叫与诅咒，还有，那一声一声断续的呻吟。

胖老太婆在灶前忙活着，别看她一双小脚，动作却十分利落，力气也大得惊人，三个灶口上座着三个磨盘大的蒸笼，小脚移动，轻松自在的将蒸笼层间的馒头倒在铺着厚棉布的白木长桌上，这一笼是雪白的大馒头，另一笼就蒸的菜肉包子，热气薰绕，胖老太婆自得其乐。

生了一张焦黄面孔，蓄着两撇八字胡的这个糟老头便坐在一把竹椅上，嘴里巴喀巴喀的吸着旱烟管，神色悠闲得紧。

君不悔睁开眼睛，人目的便是这么一副景象。

一时之间，他不禁感到茫然，这是怎么回子事？这是什么地方，面前两位老爷老奶是什么人？他又怎么来到了这个所在？

老头儿喷出一口辛辣的烟雾，瞅着君不悔淡淡一笑，模样活脱只当君不悔是他刚刚睡醒的儿子，半点讶异不带：

“你醒啦？小伙计，这一觉困得可长！”

君不悔本能的想要起身，稍一挣动，才发觉四肢瘫软，像被人抽筋卸骨似的发不出力道，脑袋一阵晕眩，又虚弱的仰了回去。

摸了摸唇上的八字胡，老头儿安详的道：

“想要人模人样的站起来，小伙计，只怕没有个十天半月才行，这还是我的医术高明，换一个半吊子郎中，别说治你不好，包不准早将你一条小命送到阎王殿应卯去啦，这一遭，算你命大。”

舐舐干裂的嘴唇，君不悔用力提着气，沙哑的开口道：

“可是……老丈救了我？”

老头儿闲闲的磕了磕烟袋锅：

“若不是我老汉救了你，你会躺在我的馒头铺里？”

呛咳两声，君不悔呐呐的道：

“多谢……多谢老丈救命之恩，一待伤势稍愈，必当图报……”

微微一笑，老头儿道：

“不必再报啦，你身上那两千来两银票，我们业已笑纳，还给你剩下十

多两散碎银子，留着在你伤愈之后当盘缠，小伙计，不是我老两口现实，救人也得要本钱，可不是？”

君不悔想陪着笑却笑不出来，他勾动着唇角道：

“些许银钱，理当敬呈，就怕区区之数，不足回报再生之德于万一……”

挥挥手，老头儿眯着眼道：

“够了够了，这个数目足够，小伙计，我就知道你是个有良心，识好歹的年轻郎，当我将你从那条荒沟里背回来，老伴还犯嘀咕，说是不晓你肯不肯感恩图报，赏赐几文？我就说啦，这孩子长得厚厚敦敦的，看上去你是个有心肝的人，不会叫我们老两口白忙一场，如今可不是，小伙计，瞧你多慷慨，我们便不兴客套，先行领受厚赐哆！”

君不悔啼笑皆非的道：

“应该应该，老丈，再造之恩，实难价量……”

老头儿一面朝烟袋锅里装塞烟丝，边问道：

“小伙计，说个名姓来我听听。”

君不悔道：

“我姓君，君子的君，决不后悔的不悔……”

嘴巴念道了几遍，老头儿笑道：

“好名字，我是巴向前，那灶前干活的胖婆子是我浑家，你叫他巴大娘好了，小伙计，别看我那浑家如今又老又肥，三四十年前，尚是个一把捏得出水来的小美人呢，时光不留情啊，嗯？”

君不悔应合着道：

“是，老丈说得是，时光不留情……”

巴向前由口袋里取出火石，轻轻磕击着点燃了烟叶，深吸一口，让浓浓的两股烟雾从鼻孔中喷出，表情十分舒但过瘾：

“我说：小伙计，你是得罪了哪一个龟孙王八蛋啦，居然把你伤成了这等凄惨模样，外有外创，内有毒侵，打谱是想要你的命啊；我替你一一检视，乖乖，敢情你还是旧伤未愈又加新创，小伙计，铁铸的汉子也受不住如许折腾，你却为啥被人糟塌至此？莫厂成你是卖肉的营生？”

君不悔讪讪的道：

“只是碰上了仇家，在不该及不宜遭遇的节骨眼上却偏偏遇上了，所以，便落得老丈看到的光景……”

又吸了口烟，巴向前摇头道：

“这十七天里，你是忽睡忽醒，晕晕沉沉天灰地暗的神智不清，若非我和老伴日夜待候，按时喂汤换药，还有得你做梦云游的日子——”

君不悔感激的道：

“劳累老丈及大娘。实在心中有愧。”

巴向前道：

“累么，自是累了一点，但想到哪那千多银子，也就神清气爽不觉得累啦；这年头儿，要赚恁大一笔钱财，亦不是容易的事，小伙计，只盼你别心疼才好。”

君不悔窘迫的挤出一抹笑颜：

“老丈这是说到哪里去了，银钱身外之物，花光了还能赚回来，若是丢了性命，则又到何处再找一条填补？老丈大德，岂能以财帛价值相比拟？”

长长“嗯”了一声，巴向前笑吟吟的道：

“小伙计，你我结识，也是有缘，你既是道上人物，我的过往亦无妨老实说予你听，我和我那浑家，这大半辈子来，原只会得两桩事——杀人与救人，却是洗手归隐已有十三年了，如今又学了一门手艺，做馒头，想不到买卖还挺不错，巴家馒头铺名声响亮，方圆百里之内的大村小集，人人知道巴家馒头铺的馒头发得好，份量足，菜肉包子馅多皮薄，一咬一兜油，东西卖得多，整日忙活仍供不应求，然则我们老两口却忙得很愉快，说是蝇头小利么，倒比往日江湖上大风大浪捞那血腥银子心安理得，闯道险，混世难，小伙计，尽早收篷错不了！”

君不悔顿悟的点头：

“我明白老丈的意思……”

这时，巴大娘已将摆满长桌的包子馒头排整妥当，唤进两个年轻汉子来装簋入筐，分别外送，又交待留着多少应付铺子零卖，哪些移到店首的笼屉里保温，有条不紊的处理完事，才挪动一双三寸金莲走了过来。

巴向前瞅着老伴，挺关切的道：

“又出了三笼九展？今天业已蒸了四道啦，来，先坐下歇歇再说。”

扯起腰前的围裙拭了把额头的汗水，巴大娘一屁股坐在另一张竹椅上。这一落座，竹椅咯吱咯吱的直呻吟，几乎跨将下来；她吁了口气，两腮的肥肉颤了颤：

“还得再蒸三笼才够数，前村赵老爹家今天做白事，早订下两百个馒头，大金庄的李疤眼说明天他们那里要过兵，也吩咐照往常多加三百个菜肉包子，另外那几家饭铺酒馆都亦三十二十的增添，三笼蒸出来还不见得够……”

说到这里，她才发觉君不悔正睁大眼睛望着自己，呵呵一笑，她可乐了：

“醒过来啦？啧啧，我们老头子的本事真叫不错，看你晕来转去十几天，我还当你留不住这口气哩，老头子好歹仍把你打鬼门关上拖回来了！”

君不悔振着精神道：

“还多亏大娘你费心。”

抖动着双叠的下巴，巴大娘眉开眼笑：

“不用客气，你这一活转来，那两千银子我们就收稳了，要是不然，还得在买过棺材挖过窝之后将剩下的余钱陪着你一遭落葬，你要晓得，活人钱财不可少，死人钱财不能收，那是收冥纸呀，会走背运的……”

巴向前别过脸去向她吐了口唾沫，透着几分不自在：

“老婆子，你就讲几句好听的行不行？又是棺材又是挖窝，你自己不怕忌讳，也不想想人家入耳顺不顺但？一大把年纪了，半点风色不会看，真是的！”

巴大娘不以为许，仍然笑得似财神般面圆圆的：

“小伙计，你可别见怪呀，我老太婆打小至老，这个毛病就是改不了，想到什么说什么，一根肠子通到底，言语间如有冒犯，千祈包涵则个……”

君不悔忙道：

“大娘言重，实话实说，才越见真性。”

巴向前摸着八字胡道：

“我这老太婆什么都好，就是一开口叫人受不了，想当年，为了她这个嘴没遮栏的习性，害我吃了不少苦头，有几次差点连老命都垫上，咳，到老来也依然不改，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知劝说了她多少遍，愣是外甥

打灯笼 - - 照旧。”

巴大娘受了老公一顿数落，非但不气恼，反而柔柔的看着老公，放低了声音：

“所以你得提醒我，点明我呀，往后我总记着言词儿婉转些说不是……”

这一对老夫妻，明摆着是出身江湖，历劫草莽的过来人，却偏有这般深厚的情义相扶相持，而日久弥坚，看在君不悔眼里，更觉意韵隽永，感受深长，不禁神思游骋，飘向管瑶仙的身上，当然，方若丽亦在他的脑海中不时浮映隐现，只是他不敢深想罢了……”

于是，巴向前在轻声呼唤：

“小伙计，小伙计，你在发什么愣呀？”

君不悔回过神来，不觉脸孔微烫，他掩饰着道：

“没什么，只是因见老丈与大娘互敬互爱，伉俪情深，从而有所感触罢了……”

巴向前笑道：

“老汉山妻，晚年犹沦落至市井推车卖浆，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倒是我老两口子情感不恶，确值欣慰，人间世上，夫妻能同到白头的，比例并不很多。”

君不悔轻声道：

“这就够了，老丈，功名利禄，怎么及得上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

表情忽然严肃起来，巴向前道：

“不错，这就是我为什么急流勇退，摆脱江湖的原因，老古词说过，瓦缸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险路走多了，不保什么时候栽斤斗，我不怕栽，只怕留下老妻孤冷，于心不忍……活了大半辈子，除了一个她，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巴大娘深挚的注视着自己丈夫，眸瞳中竟然带着含蜜情脉脉的意味，胖敦敦的一张脸大圆脸上流露着满足与甜密的神色，活脱在一刹间又回到几十年前的少女时光，青春在亮丽，娇媚在内涵 - - 君不悔没有丝毫可笑或肉麻的感觉，相反的，他更兴起一种庄严又钦慕的共鸣，人生在世，能拥有这等从一而终，恒久不变的情爱，甚至只经历其中的一小段，亦算不虚此生了。”

巴向前又在说话：

“小伙计，学学我，江湖这块血腥地，混久了总是纰漏，不离灾殃，你年纪还轻，前程大有可为，何不及早跳出是非圈？或是读书，或是营商，就算出苦力也比刀头敌血的日子过得安宁平静！”

君不悔道：

“老丈的意思，我明白，只待偿还几个心愿，我自有打算；心愿的偿还并非争名利求奢望，而是道义与责任的关连，在学老丈之前，必须了结这几桩事，然后才有我选择的余地……”

沉默了片刻，巴向前低缓的道：

“小伙计，依我的推断，你仍有杀劫未尽，朝后的辰光，恐怕免不了血刀之灾，无论你对人，人对你，磨难未休，却难求善果，端赖好自为之……”

心头跳动，君不悔忐忑的道：

“老丈懂得算命看相？”

巴向前正色道：

“虽不算深倍麻衣金人之术，但相人识性却略有心得，且活了这一大把年纪，见得广听得多，察情推理也差不到哪里去；小伙计，你身受新旧之创，更遭恶毒内侵，显然是有人欲置你死地而后已，你幸而不死，对方岂肯罢休？再说，你有一把好刀，刀能削金断铁，吹发切羽，则溅血残命自不待言，这几桩事实加在一起，杀劫如何得了？磨难怎生得消？小伙计，人的生命成长不易，历经坎坷，务须善为珍摄才是……”

君不悔怔怔的寻思着巴向前的话，这些忠言可谓句句透彻，字字真实，他以前也不是没有体会过，问题在于他想得开，看得穿，他的仇家对头们也能和他同样的颖悟顿解么？

巴向前望着君不悔，形色深沉的不再说话，巴大娘也静静的安坐一旁，他们好像要留出时间，腾出这一片安静，待君不悔自己去忖度考量，以便解悟出一条求生求存、百年长春之道。

住在巴向前老两口的馒头铺里，已是整整第三十七天了，三十六天来，君不悔的日子过得很平淡，也很悠闲，每天除了按时服药验伤，就是和巴氏老夫妻扯扯家常，谈谈人生，再来，一日三餐猛啃包子馒头，虽说巴大娘的馒头发得软，包子馅多油足，一连吃了这几十天，也不免吃得他望而生畏，想想接骨处的扎带已除去数日，包子馒头已经啖到淡得出鸟的地步，约莫亦该是他告辞上路的辰光了。

刚这么思量着，巴向前便推门来到了他正在散步的侧院，伸手掀开晾晒着的满竿子衣裳，摸着八字胡打哈哈：

“又在溜腿啦？好，多活动活动对伤处有益，小伙计，你的气色越来越强了，觉得怎么样？身子骨比以前硬朗多了吧？”

君不悔笑迎上去：

“我感到全好啦，老丈，方才还在付度，也该向者丈你及大娘辞别了。”

端详着君不悔，巴向前点着头道：

“你身上的旧创新伤，包括积蕴的毒性同挫裂的骨骼，早在五六天前已算痊愈，我没有告诉你，是希望你再安心调养几日，唔，果然不差，经过这一阵将息，好比进了一贴十全大补汤，功效全透在气色间了！”

君不悔恳切的道：

“老丈厚德，不敢言谢，自将永铭于心——”

摆摆手，已向前走到近侧，若无其事的道：

“小伙计，我来找你，可不是撵你走路，有桩刚刚发生的事情，不得不来问问你，等说明白了，你再好好合计合计。”

君不悔“哦”了一声道：

“还请老丈明示。”

略一沉吟，巴向前道：

“先时有个旧日同道途经此地，特为来看看我，言谈间问及曾否遇见或听说过某一个人？经他一描述，我就知道他探询的某人便是你，我用言词稍稍一套，完全不出所料的从他的嘴里套出了你的名字，他还透露如今正有多路人马在追查你，只要发现你的行踪传报过去即有重赏；若能将人拿住——不论死活，则赏额加倍，由他的神态判断，这个行动相当急迫，而且恐怕业已进行一段日子了……”

君不悔不觉紧张起来，忙道：

“老丈，你这位旧日同道是谁？”

巴向前道：

“名叫莫同生，有个匪号，人称‘三手邪’，是个杀人领酬的伙计，二十年来一直干这一行，奇怪却满面红光，油头肥脑的不曾遭报，他对我么还算有几分敬畏，我看他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这老小子居然打听得了我现在的住处，也真叫不简单……”

怔了一一会，君不悔才道：

“这莫同生，老丈，我根本不认识他，甚至连他的名号都不曾听闻过，不晓得此人凭了什么理由来追查我？”

毫无笑意的一笑，巴向前道：

“不是他要追查你，而是银子做主指使他追查你，表面上使银子悬赏额的人是‘骆马鸳鸯’，据老莫私下说，实际上的正主儿乃是‘绝一闪’顾乞！”

右手握拳向左掌一击，君不悔忿然道：

“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如此昔苦相逼，不给人稍留退路，是要迫我豁死相拼了！”

巴向前沉静的道：

“小伙计，难怪我在救你的当时，你肩插牛笔毒针，呼吸间喷散一股腥香，如今一想，可不正是中了骆干擅用的‘锋尾刺’与马秀芬专门坑人的‘桃花雾’么？这一对心狠手辣的恶搭档，不知尚要作孽作到几时！”

君不悔诧异的问：

“老丈也知道他们夫妇？”

嘿嘿一笑，巴向前道：

“何止知道？我和他两口子还挺熟，只是熟得不对脾胃罢了，大家固然吃的是同一行饭，不过他们走他们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彼此貌合神离，心照不宣，碰面聚头，也都是扯些闲淡，他们不招惹我，我也不去冒犯他们，相识了十好几年，堪堪落了个淡如水之交而已！”

君不悔恨恨的道：

“这‘骆马鸳鸯’行事阴狠，出手恶毒，那天夜里，他们是安了心要我的命，若非我倾力反扑，冲脱得快，当场就叫他们摆平了，如今回思，好不令人切齿！”

巴向前道：

“用不着气，想开来也就罢了，小伙计，‘骆马鸳鸯’是干什么吃的？他两口子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只是眼珠子是黑的，银子是白的，看在银子份上，找到你原本就是打谱要你的命，否则他们莫不成闲慌了发癲？对这种人根本不能讲道理，论常情，一朝遇上，该怎么盘算保命，才是正着！”

咽了口唾沫，君不悔道：

“既然如此，老丈处越发不可久留，我得马上离开。”

巴向前慢条斯理的道：

“离开此地没有错，却也不必这般急切；小伙计，我倒要问问你，你在上路之后，假若遇着他们之中的任何一拨人马，可有自保之道？”

君不悔犹豫着道：

“只要人数与实力不太悬殊，大概还不至于吃亏……”

凝视着竹竿上一件飘荡的上衣，巴向前缓缓的道：

“别的人我不敢说，‘骆马鸳鸯’这一对夫妇不但心狠手辣，武功诡异，

而且暗器毒物也无所不包，施展得圆熟精滑，千奇百怪，只要是要命的玩艺，他两口子便没有不能利用的；那莫同生号称‘三手邪’，经常在对敌之际有出人意表的突兀招术，人有两手，他却像是多出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出神入化，功力不凡，小伙计，你可要小心谨慎了！”

君不悔挚诚的道：

“多谢老丈指点，我会谨记不忘。”

踱了两步，巴向前又道：

“人要宽厚，需具慈悲心怀，然而一朝碰上这些煞星，你却只要一个信念——斩尽杀绝，寸草不留；因为我太了解他们，他们永不知道什么是仁恕，什么是怜悯，什么是良知，他们只晓得为钱杀人，杀人领赏，伦常纲纪，天道轮回，对他们而言，全是笑话，顽石不冥，无法点头，以锤击之！”

用力颌首，君不悔凛然道：

“是，以锤击之！”

巴向前双目闪闪，沉声道：

“你的刀，备妥了？”

君不悔精神一振，豪气顿升：

“备妥了，老丈。”

巴向前意态深沉的一笑：

“小伙计，执刀傲如爷！”

微吃一惊的君不悔有些怔愕：

“老丈，莫非老丈也知道我那把刀的来处？”

低唱一声，巴向前感慨的道：

“傲爷刀，刀似爷，‘大天刃’吉百瑞当年的声威是如何渲赫，名声又何等响亮？刀凌五岳，刃被四海，血芒映辉下整得多少人望风披靡、整得多少胆颤心寒，那个时代是他的，而称霸江湖的英发岁月，虽不堪留恋，却值得回忆，想想看，闯道混世的朋友，几个有这等尊荣？”

听人说起吉大叔的往日盛迹，过往雄威，君不悔不但兴起一股与有荣焉的亢奋，更有着热血澎湃，意气飞扬的振发，突然间，他原来存有的忧虑之怀一扫而空，没有错，执刀傲如爷！

第二十二章：冤魂不散的杀手

闷着头朝前走的君不悔，也只不过刚刚离开巴家馒头铺不足三里的地方，就被一胖一瘦两位仁兄拦阻下来，这里还是通衢大道，仍有行人络绎来往，但这两位仁兄却毫不顾忌，光天化日之下，硬是挡住了君不悔的去路。

胖的那个满面油光，腆着只肥大肚皮，穿着一袭襟边洒绣银白蝙蝠图的青丝袍，头顶稀疏的几根毛发带几分滑稽的扎了个发髻，脚下居然登着一双棉帮子薄底快靴，打扮得不伦不类，气势却相当逼人。

瘦的这位搭拉着眼皮，似乎没有睡醒的模样，脸色烟黄，两腮内陷，套着两截式的灰棉袄裤，裤脚打着绑腿，两只灰棉鞋上还连底带面系着三道草绳，打眼一看，像是从哪里来的饥民饿鬼，就差伸手讨饭了！

当然，君不悔决不敢因为对方的外貌邋遢，猥琐而掉以轻心，相反的，他非常警惕，非常戒备，他明白这两个人的出现，断断不是好路数。

两个人一左一右拦在君不悔身前，胖的那个细细打量着君不悔，未语先笑，笑得令人发腻：

“呕，好朋友，等你等了好一会啦，怎的弄到如今才上道？”

君不悔板着脸，声调僵硬：

“你们是谁，为什么拦着我的路？朗朗乾坤，十目所视，莫不成还敢劫持于我？”

胖的这位“呸”的朝地下吐了口唾沫：

“朗朗乾坤，十目所视？我操，便皇帝老儿的金銮宝殿前，大爷也一样杀人越货，还管他什么乾坤，什么人看热闹？你说对了，我们正是要劫持于你，你要知机，老老实实跟我们走，便留你多喘几口气，否则，抬你的尸骸回去亦未尝不可！”

退后一步，君不悔声道：

“我不认识你们，自信与二位素昧平生，凭哪一桩要跟你们走？”

搭拉着眼皮的那个忽然打了个哈欠：

“这小子开叫了，他以为一嚷嚷就吓着我们了。”

胖仁兄一撇嘴，皮笑肉不动的道：

“君不悔，你别他娘的装疯卖傻，我们是干什么的，为了啥原故要找你，你心头雪亮，怎么着，是你自己开步，还是要我们服侍你上路？”

君不悔双眼圆睁，气哼哼的道：

“我和你们无怨无仇，你们这样胁迫于我，真是岂有此理，若不将原由说明，休想我移动一步；我心头雪亮？我心头全是一团雾水，谁知你们在搞什么鬼？”

胖子与瘦子目光交触，胖的那位按捺住性子道：

“君不悔，我叫莫同生，我的伴当叫做田桓，巴老头子没提过？”

君不悔早已料到对面这个脑满肠肥的家伙便是“三手邪”，这时听他一提巴向前，心往下沉，有股子难言的悲愤与委屈感，他怀疑他被巴向前出卖了，戏弄了，尽管暗里激动，表面上他还沉得住气，不急不缓的道：

“如此说来，是巴老丈泄漏我的行迹了？”

莫同生哈哈一，笑：

“这倒不能冤枉巴老头子，他可是人模人样，一句未提，掩遮得圆溜似滑，天衣无缝，我当时还真个相信了他，却是我运气好，只一出门，替巴老头儿送馒头的那个小工阿旺无意中和我搭仙，愣头愣脑便将你在巴家养伤的事扯了出来，这略略一问，立时有了计较！”

君不悔觉得心里好舒坦。好轻松——一个如此关注他并施以恩惠的人。该不会丑化了那等慈悲的形象才对，要不，又该多么遗憾？当他明白善意并未变质，劝谏仍然由衷，对巴向前的印象便更臻完美了。谁忍受得了个恩人骤转为仇人的情感冲激呢？于是，他竟露齿笑道：

“莫同生，你有了什么计较？”

有些诧异的盯着君不悔，莫同生戒慎的问：

“他娘，你笑什么？有什么事值得你笑？”

君不悔笑得更开朗：

“怪了，你可以笑，难道我就不能笑？要死要活是另一码事，我笑总没

犯着你吧？”

莫同生哼了一声：

“巴老头子老好巨滑，收山之后便只讲求自保之道，我深知他这不愿沾惹是非的习性，料到他一定会把我造访之事告诉你，你便会急着离开，他也盼着你走，果然不错，你这不是走了？好叫你明白，打你一从巴家后门出来，我们已暗中缀着你，三里地外，该可亮相摆明啦！”

君不悔从容的道：

“你们想带我去哪里？”

莫同生阴笑着道：

“虽是明知故问，我一样讲给你听，‘骆马鸳鸯’早在候着大驾哩！”

摇摇头，君不悔道：

“只怕不是‘骆马鸳鸯’急着找我，而是那耍刀的顾老乞吧？”

莫同生手抚肚皮，指头轻敲：

“君不悔，你当只有顾乞要你？如今‘骆马鸳鸯’也一样恨不能吃你的肉，寝你的皮，娘的，你那一招。‘大屠魂’险不险劈掉了骆干半片面孔，现下左颊上还留着碗口大的一块血疤，你破了他的相，他就得要你的命！”

君不悔哧哧笑了起来，越笑声音越大。

莫同生不悦的道：

“你又笑你娘的什么？”

君不悔止住笑，咧着嘴道：

“我在想，顾乞一心一意打算吃我的肉，寝我的皮，而今又加上‘骆马鸳鸯’，也来凑热闹争着吃我的肉，寝我的皮，我只得一副臭皮囊，如何分开来满足这一群？怕只怕他们到头来会争得怒目以对，白刃相向，那才叫好戏好笑！”

莫同生顿时怒从心中起：

“好玩好笑？君不悔，你前是死路，后无退步，我看一点也不好玩更不好笑，闲淡扯够，你认命是不认命？大爷可没工夫与你干耗！”

一边，那要死不活的田桓又打了个哈欠：

“老莫，你怎的这么个愣法？端打一厢情愿的主意？你空睁一双牛蛋子眼还不如我半睡半醒视之雪亮，也不看个清楚，这君不悔，他像是认命的模样么？”

莫同生咆哮道：

“君不悔，你是想玩硬的？”

君不悔微拂衣袖，慢吞吞的道：

“若是你期望我乖乖伸长脖子挨刀，就未免稍嫌天真了点，莫老兄，你这位伙计说得对，你看我这模样，像是准备束手就戮的模样么？”

莫同生双目暴张，青筋浮额，油红的鼻翅在急速翁动：

“大爷同你好生讲，是把你当人看，不想你却给了鼻子长了脸，这且不说，还反过来吃我豆腐，寻我的开心，姓君的，你看我收不收拾你！”

君不悔业已豁将出去，准备狠干一场了，是以毫不畏惧，大马金刀的道：

“莫老兄，在你动手之前，不妨自己称量称量，你这几下子，比诸顾乞如何，比诸‘骆马鸳鸯’又如何？称量过了，再琢磨是否拼杀不迟。”

“咯嘣”一咬牙，莫同生道：

“你是在吓唬你家莫大爷？”

君不悔神态安详的道：

“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那里，活鲜鲜的人证都还留在阳间世，莫老兄，这又何须吓唬？”

莫同生忽然狞笑一声，道：

“明说了吧，姓君的，我与老田要不是没有绝对把握，也不会动你的脑筋，不是猛虎不下岗，不是强龙不过江，你以为你是什么三头六臂？”

君不悔道：

“我不是什么三头六臂，我只有一把刀，一把非常锋利的好刀，这把刀败过顾乞，也尝过骆干的鲜血，莫老兄，或者我的刀亦嗅到你的血肉芬芳了！”

莫同生的眼泡再三抽动，他憋着声，吸着气道：

“很好，如果你有这个本事，我这一百八十来斤沉的身子便由你祭刀，若是你的火候不足，大爷包准抬你的尸体走！”

半垂着眼皮的田桓接嘴道：

“早知道这小子是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愣头货，偏就有这么些客套话穷磨他，先时下手做了，此刻不是松快得多？也不用受这顿闲气！”

君不悔一笑道：

“老田，你也不用像条癞皮瘦狗似的吊在一旁尽说风凉话，要松快，你有种就先上，看你除了生一张嘴巴外还剩得有什么？”

几句话可是又重又挖苦，田桓搭拉着的两眼骤睁，精芒如电中他的形容立转阴寒，嗓音从齿缝里逼了出来：

“乡下人买柿子，挑软的捏？君不悔，就冲着你的尖酸刻薄，我姓田的也要会你一会，好叫你得知我除了一张嘴外，尚有什么！”

君不悔泰山不动的道：

“此处风水正好，我看亦不必另拣场地了！”

额头两边的太阳穴在不停鼓跳，田桓冷硬的道：

“随你的意，横竖死在哪里都一样！”

莫同生突兀伸出双手，双手却空无一物。他神色怪异的道：

“姓君的，你出刀吧，且看我以一双肉掌取你性命！”

田桓目光凌厉，声音也同样凌厉：

“老莫一边闪着，我要单独宰人！”

君不悔哧哧笑了：

“好气魄，莫老兄亦合该落得安闲自在；这第一功，可得先让老田来占，他若拔不了头筹，莫老兄尽有机会！”

莫同生大吼：

“休想挑拨离间，我兄弟不受这个门！”

路上三三两两来往的行人，大多发觉了这边的情况不妙，走过去的便加紧脚步离开，正快到近前的索兴调头折转，有那一两个胆大的经过他们身边，也是躲得远远的，连眼波都不敢朝近侧瞟一下，生怕这一瞟，弄不好瞟来一身霉气！

就在这时，田桓猛的发动攻击，只见他右手前伸，看似手无长物，却在伸展的一刹淬然弹现出一截三寸镡锋，这又利又薄的三寸刃锋口，便将敌我之间的距离拉近三寸，而高手相斗，分厘之差，即乃生死之别，姓田的这一出手，立时显出此人的恶毒心性，阴狠伎俩，决不是个易缠的角色！

君不悔卓立原地，突的吸腹弓腰，刃尖贴着他衣衫戮空的瞬息，傲爷刀闪现若电，由下往上横起倒斩，田桓脚步滑起，左手挥动，又是另一截尖刃弹自掌端，而傲爷刀斜洒出星芒一溜，“当”声脆响，已把田桓震退三步，左手上的尖刃也差一点脱飞出去！

几招下来，明罢明显是田桓寸头不够，差了一截，他在恼怒之下，半声叱吼，一个大旋身正待再度反扑，哪“三手邪”莫同生已悄无声息的自后掩上。

不是说好了要单挑独斗么？就在须臾之前，姓田的还恁般胆壮气豪的表示要以一己之力，宰杀君不悔，怎的言犹在耳，一下子就变了卦？明搏暗袭，旧戏重演，真个狗改不了吃屎不是？

君不悔的刀锋抛起一个半圈，利刃破空，发出一声尖啸，掩上来的莫同生蓦地跃腾六尺，双掌暴劈而下，掌劲刚猛，几有断碑裂石之威！

同一时间，田桓正面攻到，双手中的尖刃吞吐伸缩，变幻莫测，宛若毒蛇吐信，又疾又快！

两个人的招式一为凌厉，一为阴毒，而掌刃所指，皆是要害，他们像是打定主意，不想叫对方活下去了！

于是，君不悔的傲爷刀自身前往上挑翻，匹练似的虹彩却流灿着青蓝色的迷蒙镶边，前阻田桓，上拒莫同生，冷焰习习，寒气森森，倒似卷起一片晶亮的冰幕！

田桓的双手双刀与匹练似的弧光接触，在连连的弹跳下发出一阵刺耳的滑掣之声，好比刀尖划在琉璃上，半分不入！

凌空下击的莫同生，明明是双掌劈落，势强劲强中掌影还在翻飞，却突的另现出一只手来，手上更握着一杆亮晶晶的蛇头梭，就那么快不可言且玄异无比的暴刺君不悔背肋！

要不是早得已向前的警告，姓莫的这一着恐怕还真能叫他占了便宜——君不悔虽然心里已有防备，却仍旧险不险几乎吃亏；他的傲爷刀弹起一点星芒，由两腿中间向后刺掠，“叮”的一响散落进射的火花中，莫同生身形微闪，倒退七尺，依然两手空空，不见兵器，倒像方才那杆蛇头梭的显现，只是君不悔的幻觉一样。

就在这一刹那里，田桓溜地再进，人似一条泥鳅般滑来游去，而在急速的扭动过程中刀尖炫闪，刺戮无常，竟也把君不悔逼出了四五步！

一声狞笑，莫同生又腾起半空，看光景是要故技重施，再亮一亮他的“三手邪”！

君不悔已经退出五步，此时索兴转身便跑；莫同生人在空中，以为君不悔是心生畏惧，欲待逃命，他顺势旋转，长射超前：

“躺下吧，你！”

才只奔出丈许远近，君不悔蓦地挫腰弓背，整个人“呼”声翻回，口里狂叫：

“大屠魂！”

声音凄厉，腔调高亢的这一吼，不禁吼得莫同生猛一机伶，他即时两脚猛蹬，双臂振舞，人朝上升，随即斜落，一边急切的警告他的伙伴：

“老田，贴地外滚！”

参看莫同生应变的身法，加上他对田桓的警示，显然他明白“大屠魂”这一招的厉害，亦通晓在此招之下，趋吉避凶的门道，然则君不悔却没有施

展‘大屠魂’，他的傲爷刀是紧胸指天，刀尖右右微晃，轻轻的上阵啸声隐动，一个浑圆璀璨的光幕倏忽形成，仿佛是月落大地，他就站在之中，而一刀猝展，刀锋骤颤，十七道冷电激射进流，道道是虚、道道是实。

正往下扑，脚未沾地的莫同生，但觉身上几个部位同时一麻一凉，人已被重重跌出去，滚腾翻仰里，血泥交染，糊满头脸四肢。

那田桓倒是硬气，他并没有遵从莫同生的指引“贴地外滚”，相反的，他更贴地游近，打谱硬干力拼，于是，十六道光束他就接下了七道，光束的外貌只是光束，实则乃为刀锋密集并排的组合，以至快的去势飞射斩旋，田桓这一碰上，两只手掌先断抛左右，胸口、腹肋各处也斗然开了五处血窟窿，整个躯体不但弹上了天，犹翻滚着一头栽进路旁的荒地里！

君不悔的这一招，不是“大屠魂”，是“天泣血”，以前在“栖风山”放倒龚弃色的义父尚刚，使的便也是同一招——招出之下，似天泣血，这是吉百瑞的不传绝学，威力之大，更在“大屠魂”以上！

莫同生现下才感觉到痛楚，他一面滚动，一边不停的呻吟着，模样十分的窝囊，不但没有“三手邪”的功架，倒似个少了一只脚的王八；君不悔走上前去，形色纳罕的瞪视着姓莫的，忍不住频频摇头：

“莫老兄，你是不是觉得很痛？”

大口大口的喘着气，莫同生咬牙切齿的骂：

“刀割在人肉上……还有不痛的么？君不悔，我叫你心狠手辣……叫你说风凉话……只待我一朝缓过劲来……要不生剥了你这狗娘养的……我，我就不姓莫！”

君不悔笑了，笑得很有趣：

“你伤成了这样，若不赶快就医，眼瞅着就是死路一条，如何还缓得过劲来？莫老兄，你们二位今天是输定了，你是运道好，犹留着一口气在喘，你那伙计，只得等来生再喘气啦！”

涌上一口血痰，差点堵死了呼吸，莫同生用力呛咳着，白眼仁往上翻：

“君……不悔……你这个杀胚……你残害了田桓，又把我糟塌到这步田地……往后再不会有你的好日子过……我们……我们将用尽一切方法……不择任何手段的干掉你……我们要分你的尸……刨你的坟啊……”

君不悔目定定的看着莫同生，巴向前的叮咛不觉又在耳边回响——一朝碰上这些煞星、却只要一个信念，斩尽杀绝，寸草不留……他们永不知道什么叫仁慈、什么是怜悯、什么是良知，他们只晓得为钱杀人，杀人领赏，天道轮回，对他们而言，全是笑话……顽石不冥，以锤击之——眼前的情景，果然不错，这他娘的莫同生可不是顽石不冥么？！

舐舐嘴唇，他的手慢慢摸向腰间的刀柄：

“莫同生，我问你一句话，假若我饶你性命，你也要报复于我？”

莫同生咳出一块血痰，犹在充能：

“你怕了？你寒了？姓君的……来不及啦，任你涕泪交流，跪地哀求，我也断断饶你不过……血债，必须用血偿！”

君不悔率直的道：

“我想，如果我现在杀了你，就没有这些麻烦了，死人是不会报复的，死人只能在阴曹地府瞎吆喝了那对我并没有什么妨碍，你说对不对？”

突然打了个寒噤，莫同生此刻才想到自己的处境，顿悟自己的危况，一个半死的人，还在这里发什么熊、充什么好汉？眼看对方的右手已伸向刀

柄，眼看人家的表情冷硬，杀气盈眸，明摆着是有意思“永绝后患”了，可恨他自己还不知道眉高眼低，尚在表那三贞九烈，而只要一刀下来，万事皆休，尚有个鸟的招式好耍？！

不受控制的全身抽搐起来，这位“三手邪”顿时舌头僵直，神色大变：

“你你你……君不悔……你想干什么？落井下石也不是这种落法……可怜我身负重创，如焚如绞，只差一口气就人鬼殊途，你，你竟待如此赶尽杀绝？把我一个失去抵抗力的遭难者横加宰割？”

犹豫着，君不悔艰涩的道：

“不是我要乘人之危，实在是你过于顽冥不化，我若放过你，你不但不感恩载德，反倒要咬我一口，与其纵虎归山，不如斩草除根，将来彼此没有烦恼；你成了个死人，自然不会再来触我霉头，我不用提防你暗算我，也少担许多心事，两全其美，何乐不为？”

一旦‘两全其美’，老命自则不保，这在君不悔而言固是美了，对莫同生来说，就半点美不起来啦；身上的创伤虽然痛得鼻塌嘴歪，却顾不得喊痛，只气急败坏的叫嚷：

“慢，慢，且慢……君不悔，我，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切莫误解……”

君不悔缓缓的道：

“那么。你又是什么意思呢？”

深深吸了口气，莫同生黑着一张脸道：

“我是说……呃，只怕‘骆马鸳鸯’不会罢休，顾乞不会甘心……至于我，我已和个废人无异，又怎生奈何于你？唉……”

君不悔笑意又现：

“这样说来，你个人是不打算分我的尸、刨我的祖坟了？”

身子又痉挛了一下，莫同生沮丧的道：

“人心是肉做的不是？今日你周全了我，我……我又怎能恩将仇报？”

君不悔笑道：

“不错，恩将仇报就不是人了，莫老兄，你是不是人呀？”

莫同生咬着牙，发出噬噬的声音：

“你也犯不着这般阴损我……我发誓将今日怨隙一笔抹消，绝对不再纠缠于你，如有违背，天打雷劈！”

一拍手，君不悔道：

“起得好誓，不过，誓言往往会很灵验的，莫老兄，你不会只光吃大白菜吧？”

莫同生眼下是保命要紧，只要性命得保，叫他咒骂自己的祖宗十八代也在所不惜，闻言之下，居然软塌塌的举起右手：

“君不悔，你若不信，我可以再立毒誓，以证诚心！”

君不悔安闲的道：

“够了，我就不杀你，你这身伤，还得早早医治才是，否则，光流血也就流死你了，很抱歉不能送你赴医，尚请包涵则个。”

内心里早就操翻了君不悔的血亲，莫同生表面上却流露着一派感激之情：

“不用费神，我自信这一半时还撑持得住……”

指了指荒地上挺尸的田桓，君不悔道：

“那一位，你也记得给他人土为安，可别自己一个人拿码子走了路，到

底你们曾是伙伴，可不是？

莫同生的形容很快转为悲戚，沉重的道：

“瓦缸不离井台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吃我们这行饭的，谁也不敢奢望能得善终，有七尺之地葬身，已属万幸……”

君不悔悲悯的道：

“倒是语气枪然，怪可怜人的；莫老兄，我这里尚有散碎银子十多两，如今你身上不便，我分你一半，也好为田老兄办理后事……”

脸上的肌肉往上一抽，莫同生的神情像猛古丁咽下颗爆栗，笑得比哭犹要难看：

“多谢赏赐，盛情心领。这点须费，我还垫得出来……”

拱拱手，君不悔道：

“如此，我告辞了，莫老兄，幸蒙担待，他日有缘如得再见，容我做个小东，请你饮上一杯。”

尽管恨得牙痒的，莫同生只好陪着一抹惨笑：

“不敢，还是我来奉请！”

君不悔刚待转身，莫同生又畏瑟的叫了一声：

“且住一步……”

站定下来，君不悔笑吟吟的道：

“还有什么指示么？”

呛咳两声，莫同生呐呐的道：

“不知是否能以请教，方才你那凌厉玄异，掣如电闪的一记狠招，是个什么招法？”

君不悔哧哧笑道：

“我不是吆喝出来了吗？‘大屠魂’呀！”

胸口急剧的起伏着，莫同生兴起一股遭到戏辱后的愤怒，他却只能把一肚皮怨气生生吞咽，不敢丝毫显现在脸上：

“说笑了，我知道‘大屠魂’刀出之下，是何等景像、何等威势，先前那一刀，决不似‘大屠魂’的招术，我自信不会弄错……”

君不悔不由赞了一声：

“好眼力、好阅历，你说对了，莫老兄，那一招不是‘大屠魂’，是‘天泣血’，我吉大叔的绝活儿，一旦施开来，其精猛浩大，犹胜‘大屠魂’多多！”

肌肤上立刻起了一片鸡皮疙瘩，背脊间也透着森凉，莫同生吸了一口冷气，呢喃着似在梦吃：

“我的皇天……我的亲娘……竟是‘天泣血’，那一招竟是‘天泣血’，……，”

君不悔有些掩隐不住的得意：

“只这一招‘天泣血’，便曾将那‘就来报’尚刚杀了个人仰马翻，抱头鼠窜，所以，莫老兄，休怪我说句狂话，你和田桓算是老几？刀出‘天泣血’，你二位还往哪里求侥幸去？”

莫同生努力撑起上半身，扭曲着一张血泥抹花的面孔，看似在笑，却宛如在嚎，好不刺耳惊心：

“领教了……真个领教了，‘天泣血’，果如‘天泣血’啊……”

君不悔瞪着对方半晌，才叹了口气：

“你好生保重，莫老兄，可别太过激动，否则神走入魔，便成疯癫，一个疯子还不如死了好。”

豪笑中的莫同生蓦然闭嘴屏息，君不悔话中有话，他如何体会不出？情绪悲愉是没有错，至少求生保命的理智还是不缺，假设叫君不悔把他当成个癫狂疯悻之人干掉了，这股冤又找谁诉去？

等他定下神，沉住气，这才发觉，君不悔早已走远，远得任他再是豪笑也只怕听不到喽。

第二十三章：半路杀出程咬金

“顺安府”。

高城廓，四方巍峨的门楼子明白分划出东南西北四条通道，有护城河围绕周遭，正东门是宽阔的石桥跨河，其他三面城门修得有坚实的木质吊桥，只不过日子承平久了，吊桥多年不曾起放，看那桥头两侧的铁链锈痕斑驳，恐怕卷转链条的辘轳也快锈死了。

城里城外的人都不曾注意这些，只是涌进来又涌出去，使这顺安府城平添熙攘热闹，整日价洋溢着一片市尘喧嚣，约莫每个大地方，都是同一个情景吧？

君不悔费了不少工夫打探询问，好不容易才找着了他想找的这人所在——是一处座落于深胡同底的宅居，幽门大院，亭台楼阁耸连栉比，倒是一户挺气派的人家。

伸手将红漆大门上的挣亮兽环叩击了几下，他才刚刚缩回手来，门儿已开半边，一个青衣小帽、仆从打扮的中年人走了出来，冲着他十分客气的哈了哈腰：

“这位大爷，可是有什么贵干？”

一想自己此来的目的，君不悔倒有些尴尬，他赶忙拱手道：

“呃，请问一下，这里是不是盛南桥盛老爷子的府上？”

那下人迅速打量了君不悔几眼，陪着笑道：

“没有错，大爷所说的正是我家老爷子的台甫，不知大爷是要——？”

名不悔神色一正，肃然道：

“还烦老哥传报一声，就说在下君不悔，有要事求见盛老爷子！”

对方略微沉吟，才从容的道：

“实不相瞒这位君大爷，近几年来，若非极熟的客人或是重大的情事，老爷子向不露面，都是由我家二位少爷应承接见；君大爷想是头一次来，不大明白盛府的规矩，要见老爷子，小的做不了主，还得经过二位少爷认可才行。”

又不是什么王公府第，偏就有这些臭派头，君不悔不免心中有气，然而此时却非发火的辰光，他只好按捺下来，无可奈何的道：

“既是如此，我就先见过府上二位公子也好。”

那人又哈了哈腰：

“尚请赐交名帖，以便传报。”

名帖？君不悔别说没有名帖，连见也不曾见过几多次，他干笑一声，颇为窘迫：

“一介草莽，江湖后进，哪来这样的东西高抬身价？老哥，不怕你见笑，我自认还没有具帖投刺的资格哩。”

对方也跟着打了个哈哈，然后回身自去，不片刻，出来请君不悔入内，经前庭，转曲廊，来到右跨院一间小花厅里，那儿已站着一个身长玉立，风貌翩翩的佳公子，正含笑向他点头。

君不悔赶紧走前几步，抱拳为礼：

“在下君不悔，这一位兄台是？”

那人温文尔雅的回以长揖：

“未学盛沧，君兄驾临求见家父，未晓有何指教？”

君不悔略一迟疑，笑得有几分不自然：

“我想，这件事最好由我面禀老爷子比较合宜……”

盛沧形色不变，安详自若的道：

“君兄或许有所不知，近数年来，由于家父年齿日增，嫌忌烦冗，舍下内外诸事，皆嘱我兄弟二人代决从行；君兄此来，或有要务，尚祈明白相示，如我兄弟可以作主，亦免繁转一层，否则，自当亲禀家父，再凭裁夺。”

话是婉婉转转，却已说得够明白了，你要见我爹不是？得先把因由讲出来，我认为有这个需要才能让你见，反之，咱们眼前就消亨着将事情了结——盛沧是一副足可当家的架势，君不悔好生气恼，偏又发作不得，他搓着一双手道：

“兄台，老实说吧，这档干事，除了令尊老爷子，谁也替他作不了主，因为只有他本人才能解决这个症结——”

盛沧深沉的一笑，道：

“竟有这么严重？若然，则更不可轻率惊动家父，所谓父债子还，有什么涉及家父的问题，请君兄无妨据实见告，我自信还有几分担当！”

君不悔皱眉思量半晌，只有单刀直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令尊翁盛老爷子，素有‘绝刀’之称，刀法上炉火纯青，别创一格，自出道以来，但凡交锋试刃，只胜不败，因而自诩为刀中之圣——”

盛沧冷哼一声，面色微露不豫：

“家父的刀上功夫，有目共见，决非欺世盗名，妄加封抬，这刀中之圣，乃是江湖同源的美誉，不是家父自诩，君兄言来，务请三思！”

君不悔苦笑道：

“好吧，不管是老爷子的意思或是别人家的推崇，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当时引起了另一位使刀的大宗师不服，因而便向令尊翁下了战书，约好某日某地，各凭所学，分判一个强弱高低，也确定一下谁才配享刀中之圣这个美誉……”

突然退后两步，盛沧怔忡中更带着惊讶的注视着君不悔，仿佛直到现在，他才真正发觉了面前之人的存在价值，就这么定定的凝注了好一会，他才低缓的道：

“在约定的那一天，家父去了，但整整在原地等了一日一夜，对方竟没有出现，从那一时开始，家父就天天盼着这位挑战者露面，却是月复月，年复年，直到今日以前，再也没有与那挑战者相遇，甚至连那人消息行迹亦随而沉匿，不曾听人提起，好像就这么忽然间隐灭烟散了……”

君不悔清了清嗓门，严肃的道：

“那个人没有隐灭烟散，也不是消声匿迹，只是在与令尊约战之前，发生一桩意外，这个意外，使他无法赴约，由而衷心痛苦，难以平复，他曾经立下誓言，对与令尊之约，他必然履行，就算他今生不能亲自如愿，也一定指派传人弟子来代他践行，不论胜负如何，至少亦有了个交待！”

盛沧沉重的道：

“这样说来，君兄就是来代替‘大天刃’吉百瑞践约之人了？”

君不悔微微躬身道：

“在下正是，却乃惶惊无比。”

默然片刻，盛沧才道：

“君兄可否见示，吉百瑞当年出了一桩什么意外，以至不能践约？”

君不悔形色凛然的道：

“吉大叔是被他一个朋友暗算了，起因为了谋财，那人用心极狠，手段极毒，吉大叔在遭至暗算之后，虽能免脱保了性命，全身真力破散，难以聚气凝劲，等于一个半残之人，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无法前来履约比斗。”

点点头，盛沧道：

“君兄且请小坐，我这就进去禀明家父，再传回示。”

于是，君不悔在一张酸枝太师椅上落坐，目送着盛沧匆匆出门而去，在盛沧的背影消失之后，他不禁兴起一股歉疚的感觉，人家算得上是名门大户，举止应对中规中矩，光看盛沧的风貌人品，谈吐气质，就如道幼承庭训，教诲有方，这么一户和乐安详的人家，却愣吃自己寻上门来触一记霉头，想想真还有点汗颜不安，但是，吉大叔的心愿全系在自己身上，不替他偿愿，就会更汗颜不完了，人生在世，到底有几多可以自行作主的事呢？身不由己的苦处最是难言，唉。

不消多时，口廊上已传来一阵轻促的脚步声，他急忙站起，迎门而入的一共是四个人，盛沧在前，另一个与他面目酷肖，却肤色微黑的青年紧随于后，第三位，是个国字脸膛，银发无须的高大老者，老人双目炯亮，不怒自威，眉宇间别有一种雍容沉稳的气度，跟在老人后面的一位，年纪也不小了，稀疏的几根黄头发就那么散披于顶，五短身材衬着他没啥特征的平凡面孔，看上去不怎么起眼。

银发老人一进花厅，目光就落在君不悔的身上，盛沧往旁一站，垂着手说话：

“爹，这一位，就是吉百瑞的衣钵传人君不悔，”

老人微微颌首。抱拳当胸：

“老夫盛南桥，听沧儿来禀，说令师当年因遭暗算，以至未能赴会切磋，实属不幸，令师近来日子可好？脾气亦该稍稍磨顺了些吧？”

君不悔躬身道：

“回前辈话。吉大叔是我的大叔，因为我在遇见吉大叔之前。已有过师承，说我是他老人家的传人没有错，却不能算徒弟，师门的规矩摆在那里，混淆不得，再回禀前辈，我大叔的身子骨这些年来不够健朗，脾气仍然火爆，多添的是一份怅恨，百般无奈，因此把他老人家的豪情壮志全寄托在我身上了！”

如此回话，虽则有欠方雅，却但真率直得可爱，盛南桥豁然大笑，一指那肤色黝黑的青年道：

“沧儿你已见过，这一个是我的二子盛浪 - - ”

又一指那貌不惊人的老儿道：

“我的挚交好友辛回天，回天有号，人称‘八翼摩云’，不知世兄可曾闻及？”

君不悔形容严谨的道：

“晚辈阅历甚浅，见闻不足，所知所识实在有限，高人奇士更是攀附不上半个，还望前辈多所指导教示，”

盛甫桥和悦的笑笑，道：

“世兄不用客气，强将手下无弱兵，百瑞兄既然视你为衣钵所传，又委你为来践当年旧约的代表，世兄各方面的火候必不待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我们这一辈老朽，也该到急流勇退的辰光了……”

君不悔微显不安的道：

“前辈言重，都是晚辈无端打搅，引起前辈困扰，但身受上命，义无反顾，斗胆犯颜，还乞前辈恕看！”

摆摆手，盛甫桥以十分谅解的语气道：

“事情不能怪你，亦不能怪百瑞兄，武林中人，人是一口气，要的是一个名、尤其序列所分，关系师门的威望，考验本身修为深浅，最是不可轻忽，百瑞兄执意与我相互印证所学，目的并非只在单纯的一论高下，更在于彼此探讨各自技艺的精妙之处，俾使双方获益，再上层楼……”

谈到这里，气氛还相当融洽，就像故识聚晤，纸上论剑，虽然立场观念有别，倒也没有一触即发的紧张的形势，便在此际，“八翼摩云”辛回天突然开口道：

“扯了这么多，说穿了只是一件事 - - 君不悔，你大老远找上门来，就是要代替吉百瑞履践旧日之约，单挑我们盛大哥试试你的刀口子？”

出言是这般火辣，君不悔听在耳中不禁愣了半晌，他瞧着这位其貌不扬，口气张狂的辛回天，强自按捺着胸膈问那股冲动，笑得十分难看：

“辛前辈请勿误会，我只是肩承吉大叔的重托，延续他老人家尚未完成的心志，盛前辈为刀法名家，一方重镇，我一个未学后进，除了求教领益，怎敢故以锱铢相识？辛前辈高看于我，我还没有这份能耐……”

冷冷一哼，辛回天寒着脸道：

“后生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胆上生毛，堂而皇之登门叫阵，这种江湖大忌，也敢明知故犯，真正是可忍孰不可忍，君不悔，你要称量我盛大哥，行，且过了我这一关方能如愿，否则，且自早请，亦不用在此丢人现眼了……”

盛甫桥觉得甚为尴尬，忙打圆场：

“回天，回天，稍安勿躁，君世兄通情达理，极有分寸，并非骄横狂妄之辈，人家以礼论事，我们就该以礼待之，切勿乱了章法，贻人笑柄。”

一点头，辛回天重重的道：

“不行，大哥，他想斗你，必先斗过我再说……”

盛甫桥微微摇头：

“回天，不可造次，这是对我个人功力的考验，你无须拦在当中！”

辛回天极为刚烈的接口道：

“要是吉百瑞亲自到来，大哥，不论在身份地位上、辈序名望上，你们互为比试尚称允当，如今他竟然派来了一个无名小前来向你溺战，岂不欺人

太甚，存心折辱？万一这姓君的占了上风，吉百瑞必然讥嘲大哥空负盛誉，所学却不及其传人，大哥胜了，他更有话说，他会讲未曾亲临，固难周全，小辈试锋，不过一测大哥深浅而已，正是败则无颜，胜亦不武，这进退维谷的境况，乃是吉百瑞有意安排，却陷大哥于困窘，大哥明人，莫非还思之不透？”

于是，盛南桥也不由犹豫起来，辛回天的话有两句最使他矍然而惊——“败则无颜，胜亦不武”，眼前的形势，如果真是吉百瑞的有意安排，可得多加慎重，一世英名，可不能就此付诸流水。

君不悔脸色阴暗，沉沉的叹了口气：

“辛前辈，我吉大叔没有这些深沉心机，也设计不了如此阴损的花巧，他之所以不能前来，纯因早年内伤形成痼疾，无以运功发力之故，要是他能来，早就来了，何须苦熬了这么多年，再遣我来滥竽充数？”

辛回天执拗不变的道：

“这只是你的说词，谁知道你们背地后又是什么打算？”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想我盛大哥一生正直磊落，不尚巧思淫计，他是个不转弯的君子，君子可欺之以方，我不是君子，却看得出煌煌道理掩遮下的诡谋，万万不能任盛大哥冒这个险，上这个当！”

君不悔措词艰辛的道：

“辛前辈未免过虑了，我替吉大叔前来向盛前辈请教，结果如何完全由吉大叔承担其责，换句话说，我可以绝对代表他老人家，其中断无异解他说，我之胜负，即吉大叔之胜负，又怎会托以言词而加狡辩？”

辛回天背着手走到一边，话声冷峻：

“要证明这一点有一个法子，看看你到底具有何等身手，再由盛大哥裁定是否与你过招，假若你真修为不差，尽得吉百瑞艺业精髓，相信我盛大哥也会成全你的心愿，但你的功夫如是不够堂奥之窥，便坐实了另存恶念，到那个时候，就算我盛大哥要慈悲你，我辛某人也要决然饶你不过！”

这一番话，口气之间简直把君不悔看成个九流混子，市井青皮了，君不悔的涵养倒好，挺能容忍，他干涩涩的一笑，望着盛南桥道：

“我没有意见，一切但凭盛前辈做主便是。”

辛回天的想法，已经为盛南桥所默许，他意识到他这位挚友的打算另含玄妙，这样办有两层好处——其一，可以避免对手太弱时的屈辱或太强的窘迫，从而自行决计应战与否的策略，先保圆转的余地；其二，可以由对方的出手招式问揣测对方造诣深浅，从而攻其弱避其锋，这个应付计谋相当精明老辣，对盛南桥来说有百益而无一害，他当然乐于接受。

一见盛南桥的形色，君不悔已然明白这“绝刀”的心思，但他依旧追问了一句：

“前辈的尊见是？”

盛南桥表面上仍带着几分矜持，缓缓的道：

“回天所说的这个法子，固然是考虑周详，也是为了维护我的尊严权益着想，但能否能接受，却要世兄斟酌，在我们的地头，尤其是在舍下，我们不便俱以包揽，免得世兄不服，更落人口实。”

君不悔思量一会，谨慎的道：

“我同意辛前辈的方法，只请辛前辈节骨眼上手下留情，已是感激不尽……”

盛南桥似乎对君不悔的印象不错，他赞许的道：

“习武之人，首须学会容忍谦让，勿使锋芒太露，气焰过张，世兄正是虚怀若谷，冲和自抑，只此一端，已足见百瑞兄所传得人，不负他一番苦心了！”

君不悔忙道：

“前辈谬奖，实不敢当，愚鲁如我，仅仅是有点运道，再加上多倍功夫而已，习艺至今，亦不过略得技击皮毛，刀法虚招，实在骄狂不起来……”

干咳一声，辛回天冷板板的搭话道：

“现在不是说客套话的时候，辰光不早，我们亦用不着再往下耗了，大哥，比试之处，你看就在花厅前的边院如何？”

盛南桥无可无不可的道：

“也好，边院地方还算宽大，就凑和着在那儿吧。”

辛回天刚要开口再说什么，一直侍立于侧的盛沧忽然踏前一步，以一种胸有成竹的语气向乃父道：

“爹，孩儿有个拙见，不知能不能说？”

目视盛沧，盛南桥平静的道：

“你讲吧，可别再搬弄些枝节。”

垂着一双手，盛沧从容不迫的道：

“辛二叔方才所提的比试程序非常正确，问题只在于不该由辛二叔挡这第一阵，爹的两个儿子都在面前，辛二叔无论与爹有多深的情感渊源，也不能让辛二叔先孩儿等挺身涉险，老子的事理应由儿子承担，儿了若是不敌，再做打算为时未晚！”

辛回天两眼一瞪，大声道：

“沧儿休得与二叔我争这差事，二叔与你爹是过命的交情，抹脖子的兄弟，这点麻烦算得什么？说到涉险，更是荒唐，二叔我这些年来水里火里，大风大浪，见过的阵仗多了，几时掉了块肉抹去层皮？这位君不悔，任他再是手段高妙，料想也不能轻易摆得平我，我不担心，你却紧张个啥劲？”

盛沧诚恳的道：

“二叔，所谓有事弟子服其劳，为家父之约，万一累及二叔，而我兄弟却在一边掠阵观战，届时怕要难以自处，二叔不可稍有失闪，我兄弟则有了失闪亦无妨，轻重之分，二叔自能区判。”

大大摇头，辛回天道：

“真个杞人忧天，把我辛某看老了！”

盛南桥也含笑道：

“回天，沧儿的话亦有他的道理，小儿辈既然具此孝心，何妨由他们见识见识，学习学习？你我两个老朽正好一旁观摩，求点心得，知果小辈无用，再轮到咱们老哥儿下场讨教不迟。”

辛回天悻悻的道：

“大哥，怎么你也这样说？”

走过去把着辛回天的胳膊，盛南桥正色道：

“沧儿说得不错，岂有老子的事儿子一侧袖手观望之理？传出去岂非成了他们不孝？回天，这是保全他们的名节，你就别在拗执，先让一阵吧！”

辛回天愣了片歇，才极其勉强的道：

“好，我就先让一阵，不过，话我可得先说在前面，如果沧儿或浪儿不

是君不悔对手，第二场我便非上不行，那时你决不能再拦我！”

盛沧是头一轮，眼下辛回天业已订下了第二轮，这他娘不成为较技论艺，倒像是车轮大战啦，休说君不悔听在耳里什么味道，就连盛南桥自己也感到不大好意思，他赶紧拍拍辛回天的肩头，含混的道：

“再说再说，回天，别忘了人家找的正主儿是我呀！”

这时，盛沧望向君不悔，很有礼貌的道：

“君兄，在下不自量力，有所悟越，尚请君兄包涵才是 - - ”

君不悔强扮笑容，尽量表现得豁达大度：

“兄台客气了，老爷子家传绝学，必然不同凡响，稍停过招试锋，还得兄台手下留情。”

辛回天不耐烦的催促着，更自行带头，将一行人领到花厅一侧的边院，大马金刀的往当中站定人严然是以正判自居，好一副喧宾夺主的气焰！

盛南桥似是早已习惯他这位老友的作风，丝毫不以为忤，笑吟吟的立在辛回天身旁，召光巡梭，也只在等候好戏上场了。

君不悔与盛沧二人是对面峙立，边缘上挺着盛浪掠阵，在观战及应战的几个人里，大概就数他较为紧张，连呼吸都有些急迫的模样。

这里边院，地面是用大块青石铺砌，洁净坚实，却略嫌滑溜了些，君不悔轻轻以鞋底磨试石纹，顺应触感，一边调息运气，使自己的情绪完全趋向平静……

对面，盛沧显然也在进行同样的过程。

不知打哪儿飘来淡淡的花香，很清雅，很素馨的味道，令人闻着十分舒适，精神上亦就越发爽朗，竟不觉杀伐之前的那种窒迫压力。

盛沧大约事先已有了代替老父出阵的打算，业经准备周齐 - - 他掀袍撩摆，但闻一声清脆的机簧弹响，银光闪处，手上已多出一把刀，一把形式寻常，质地却绝对不寻常的“鬼头刀”！

君不悔注视着盛沧手中的鬼头刀，刀身在雪亮中透着波波流灿的淡紫，而锋口削利，隐约中似见寒气森森，不用说，这又是一把好刀，杀人不沾血的好刀！

盛沧执刀当胸，左手平搭右手虎口，这是把式见礼的动作；君不悔微微抬腕，“掙”声轻吟中，“傲爷刀”已映入人眼，青蓝色的光华静静炫映，宛如秋水一汛！

站在那边的盛南桥双目倏亮，大赞一声：

“果是好刀！”

辛回天却阴沉沉的道：

“刀是好刀，却得看执刀之人会不会用才算数！”

与君不悔相峙着的盛沧唇角轻轻抽搐了几下，徐缓的道：

“君兄，刀称傲爷？”

君不悔稳重的道：

“不错，傲爷是刀。”

盛沧深深吸了口气，端容一笑：

“得罪了 - - ”

“了”字进自他的嘴唇，只是一个低微的余音，鬼头刀已在一闪之下到达君不悔头顶，这眼看扎扎实实的一刀，却在来到近前时突幻九道光束，分向君不悔身上九个不同的部位刺来。

君不悔没有移动，他早已判明这堂皇的一刀不会只似它表面的，形象这般单纯，傲爷刀在他手中颤跳，一度扇形的光弧散出，当光弧尚在凝骤，人已一个暴旋斜转三步，刀锋暴飞，一大蓬星芒流雨反罩敌人，而空气嘶啸，仿佛也被刃口割为片片！

盛沧的反应亦是又疾又快，他挥臂弓身，双脚点蹴弹跃，随着君不悔的攻势回腾翻滚，鬼头刀倒挑正劈，由各个奇异的角度劈打俱上，只闻金铁交击之声不绝，冷焰火花四溅，两个人忽进忽退，倏起倏落，瞬息间已过了九招二十七式！

这时，辛回天压低着嗓门向盛南桥道：

“大哥，你看沧儿的造诣比诸这君不悔如何？”

双目专注着场中斗况，盛南桥讳莫如深的道：

“沧儿尚得一个‘稳’字，君不悔却深诸一个‘狠’字，这会儿还不敢说孰强孰弱，待到要下断论，恐怕尚须再过几招——”

辛回天冷冷一笑：

“凡事能稳就好，再狠，也狠不过泰山不动！”

盛南桥摇头不语，场中的盛沧却碎然一跃拔空，长啸访如猿映，人在空中急速往下回滚，他的身影便立时被刀光吞没，形成一个迸射着冷电精芒的光球，有若一颗陨星般直泻而下！

辛回天蓦地喝一声彩：

“‘天外归星’，漂亮！”

这一招“天外归星”，乃是盛南桥的不传之密，是他“穹宇刀法”中最精绝的一式，此式一出，鬼哭狼嚎；云晦风凄，多少江湖强者，武林奇士，便丧生在这“天外归星”的刃芒锋口之下，此刻镞光又现，却不知后果如何了！

君不悔一见盛沧的刀法显现，形状凝聚，便晓得这是一记追魂夺命的绝活，他往后暴退六步，“大屠魂”随之出手——

第二十四章：居然是车轮大战

晶莹的刀轮里，迸射着溜溜冷电寒光，那光束便似瞬息层叠的嵯峨刃山，又似幻化万千、矫绕腾卷的飞虹，以各个不同的形象展现，或是翻涌、或是回旋、或是翩掠，天地之间，刹时充斥着一片锐凛肃煞之气，满眸满眼，也全叫那种激荡澎湃的焰芒迷炫了！

光球疾滚而至，甫与四扬齐涌的寒芒交触，便发出震耳的削刮之声——钢铁削刮着钢铁，声音之刺耳尖锐，几乎像在刺着人心，虹彩跟着颤动，光球随即翻沉，仿佛游龙戏珠而龙怒珠跃，于耀目的璀灿闪亮中透着并不愉悦的暴厉意韵，“八翼摩云”身形碎发，真似胁生八翼，快得几乎不能自摄，随手抓攫下蓦地将盛沧抛出场外五步，自己也一个倒翻落地。

盛沧功力果然不凡，在他老叔这个猛烈的突兀动作里并没有摔跌或是跌倒，只见他双臂振挥，腰扭背弓，虽然抢出几步才勉强站定，却不曾当扬出彩，他喘吁吁的回过身来，玉面苍自如纸，额汗淋漓，衣袍左肩，清楚楚裂开一条半尺长的隙缝，裂口整齐，却是毫发未伤。

君不悔也是带着喘，神色却比他的对手从容得多，做爷刀在他手上泛闪寒光，有如雷神的火器，虽在震怒之后，仍然隐隐有其不可测的余威：他站在那里，形色十分谦和平静，不具一点赢家应有的气势。

是的，这场较斗，盛沧败了，”天外归星”显然敌不过“大屠魂”。

场边，盛南桥神情相当沉着，他踏进一步，微笑依然：

“好刀法，好本领，难怪世兄英气风发，胆识如此过人，百瑞兄衣钵有传，不但他心里高兴，我也一样为他庆幸！”

君不悔微微躬身道：

“前辈谬誉，愧不敢当，晚辈多承大少君谦让，才不曾出丑各位之前，府上绝学，名至实归。果是不同凡响。”

盛南桥的目光投注向盛沧身上，眸底掠过一丝黯然，语气却不减开朗：

“大家都是内行，谁胜谁败，一目了然，客气话不用说了，沧儿，你有什么意见须要向大家表达的么？”

盛南桥不愧是宗师之属，大家风范，度量果然恢宏，他是在暗示儿子，对方在较技试锋之间，业经手下留情，应该有几句话交待才是。

盛沧当然明白父亲的意思，他冲着君不悔遥遥一揖，努力在脸上挤出一抹笑颜：

“君兄，名师手下出高徒，百瑞前辈技艺超群，内涵精到，我是深深领教，佩服无已……”

君不悔忙道：

“还是兄台多所谦让！”

望了一眼自己左肩的衣袍裂口，盛沧窘迫的道：

“君兄胜而不骄，更向在下脸上抹金，足证君兄的心怀宽广，为人厚道，但事实总是事实，在下学艺不精，一承君兄手下留情，二为家严折名损誉，无能无才，真正羞煞愧煞！”

君不悔倒觉得老大过意不去，但正如盛沧所说——“事实总是事实”，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措词来安慰这位输家了！

盛南桥沉毅的道：

“沧儿不须自责过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武学之道，原来便无止境，这也是给你一个经验，一次教训，要知道砥砺上进，苦学不倦，才是将来功成名就的保证，眼前的挫败不关紧要，总要因此激发你的雄心壮志，方叫值得！”

盛沧低着头道：

“爹，儿子谨敬受教。”

那头掠阵的黑小子盛浪忽然一个箭步抢了过来，指着君不悔呛喝一声：

“好，你算扬眉吐气、威风八面了，却是得意不宜过早，我哥哥一时失手落败，还有我做弟弟的在，你要真有本领，不妨连我一齐摆平，那才称得有种！”

君不悔有些发愣，陪着笑道：

“二兄，你且莫——”

盛浪朝地下“呸”的吐了口唾沫，张牙舞爪的道：

“住口，谁和你称兄道弟？凭你也配？废话少说，拎起你的家伙，死活拼上一场，你挫辱了我哥哥，我若不片下你四两人肉，怎生消得心中闷气？！”

盛南桥一看不像话，脸色倏沉，重重的道：

“浪儿休得无礼，还不快快给为父退下？”

盛浪大声申辩着：

“爹，这姓君的二愣子，八成是吃了狼心豹胆，冲晕了脑袋，居然大摇大摆上我们家挑战启衅来啦，如今大哥叫他弄了个灰头土脸，把爹的一世英名也抹了黑，这个羞辱，我们如何受得？若不当场放倒他，将来一旦传扬出去，说顺安府盛家向以刀法见长、虹刃称绝，竟吃一个无名小辈砸了招牌，踢破门面，爹，事情揭开，我们还能朝下混么？”

心里痉挛了一下，盛南桥口中却叱责着：

“公平比试，胜负已见，可不能输不起；浪儿，艺海无涯，谁也不敢说永远高居人上，唯我独尊，输赢之间，只要们心无愧，也就是了！”

盛浪一张黑脸挣得发紫，脖颈上筋络凸现：

“不，爹，姓君的找上门来，起始就不安好心，他笃定是抱着折侮我们的目的而至，所谓代替吉百瑞一偿夙愿，比试求教，全是场面话，半句听他不得，爹要不信，只待一朝放他生出，外头什么风言风语都能喧腾开，盛家在地头上再休想抬头了！”

盛南桥怔了好一会，才沉重的道：

“若然如此，也只好由他，武林规矩却不可废，盛家家风亦不容屈，浪儿，你不必再多说了……”

盛浪犹自不服，刚想再次力争，沉默良久的辛回天已冷冷的开了口：

“浪儿不说，我却有话要说，大哥，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我们的约定吧？”

皱着眉，盛南桥道：

“什么约定？”

辛回天提高了声调：

“我早在沧儿动手之前就同大哥说好，若是沧儿不敌对方，可得轮到我去讨教人家高招，眼下沧儿失手落败，合该我来上阵，岂能因为沧儿之败，把兄弟我的机会也一遭抹煞？”

盛南桥犹豫着道：

“这……回天，这似乎有些，有些……”

辛回天昂然道：

“大哥无须为难，真金不怕火炼，是汉子就得要闯，一时侥幸，又如何扬名立万于千秋后世？有本领不怕磨，越磨才越坚！”

转过头，他冲着君不悔咆哮：

“小子，你甭在那里装痴扮呆，闷着头不吭声，你倒是把话讲明，敢不敢与我较量？”

君不悔不由进退维谷，十分头痛，也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道：

“回辛前辈的活，晚辈这趟来乃是奉吉大叔之命，向盛前辈领高招，拜识绝学，这档子事，似乎和辛前辈不大有牵连，辛前辈硬要赐教，说起来，未免有点强人所难……”

暴笑如雷中辛回天双目怒瞪：

“你是指我多管闲事、逞强出头？你是在暗喻我以大欺小、执意显能？小子，你是这个意思么？”

君不悔亦难免心中有气，他抗声道：

“辛前辈，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你说我是什么意思，就算是什么意思吧！”

仰天狂笑，辛回天戮指如戟，遥点着君不悔的鼻端：

“君不悔，小王八蛋，如今你可是露了原形，现出真面目来啦，什么代替吉百瑞履践旧约，什么切磋技艺、讨教高招，全是一派胡言，表面文章，你实际的目的，是想挫辱盛家威名，骨子里的打算，欲待借此扬名立万，奠定你往后在江湖上的根底，这点粗浅念头，幼稚把戏，居然冠以堂皇名份，欺我得于情面，不便揭发？你惜了，君不悔，你大大的错了，我盛大哥为人方正，赋性直率，你可以欺之虚理，却是瞒不过我，很好，你想拿着我盛大哥开刀，我就先试你的刀口是否锋利！”

这一番话，极具煽动性，不但君不悔听得张口结舌，骇然无以为应，就是盛南桥，也不禁面上色变，目透寒光；人的主意，如果原来是那般单纯，中间一经歪曲，简直就找不出解释的理由来，至少，当场就能弄个措手不及，君不悔的情况，眼下正是如此，好比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盛浪乘机大叫：

“辛大叔说得没有错，狼子野心，正是人人得而诛之，大岁头上动土，到盛家祖祠撒尿，爹，你能忍，儿子们不能忍！”

盛南桥盯着君不悔，徐徐的道：

“你可真是这样打算的么？”

一听连盛南桥都有了误会，偏生朝牛角尖里钻，君不悔非仅内心激动，更有着莫大的感慨；他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憋着气道：

“回禀前辈，晚辈如有辛前辈所说的那种动机，便叫晚辈不得好死；辛前辈的说法全凭臆测，毫无根据，晚辈认为他是有意挑拨，存心相谋，以激使双方血刃互残，把场面弄到不可收拾——”

盛南桥挥手阻止怒形于色的辛回天，面容阴冷的道：

“回天是我的生死之交，如果他想这么做，则道理何在？”

君不悔也豁出去了，他昂着头道：

“道理很简单，辛前辈昧于私情，意存褊袒，企图抹煞盛沧兄的败迹，而达成目的唯一手段，便是借故置我死地，盛浪兄亦是同一个想法。只不过更加了一层乃兄受挫之后的怨愤感而已，两人同心，就形成了眼前的情势。”

这时，盛浪咬牙嘶叫：

“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是被我们拆穿阴谋诡计，交待不了，才这么含血喷人，姓君的，你好一张利口！”

第二十五章：衔命从教选胜场

原是中规中矩，名门大户的人家，只由盛浪这开口一骂，顿时就失去了那种清雅温厚的韵致，变得恁般粗野不堪，存在君不悔心里的一份敬意也立刻消灭了大半——所谓高门巨第，却调教出此等蛮横不文的后人，看来也就是表面上矫饰气派，伪营庄重，拆穿了，又和贩夫走卒有何不同？

似乎盛南桥也觉得自己儿子出言有些猖狂无状，他瞪起双眼，面有犹豫：

“浪儿，不论敌友，应对之间都该保持风度，谩骂叫嚣，足以示人浅薄

无教，此非我辈宜有的态度，处理事情有处理事情的方法，切切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才好！”

盛浪比他哥哥泼皮偏执得多，闻言之下忍不住又回顶老父几句：

“爹的教训虽然不错，但讲修养论风度也得看对什么人来，姓君的分明是心怀叵测，暗藏好计，密谋于我全家，这种阴毒小人，用得着对他客气？爹！再要让他一步，包管他就沿着鼻梁上了脸，不叫我们活啦！”

“大哥，浪儿平素可能骄横了些，但听他今日所言，却十分切实中肯，足见这孩子颇有长进，事理也看得清明，眼前的情势必须妥为解决，解决之道，浪儿和我正是一个心意！”

盛南桥明白辛回天所说的“心意”，就是欲借轮番鏖战，名为较技试艺，实则活活磨死君不悔，这种作法，固然有失公道，更损阴德，但要保住自己的声望威名，则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只是一朝做了，是否能以天衣无缝，不留后患，却要仔细盘算，兹事体大，可万万玩笑不得！

君不悔不是个傻鸟，辛回天与盛浪起的什么念头，盛南桥在沉吟考虑着哪一桩问题，他是肚里雪亮，景况演变到这等地步，他非但痛心，犹且寒心，本来名正言顺，大可彼此和气，圆满收场的一件事，只为了几个人的思想偏激，心胸狭隘，就搞成如此难以收拾的局面，而能以主断是非，明判曲直的正主儿竟亦一味混淆公正，意念游移，名家宗师，却乃这么一个气度格节，真是不说也罢！

辛回天又加重了语气：

“大哥，事不宜迟，当断则断，保百世英名，端在大哥一念之间，切切不能存妇人之仁！”

盛南桥面色凝重，默然无语，似乎尚难以下定决心。

于是，在旁噤窒了这一阵的盛沧轻咳一声，形态微带窘赧的开口道：

“爹，此时此刻，可否容孩儿略陈管见？”

盛南桥严肃的道：

“你说。”

稍一迟疑，盛沧垂着目光道：

“孩儿认为，君不悔的来意只是代表吉百瑞履践当年与爹的旧约，不会有其他恶意，否则，他大可重创孩儿于刀下，先行立威扬名，他没有这样做，足证心存仁厚，不欲结怨，为了盛家清誉，我们似不该以别种手段相谋于他……”

盛南桥缓缓的道：

“沧儿，你的意思是，就这么放他走？”盛沧低下头，像在和自己挣扎：

“君不悔既是代表吉百瑞来践当年之约，成败俱由吉百瑞名下承担，爹是刀中之圣，一门宗师，自当慨加接纳，以证长短，一则昭明天下，爹的功力造极，二则也好叫吉百瑞心服口服，绝刀艺业，果然冠于群伦！”

盛浪脱口吼叫：

“你出的好点子，万一爹败了呢？”

盛沧怒道：

“爹不会败，就是因为你对爹信心不够，在这里瞎撺掇，才使爹有了顾虑，生起犹豫，老二，你用这等手段对付人家，这不是在帮爹，是在害爹，若是将来风声传扬出去，你不想想外头会把我盛家描述得何其不堪！”

猛一挫牙，盛浪恶狠狠的道：

“我不管你怎么说，姓君的小子不配和爹动手，他敢上门砸我们招牌，就必须付出代价，有所承担，等他打败了辛大叔，打败了我，才有资格和爹较量，要想鹰越一步，那是做梦！”

盛沧忍耐着道：

“老二，我替爹挡了第一阵，是尽人子之道，如果辛大叔与你再挡第二阵，又算是什么说法？你也不怕别人批评我们以众凌寡？不怕别人暗讥爹是心存畏惧？”

盛浪迹近咆哮：

“听听你这一套，哥，你真叫孝顺，真叫明通事理，你是爹的长子，就这么来数落盛家，编排老父？天下少有胳膊肘子往外拗的人，不料今日我却发现了一个，这一个，居然竟是我的兄长，吃里扒外，莫此为甚！”

盛沧气得脸色苍白，全身簌簌而抖，他颤生生的指着自己老弟，舌头僵直：

“你你你……老二……你简直不可理喻，含血喷人……你怎能如此污蔑于我、中伤于我？莫不成我为爹说明事实，详陈利害，也错……了么？”

重重一哼，盛浪两眼望天：

“我看，你又怕是为了人家饶你一命，心存畏惧，借此感恩图报，以示巴结拉拢之意吧？”

盛沧大大晃了一晃，差点连站都站不稳了：

“你你你……”

大吼如雷，盛南桥勃然暴怒：

“一对畜生，两个忤逆，你们真正丢人现眼到了极处，这还有规矩么？互揭隐私，彼此攻讦，手足相残，兄弟阋墙，门风家誉，全叫你们败尽，不用别人来排来踩，光你二人，已经足可将盛家断送！”

盛家兄弟一见者父无名火已动，雷霆威发，不由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再吭一声，双双垂手肃立，却是都有一副委屈的表情。辛回天阴沉沉的一笑，极其冷凛的道：

“大哥，兄弟与大哥交逾半生，一心为你，拙意或称浅薄，却是要替大哥担负责任，诚尽道义，浪儿话且不论对与不对，大哥总不会以见怪吧？”

叹了口气，盛南桥道：

“回天何来此言？你的心意可感，我又何尝不明白此中得失利害，攸关至钜？只是——唉！”

辛回天生硬的道：

“大哥，恕我无状，今日之事，我一定要以我的法子来办，即便大哥因此与我割席断交，兄弟亦庶可无憾！”

摇摇头，盛南桥道：

“你言重了，回天，要知道我也有我的顾虑……”

辛回天毫不动摇的道：

“如果将来有什么风言闲语，全由我来肩承，与大哥无涉，天塌下来我先使脑袋顶着，却不能令大哥稍有损益！”

盛南桥十分感动的道：

“回天，你这又何苦？”

辛回天形容湛然，一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殉道表情：

“所谓为知己者死，如此而已！”

话说到这里，盛南桥嗒然无语，而君不悔也知道就是这么定局了——显然盛家宗师已采取了辛回天的意见，准备车轮大战啦，好一个“士为知己者死”，谁生谁死，恐怕他们早已心里有底喽！

一边，盛沧犹打算再说：

“爹，辛大叔的做法——”

猛一阵挥手，盛南桥厉烈的呵斥：

“不必多说，为父自有主张！”

盛沧的面容扭曲了一下，咬着嘴唇退到旁边，却是满眼的痛楚，满怀的无奈。君不悔苦兮兮的笑了笑，呐呐的道：

“看样子，辛前辈是非要赐教不可了……”

盛南桥没有作答，辛回天抢着道：

“没有错，是我要讨教，你小子敢接着么？”

一股火气直冲头顶，君不悔粗着声道：

“我是宁肯叫你打死，也不甘被你吓死，我这边厢忍气吞声，步步容让，前辈你却是咄咄相逼，不依不饶，就算泥菩萨也有三分土性子，前辈你如此欺人，我除了豁命一拼，实无其他选择！”

辛回天冷冷一哼，目光如刃：

“好气魄，好胆量，这才是混世闯道的模样，时辰不早，且下场子见真章！”

说着，他自己先来到场中，闲闲位立，两臂微张，姿势倒同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鹏鸟！

对于辛回天，君不悔深具戒心，先前辛回天已亮过一手，他能在君不悔与盛沧的决战关头，于恁般密集的刃锋交织里出入自若，这份功力已弥足惊人，不论他别的本事深浅，就这提纵闪腾之术，已称得上拔尖！

现在，辛回天摆出的架势又是一副振翼翔天的姿态，他虽然只是闲闲的往那里一站，给你的感觉仿佛随时他可以掠空摩云，翩飞九字，气定形闲中，流露出一种压顶的威慑力！君不悔朝前凑近几步，硬梆梆的道：

“你，你不用兵器？”

辛回天淡漠的道：

“这是我的事，不穷你操心，你要注意的是如何保你自己的命，小子，我的出手可是非常快的！”

就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糟老头子，只这么一个看似村夫的老泼皮，然而口气如此嚣张、声势这等凌人，君不悔暗里咬牙切齿，他娘，真正是孰可忍不可忍！

辛回天两臂轻展，半扬着脸又道：

“后生小子，你先出手吧！”

出手就出手，君不悔斗然挥刀，大片光焰有若一蓬繁密的冰屑雪花，兜头盖顶罩向辛回天！

于是，辛回天身形轻晃，怒矢般笔直射空，却在腾飞的一刹倒折而回，快如流光，比流光更快的是那束溜冷芒如电，暴取君不悔咽喉！

傲爷刀上扬，君不悔人向后仰，“当”的一声一把银色短剑弹飞出去，他竟被震得一个踉跄！

辛回天“呼”的贴地旋回，双脚疾蹴君不悔腰肋，君不悔刀起似一道晶莹浑厚的匹练，绕体自保，而辛回天回旋身形眨眼腾空，两抹银光已到了

君不悔的头顶！

厉吼一声，君不悔的“大屠魂”展现，当刃角刀棱于瞬间层叠四溢，当破空的嘶啸在冷焰流芒里震颤，短剑尽碎，而辛回天双臂择舞，人已变成一个幻影，一个假象，一个以不可思议的快速翻飞出的幻影与假象！

刀锋带起的寒电掣射穿织，辛回天的影子便随着光华的挥闪浮沈上下，飘荡四旋，仿佛有形无质，好像是一团棉絮——一团透明的棉絮！

这时，君不悔才知道他确然是遇上高手了，一等一的高手，什么人能以这种奇异的方法应付他的“大屠魂”？什么人可用这等出神入化的轻身术沽浮于刃锋之外？“八翼摩云”果然不同凡响！

“大屠魂”的招式甫歇，辛回天的银色短剑又如陨星的曳尾，一闪而至，这次对准的是君不悔的胸膛！

璀璨的月弧便突兀凝形，月弧里迸射着紫电精芒，那十七道骤涌的光束仿佛若十七道飞瀑，溅玉碎雪般喷刮天地，涵罩穹宇，极目所见，尽是二片森寒，一片无所不在的锋刃相连——“天泣血”！

辛回天试着以方才的伎俩周旋，却在贴近的须臾倏退，他只觉得波波的锐劲排山倒海也似当头推来，阵阵的罡气加上阵阵的狂飏塞人口鼻，竟是严丝合缝，不能沽附；一声急促的尖啸出自他的嘴里，像是硬由肺部挤压出来，“八翼摩云”一飞冲天，冲天的同时，已洒落斑斑桃红！

一侧的盛南桥颤声惊呼，如影随形般暴掠而起，半空中伸手架住辛回天腋下，在双双触地的俄顷，辛回天已是身子一软，几乎倒入盛南桥的怀里！

斜刺里一声虎吼，盛浪发了狂一样扑向君不悔，君不悔正在盘算要不要再来一记狠招，扶着辛回天的盛南桥已身形突回，暴起一脚将他儿子踢了个四仰八叉！

盛沧急忙抢近，伸手挽起乃弟，盛浪却猛然抛肩甩开他兄长的挽扶，一连蹦跳着嘶号：

“我这是犯了哪一条啦？我替爹爹效命，为长辈报仇，却是错在哪里，曲在哪里，我这样子尽心尽力，未了还挨打挨骂，落得两头不是人，真叫黑天的冤枉啊……”

盛南桥一张脸脸孔铁青，宛如刮得下一层严霜来，他“嗤”“嗤”自齿缝中出气，声音冷酷寡绝，不透半点七情六欲：

“盛浪，好儿子，你要乖乖听爹的话，不准再喧嚣胡闹；爹阻止你的孟浪全是为了你，那君不悔，你绝对不是他的敌手，如今我们已赔上两个，你还非要再加上一个不可么？”

盛浪深知父亲的个性，在他老爹用这种口气说话的时候，却是动了真怒，起了杀机，一发便不可收拾，稍有触犯违悖，就算父子之情，也可能难加抑止，他赶紧安静下来，知机识趣的缩着脑袋窝到一边。

辛回天伤得不轻，左肋间一片殷赤，血水滴滴淌落，把裤管都染红了，他却闷声不响，兀自挺着腰杆卓立，甚至不要盛南桥挽扶。

略略检视了一下辛回天的伤势，盛甫桥沉重的道：

“刀口入肉颇深，好在不曾伤及腑脏，回天，我叫两个畜生扶你进去止血上药，且先歇着，这里事情一完，我再来看你——”

摇摇头，辛回天的嗓音沙哑，语气极幽冷：

“不，大哥，我要在这里等着看结果，我也要使结果照我们的意思形成，决不能给姓君的丝毫机会；大旗不倒，相信他必无幸理！”

盛南桥苦涩的一笑：

“我会尽力——回天，你的伤可得先治！”

辛回天十分坚持：

“没有关系，伤势如何我自己知道，这点皮肉之创还要不了我的命；大哥，紧要的是收拾眼前局面，万万不能轻纵！”

盛南桥颌首道：

“我省得。”

站着发愣的君不悔猛的一机伶，不错，现在才叫时辰到了，经过这一番折腾，弄到此刻方算碰上正主儿，方算接触到目的地边缴吉大叔啊吉大叔，你老这个旧日之约，可真是难以履践！

盛南桥缓缓走近，站住，仔细盯着君不悔望了一阵，神色之间，倒像直至如今，他才把君不悔认清楚一样：

“很好，你终于如愿以偿了，君不悔，你代表吉百瑞来践行当年之约，你的对像就站在你的面前，这一刻的来临，我们都同样等待得够久了，事情迟早总该有个了断，是不是？”

君不悔吞着口水嗫嚅着道：

“我很抱歉，前辈，我真的很抱歉……”

盛南桥冷漠的道：

“强者生存，弱者淘汰，这本来就是一个争命斗狠的人间世，存亡端赖实力的厚薄，没有巧妙，没有玄虚，所以，也不必抱歉！”

君不悔吃惊的道：

“前辈，这件事，前辈恐怕有了误解！”

盛南桥严酷的道：

“不是我有误解，约莫是你不曾把问题的性质弄清楚！”

君不悔忙道：

“前辈，晚辈受命来此，只是斗胆求教前辈，在技艺上做个印证，并非搏生斗死，寻仇启衅，这其间大有差别，前辈务须体谅才是……”

盛南桥唇角噙着一抹森冷的笑，语调僵硬的道：

“这是你的解释，我却并非如此认定，君不悔，你打算折我的名望光你的脸面，更替吉百瑞扬眉吐气，这已犯了武林大忌，违了江湖传规，是决不可容忍之事，道上豪门，保名如同保命，不以生死争之，何得以保？再说——”他又一指那边脸黄加蜡，血染重衣的辛回天，接着道：

“你业已开戒见血，伤了我的好友，你创始在先，我自可跟进于后，切磋武功也好，索债雪耻亦罢，今天若是不分存亡，断不甘休！”

第二十六章：猜透人情冷透心

君不悔忽然涌起一阵悲哀的感触，他不知道是为自己悲哀还是替盛南桥悲哀，这些前辈，这些先贤，这些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的高人奇士，临到利害攸关的紧要时节，立刻就会态度大变，本性流露，说什么谦怀和蔼，提什么宽宏大量，完全是一片虚伪，半调子儒雅。

忍住肠胃间的翻腾，他非常平淡的道：

“前辈，晚辈来意，已再三剖心以陈，信与不信，全在前辈睿智之间，至于辛前辈受伤流血，并非晚辈执意加害，乃是辛前辈相逼太甚，屡施杀着，晚辈若不豁力抗拒，便难以周全，白刃交对，又是性命为搏，谁也不敢稍存退让，晚辈伤了辛前辈固是不该，但辛前辈如伤了晚辈，则前辈又怎么说？”

盛南桥大声道：

“那是怪你学艺不精，自取其辱！”

君不悔眼下肌肉跳了跳：

“既然这么解释，反过来也是一样；公平较斗，总有胜负，希望二位前辈亦能看开，勿以莫须有之罪名相责！”

盛南桥怒极反笑，喉头带着呼呼的低喘：

“你很会狡辩，很懂得推卸之术，但今天任你舌灿莲花，亦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推托不了你应担负的责任！”

君不悔已经准备拼死一战，心情反而平静下来，横竖不过刀头见血，好歹只是性命交关，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可含糊的，他放松脸部紧绷的肤颜，居然能够侃侃而谈：

“前辈，从我一进门，就表明了此来的目的，承蒙前辈惠见，我十分感激，在府上各位的议决下，先是令大少君代替前辈出阵，我幸而小胜。继由不相关的辛前辈咄咄逼战，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算是试手吧，大少君试过了，继而辛前辈，两番轮回，岂不嫌多？我虽同意由辛前辈接第一场，大少君就不抢在前头，大少君既下了场，辛前辈便不应二度挑斗，现在我——受教竣事，前辈又跟着出战，更将一项错不在我的帽子扣上我头顶，其中理之曲直，前辈自然心里有数……”

盛南桥当然心里有数，只不过事到如今，不但要护名，更且要护友，任什么曲直也顾不各了；他形态阴沉，语调僵寒的道：

“不管怎么说，君不悔，你是这一切祸患的罪魁，你是始作俑者，所以，在较技论艺之外，我们双方都必须搭上点缀头，血也好，命亦罢，且看彼此的造化了！”

君不悔苦着脸道：

“前辈，这可是你逼着我这么做，并非我的本意——”

盛南桥冷然道：

“如若你的本事够好，这应该正中下怀才对，除了挫败我，犹能带点足资纪念的成果回去，吉百瑞岂不益发大乐？”

敌了敌发干的嘴唇，君不悔吃力的道：

“晚辈候教了……”

盛南桥斜走一步，只是跨了这么一步，那把挣亮透寒的鬼头刀已不知从什么地方变了出来，他随手轻晃，便如圈圈水中涟漪般扩散出波波光弧，刀在他掌握之中，似是能随心所欲的挥洒出万种火光、千般林泉！

又吞了口唾沫，君不悔显得有些紧张，他的傲爷刀正举当胸，双目不敢稍瞬的凝视着对方，几几手连呼吸都屏住了。

盛南桥静静的握着刀，静静的站立不动，意态悠闲安详，但在那种毫不亢烈的架势中，却散发着强烈的酷厉气息；淡淡的花香依然，周遭的景致柔婉，却再也没有先前所盈育的平和互谅味道……

君不悔全神贯注，力透四肢百骸，在这一触即发的等待前夕，他好像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听得到血液在体内的奔流声，甚至，他也能感应心底的

呐喊，手上傲爷刀的颤动，傲爷刀似乎是在向他细语，呢呢喃喃的抚慰着他震悸的情绪。

手心在出汗，君不悔握刀的五指骨节突凸，隐泛青白，而刀柄在冷硬中仿佛透出一股柔柔的温热，温热传进他的身躯，人和刀便宛似连成一体了。

盛南桥还是没有动，还是从容的站立原地，像在等待什么。

等待什么呢？

君不悔纳闷的思忖着；小心翼翼的缓慢透出一口气——

刀就来了，访若它原本就指着君不悔小腹的部位。

足尖点地，君不悔暴退三尺，“大屠魂”立时展现！

盛南桥根本不闪不躲，他的鬼头刀炫耀之下宛似在虚空中雕刻出各种各形的晶体，有成排的钻菱，有浑圆的弧月，有掠尽的星角，也有疾矢般的雨芒，这些旋掣纵横的晶体，迎向君不悔的锋山刃流，配衬着迸溅四散的冷焰火花，盛南桥连攻连进，君不悔却节节退到七步之外：

带伤观战的辛回天忍不住大声喝彩：

“好！”

盛沧盛浪兄弟虽不敢随便吆喝，却也不禁喜形于色，精神大振，只这一较手，功力深浅已显出，到底姜是老的辣啊！

于是，君不悔的“天泣血”跟着出手，十六道虹光宛如十六条决堤的长河，怒涛奔浪，聚而又散，青蓝色的光华像是涵盖天地，极目所见，尽是那般茫然一片了。

盛南桥一样不曾做退避的打算，鬼头刀刹时卷起寒波似云，锋刃闪腾流电如带，在浑厚精亮的莹彩层叠下反迎而上，而风雷之声隐云九天，气势之凶盛，劲力之沉猛简直无可比拟：

君不悔的身形不住摇晃，脚步走斜，手上的傲爷刀弹跳晃荡，似乎随时都有脱手飞去的可能，他大口大口的喘息着，这种天气，居然已经汗透重袍！辛回天猛一拍手，大叫道：

“再有一击，大哥，即省百年之忧！”

盛家兄弟更是兴奋，盛沧还勉强沉得住气，只是满面欣喜之色，盛浪差一点就手舞足蹈起来，雀跃之情，近乎忘形！

于是，盛南桥忽然步法倏变；以不可言喻的快速围绕着君不悔四周旋转，由于他的动作太快，看上去仿佛只是一团模糊的影子在飞旋，又似几十个身形在环接，就在这样的回绕中，刀出又闪，宛同暴雨狂雪！

这一式刀法，是盛南桥最最精湛的绝技杀着，名叫“千魂人家”，出招以来，向不失手，虽未取足千魂，却也埋葬不少活人了！

当然，盛南桥已经不打算让这个挑战者活着回去，他要斩草除根，一了百了，“千魂人家”展现之下，又何在乎多添一缕冤魂？

君不悔身临其境，顿时彻悟人家不是说着玩的，这一次，是真想要他的命了！

在那鬼魅般飘忽的影子旋回下，在来自四面八方的锋芒交汇里，君不悔蓦地立定不动，将他全部的神，全部的意志集中一点，再将全部的力道聚于双臂，由双臂贯注于刀身，尤其加上他全部的祈祷，碎然平刺而出——像是一道从穹幽劈落，盘古开天的巨大雷电，像是一抹启人混沌，照亮心灵的神光，更似果报的诅咒，创世前灭绝的烈焰轰腾于一刹，一刀刺出，风云色变、地动山摇！

“大天刃”吉百瑞曾将他浸淫大半生的刀上心得撷其精华聚成三招绝式，这三招刀法，亦是所有刀法的巧妙总汇，虽千变万化，不离万流归宗；三招绝式各有名称，叫做“大屠魂”、“天位血”，然后，就是他现在施展的“刃无还”，三招相较，自然是一招比一招凶狠，一招比一招寡敌，到了“刃无还”，也就真是刃出之后，或是敌不还，或是己不还了！

回旋的身影淬然停顿，由几十个幻象回现为漫空的寒彩亦立时消散，只剑下盛南桥一声折制的闷哼，这位刀中之圣身形斜偏，在沾地瞬息又的摇立而起，这一挺身，却带得脚步踉跄，噤、噤、噤倒退出好几步远！

殷红的鲜血自盛南桥肩头滴落，坠在青石板的地面，滩散成一朵朵暗赤的血花，不艳丽，不刺眼，是一团团，他抬抬腿，示意两个儿子站起来，接着才吁了一口气：

“只是肩膀上受了点伤，一刀之割，老皮绽裂些许而已，不严重……”

虽是一刀之割，虽仅老皮绽裂些许而已，然则这一刀却不啻割在他的心肝，他的灵魄之上，这一刀，分清了胜负强弱，判明了修为深浅，审断出一宗十几年不曾了结的悬案，更砍缺了他半世的英名美誉，一刀之割，终生难弥！

辛回天的双目凸瞪，光芒如血，他咬着牙道：

“这一刀，就要姓君的拿命来填！”

盛南桥沉沉的道：

“不急，回天，不急；事情并未终结，我们且看是否仍有目转余地……”

对面，君不悔默默站立不动；他没有受伤，但身上衣袍却有七处裂口——这七处裂口，自然是盛南桥的杰作，可是他们双方都明白，这决不是盛南桥有心留情，或执意相饶，乃是彼此问功力较试，盛南桥只，能做到划破敌人的衣袍的限度而已，正如同君不悔的倾力攻击，亦仅能伤到对方肩头一样，这一场拼战，是谁也没有让谁，谁亦不曾有所保留，大家全豁上了！

盛家兄弟分别站立起来，盛沧眼含痛泪，啼嘘无语，盛浪却是满面激愤，不克自己，兄弟二人神情不同，有一点却无二致——皆是一副要替老父拼命报仇的形态！

辛回天目注君不悔，嘴已在对盛南桥说话，声音非常细微：

“大哥，你的心意与我正同，为了太哥的名声威望，此子断不可留，但是，还要大哥看得开，拉得下脸来才能成事！”

盛南桥的声音含混：

“你是说……”

屋晓得自己这位大哥是明知故问，事到如今，也不由辛回天不担起这副担子来，他轻咳一声，用一种迫不得已的口气道：

“姓君的刀法颇为阴狠，且有独到之处，连大哥在内，我们业已三战三败，大哥和我还挂了彩，照这情形看，以一对一我们都不是敌手，然则，以四对一则绝对稳操胜算，只要大哥肯破除情面，暂时忘却武林传规，我们四个并肩子上，包管能把姓君的摆平！”

盛南桥双目半开，怔忡不语，眉宇却深锁着——他不是不好意思这么做，老脸已破，还有什么可顾忌的？他只是在考虑，成功与不成功的后果该如何收场？

辛回天又小声道：

“事不宜迟，夜长梦多，大哥，为了确保你我百年英名，已顾不得其他，

好歹毒上这一遭，便永绝后患，不虑张扬！”

旁边的盛浪也急切的道：

“爹，你老人家要当机立断，眼下除了辛大叔所说的话，再无良策，时机稍纵即逝，爹要快拿主意，一待姓君的破围而出，就再也封不上他的嘴了！”

辛回天紧迫的问：

“大哥，我们上——”

盛南桥闭闭眼睛，几乎不易察觉的点了点头。

辛回天正向盛家兄弟示意准备动手，回廊折角处已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人影映现，乃是四五个健仆丫鬟簇拥着两位女子，一个是满头华发，富态的老妇，另一个青丝如云，体态轻盈，面貌更是姣好端秀一说来不是外人，竟是已与君不悔腰违多日的方若丽！

一行人匆匆来近，那老妇面露惊慌焦灼之色，未达阶口，已抢越两步，口里在颤生生的呼喊：

“沧儿，浪儿，你们的爹与辛大叔怎么说叫人伤了？伤得重不重？可把我急坏啦！”

盛沧盛浪兄弟不得不赶忙迎前，将母亲扶住，盛沧表情尴尬的道：

“不关紧，娘，爹和辛大叔只是受了点小伤，没什么大不了的……”

盛者夫人不由连连跺脚叹息，目光四转：

“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火爆脾气，什么天大的事不能平心解决，非得动刀动枪不可？伤了别人或伤了自己，都不是戏耍得的！”

盛浪扶着老娘的手臂，却不让人过去：

“娘，你老放心，不会有什么事，这里的问题爹与孩儿们自当快快了结，娘还是请回吧……”

盛老夫人一抛手道：

“不行，已经闹得血糊淋漓的了，你犹敢诓我没有事？怎么才叫有事？还非得出了人命方肯罢休？你两个别拦我，我一定要问问清楚！”

板着一张面孔的盛南桥这时不得不开口了，他干咳一声，故意把嗓音放重，以增威严：

“老太婆，是什么人多嘴快舌跑到你跟前传这些谈话？这是男人的事，妇道人家不明就里，休要纠缠搅搅，你们且先进去，等一歇我自会将这来龙去脉给你说个明白！”

盛老夫人却不吃这一套，她一见盛南桥半肩染血，面色透黄，忍不住机伶伶的一哆嗦，跟着号出声来：

“我的皇天，老夫子呀，你看看你这副熊样，一肩挂的血，满脸染着灰青，眼瞅着和个死人只差了那么一口气，可恨犹自逞强，风干的鸭子偏是硬嘴；老头子啊，你这大岁数，先求的是个颐养天年，百事和泰，次求的是个无灾无病，谋个善终，你却哪一桩都不想，哪一样都不顾，端端要去卖狠使狂，表那血气之勇，老头子，你如今的年纪可比不得往昔，我更不稀罕你在我面前扮好汉、称英雄，数十载血肉江湖，我看怕了，过腻了，你还和什么后生小辈争什么强弱，较什么长短？莫不成越活越回去了！”

盛南桥吃老妻这不管人前人后的一顿数落，难免脸上挂不住，他大喝一声，厉色道：

“你是怎么了？叫你进去就进去，少在这里同我罗嗦，如何做人处事，我自有主张，岂容得妻妾干涉！”

盛老夫人平素里似乎不怎么含糊她这位身怀绝技的老公，因此任是盛南桥面如秋霜，发雷霆之威，她也毫无畏怯退缩的打算，反倒冲前几步，一手叉腰，一手差点指上丈夫的鼻尖：

“老不死的，你以为摆出这副脸色给我看就吓着我了？你尽早给我收回去，别人怕你那把破刀，我老婆子连正眼都不屑瞧，你砍龙砍虎，莫非还敢沾我一根毛？怎么着？你横了心要作死，我拦你劝你尚且错了？你不想要命，我们这一大家口却还不打谱做那寡妇孤儿！”

盛南桥气得竖眉突目，额暴青筋，却真正是奈何不得他的浑家，盛沧与盛浪兄全窝在一边，只剩下好言央劝的份，甚至连一向跋扈狂妄的辛回天，亦闷声不响，鼓不起胆量帮腔，形势竟闹得十分窘迫。

另一侧，君不悔怔怔的望着方若丽，方若丽也愕然瞪着君不悔，两个人都极为意外，极感突兀，此情此境，怎会相遇于这么一个绝对设想不到的地方？盛老夫人又在气哼哼的问话：

“老不死，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为了什么原因和人家动手，对方又是何方神圣？你们几个僵在此地又有什么打算？俗语道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但凡有一方让步，事情也闹不起来，看眼前光景，你们这几个像是有火并硬豁的意思？”

盛沧在旁低声下气的道：

“娘，你老少操这份闲心吧，一切自有爹来作主，包管出不了岔……”

重重一哼，盛老夫人叱道：

“你们父子三人一个鼻孔出气，我不听这些，叫你爹给我回话！”

盛南桥僵着脸孔，忍着窝囊，憋住心头一口闷火，直直板板的道：

“好，你要问，我就给你说分明，只不过在你知道事情始末之后，不要再横阻竖拦，也好叫我们放开手解决问题！”他浑家亦非等闲，先不答应什么，只催促着道：

“我这里听着——你倒是快说呀！”

盛南桥僵硬的道：

“多年以前，武林中有个擅长使刀的名家，号称‘大天刃’，名叫吉百瑞，大概你不会忘记这个人吧？”

盛老夫人惊讶的道：

“他不是曾经约斗过你吗？后来却又失约未到，下落不明，好些日子没有他的消息啦，怎么着？眼下的事可与吉百瑞有牵连？”

盛南桥大声道：

“姓吉的当年之所以失约，乃是因为遭人暗算，功力尽失之故，但他找我比试的念头却一直耿耿于怀，从未稍忘，他本人虽然难偿夙愿，却处心积虑调教出一个衣钵传人，于是隔多年的今天寻上门来要欲同我比手过招——”

盛老夫人朝着君不悔一撇嘴：

“就是那个看起来木纳老实的后生？”

“木纳老实”四字入耳，盛南桥心里就是一阵不舒服，他冷冷哼了一声，双眼翻动：

“人不可貌相，老婆子，老实不老实岂是单凭一眼的印象？这小子玩起刀来风急云变，流血割肉如同家常，心狠手辣得紧，你看看回天，再瞅瞅我，就全是这小子刀下杰作，木纳老实的角色会这么歹毒凶残？”

盛老夫人愣了片歇，才低声道：

“老头子，你是说……连你和回天都不是他的对手？”

老脸一热，盛南桥却又不能不承认这铁铸的事实，他扁着嘴唇，显得相当吃力的道：

“若是我们赢了，会是这副德性？”

靠近了些，盛老夫人道：

“既分胜负，你们双方仍然僵持原处，又是个什么意思？”

微微一窒，盛南桥含混的道：

“我们是防范那小子不存好心，借着赢家气焰，另有企图……”

盛老夫人一愣之下立时怒道：

“杀人不过头点地，较技试艺，争的是一个高低，搏的是一个强弱，赢就赢了，输也认了，居然还这么不甘不休，赶尽杀绝？我倒要问问他，那吉百瑞是如何调教他，吩咐他的？给了鼻子长了脸不是？莫非真认为我们盛家就这么好吃好欺，能以任人宰割！”

憋了老久的辛回天，节骨眼上搭了一句：

“是，大嫂，这叫是可忍孰不可忍！”

盛老夫人愤然道：

“待我来问他，是不是争了名还想要命？若这是吉百瑞的意思，我就叫吉百瑞永世不能做人，如是这后生自己的主张，我盛家上下一十九条性命便摆在这里，看他如何收了去！”

一边的盛浪知道这一问很可能便会露出马脚，他赶忙拦着道：

“娘不必问了，这姓君的正是安着这么一条狠心，妄图将我盛家大小斩草除根，鸡犬不留，此等冷血之辈，何须与他徒费唇舌？围而歼之，最为快当！”

盛老夫人肥胖的两腮往上吊紧，眼皮下的肌肉不住跳动，声音亦变得尖锐了：

“倒是看不出，表面上这么一个敦敦厚厚的小伙子，却偏有一副蛇蝎心肝，他伤了你爹与辛大叔，原是较技之后的惯常结果，我本已不打算追究，以免仇怨越深，更落人一个输不起的话柄，然而此子竟不以挫人名声、扬己锋芒为满足，犹待进一步流血残命，这种不留余地的恶毒心态，却是断断不可原谅，他要欺盛家无人，我就要他知道他算什么三头六臂！”

盛浪暗中高兴，表面上仍然一派委屈之状：

“娘说得是，姓君的虎狼其性，决非善类，若不抑止他的凶焰，则血刃之下，我等何得幸免？不是我们嗜血好斗，这乃是保命自卫的唯一手段啊……”

辛回天紧接着道：

“大嫂且请回避，此处之事，大哥与我、沧浪两儿自有担当，必对大嫂有以交待！”

盛老夫人狠狠瞪了君不悔两眼，气恼之中还带着几分婉惜：

“真想不到，卖相如此憨厚的一个年轻人，居然是一尊凶神！”

说着，她无声的叹了口气，正待朝回转，廊阶上，方若丽突然开了口。

“大娘，侄女的意思，大娘何妨问问那姓君的是否确实有这个赶尽杀绝的打算？断事判情，不该只听一面之词，总要两边查询过方称公允，直到如今，人家姓君的还不曾说过一句话呢……”

刚刚准备挪步的盛老夫人，闻言之下先是怔了怔，接着又频频点头，连声道：

“有道理，小丽，你说得有道理，那小伙子可不是没开过口？我差一点就疏忽了，对，好歹我也该亲自问个明白，他要真要有这种恶毒存心。便是生死自找，怨不得我们——”

方若丽目光只盯在盛老夫人脸上，不敢稍稍移动：“反过来说，大娘，姓君的如果并没有这样的意图，就不能冤屈了人家，也正好借此化干戈为玉帛，双方鸣金收兵，求个吉祥和气，皆大欢喜！”

盛老夫人笑道：

“乖小丽，你出的主意真叫好，我这就来问问明白

就因为方若丽临时插进这么几句话。使得整个形势大变，气氛也立趋缓和，从盛南桥以次，盛沧还能保持从容，辛回天与盛浪不禁脸都绿了，连盛甫桥亦深深皱起了眉头，意含责怪的瞪着方若丽。

盛老夫人回走几步，尚及发话，盛浪已往他老娘面前一站，却怒冲冲的朝着方若丽喝叫：

“小丽，你算怎么回事？你是吃错药了还是怎的？姓君的与你非亲非故，你凭什么帮着他说话？胳膊肘子往外拗也不是这么拗法！”

方若丽不气不恼，只陪着笑，婉婉柔柔的道：

“盛二哥，你千万别误会，我这样做，全是为了大家好，这个人如若有心逞凶，等他亲口表明，我们杀之无憾，今后谁也不能说长论短，给我们按帽子，万一他没有这种心思，就犯不上大起干戈，亦可避免双方可能的伤亡，两全其美的事，又为什么不做呢？”

盛浪怒火暴升，粗厉的咆哮：

“根本不用多此一举，还有什么好问的，我们的判断决不会错，只有歼杀姓君的才是唯一自保之途，其他全叫扯淡！”

这一喧闹，把个盛老夫人惹毛了，她面孔一沉，嗓门都变了调：

“小畜牲，你红口白牙在吐些什么浑话？为娘要分个清白，问明底蕴，把事情曲直作个论断，一则不让你们父子背上以众欺寡，血手逞凶的骂名，二则说不定可以消弥争瑞，止息杀伐，这一番苦心，难道你叫做扯淡？辛而是小丽提醒了我，才使我想到这步棋不能不走，光凭一面之词下定论，确难算公允，小丽的话很有道理，你冲着人家叫嚣什么？简直毫无教养，莫名其妙！”

盛浪黑脸泛赤，犹自争辩：

“娘，这怎么能怪我？原本定规好的做法，小丽却插进来瞎搅合，口气偏又向着外人，这不是窝里反么？她——”

盛老夫人连老公的帐都不买，儿子则更不在话下，她猛一把推开了盛浪，发起主母的雌威来：

“住口，给我滚到一边去，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我老太婆不哑不瞎，更不是白痴，怎么一码事我自己辨得出，你这畜牲再要多嘴，我便家法侍候，到时别怨为娘的不给你留脸面！”

于是，盛沧暗扯了乃弟的衣角，抛了个眼色，盛浪这才悻悻退下，一边嘴皮翁动，不知在嘀咕些什么。

事到如今，连盛南桥都不能再加拦阻，辛回天就益发没有辙了，他深知自己这位大嫂外和内刚的脾气，不动无名便罢，一朝真个起了性子，什么

麻烦都敢担当，而且没有了断决不甘休；盛南桥表面是一家之主，威严十足，遇到节骨眼上的事，却也不得不听他老婆几分，盛南桥皆是如此，他做兄弟的还有什么皮调？

第二十七章：持其理毋暴其气

盛老夫人走前几步，清了清嗓子，丰腴的一张满月脸上却是毫无笑容：她上下端详过君不悔，口气带着几分僵硬：

“你说，你是叫君什么来着？”

君不悔微微躬身，不亢不卑的道：

“在下君不悔。”

盛老夫人“嗯”了一声，吊起双眼道：

“方才，你也听到我们家的人说的话啦，说是你打谱乘着拔旗夺魁余威，把心一横，要对我们盛家人来个赶尽杀绝，鸡犬不留？”

君不悔神情异常端肃的道：

“上有天，下有地，老夫人，我君不悔可以对着天地发誓，若是我有一星半点这样的恶念，便叫雷电殛之，神人诛之，这种莫名其妙的企图，我连想也没想过！”

盛老夫人重重的问：

“此言当真？”

君不悔正色道：

“老夫人，在下所陈，句句全是实情，请老夫人明鉴——如果在下有意逞凶，为什么却一直站在这里不采取行动？为什么任凭府上诸位再三污蔑并无答辩申诉？”

盛老夫人仔细的道：

“你倒告诉我，为的是什么？”君不悔极其诚恳的道：

“在下至今未曾施以横暴，乃表示在下根本无此居心，在下既然无此居心，则事实胜于雄辩，又何须加以争论？在下默而以息。府上诸位却不依不饶，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之意，群舌滔滔，皆是欲加之罪，还望老夫人洞察秋毫，勿使鲜血溅流于误解或栽诬！”

盛老夫人寻思片刻，又道：

“如你所说，则为何事毕之后，你仍未离去？”

君不悔苦笑道：

“府上诸位环伺四方，去路已绝，若将强闯，必得动武见血，就是基于此项考虑，在下才再三容忍，不便突围。”

盛老夫人头也不回的提高了声音：

“沧儿，这君不悔所说，可是实情？”

盛沧目光垂注地面，脸上表情复杂，迟迟疑疑好半晌没有答出话来，盛浪怒瞪了他兄长一眼，抢着道：

“一派胡言，完全是昧心之论，你老人家休要听他瞎扯混论——”

盛老夫人怒道：

“我不是问你，你少给我罗嗦，沧儿，你是怎么啦？莫不成碍着谁吓得

你变聋变哑了？为娘在问你的话，你没听到？”

憋了这一阵的盛南桥，闻得浑家语中带刺，老脸上难免有些挂不住，他干咳一声，沉沉的道：

“老太婆，你也不是包青天，难道说还真要把咱们家的侧院当成皇公堂，在这里铁面断案？牝鸡司晨，最是逾份逾矩，你管的事未免多了点吧？”

哼了哼，盛老夫人毫不客气的给老公顶了回去：

“做什么总该有个道理，分个是非，若是为了你们爷儿三好的事，就更要清楚明辩，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不仁不义的恶名，你们父子着想抢着顶，我老婆子还不乐意，盛家犹待传宗接代，延世子孙，可不能叫别人在背后点破了衣裳！”

盛南桥气得重重一跺脚，却好半时反不上话来，只背着双手到一边，呼吸粗浊得宛如在拉风箱。

盛老夫人恍同不见，又提高了嗓门：

“沧儿——”

疾步趋前，盛沧面庞泛白，神态惶然，期期艾艾的回应：

“娘，孩儿在……”

盛老夫人吊着脸道：

“为娘还在等你回话呢。”

暗里咬咬牙，盛沧被逼不过，只有硬着头皮道：

“是，娘，那君不侮说的，多半是实情……”

盛老夫人毫不放松，紧接着问：

“那么，不是实情的又是哪些话？”

窒噎片歇，盛沧的白脸又透了赤，他仿佛在和自己挣扎：

“娘，儿的意思是，君不侮所言，全是实情……”

沉默了一下，盛老夫人才道：

“这样说来，是人家并没有包藏祸心了？”

艰辛的吞了口唾沫，盛沧呐呐的道：

“至少，表面上是没有，也不曾有此暗示……”

点点头，盛老夫人道：

“是咱们家的人拦着人家，不让人家走，也是咱们家的人，想找个借口把姓君的处置在这里？”

唇角连连抽搐，盛沧低头死盯着自己的鞋尖，喉间更像梗塞着什么：

“回娘的话，这不是儿子的主意。”

冷冷一笑，盛老夫人道：

“我知道是谁的主意，可恨你老子平时威风八面，翻云覆雨，偏生耳根子软，经不得几番撺掇，就天晕地暗摸不清东西南北了，也不寻思寻思，人家的点子对不对？未了是待送他上高台抑或下阴沟！”

真是大框框套着小框框——画（话）中的画（话），明着数落盛南桥，暗里却指责辛回天，辛回天饱经世故，多历风霜，老嫂子的意思如何体味不出？他的容颜不禁十分难看，却强自按捺着，闷不吭声。盛南桥到底过意不去，帮着老友开腔道：

“你也不必指桑骂槐，这件事怪不得回天不平，后生小辈，居然目中无人，胆大包天，明着上门叫阵，这还成个规矩么？痛加惩罚，严为处置，此例一开，将来人人皆可仗艺启端，个个全来要求比试，咱们还有安宁日子过

么？杀一儆百，才是断绝后患的良策，回天是为了我盛家打算，不能错责于他！”

盛老夫人板着脸道：

“不管回天是个什么心思，却也不该失了原则，混淆情理，老头子，我只问你一句，人家君不悔是不是代表吉百瑞前来以礼求见，按仪讨教？”

盛南桥略为犹豫，相当勉强的承认了：

“不错。”

盛老夫人又道：

“你也答允君不悔的比试要求？”

盛南桥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只有更勉强的颌首道：

“我答允了。”

不知怎的，盛沧突然起了一股冲动，脱口接上来道：

“娘，爹还说过君不悔是个知情达理的后生，说人家以礼求教，我们就该以礼待之，并且夸奖君不悔虚怀若谷，冲和自抑，不愧是吉百瑞的衣钵传人；儿子在败了头一阵以后，爹还训勉儿子要以此自惕，低厉奋发，苦学不倦，将来才有功成名就的日子，打根本上说，爹对君不悔最初的印象应是很不错的……”

盛老夫人冷冷的道：

“后来怎么就变了？”

盛沧鼓起勇气道：

“怕是盛家连遭挫败，传扬出去有损爹的威望……”

盛老夫人火辣的道：

“便为了这点虚名之累，就打算杀人灭口？”

盛沧不敢再说，垂手退后两步：

“娘亲明鉴。”

这时，盛南桥神情古怪的瞪视着自己的儿子，不是愤怒，不是怨恨，亦不是颜面受损后的那种羞恼，他怔怔的望着盛沧，眸心眼底，似乎有许多颖悟，许多感触，许多他以前不很了解而现在却豁然贯能的意念，于是，他深深长叹，盛沧冲着老父“扑通”跪下，以额碰地：

“爹，爹，孩儿不是有意触犯你老人家，更不敢与爹背道而行，只是……只是孩儿有话存心，如梗在喉，不得不说，不得不据实而陈啊……”

一侧的盛浪破口大骂：

“不孝的东西，爹算是白疼你几十年，你竟敢如此忤逆于爹，也不怕天打雷劈？真正吃里扒外，数典忘祖！”

忽然，盛南桥暴叱如雷：

“浪儿住口！”

就在盛浪“黑瞎子拉油碾——出力赚了个熊”的一愕里，盛南桥大步向前，一把将盛沧扯起，面对面的正视儿子，盛沧愧赦的不敢抬头，盛南桥却扶着他的双肩，流露出少见的慈父情怀，有些伤感，又竟恁般的和蔼宽慰：

“沧儿，不必难过，也不必自责，为父了解你，自小你就是这样，仁厚、明理，富正义感，但凡认为不平之事，你从不苟且徇私，默而以息，你总要说，总要求个曲直，爹知道你要分辩的只乃是非，不是要悖逆亲情；沧儿，今天你的做法没有错，或者时机不算拿捏得很好，你的本心本意却已经表露，你是个善良的孩子，沧儿，但为父亦非狠毒，你娘说得对，虚名所累，要看

得开它，谈何容易？爹的行径虽然略嫌自私，亦是为了盛家名声打算，想你多少体谅为父苦衷一二吧？”

盛沧双眼发红，语声哽咽：

“爹，爹啊……”

盛老夫人吁了口气，大声道：

“老头子，算你见机得快，心眼儿尚称活络，不曾硬朝牛角尖里钻，否则真要害死人啦，这档子事，就此拉倒吧？”

盛南桥沉重的道：

“回天，请你谅解，妻儿所见，亦非无理，我们兄弟就多少委屈点吧。”

辛回天面无表情的道：

“全凭大哥做主便是。”

这时，盛老夫人又对君不悔道：

“我们这样子做个交待，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君不悔抱拳当胸，形色谨敬：

“多蒙老夫人仗义执言，大少君体恤宽谅，得免一劫，在下感激不尽，永志于心。”

盛老夫人淡淡的道：

“你也不用客气，是非原就不能蒙混，有此结局，相信你亦应该满意了，君不悔，恕我们不留大驾，尚请自便。”

欠欠身，君不悔道：

“就此告辞，再谢老夫人周全——”

直起身来，他的视线与廊阶上的方若丽相触，方若丽的目光中有一股似笑非笑，带着几分娇嗔味，同时，好像在给他传递一种信号，一种他自认可以领悟的信号。

等到出了盛家大门，君不悔才算放下心头那块大石；一路上没有人拦阻他，也没有再生任何伎节，就这么安稳的走了出来，送他出门的，还是原先那个仆人，以及盛家上下无数双神色错杂的眼睛。

当然，在未后的一段反应里，盛府诸人的态度未免有些冷漠生涩，但君不悔却不以为怪，也不以为件，在把人家一个大好宅第扰乱成这等模样，又历经动武流血之后，再有涵养的居停亦无从故示亲切友善起，能不恶言相向，怒目以对，业已算是上上大吉啦。

走下门阶，君不悔不由略显犹豫，刚才方若丽那一瞥里，她明是有所暗示，他认为这暗示乃是要他稍候见面之意，但在哪儿稍候见面呢？总不能就在盛家门前，亦不会在街巷之间，四处张望，他干脆来到对面一户人家的院墙转折处，倚在壁角端候玉人驾临。

这片刻里，他的心情很宁静，宁静得脑海中只是一片空白，并没有等候多久，君不悔尚未看到方若丽，却先闻到那股子淡雅又纯净的芬芳，馨香一阵，方若丽才气吁吁的转了过来，正在满脸焦急的引颈探寻——

君不悔赶紧直起腰身，冲着人家美娇娘咧嘴一笑，又想拱手又待作揖，忙乱中却只双手舞动，竟像做势欲攫的功架，倒是吓了方若丽一跳！

待弄清君不悔的意思，方若丽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她走过来一把拉住君不悔的左腕，低促的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君不悔唯唯诺诺，随在方若丽后面亦步亦趋，没有三转两转，来到一

磨围墙坍塌，满眼荒芜的废园边，也不知是哪年哪月，什么人家弃置的宝居，瞧那花亭水榭，假山残颓不堪，却仍留有当年巧雅华丽的痕迹，只是如今人去楼空，竟变得恁般被凄然，难得方若丽怎么会找到这么一处所在，却确实是适宜说话的“地方”。

拉着君不悔走到园中凉阁里，方若丽也不管石凳上满布泥尘，先按着君不悔坐下，自己也打横落坐，她且不开口，两眼定定的凝视着君不悔，宛如要在君不悔的脸庞上找回这一阵子失落的辰光，要在君不悔的双瞳底搜寻可能隐藏着的什么私密。

被方若丽这一阵细瞧，瞧得君不悔心头忐忑，面孔发烫，觉得有股说不出的扭妮与尴尬，他陪着笑，不知怎的舌头竟有些打转：

“呃，小丽，可有些日子不见了，这一阵还好吧？”

方若丽冷冷哼了一声，扬起眉梢：

“我们的大英雄，大勇士，你也知道你已不告而别好多天啦？从你突然失踪的那一日起，你晓不晓得把我们全家上下急成了什么样子？不但家里所有的人手都派出去寻找你，爹更到处托朋友，央关系，请他们务必帮着留意查访，这边厢闹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却万不料你老兄居然悠哉游哉，提着我的刀片子上上了‘顺安府’，更偏偏找到我盛家怕伯家门口堂皇叫起你来，你，你真会触大伙的霉头啊！”

君不悔苦笑着道：

“小丽，老实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会出现在盛南桥家里，至于你与盛家尚有渊源，对我而言，越发是没边没底的事，天下哪来这么些巧合？我要求教的对象刚好又是你们家的亲友？然则事实硬是如此，这，这岂非机缘拢凑得太也不幸？”方若丽悻悻的道：

“你就不会多用用脑筋？我早就向你说过，爹在‘顺安府’有一位名头极大的好朋友，又有钱又有势，我还提起哪一天带你到他家去住些日子，不但可以吃饱逛足，捞几文零花银子亦不在话下；我一再点明了，你却听不入耳，不把我的话往脑子里记，现在可不又出了继漏？千家万户你不挑，愣是闯进了盛家大门，闹出这么一个结果，你，你就不替我爹娘想想为我想想？”

君不悔张口结舌了好一会，才吃力的道：

“你先别生气，小丽，不错，你是提过有这么一个亲近长辈住在‘顺安府’，可是，你一直没有说明你这位长辈姓什名谁，宅第座落何处，我又如何知道我要找的人便是你的这位尊长？天下事，巧到这个地步，亦未免有些离谱了！”

小巧的嘴唇一抿，方若丽佯嗔道：

“亏你还好意思分辩！我问你，若是你早知道盛家伯伯和我们的关系，你又打算怎么办？”

略略迟疑了片刻，君不悔坦然道：

“如果知道中间这层牵连，我会事先与你商议定当，再上门请益，原则不可更易，方式却尽量求其婉转，总之怎么做不使你为难，我便必然怎么做……”

方若丽自是明白君不悔的苦衷，上命所遣，为情为义，皆难以推倭不前，要他打消原意，不啻陷之于忠信两失的境地，这便是害他了，如今有此一说，虽然仍欠圆满，却足见君不悔直心直肠，未藏机识，到底还是个血性汉子，而且，总还是顾念着她方家；面色稍微缓和了些，她慢吞吞的道：

“这几句话，倒还中听；前早你提起要到‘顺安府’办事，要去了却一桩心愿，就是这档子麻烦？”

君不悔点头道：

“就是这件事，吉大叔的嘱咐，不能不办。”

方若丽忽然又提高了音调：

“君大哥，就算你急着要替你吉大叔偿还心愿，也不该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走人吧？你明说了，莫非我们会使绳子拴着你不让你去？你不想想，身上带着伤，体气又那么弱，就这样猛古了不见了人，我们慌不慌，焦不焦？你光顾自己，一点也没有为我们设想——”

把位置挪近了些，君不悔放低声音：

“小丽，你是真不明白，抑或故意装迷糊？”

呆了一呆，方若丽不由怒火上升：

“君不悔，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该明白什么事，又几时故作迷糊来着？”

轻咳一声，君不悔忙道：

“稍安毋躁，小丽，我一说你就清楚了，我问你，在我失踪之后，你们有没有发觉什么异状？什么不寻常的痕迹？”

回想着，方若丽满脸迷惘的摇摇头：

“没有呀，一切都和平时相同，只有你房里少了你这个活人！”

轮到君不悔纳闷了，他急切的道：

“我住的房间里也没有异状，譬如说桌翻椅倒啦，窗户破裂啦，地下的血迹啦等等……”

方若丽没好气的道：

“你所说的不就是一场打斗后的残局吗？假如你房里凌乱到这个地步，我们还会看不见，还会没有反应？你的房间可整齐着呢，干干净净，一切如常，别说没有桌翻椅倒、窗户破碎的情形，就连你床上的被褥也折叠得有棱有角、一丝不乱；君大哥，你要嘛就说真话，要嘛不说，编故事给我听，我已不是那个年龄啦！”

用双手捂着面孔，君不悔懊恼的低叫：

“厉害，委实厉害，这些人真个称得上阴毒……”

方若丽也觉得君不悔是遭遇过什么屈难，不像是在编故事哄她；轻柔的拍拍君不悔的大腿，她细声细气的道：

“君大哥，你别烦，把实情告诉我，让我帮你琢磨琢磨，难道说，在你离开我家之前，还被什么人狙袭过？”

捂脸的双手使劲一搓，君不悔恨恨的道：

“狙袭？小丽，你未免说得太轻松了。这不是狙袭，他们是打算要我的命，一上手就冲着致死的地方来，根本不留余路，可谓招招狠绝，式式歹毒，要不是我反应快，还有那么几下子保命的方法，恐怕早吃那干人熊丢到乱葬岗去喂了狗啦！”

起了声干呕，方若丽又惊又悸：

“到底是哪些人这么心黑手辣？君大哥，你认不认得对方？”

君不悔错着牙道：

“当时虽不认得，事后还忘得了？那晚上——就是我无端情绪不宁，你来陪我聊了大半宿的晚上——你也只是前脚才走，他们后脚即到，还是一对夫妇，男的叫骆干、女的叫马秀芬，号称什么‘骆马鸳鸯’，又叫什么‘骆

煞马绝’，是专门干杀人领赏营生的两口子，这两个牛头马面一进门，没几句话就开始了他们的催命勾当，真是狠呀，夫妻同心，一鼓劲的待送我上道，幸亏我拼力抗拒，破窗突围，才险险拣回了老命，只差那么一半步，就叫他们活坑了！”

方若丽大睁着两眼：

“就在我家后院，在你住的那间房子里？”

君不悔气愤的道：

“可不是，我就不明白，两边打了好一阵子，声响也不小，偏偏没有人过来查看，甚至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府上各位，全像吃了蒙汗药迷睡晕死啦，这还不怪，怪的是第二天居然丝毫不留痕迹，把那间房子收拾得如此平整周齐，不透异状，你说这般人用心多密，行事多狠！”

方若丽震动眼睛，似有所思的道：

“君大哥，那什么‘骆马鸳鸯’怎会巴巴找到你头上下此毒手？你以前可曾得罪过他们？或是与他们间接结下梁子？”

君不悔道：

“我根本和这一对夫妇素昧平生，三鞭子打不着，八竿子捞不着，何来恩怨可言？他们彻头彻尾就是两个以宰人为业的杀手，何须另找行凶的借口？只要有人出银子委托，自然六亲不认，上扬开刀，对方与他们有没有结梁子，全不算一码事……”

方若丽谨慎的问：

“那么，你可知道是谁委托这两个人来谋害你？”

额门两侧的太阳穴“突”“突”跳动，君不悔的声音并自齿缝：

“说出来你也不会意外，委托他们下手的人，就是“聚魂刀”顾乞，你的那位顾大叔！”

身子倏然一震，方若丽惊窒的低呼：

“竟然是他？”

君不悔老大不高兴的道：

“看样子你还不大相信，我不喜欢这顾老乞没有错，却不致于含血喷人，栽他的脏！”

连忙展现一脸的情笑，方若丽柔声道：

“我不是不相信，只是多少有点突兀的感觉，君大哥，你却是如何得悉那背唐主使人的底蕴？该不仅仅是靠臆测而已吧？”君不悔闷闷的道：

“这种事怎能端凭臆测？我当然有依据——乃是那‘骆马鸳鸯’亲口相告！”

方若丽沉吟着的道：

“奇怪，照说干他们这一行的极少会透露雇主的名姓，他们却大大方方的明说了，这又是代表什么意义呢？”

唇角一撇，君不悔气不顺的道：

“一点也不奇怪，他们这一行规矩，不但不作兴透露雇主的底细，连他们自己的出身来历亦不能稍有泄露，然而这两口子却毫无忌讳的告诉了我，你要问是什么原因？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自认吃定了我，业已把我当成个死人看待，对一个死人，还有什么不能讲，不可说的？”

僵默了一会，方若丽喃喃的道：

“天底下也真有这么自负，这么狠酷的人……”

君不悔拉长着面孔道：

“顾乞玩这一手，必然是早有预谋，那天晚上，他们先编排了个理由，把你令尊骗将出门，再找些话题黏缠着他，说不定还给令尊灌足了老酒，使他无法抽身，调虎离山之后，他们才暗里展开行动……”

回思着，方若丽道：

“但是，娘和我都在家里呀，尚有十九个下人里外侍候着，那几天正逢事忙，爹也有几位老友住宿家中，他们个个俱有一身好武功底子，不可能在发生异变的当口懵然不觉，尤其是我，刚刚离开你那儿没多久，怎么大伙都会酣沉如此呢？”

君不悔眉心拧了个结，沙沙的道：

“这件事，我也在过后反反寻思，结论是只有两个可能，其一，你们家里的亲朋戚友，包括一干下人，或者有部份与顾乞暗中勾结，被他买通，其二，他难以勾结的人，比如令尊令堂和你，就干脆给上了蒙汗药，叫你们黄粱一梦到天光，任什么情况全不知晓；否则，他如何有这等出神入化的本事，隐瞒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方若丽慢慢的道：

“让我想想……那天晚上，我回房的时候，已经三更敲过了，我有点乏，并没有吃什么东西，只是略微嗽洗就上了床——不，慢着，上床之前，我喝了几口妆台上棉套里掖着的参茶，那是我一向的习惯，阿巧从没忘记在我就寝以前把参茶泡好保温，但，我仅仅喝了三两口而已，况且亦不觉茶中有什么异味，再说，阿巧也绝对不会背叛我……”

君不悔问道：

“第二天你是什么时辰起来的？有没有比平常迟？另外，身子可有哪儿不适？”

一下子直坐起来，方若丽失声道：

“亏你提醒了我！可不是，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已是日上三竿了，还是阿巧进房叫醒了我，不错，我的确觉得有些口干舌燥，头也晕沉沉的像是夜来喝多了酒，平日我都是天才亮就起身，少要人唤，那天上午，阿巧慌张张的推醒我，说是你失踪了，我一惊一急，就把这些反常的异状全疏忽啦！”

这一来，君不悔才感到心里顺畅了许多，他嘿嘿一笑：

“小丽，我的判断没有错吧？你要知道，有些巧手调配的蒙汗迷药，完全是无色无味的，而功效之强，滴汁足以晕醉只牛，其霸道阴狠之处，难以想像，莫说你还喝下三两口混有迷药的参茶，即便润润嘴唇，包不准也能直沉黑甜，魂浮九霄了……”

方若丽不服的道：

“就算参茶被人动了手脚，却是谁搞的鬼？阿巧服侍我十一年，打舍龄就来到我家，她是万万不会算计我的！”

君不悔正色道：

“不必阿巧动手，随便哪个有心人套她几句话，就能探悉你的起居饮食习惯，你的闺房又不是大内后宫，门森森严，想摸进去并不困难，尤其熟人要摸进去，就更加容易了，譬如说，顾老乞想玩这一着，便轻松得很！”

于是，方若丽默然不响，两只水盈盈的大眼睛只管在眨，她在回想一些细节，若干片断，她在缀连某些原先忽略的小处，好比拼图一样，她尝试着将君不悔遭逢的这次意外，拼出一副清晰的真像来……

第二十八章：江湖恩怨何时休

君不悔望着方若丽，道：

“你在想什么，怎的不说话啦？”

方若丽吁了口气，脸色有些阴暗：

“我在想，你的推测大概错不到哪里，在我发现你果然失踪之后，连忙跑去禀告爹爹，爹居然尚在黄龙高卧，被我吵了起来，犹自满口酒气，后来娘也闻讯赶到，却是哈欠连连，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我父母都有早起来的习惯，爹是被人家灌多了酒沉睡过头还说得过去，娘为什么亦如此委靡？分明也着了道；至于一干下人，隔日前倒有一多半以各种借口请了假，当时心情烦乱，未觉有异，现在经你提起，我才想到他们同时告假，巧得反常悻情……”

君不悔道：

“顾老乞在你家太熟了，上下都行得通，他要动什么手脚，比谁都方便，小丽，只要你回去找个当天告假的丫头仆从暗里查问，包管能把那个出点子的角儿拎出来，纸包得住火，那才叫奇了！”

摇摇头，方若丽道：

“事实俱在，人证物证已经把顾大叔有名有姓的点了出来，何必再去明查暗访，多此一举？我是感到既寒心，又失望，顾大叔和我爹情同手足，谊若兄弟，他怎么可以欺骗我爹？在我爹面前，他亲口提出过担保，说是决不在我家对你下手，也决不会在你伤势未愈之前采取报复、言犹在耳，他居然转脸就不认帐了，这种背信失诺的人，多么可怕，又多么可羞耻！”

君不悔涩涩的一笑：

“其实，这正是他高明的地方。”

方若丽迷惑的道：

“怎么说？”

君不悔缓慢的道：

“万一将来令尊发觉真像，兴问罪之师，他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因为表面上的说法，他并没有违反诺言，他本人的确不会在府上对我下手，更没有在我伤势未愈之前采取报复，这完全是第三者的个别行动！”

方若丽幽幽的道：

“我爹不是傻子，岂会相信他这番虚饰之词？”

君不悔低喟着道：

“然则又能将他如何？这么多年的交情，令尊莫不成还与他翻脸成仇？这档子事，我看不提也罢，免得伤了他们老哥俩的和气，好在我虽有小碍，却无大创，总算捡回了这条命；往后，我同顾老乞之间的纠葛，自由我来承当，别再把令尊夹在里面，叫他左右为难。”

眼睛里闪漾着一抹灰苍，方若丽伤感的道：

“人的心性实在复杂难测，爹和顾大叔交往了半辈子，尚未能认清他的本质，辨识他的德格，这样的情谊，维持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君不悔以宽慰的语气道：

“你也别往这上面去犯愁，小丽，上一辈的渊源，随他们去斟酌远近亲疏，我们做晚辈的只管我们这一段就行，用不着去搅合……”

低头抚弄着衣角，方若丽显得心事重重：

“看情形，顾大叔不见得会就此为止，恐怕还有对付你的意思……”

君不悔低沉的道：

“一点不错，我可以肯定他决不会善罢甘休，他能着人把我住的房间收拾整齐，不露破绽，便是有意隐瞒令尊，打算再接再厉，此外，那‘骆马鸳鸯’也放不过我，业已号召同道四处踩探我的行藏，扬言要取我性命……”

方若丽微微吃惊的道：

“这是怎么说？无怨无仇的，莫非要赶尽杀绝不可？”

咧嘴苦笑的君不悔摊了摊手：

“面子问题，其次，骆干在与我拼搏的时候，也多少吃了点亏，干他们这一行的，目的未达反倒栽了跟斗，叫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跺了跺脚，方若丽焦躁的道：

“看你惹的这些麻烦，君大哥，就算闯荡江湖、替天行道吧，也不能永远争纷连连，杀伐不断，如此血雨腥风的日子，别说置身其中，光是听着亦愁煞人了，可恨你却不当一回事似的达观得很……”

君不悔无可奈何的道：

“要不又能怎的？该来的总归会来，害愁与不害愁全与事无补，我总不能弄根绳子先上吊，横逆当前是不错，却不作兴这样一了百了法……”

方若丽逼视着君不悔，又恼又惜的问：

“君大哥，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君不悔略一思付，道：

“你先别问我有什么打算，有关袭弃色的事，如今演变到何种情况？”

尚未回话，方若丽已先一声叹息：

“袭弃色一直没有反应，但据爹侧面得来的消息，却十分险恶，‘栖凤山’那一伙凶神之所以迟迟未采取行动，完全是因为他们本身也伤亡惨重，元气大伤的缘故，只要等他们喘息过来，便随时都有扑袭的可能，爹怕家里不安全，分别将娘和我送到外地戚友处暂时匿居，他在家里静候对方上门，以便决一死战……”

君不悔问了一句傻话：

“令尊怎么不躲？”

白了君不悔一眼，方若丽温道：

“武林中人如果遇事退缩，临难苟免，以后还能抬得起头吗？骨节重逾生命，莫非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亦遭遇过无数凶险，为何却也不躲？”

干笑着，君不悔道：

“我还年轻，血气方刚嘛，令尊老爷子这一把岁数，应该看开看淡一点，风头上能避则避，又何苦冒这种性命之险斗那些无谓之人？”

方若丽真有些火了，她冷着声音道：

“事情是我惹的，我是我爹的女儿，我爹不去帮我斗哪些无谓之人，又能推在谁的身上替我承担？”

一拍胸口，君不悔道：

“我！”

只这个字，方若丽在刹那的静默之后怒气顿消，代之而起的是满心的

甜蜜，充斥胸膈的温馨，她口里却故意讥嘲：

“你？得了吧，自己的纰漏一大堆，还不知怎么料理善后，哪有功夫顾得了我？”

君不悔笑嘻嘻的道：

“没关系，我自己的事且先摆在一边，还是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再说，横竖已经跳过这个大染缸，怎么洗也洗不清了，索兴再跳一遭，无论黑白一起搅合吧！”

方若丽好感动的道：

“君大哥，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君不悔奇怪的道：

“将心比心呀，小丽，你对我真好，不是有人为了无端之由，要不利于令尊，我怎能坐视不管？何况起因还是为了你？这就非得出力卖命不可了！”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又忙道：

“小丽，你住到盛家来，可就是令尊的主意，叫你避难来的？”

点点头，方若丽道：

“我是前天才来，没料到今日就和你碰上面！”

君不悔笑了：

“这是有缘。”

一句话听得方若丽心儿猛跳，没来由的脸色泛红，却是别有一股说不出的熨贴滋味；君不悔好像没有察觉方若丽这异乎寻常的反应，接着问：

“小丽，令尊可曾要求盛家人相助一臂？”

方若丽道：

“没有，爹还一再告诫，不准我提这件事，以免盛家伯伯得悉之后左右为难；江湖恩怨，多的是流血豁命结果，爹不愿连累人家……”

君不悔颇有同感：

“不错，令尊这样做足见老于世故，通达人情，姓盛的一家过得挺美满，何必叫他们凭白牵心挂肠？盛南桥年纪也大了，只怕经不起多少波折！”

方若丽却忧形于色的道：

“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君大哥……”

君不悔问：

“又是哪里不对劲啦？”

双手托着下巴，两肘搁在膝上，方若丽表情沉郁：

“顾大叔……他也在我家里。”

怔了怔，君不悔随即开朗的道：

“这不要紧，我和顾老乞是一码事，帮着你方家抗外侮又是一码事，等龚弃色的这段公案了结，如果我们尚留得命在，随便顾老乞怎么吩咐都行，只要他划下道，我包管奉陪到底！”

方若丽艰涩的道：

“可是，可是我爹的立场……”

君不悔态度真挚的道：

“我会考虑到令尊的立场，决不会使令尊坐蜡，顾老乞待怎么办，我总以不伤令尊的感情就是。”

一阵激动涌上心头，化做两眼的润湿，方若丽窒着声道：

“委屈你了，君大哥！”

拍拍方若丽的香肩，君不悔故作洒脱状：

“瞧你，小丽，我们自己人，还说这些客套话干什么？也不嫌见外？”

方若丽伸出自己的右手，轻轻按住君不悔触肩的手背，她的动作虽然轻柔，但君不悔却有的电似的感觉；以前，他们不是没有过类似的细微的肌肤接触，君不悔从未有像此际的震荡，有情无情，是否就相差在这一线的感受？

君不悔不敢去想，更不愿去揣测，他忽然有一种负罪似的愧疚，于是，他慢慢抽回手来，脸上那抹佯装的笑容，也变得恹般不自然了。

怔怔的凝注君不悔，方若丽的双瞳中仿佛迷漾着一层水雾，一层意义错杂、情态悠忽的水雾，好半晌，她才神色落寞的道：

“你——准备几时走？”

君不悔暗里一激灵。赶忙坐正了身子，道：

“等一下便上路，事不宜迟，早早赶到你家，也好叫你多宽一份心。”

方若丽戚然道：

“好想跟你一起回去，君大哥，盛家老小虽然都对我不错，到底不是自己的家，住久了不习惯，尤其心里担着事，更加日夜恍惚，做什么也提不起精神来，这样的辰光，实在太空虚、太可怕……”

君不悔呵慰着道：

“这只是令尊的权宜之计，不会让你在外面耽太久的，小丽，你要多忍耐，非常之时，就要以非常的毅力去承受，你该想到今尊，他的处境，不是比你更要艰难挨？”

方若丽低声一叹：

“从小，爹就教我练武，只恨我兴趣不大，没把心思全放在功夫上面，学到今天，仅只练成个半调子，上不上，下不下，进不能克敌，退无以保身，还替爹凭添了累赘，早知如此，以前干脆不去练那劳什子武功，也强似现在高低摸不着边际！”

君不悔笑了：

“女儿家嘛，本来便不是习武的适当材料，娇柔端庄的大姑娘，却挥拳抬腿，舞刀抡棒的实在也不甚雅观，令尊教你功夫，可能只为使你强身自卫之用，没巴望你去冲锋陷阵，拔旗夺魁——”

形态中流露着那样的了解与关怀，君不悔又接着道：

“小丽，别再自怨自艾了，那边的事，有令尊、有我在、不必你去操心，一待艰险过去，我马上就会有消息给你，好好待在盛家，就算你帮了忙啦！”

方若丽殷盼的道：

“不止给我消息而已，君大哥，我要你亲自来盛家接我！”

君不悔尴尬的道：

“但，但是盛向桥那一家子人对我可不大友善，再说，你曾在他们跟前帮我讲过话，表面上却装做互不相识，一旦这种关系揭开，会不会影响他们对你的观感？”

方若丽哼了一声：

“我才不管他们对我观感如何，我只要你来接我回家，要是你不愿进门，只在外边叫人传报一声，我就会连蹦带跳的跑出来了！”

君不悔笑道：

“这样一来，你原来仗义执言的超然立场，就会一下子变得不超然啦！”

唇角微撇，方若丽道：

“谁在乎这些？随他们怎么去嘀咕吧。”

搓着双手，君不悔沉缓的道。

“好，就这么说定，假如我能来接你，一定会亲自前来——”瞪着眼，方若丽怔怔的道：

“这是怎么说？假如你能来接我？君大哥，为什么还有‘假如’？”

君不悔老老实实的道：

“上阵搏杀，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小丽，龚弃色那一帮人，亦非省油之灯，这次存心反扑，必是有备而来，我不敢说稳操胜算，唯有尽力抗拮，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即使想来接你，也怕力不从心了……”

心腔子猛然收缩，方若丽惊悸的道：

“不，君大哥，你一定不会发生意外，你一定能占上风，答应我，君大哥，你要好生保重自己，珍惜自己，你要来接我回家……”

有一份契合在无形中嵌接于君不悔的灵魄深处，这份契合的另一边来自方若丽情感的投注，两个人都没有进一层叙说什么，但彼此却有不在言传的灵犀相通，意念交流，一时之间，他们觉得双方是如此接近，如此挚知，似水渗乳，融汇得那么自然均匀，紧密得浑为一体了。

于是，君不悔先行离去，当他壮实的背影消逝于废园之外，方若丽独自默坐不动，水蒙蒙的双瞳凝视着君不悔隐没的方向竟是有恁般依依的失落情怀。

方梦龙深深的看着坐在对面的君不悔，内心感触良多——君不悔的突兀回来，委实令他大为意外，比意外更深镌的却是那股安慰、那股喜悦；眼前的光景，正是风雨如晦，危机重重，正是强敌压境，草水皆兵的险要关头，他的多少戚友临难退缩，多少相交借故而遁，君不悔却在历经灾劫之后专程赶返，共赴艰险，这种道义，这等情操，又是何等豪放超凡？俗语说，疾风知劲草，患难现亲疏，君不悔的作为，岂止是一株劲草，又岂止是一颗赤心而已？

端起茶几上的茶杯，方梦龙浅啜一口，和悦的笑着道：

“你是说，前些日子不告而别，是被人诱到外面遭致围袭？那诱你入彀的是什么人？你认得不认得？”

君不悔欠身道：

“不认得，他们一共有五六个人，全蒙着面，身手都极利落，我因为旧创未愈，吃亏不小，经过拼力冲突，好不容易才破围而出，当时心慌意乱加上痛苦难抑，夜暗中急不择路，也不知晕天黑地跑了多远，一脚踩在一条干沟里摔岔了气，后来幸被一位姓巴的老先生发现救起，并经他细心诊治，算是堪堪保住性命，等我几天后恢复神智，才知道那地方隔着这里已是四十多里以外，真是好一阵狂奔……”

方梦龙仔细倾听，双眉微蹙：

“小友，你可曾想到会是哪方面的仇家，为了什么因由来暗算你？”

君不悔故做茫然之状：

“这一向来，我在外头开罪了不少人，各方的牛鬼蛇神全牵连得上，盘算一下，哪一路仇家都有阴着下手的可能，要断定对方的确实身份，还真不容易……”

方梦龙怜惜的道：

“往后的日子，你自己千万多加小心，江湖险、江湖行道艰，什么稀奇古怪、阴狠龌龊的事情都能发生，唯有处处谨慎，时时留神，方可自求多福。”

又欠了欠身，君不悔道：

“是，伯父教诲，不敢稍忘。”朝椅背上一靠，方梦龙眉结稍舒：

“那位姓巴的老先生，他也懂得岐黄之术？”

君不悔笑道：

“不但懂，还相当精，却也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我这身伤痛调治周齐，光是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就有颇长一段日子……”

方梦龙道：

“救人的恰会治病疗伤，却真是巧，小友，亦乃你的福大命大，但要切记，人的好运气可一不可求再，自己机伶点，总比靠运气来得扎实！”

君不悔唯唯诺诺，不敢再往深谈，他故意编出这个故事来，完全是为了替顾乞掩饰，方梦龙亦是精于世故的老江湖，如果他将遭受算计的实情和盘托出，方梦龙又要仔细查问，深入推敲，便不难找出破绽，从蛛丝马迹中探得真像，若然，他们老哥俩便必生争执，甚而有冲突的可能，当前正值大敌来犯的关口，用人殷急，可经不得一场窝里反，否则，不但有伤元气，方梦龙的老脸亦就着抹黑了。

又喝了口茶，方梦龙笑道：

“小友，你到来也有一阵子了，为什么不问，小丽何在？”

差点脱口说穿——君不悔赶紧咳了几声，也拿起几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才呐呐的道：

“小丽？呢，她不是在家里么？”

摇摇头，方梦龙道：

“万一有了情况，家中不够安全，我已将她送到‘顺安府’一位姓盛的老友处，我那位老友武功高强，刀中称圣，不但本领好，威望也足，小丽在他那里，比较有照应，至于内人，亦送到‘北摩岭’她娘家一个近亲府中，住处地僻人稀，不虞有失；难得却是小友你不曾趋吉避凶，反倒主动回来相助一臂，此情可感，此义可佩，小友，便让我们一齐来跳这火坑吧！”

君不悔一挺腰身，用力的道：

“不但陪着伯父跳，我还要先朝下跳，只不知这个火坑是烧化了我们，抑是烧融了‘栖凤山’那一帮！”

大笑一声，方梦龙开怀的道：

“好，说得好，小友，我们爷俩二次并肩上阵，称得上生死相连，福祸与共，稍停整席开筵，我再敬你一大杯，祝你旗开得胜，庆我幸获肱股！”

门外人影一闪，顾乞大步进入，一边往里走，一面讶异的问：

“真叫拨云见日啦，梦龙，难得你这么高兴，有什么好消息，也说予我听——”

话没说完，他一眼瞧到屋里的君不悔，立时便把语尾咽了回去，脸上的表情却挺够瞧的，仿佛打翻了一罐子五味醋在他的面盘上，什么反应都有，他愣呵呵的呆了片刻，蓦然一声低吼：

“姓君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投进来，你是胆上生毛，活腻味了，好，这一趟你敢再往回闯，我就叫你横着朝外抬，你个——”

方梦龙打断了老友的咆哮，口气仍旧保持温和：

“老顾，你先息雷霆之怒，让我们平心静气的把事情摊开来说明白，能

不能解除这个结姑且不论，大家的风度最要紧。”

早已站起身来的君不悔冲着顾乞作了个长揖，十分谦恭的道：

“今日得见顾老，恍同隔世，自上次受教之后，晚辈已是数转轮回，若非图得侥幸，怕已无福再领顾老训诲……”

这一番弦外有音的话，顾乞是当事人，心中有鬼，自然颇生忌讳，他亦猛的醒觉个人态度上的冲动火爆，极易引起方梦龙的反感，如果君不悔借机将他被袭击的经过详细说出，两方对照，逐一琢磨，漏底的成份可就大了，现在，他认为君不悔不一定确知上次的狙击事件乃由他幕后主使，最多也只是怀疑而已，况且看情形，方梦龙尚不曾与君不悔有所沟通，更不会把这档子事想到他身上，如此，则宜做收敛，徐图再举，假若自己将场面闹僵了，吃亏的恐怕就是自己，他极快的盘算停留，故意一扬脸孔，冷冷的道：

“你少来这一套虚情假意，我顾某人不受这个；你不要忘记，我们的过节还摆在那里，并未消弭，一旦你踏出方家这一亩三分地，我们之间的旧帐必得清结！”

君不悔不愠不火的陪着笑：

“只要眼前这一关过得去，一切但凭顾老吩咐，此际却是同心合力，抵御外侮最为要紧，顾老可以不替我设想，总不能不替方伯父打算吧？”

顾乞刚才的几句话，明摆明显着在推卸君不悔日前遭袭的责任，表示他未经参予的坦荡，君不悔暗里冷笑，方梦龙却毫不置疑，犹在殷殷劝解：

“老顾，不悔小友这次在历经劫难之后，第一个记挂的就是我们同龚弃色间的纠葛，不借新创初愈，便兼程赶来相助，这份情义，实在令人感动，你就不能高抬贵手，敞开胸怀，把那笔前怨勾销？”

顾乞板着面孔道：

“对这桩过节，我的原则业已说明，我也要做人，也要对我的承诺负责，梦龙，看在你的情份上，事情往后压一压可以，若说就此将那如天血债轻轻带过，却万万不能，我体谅你的立场，莫不成你就不体谅我的苦衷？”

叹了口气，方梦龙道：

“以前没有这段关系，不曾结此善缘，自然你要报复，如今双方另有遇合，各见恩怨，说法亦便不同，老顾，不看僧面看佛面，而君不悔小友为人笃实谦厚，尚忠尚义，这么一个好青年，你就忍心血刃相向，非要争那一口不值之气？”

顾乞大声道：

“该说的都说尽了，梦龙，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请你务必包涵！”

方梦龙微微色变：

“老顾，你竟执拗至此——”

君不悔赶忙以他并不适当的身份出来打圆场：

“伯父，伯父，请你暂且宽释，顾老之所以积怨难消，决不是有意低损伯父颜面，亦非顾老心胸不能容人，主要是铸仇之后负有承诺，必得有以交待，再就是顾老个人名节攸关，难当屈折之辱，求个公道亦非过份，总之，只要打发了‘栖凤山’那一伙人，便由顾老看着定规，千万不要伤了二位前辈的和气，才是最最重要之事。”

话说得十分婉转合理，算是面面兼顾，顾乞倒有些过意不去，也开始稍给了君不悔几分颜色：

“你既明白这一层道理，知晓我的难处，就不要硬攀着小丽他爹做挡箭

牌，护身符，若是为了你的罪孽，影响我们老哥俩的感情，这便是拖人下水，有欠厚道啦！”

君不悔连声道：

“顾老放心，我们有言在先，一旦说妥，我是决不反悔，尤其不会使方伯父左右为难，只盼目前大家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待到关口过去，顾老怎么划道，我怎么奉陪，包叫顾老对朋友交待得漂亮就是！”

“嗯”了一声，顾乞点头道：

“这还差不多，姓君的，时辰一到，我自会通知于你！”

方梦龙形容晦涩，无声呢喃：

“唉，冤孽……真是冤孽……”

也不知听清楚方梦龙的怨叹没有，顾乞重重抱拳：

“半生相交，只有这次违命于你，梦龙，千祈见恕。”

方梦龙苦笑道：

“你也不用如此，老顾，且等龚弃色的这段梁子结了再说吧……”

君不悔这时却在寻思，设若到了相互要见章的那一刻，顾乞会用什么手段来同他来决断？傲爷刀锏锋之利，顾老乞乃是早经领教过了，他还有这个胆量豪情单挑独斗么？否则，恐怕又要重演“骆马鸳鸯”那一套把戏，明里暗里人多人少全划在道内了……

第二十九章：细雨秋风泣战场

来人身材瘦削，面容清瘦，上下一袭纯黑衣裳，他垂着双手肃立于侧，两眼平视，没有丝毫表情。

方梦龙看完了这封素色套面，兰香为笺的信，对着那人点点头，也是毫无表情的道：

“回去告诉龚弃色，说我知道了。”

那人微微欠身：

“龚爷慈悲为怀，不欲波及无辜，使局外人遭受牵连，这才定下决战的原则，双方各出四人，任凭单撞独斗，生死各听天命，事完之后，所有旧怨亲仇一笔勾销，未知方爷同意与否？”

方梦龙平静的道：

“我同意，但最好彼此信守约定，不要节外生枝，摆弄些阴损伎俩，那就有欠磊落了！”

清瘦的脸颊上不见一根筋肉扯动，来人深沉的道：

“方爷宽念，我方绝对遵守信诺，方爷这边，亦请自制自重。”

方梦龙冷冷一笑，道：

“当然。”

那人又跟上一句：

“还请方爷等各位准时莅临赐教。”

方梦龙站起身来，虚虚伸手一摆：

“这是生死会，岂可延误辰光？朋友且请回去复命，恕不远送。”

那人又是微微欠身，这才从容离开，步履踏落，却如狸猫一般，竟无

半点声息。

这是方宅的前堂，偌大的堂屋里，只有方梦龙及君不悔两个人。

君不悔站在门边，默默望着方梦龙，在一片僵窒的寂静中，他在等候方梦龙说话。

背着手，方梦龙来回踱踱几步，才站定下来，面色凝重的道：

“小友，我们等待多时的这个日子终于来了，那封信，便是龚弃色下的战书。”

君不悔十分泰然的道：

“他用的这个法子倒是挺大方，我原先以为他们会抽冷子打突袭呢！”

缓缓坐回椅上，方梦龙沉吟着道：

“以约斗的方式，对我们而言，固可减少许多顾虑和损伤，但其中亦未必没有风险，比如说，他们预先在决战的地方按下埋伏，或是布置好什么诡密的机关陷阱等等；龚弃色这个人不是个堂堂正正的角儿，要他光明坦荡的各以真才实学拼输赢，只怕没有这么单纯！”

君不悔笑道：

“我也这么想，伯父，但有个方法可以防备姓龚的搞鬼。”

方梦龙道：

“且说出来大家商议。”

君不悔道：

“其实这个方法非常简易——等到了那一天，我们赶到地头，对姓龚的先说明白，大家移位半里路再战，就算他再布置下什么机关陷阱，也不可能将威力发挥到半里路之外吧？”

方梦龙考量着道：

“但如果龚弃色另有伏兵，则可跟着移转过来——”

君不悔咧着嘴道：

“所以，我们也无妨多去几个帮手，伯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却不可无！”

微微笑了，方梦龙展颜道：

“你这个法子不错，和那龚弃色，绝对讲不得客气，留不得情面，上一次当，学一回乖，我们几几乎被他坑了一遭，断不能再栽斤斗！”

君不悔道：

“姓龚的使出这一招，表面上看干脆利落，堂而皇之，据我推测，他骨子里决没安着好心，我们必须多方准备，周密安排，才不致着他的道……”

方梦龙忽道：

“小友，假若他们不肯易地交手，又待如何？”这个问题，君不悔认为他这位伯父未免问得多余，他轻松愉快的道：

“设若对方玩这一套把戏，伯父，大家就索兴干耗着，他们不出来，我们也不进去，看谁耗得长久？只不过如此一来，便足证姓龚的一伙人心怀叵测，另有阴谋，就算他们没有搞鬼，亦背定了搞鬼的黑锅；姓龚的不是个愣头货，这种自涉嫌疑的事，应该不会去做。”

点点头，方梦龙道：

“好，我们就这么办！”

君不悔道：

“正面交锋的人，除了伯父与我，伯父的意思另外两位请谁上阵？”

方梦龙似乎早已打算停当，他胸有成竹的道：

“顾乞是一个，另一位，我想请花滴溜花瘦影上场。”

嘴里念了一遍，君不悔问道：

“花滴溜？伯父，花滴溜是谁？”方梦龙笑道：

“花滴溜是他的绰号，他本名叫花瘦影，和我也是几十年的过命交情，这一次的事，原本我并没有惊动他，却不知他从哪里得到消息，马不停蹄的兼程赶来，昨天深夜才巴巴进门，满面的风尘，更是一腔的热血啊……”

君不悔面露钦羨之色，道：

“半生江湖，伯父真不算白混了，有这么些位肝胆相照，福祸与共的好朋友，每在急难，倍现交情，疾风果见劲草，有多少人活了一辈子，也没得一个知己，那才叫可悲……”

方梦龙叹唱的道：

“话是不错，小友，但人情之债却是其重无比，能不背仍然少背为妙，尤其武林中发生急难之事，最乃凶险危殆，朋友万一赔上性命，固是求仁义得仁义，身受者却永世难安，终生负咎，一朝再面对孤儿寡妇，那种酸楚愧赧，更非言传可喻……”

回想着方梦龙的话，君不悔颇生感慨，人生一世，偏就留存着这么多有形与无形的牵连累赘，便豁上一条命，奉献及被奉献的人，也都有着如此这般的顾虑！

这时，方梦龙又从椅中站起，低声道：

“小友，你再琢磨琢磨，我去找老顾和花滴溜商量一下。”

君不悔送出方梦龙，自己坐了下来，他奇怪这一阵的心情竟恁般平静，不激动，不兴奋，也没些微杀伐之气，他安闲的坐在那儿，就好像在等待一位老友前来叙旧也似。

这个地方，龚弃色挑选得很好。

三五户破落人家，却早已不见人迹，几座房屋全已倾塌半坍，檐下梁顶结满蛛网，尘灰覆盖，一片打麦场倒还地平整质坚，阔幅亦够，龚弃色约斗的所在，就选定这个充满鬼气，一片荒烟晦迷的陋村子，就指定在打麦场上晤面。

现在，时辰正午，有一抹阳光懒洋洋的照晒着。

打麦场上，龚弃色负手而立，他身边果然只有三个人。

四匹马儿来到打麦场前丈许的距离停住，马上骑士正是方梦龙、顾乞、君不悔，以及另一位肥矮如缸，身材向横发展的怪老头儿。

多日未见的龚弃色，看上去形容颇为憔悴，双颊扁平，两眼内陷，脸色也益加青白，显然在这段辰光里是遭了不少活罪，他还戴了一顶白底黑边的头巾，结扣压得极低，堪堪将他那只断耳包裹起来。

站在他旁边的三位，君不悔只认得一个，便是姓龚的于老头子“就来报”尚刚，其他两人，一个是披头散发，钩鼻阔嘴，活脱老妖怪一般的丑恶女子，一个是魁梧宛似门神的胖大和尚，和尚左手执着一挂粒粒如核桃大小的纯钢念珠，右手握着一柄掙光雪亮的方便铲，眉目狞猛，形态染髻，一看就晓得不是块修心积德，吃斋念佛的货！

八个人的十六只眼睛先是定定的互瞅了好一会——当然各怀鬼胎，神色俱皆不喜；双方沉窒了半晌，龚弃色方始挤出一丝干笑，喉咙沙哑的道：

“各位倒是守时，我看我们彼此间也不用多说废话，扯些闲淡了，大家

把对象挑妥，立时上场见真章，各凭手段拼杀，不死不休——”

马上的方梦龙冷冷的道：

“此阵之后，可是恩仇了断，不再纠缠？”

眼下的肌肉跳了跳，龚弃色大声道：

“我们说话绝对算数，何况曾有信函为凭！？ ”

方梦龙镇静的道：

“好，但决战之处不宜在此，我们还是另选个地方比较合适！”

怔了怔，龚弃色随即怒道：

“这是什么意思？姓方的，莫非你以为我们会在这里动什么手脚，施什么诡诈？”

方梦龙缓缓的道：

“我并没有这样说，不过小心总错不了；龚弃色，若是你们不曾另做安排，预为布署，换个地方又有什么损失？也正好可以表白你们胸怀坦荡，行为清正！”

重重一哼，龚弃色道：

“方梦龙，你们要是有种，就下马进场，公平豁斗，不必骨头里挑眼，拣些歪理来找麻烦，你们若是不敢对仗，其实也跑不了，这段梁子不结，彼此的纠葛便永无休止，随时随地都免不了流血拼命！”

方梦龙寒着脸道：

“你唬不了我，姓龚的，要解决问题，必须换个场所，否则，便无妨混战打到底，你待怎么办我们都一齐奉陪！”

一边的尚刚忽然开口道：

“另换的哪个地方，你们可已选择好了？”

方梦龙道：

“不错，便在此处往南去半里路，一条河流的干滩上，那里偏僻幽静，方圆宽广，施展起来比这边更要方便！”

冷笑着，尚刚道：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们？你们怀疑此地预置埋伏，则安知你在那河滩上不曾动下手脚？方梦龙，这一套鬼板眼，我们不受！”

方梦龙夷然不惧的道：

“如果各位不接受这项要求，那就干脆卯起来看，杀到哪里算哪里！”

尚刚变色道：

“方梦龙，你当我们含糊？”

方梦龙肃索的道：

“你们不含糊，因为你们下了战书，但我们也不含糊，否则便不会赴约；尚刚，公平要对双方而言，不能只偏颇你们一边。”

龚弃色又接上话：

“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姓方的，我们保证没有埋伏、未设陷阱，只是你们起念龌龊，想豁了边，‘栖凤山’的人岂会耍这等鬼域伎俩？”

方梦龙冷淡的道：

“一张嘴两片皮，翻云覆雨无凭证，尤其你我势处对立、形同水火，所谓保证，乃徒托空言，谁也信不过谁；决战之地关系生死，当然要审慎挑选，才不至吃亏上当！”

一咬牙，龚弃色朝右边指了指：

“这样吧，正如你所说，我们谁也信不过谁，便来个折衷的法子，不在这里干，也不在你们挑的地方拼，就到那边的荒田里豁上，你怎么说？”

望了望龚弃色所指的那块荒田，方梦龙心里估算着：距离约在两百多步以外，照常情判断，若有机关陷阱，按说范围是延伸不到那边，而且看情形龚弃色也属临时择就，不像早有预谋的样子；他略一迟疑，侧身低向君不悔：

“小友，你看那荒田行不行？”

君不悔亦正在端详，闻言之下，默默点了点头。

坐直身子，方梦龙提高了嗓调：

“好，我们同意那个地方！”

龚弃色与尚刚互觑一眼，闷不吭声领头过去，完全一派吃定了的形态！

脚下踩着干裂的泥土，齐踝的萎草，龚弃色他们四个人一字排开，摆明了任君选择的架势，如果不是四个大男人，不是在这么荒凉的所在，换个灯红酒绿之处，倒有点窈窕姐儿亮相的味道了！

方梦龙与君不悔等人也下了马，缓缓跟来，尚未及站定，龚弃色已指着君不悔开了腔：

“我先挑姓君的拼头一阵，此外三对三，各位尽可自拣自便，选妥当了，再轮番上场，斗个死活！”

君不悔微笑道：

“姓龚的，你的勇气实在可嘉，只这短短时间，竟已忘记前些日子身受的血之教训，约莫是伤口业已愈合，不觉疼痛了吧？”

青中透白的脸孔猛然挣出一抹紫赤，龚弃色的两眼斜吊，喉结上一移动，他屏着气，抑压着烈火般的激怒，声音从齿缝间溢出：

“你不用嚣张，更不用羞辱我，君不悔，你的好辰光就到今天为止了，自从那一日以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记着你，不在念着你，我祷告上苍保佑你一直活着，活到我们碰面的时候，我抚摸着身上的疤痕，一再向我自己保证血债血偿的决心；君不悔，我不在乎挨你的刀，却永不能忘怀，你给我的折辱，现在，已经到了你必须付出代价的关口，你不会再有侥幸，再有机运，甚至你连明朝的阳光也无缘再见——”

君不悔安详的道：

“那不是用嘴说。就能办到的，那要凭功力，凭本事才行，姓龚的，据我所知，以你的几下子，恐怕很难对付得了我，我不信在这段时间里你会有什么特殊的遇合，或服用了某些助长修为的神丹妙药，那只是一种玄虚的传说而已，你不会笨到用来唬人壮胆吧？实际的情形是，这段时间你正躺在床上休歇养伤，功力方面不但无以增进，大概还有消退之势，在这等情况里，你打算血债血偿，扬眉吐气，就十分困难了……。”

龚弃色错着牙道。

“事实会证明给你看，君不悔，你将望尘莫及！”

君不悔道：

“除非你另有阴谋，否则，单个较量，阁下仅有重蹈覆辙的份！”

尖吼一声，龚弃色激动的咆哮：

“我要捻碎了你，君不悔，我发誓将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

没有什么兴趣的摇摇头，君不悔叹了口气：

“老词老调了，姓龚的，你不觉得腻味吗？”

尚刚伸手搁在于儿子的肩头上，示意冷静，然后，他才阴沉的道：

“君不悔，现在说风凉话未免为时过早，趁着还有工夫，你不妨多替自己的性命合计合计，便明白告诉你吧，今日之会，我们主要就是冲着你来的！”

君不悔毫不意外的道：

“我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虽历尽艰险，也务求赶到方府，偕随赴约，我原可以退避不出的，但我来了，尚刚，相信你会知道我的意思。”

尚刚冷森的道：

“你总算尚有这点机伶，因为你也晓得，逃得一日，难逃一世，今天你若不敢面对现实，有所担承，迟早亦将落在我们手里，叫你不能翻身！”

君不悔笑了笑，道：

“各位并不足以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我当然敢于面对现实，有以承担！”

尚刚别过脸去，趁这瞬息的缓冲以便将那凝形的恼恨抹消，他是前辈，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可不能稍因悻悻而失了风范气度；等他再正视君不悔的时候，又已恢复原状，展现的仍然是一副凛烈刚毅的神情：

“天下没有绝对的事，也没有唯我独尊的人，君不悔，这个浅显而不变的定律就将应验在你身上，任凭你心毒刀快，照样抗不过临头的恶报！”

君不悔道：

“恶报是有的，却不知是报在谁人头上，尚刚，老天有眼，是非分明，它的心思未必和你一样。”

这时，那外貌丑陋恐怖的老女人忽然夜枭惊啼似的大笑起来，露出满口又尖又细宛同锯齿般的黄牙，话却是冲着龚弃色在说：

“小龚呀，你原先在老娘面前陈诉这姓君的小鳖羔子如何狂妄，如何跋扈，又如何不可一世，老娘还不大相信，只以为你吃了他的亏才故意这么编排他，现下一见，可不正是如此，更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人要放肆成了这等模样，还能让他继续朝下活吗？他要一天活着，别人又怎么混，小龚，你就先委屈委屈，把这小鳖羔子交给老娘我来打发，早早送他轮回转世，也免得张牙舞爪的惹嫌！”

龚弃色有些为难的道：

“二姑，这君不悔与我有仇不共戴天，你亦亲眼见过，我被他糟蹋成何等情状？此怨不出，实在神魂难安。”

尖笑一声，有若才下了蛋的老母鸡，这婆娘道：

“所以老娘我要替你出这口鸟气呀，你们看看这个小鳖羔子，突肚挺胸扬眉瞪眼，活像皇上的二舅子，太宰的三叔公，那等脾睨群伦，高高在上法，老娘实在是看不过去，非揪他下来跌他娘个折腰断颈不可！”

左一声小鳖羔子，右一声小鳖羔子，直把君不悔叫得啼笑皆非，一肚子窝翼，他正想找几句尖酸点的言词挖苦回去，站在顾乞旁边的那个矮肥如缸的老头儿已经开了口：

“孙秋月，甬在这里人五人六耍你‘小天香’的威风，你当充着是尚刚义妹的关系就能横吃八方了？连尚刚都曾在君小友刀下栽过斤斗，你孙秋月又有什么皮调？放明白点说不定还可保个全身，要不然，‘小天香’也给你踩成一团臭泥！”

这丑婆娘居然有个诗情书意的芳名呢——

孙秋月一双三角眼凸瞪，拉高了嗓门：

“你，你他娘又是哪一路的牛鬼蛇神？竟敢当着老娘面前数落老娘？”

胖老头呵呵一笑，双层下巴的肥肉都在抖动：

“孙秋月，你不认得我，我可认识你，我姓花，叫花瘦影，这十年以来，我们曾经见过三次面；头一遭，江北骡马帮的瓢把子嫁女儿，在酒宴上咱们幸会；第二遭，嵩山少林十二代弟子艺成出关，在献技大典上我们都是座上客。第三遭，约莫也隔着好几年啦，泰南城大布商于贤做六十整寿，我们亦碰上一头；你不记得我，是因为你仍然自比‘小天香’，仍然眼高于顶，顾影自怜，我这个糟老儿怎会放在你心中？我却不同，眼看‘小天香’变成了‘老天香’。光阴催人不留情啊，不想你易化成这副德性，怎不由我不多加几分注意，凭添几许感叹？”

一番话是又嘲又谑，听在孙秋月耳中，要多不是滋味就多不是滋味，她定定的盯着肥矮如缸的花瘦影，额头暴起一根青筋：

“花滴溜——原来是你，我当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吐这等的浑言，不料却是‘天目五鹫’的大阿哥‘旋翼鹫’花瘦影，姓花的，我们有过数面之缘，提起来多少也有些牵连，怎么着？你是六亲不认，找碴找到我头上来了？”

花瘦影笑得十分开朗：

“按说呢，同船过渡都有五百年的缘份，何况我们之间还有这么点渊源？不过事情到了紧要关头，就得分出亲疏远近，更须明辨一个道理；梦龙与我相交三十余载，谊比手足，比起你来自是交情要深，再说道理，你那侄儿龚弃色好色贪淫，意图以迷药玷污人家闺女清白，碰巧被君小友救下，事后你们做大人的不但不训斥晚辈，登门请罪，反倒记恨对方，明着鼓动小辈寻仇报复，如此不知自省，违悖常情之举，道理何在，就叫人搞不清了，形势发展到这步田地，孙秋月，是你助纣为虐呢？还是我不顾情份、故意找碴？”

孙秋月脸色铁青，厉声道：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花滴溜，你晓不晓得姓君的小鹫羔子有多狠多毒？他不但将小龚杀得遍体鳞伤，竟然还给小龚破了相，这种赶尽杀绝的恶劣作风，残暴手段，怎能令人默而以息？莫非小龚身上的肉不是人肉？”

花瘦影心安理得的道：

“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两边一朝卯上，谁也留不得情，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孙秋月，关键在于龚弃色为什么会招来这场灾祸？老年人早说过啦，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呀！”

窒愕一刹，孙秋月愤怒的大叫：

“好个老王八蛋，给你鼻子上脸啦？拿一篇歪理在老娘我面前浑扯，你以为我受你这一套？小龚吃了亏，就必定要找回来，管他对与不对，有理无理，你老小子打谱包揽，老娘我就叫你吃不完兜着走！”

这脸一抹，就变成泼妇骂街的工架了，不要说不像“小天香”，连“老天香”的那份情调也半点不存。

花瘦影却不愠不火，极其世故的一笑：

“孙秋月，你亦是道上有名有姓的人物，竟摆出这副嘴脸，你不怕丢人，我都觉得惭愧，不可理喻，莫过于此，真正杂木树的果子，上不了台盘！”

斑白的长发无风拂舞，孙秋月伸出她那根细长如鸡爪似的食指遥点着花瘦影：

“老王八蛋！老杀千刀！你上得了台盘，你够修养？老实说吧，‘天目五鹫’浪得虚名，平日拿出来唬唬一干二流子青皮货犹尚自可，想要在老娘我

面前摆弄，且远着风凉去，姓花的，你要有种，就放马过来和老娘玩玩，看我能不能把你这只‘旋翼鹫’拗成一头死鹅！”

花瘦影对着方梦龙霎霎眼睛，慢条斯理的道：

“看样子生意上门啦，老帮子，你的意思是挑上我来捉对儿？”

猛一错牙，嚅嚅有声，孙秋月恶狠狠的道：

“我要不能做翻了你，就算你八字生得巧，‘旋翼鹫’？他娘一只呆鸟罢了！破招牌，烂字号，我非给你砸个稀哩哗啦决不甘休！”

味味一笑，花瘦影道：

“小天香，你真狠着呢，不见天香，只见恶婆，这人变人，怎么一变就变出十万八千里地去了？将昔比今，啧啧，不堪回首啊！”

孙秋月的大嘴扯歪，鼻孔急速翕掀，模样就像要吃人：

“花瘦影，你死定了！今天你是绝对死定了！咱们不再磨蹭，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我便将你生吞活剥，啃下你周身肥肉，看你将昔比今，又是怎么个神气活现法？！”

于是，君不悔淡淡的接上了口：

“你不是待要摆平么？怎的又变了卦？抑或你手高量宏，准备同时收拾我们两人？”

第三十章：好一番龙争虎斗

呆了一瞬之后，孙秋月恼羞成怒，直着脖颈尖叫：

“老娘便让你一老一少，两个杂碎一遭儿上，看看老娘我能不能将你们掠倒一双？”

花瘦影笑咪咪的道：

“你也用不着拿鸭子上架，打肿脸充胖子啦，我说小天香，过招搏命，可不是勉强之事，有多少力气才能挑多少重，你愣要硬起头皮摆场面，怕就要落个大难看，其实这又何苦？算了算了，还是我姓花的在此斗胆，向你领教几手高招，有本事，老命一条任由处置，反过来说，我亦不会轻饶了你，怎么着，上是不上？”

孙秋月啾啾有声的自齿缝中出气：

“正好拿你祭旗——花瘦影，就这么说定！”

花瘦影欠了欠身：

“请吧，此刻卯上，恰是时候。”

不等花瘦影出阵，方梦龙已靠近他的身边，低促的道：

“瘦影，这婆娘颇为凶悍，闻说她最擅长的一种功夫名叫‘九魂大搬引’，施展起来虚幻莫测，千变万化，每每伤人于目眩神迷之中，你可千万要小心啊！”花瘦影安闲自若的道：

“小天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大底有数，我袖笼中拢着何等乾坤她却不甚清楚，知己知彼，胜券在握，梦龙，你宽念，这老帮子就会七十二变，今天我也包把她压在五指山下，没有三分三，还敢上梁山？”

方梦龙牵动着唇角：

“这就好，但仍不能失之大意。”

往前跨出几步，花瘦影对着孙秋月做了个揖：

“我这厢候着啦，小天香。”

只见孙秋月双臂飞扬——倒有几分天女散花，乘风起舞的味道——人已飘向半空，黑白交杂的长发飞拂四散，宛若一把碎裂的云絮，当这一切影像还正凝聚在人们的眸瞳中，怪异的是她实质的形体已来到花瘦影背后，一指如戟，猝点花瘦影背心！

花瘦影寸步不移，挺立如山，就在敌人一指戮出的同时，他身若狂贱般暴旋六尺，旋动间风起尘涌，更带着一抹金光灿烂的芒彩往回飞扫，其快其疾，无可言喻！

孙秋月仅仅那么一闪，身形已飘离原位，明明看她是移向花瘦影的右侧，却难以思议的到了花瘦影的左边，双手翻处，一片黑亮的砂雨仿佛一群毒蜂般蹿投而出，无声无息，却笼罩住方圆寻丈的面积。

一声大笑，花瘦影腾空三尺，悬虚翻滚，手中的金蛇软剑顿然变成了活的，但见剑首昂颤，剑身扭转，金芒溢射中仿似千蛇蜿蜒，无隙不在，无孔不入，点点黑砂骤而进溅弹跳，竟没有一粒沾上花瘦影！

观战的方梦龙这时才吁了一口气，所谓外行看热闹，行家看门道，双方这一交手，虽然只有几个回合，大概的强弱已可略知分晓；孙秋月的长处在一个巧字，花瘦影的优势占一个“定”字，任你千般妙，我有不变之规，无论孙秋月的身法步眼如何玄异诡密，花瘦影却能准确判断敌人的确实着落，明辨对方的出击位置，据而制敌机先，这样一来，孙秋月就不免深受牵扯，处处捉襟见肘了。

君不悔禁不住欢颜流露，轻语方梦龙：

“伯父，我看这一遭孙秋月是撞正大板，用不了多久，就要在花前辈手下栽个灰头土脸啦！”

微微颌首，方梦龙低声道：

“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如果没有样特殊意外的话，瘦影应该可以制服孙秋月；不过说真的，这婆娘的一手挪位移形之术，亦确然可观！”

君不悔道：

“我也曾遇到过一个和她身法近似的高手——”

君不悔指的是在“顺安府”盛家对过仗的辛回天，话一出口，他才发觉此时此地，提这桩事极为不妥，于是赶紧闭嘴不言，好在方梦龙全神贯注在斗场之中，没有追向他碰着好手是谁，但旁边的顾乞却插上话来：

“孙秋月的提纵身法相当特异，当今江湖之上，与她路数近似的人物尚属少有，君不悔，你遇着的那个角儿又是个什么出身来历？”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顾乞早不说话，迟不出声，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排了这么一个问题发问，君不悔心里嘀咕，却不得不含混的道：

“回顾老，那人不曾明报字号，也不肯显示身份，只惊鸿一瞥，便自渺如黄鹤，所以至今还不晓得何方神圣，可是他的动作身形，却与孙秋月十分接近……”

哼了哼，顾乞道：

“你这样岂不等于白说？”

君不悔陪笑道：

“原是即刻思起这样一个人，触景忆起如此一段往事而已，欲待深究，自难周全，随口一提，却未料到顾老兴趣恁厚——”

顾乞正要说什么，方梦龙已神色骤紧，低叱一声：

“注意——”

场中的孙秋月身形倏然飘闪，刹时现出九条真幻不定的影像来，九条影子分成九个不同的角度，有若厉恶鬼般扑聚向一个焦点——孙秋月的容貌本来就丑陋奇突，这一幻形分影，由于动作的快速，光线与空气的混和波荡，便显示出一股妖异的气氛，令人觉得这个婆娘果真是魔邪之属，有鬼魅之术，一种无形的怖栗感几乎是逼人而至！

花瘦影在一刹之前卓立不动，一刹之后对准左侧的一条影子暴冲猛袭，金蛇软剑洒出流光如电，寒芒似雨，如此密集又强烈的全力搏击，其他的八条影像，但凭回旋翩飞，他好像一概视同不见！

事情有始即有终，总有完结的时候，现在，就是这场拼杀完结的辰光了。

孙秋月分形攻击花瘦影，并不是仅以双掌为工具，黑亮的毒砂暴飞迸射，鳞片似的冷焰串接，有针芒穿舞，梭影交织，她的衣裳之内有如一座设备周齐的暗器库，她就形若九手女蜗，只是不曾拿彩石补天。乃是以暗器伤人了。

双方的交触极快，了决亦快；一声凄厉悠长的嚎叫出自孙秋月的口中，九条影像立敛为——这可是她的本体真身，此刻，她这条本体真身便仿佛一只断线风筝，摇曳摆舞的飞了出去，又血淋淋的坠跌下来，要不是尚刚及时掠前接住，只这一摔，就包能将她摔断了气！

孙秋月并没有死，受的伤却是不轻，花瘦影的金蛇软剑在她胸前背后，连划开七道纵横交错的血槽，肌翻肉绽，深可见骨，她本来就瘦鳞鳞的没有几两肉，剑刃切肤，则更入木三分，全身上下就越发血淋漓，不堪卒睹了；尚刚才将这位小天香义妹接在怀里，竟亦染成了半个血人！

花瘦影仍旧和动手之前一个模样，气定神闲的站在原处，气定神闲的让顾乞拔出他右肩上一只燕尾短梭，剔出左背侧的两枚钢鳞片，形态之轻松自若，就好像是别人在剜肉取物一般，果然有一股威凛之势！

孙秋月犹在她义兄怀中挣扎，一边挣扎，一面声嘶力竭的嚎叫：

“放我下来……大哥，你把我放下来，我就不信拼不过姓花的这个老王八蛋……我恁情赔上这条命，好歹也得拖着姓花的给我垫背……”

尚刚僵着脸，表情相当难看：

“你给我安静点，六七十岁的人了，怎么也这样沉不住气，几十年江湖你是怎么混过来的？”

无声的叹喟着，他又将脸面偏低：

“你伤得如此严重，还待逞什么能？休要吵闹，我总规会替你挣回这个面子就是！”

身上起了一阵痉挛，孙秋月痛得嗓音都走了调：

“大哥……妹子无能，妹子无能啊……可是妹子却咽不下这口鸟气，姓花的什么东西？竟也能将我摆布成这副熊样，大哥，这不正是割我的肉，他亦在抹灰大伙的脸哪……”

尚刚把孙秋月轻轻放落，边冷峻的道：

“秋月，你不要再多说话，这里的事，自有为兄的处置了断！”

孙秋月不停的抽搐着，不知是那身伤在痛而是一颗心在痛，总之小天香已经完全不像小天香了，倒似一只落水狗，垂头丧气之外，另带着无限狼

狈，但她却好歹闭上了嘴，没有继续叫嚷下去，尚刚双目火毒的瞪视着花瘦影，脖颈间浮起一条青筋，字字酷厉：

“姓花的，你未免太也心狠手辣，我义妹与你并无深仇大怨，居然将她伤到这步田地，如此卑劣作风，算得上哪门子叫字号的人物？”

花瘦影咧嘴一笑：

“所谓当拳不让人，保况还是对立的敌人？动刀动枪的场合，一旦真个卯上，谁也发不得慈悲，行不了善心，没要她的命，业已是无上功德，姓孙的老虔婆话说得狠，不料几手把式却与她的言语配合不上，栽个斤斗，亦叫活该！”

方梦龙接口道：

“龚弃色有言在先，大家各凭本事争存亡，死活无尤，尚刚，可别输了一场就节外生枝，寻些歪理找岔，我们还是照规矩来的好！”

一昂脸，尚刚不答方梦龙的碴，仍冲着花瘦影道：

“我义妹落败受伤，只怪她学艺不精，技不如人，挨刮挨打，是叫活该，姓花的，你不妨成全了我，让我也尝尝活该的滋味！”

形色一冷，花瘦影老实不客气的道：

“这是干什么？车轮战么？尚刚，就算我受激下场，豁力以赴，试问你的人还要不要这张脸、能不能再面对天下人？简直是岂有此理！”

尚刚似乎忘记了双方的约定，也忘记了道上的传规，他怒声道：

“要不要脸是我们的事，能否面对天下人也是我的事，无庸你来操心，我只向你，你敢不敢与我再斗一场？”

花瘦影不禁肝火上升，杀机顿炽，一张肥大的脸孔涨得赭赤，他暴烈的道：

“大名鼎鼎如‘就来报’尚刚者，原来却是这么一个无可理喻的泼皮，倒委实出人意料，真个闻名不若见面，见面不过如此，姓尚的，我花某人既然来了，现在就不含糊你们，撂倒一个，便不惜撂倒一双，你当吃定了我？早着呢！”

往前跨出几步，尚刚表情轻蔑：

“请吧，卖弄嘴把式，何如亮出手把式？”

一手按住花瘦影，方梦龙平静的道：

“不要中了他的诡计，瘦影，占便宜有这等占法的么，你权当姓尚的是在放屁，摆道摆得如此齷齪，格调亦未免太低下了！”

尚刚怒视方梦龙，粗厉的咆哮：

“你是在骂我？”

方梦龙生硬的道：

“我在骂那个居心叵测，起意卑鄙，妄图以车轮方式取巧投机的无耻匹夫！”

突然一声狂笑，尚刚面颊痉挛，形状狰狞：

“好，好，骂得好，方梦龙，就凭你这个胆量，我便不得不掂掂你的斤两，看你到底有几多本钱，竟敢如此出言不逊！”方梦龙毫不示弱：

“早已等着你挑战了，尚刚！”

在尚刚背后的龚弃色，一面为他的干二姑敷药包扎，边尚不忘替干老子呐喊助威：

“宰掉他，义父！”

阴沉的一笑，尚刚道：

“这一遭，他绝对万劫不复，永难超生！”

方梦龙十分恬淡的道：

“那要试过才知道，尚刚，你不要过份乐观才好。”

君不悔从一旁闪出，躬着身道：

“怕父，这一阵，请准晚辈出战，领教尚前辈的绝学高招！”

方梦龙轻声道：

“小友，你无须替我担心，姓尚的功力如何，我自有计较，倾力一拼，犹不知鹿死谁手，他不一定能占得了上风！”

又凑近了些，君不悔压着嗓门：

“时值非常，请伯父恕我直言无状；伯父，尚刚修为深厚粗博，出招尤快，伯父有一腿残疾，难免影响行动，而高手对决，毫厘之差即生死之分，怕父以命赌气，正好人其彀中，最是失策不过——”

眉心微皱，方梦龙迟疑的道：

“这家伙盛气凌人，我岂能叫他看扁了？”

君不悔低声道：

“他正是看中怕父的这项弱点，才舍下一个受了伤的花前辈，另挑一个身有残疾的伯父你，这种阴着拣便宜以图各个击破的下作伎俩，伯父旁观者清，怎么一待当局就迷了呢？”

连连点头，方梦龙释然道：

“说得不错，怒念一起，能灵穿台，能混心智，我差一点也就沉入这魔道轮回了，尚刚意存恶毒，真正不是善类！”

那一头，龚弃色在鬼叫：

“姓君的，你休想转移目标，强自出头，正主儿是我，我早就指定要和你决一死战，你若耐不住了，现下就可比划，如今竟冲着我干老子上阵，莫不成你是孬了种，破了胆，不敢同我对卯？”

君不悔谦和的笑笑？

“你别急，龚弃色，我给你打包票，等我侍候过尚前辈之后，保证你还有接手的机会！”

龚弃色的嗓调让高了：

“我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若不手刃于你，实难泄我心头之恨，你想在我义父掌下送终，尽早别做这等美梦，君不悔，你的命是我的！”

有些啼笑皆非的君不悔，无可奈何的摊摊手：

“我的命不是任何人的，是我自己的，不论谁想要我的命，都得拿出点衬头来才行，不过你放心，尚前辈和你，恐怕还不一定要得了我这条命！”

尚刚挥手阻止龚弃色答话，他双眸中闪耀着赤漓漓的光彩，形态间有一种慑人的森酷：

“你在‘栖凤山’曾经露过一次脸，君不悔，但那次你露脸亦非没有付出代价，我们彼此间全受到血的教训，我们都遭至相似的惨痛，因此你不必狂妄，眼前的情势，只会旧事重演，或者更将扩大那惨痛的后果，我们预期流血殒命，不得全归，而你，君不悔，你的死亡就是我们待要须索的赔补！”

君不悔安详的道：

“好吧，尚前辈，且请决定一下，我的命先要赔补给贵方的哪一位？”

龚弃色尖叫一声，有若被人在心肝上拧了一把：

“当然是我！”

尚刚回头瞪了干儿子一眼，威严的道：

“弃色，不要冲动，该是你的，自然会留给你，目前悍敌逞威，却须审慎应付，过得了关口，你当可随心所欲，否则，连‘栖凤山’都回不去了，更遑论其他？”

龚弃色不甘的道：

“不管怎么说，义父，姓君的性命必得由我亲手了断！”

尚刚心里一直打了个结，君不悔技艺之强，他早已领教过，虽说先时“栖凤山”那一场恶斗，君不悔也受创不轻，但他们乃是聚合多人之力，方始造成那样的结果，两相比较，他们付出的代价更为巨大，眼下要和君不悔单挑独斗，他实在没有多少把握，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龚弃色的修为深浅他知道，因然另外安排得有制敌之计，但是干儿子已见气浮，此际抢着上场，笃定凶多吉少，他自己搪这一阵，亦是硬着头皮，不过拿的是个“稳”字诀，但求落个全身而退，再推进第二步行动，由此对龚弃色的叫嚣，已感不耐，脸色倏沉，他厉声道：

“你给我一边歇着，不准再闹，一切事情，我自有定夺！”

半躺在地下的孙秋月当然明白义兄的心思，她呻吟一声，有气无力的招呼：

“弃色，弃色呀，你别跟你干老子争，他有他的打算，包不会叫你受委屈！……唉唷，痛死了我，你倒是快点过来瞧瞧……”

龚弃色阴着面孔，不情不愿的走向孙秋月身边，嘴皮翁动着，却不知在诅咒哪一个。

尚刚踏前一步，朝着君不悔道：

“辰光不早，姓君的，咱们开始吧。”

君不悔冷静的道：

“尚前辈，上次过招，前辈是赤手空拳，这一遭，前辈仍打谱不用兵器么？”

重重一哼；尚刚道：

“这是我的事，无庸你来操心！”

君不悔笑笑，道：

“我明白，下一句是我只管操心自己的性命就成；但尚前辈，我却有言在先，一旦动手搏命，我必出刀相应！”

点点头，君不悔又道：

“但白的说，我不会与前辈缠斗，我将以最擅长的刀式来速战速决，就如同‘栖凤山’那次的情形一样，因此，前辈如果不用兵器，只怕光凭气势讨不了锋刃的便宜！”

冷森的一笑，尚刚道：

“你倒很能替人设想，不过我再说一次，以何种手段较斗，乃是我的问题，你不须费神顾虑，同样的，我也不会为你有所顾虑！”

轻轻拱手，君不悔道：

“前辈，请！”

尚刚双手平伸，有如大鹏展翅，平伸的双手又忽然分成上下，右手指天，左手指地，两眼凝视于一点——君不悔的眉心中间！

于是，一抹青蓝色的冷芒闪缩在君不悔的手中，“傲爷刀”又以它一贯

的森寒面目展现，刀身上的那只眼睛仿佛正在缓缓张开。

尚刚的脸部肌肉骤然抽紧，呼吸也不由急促起来——像他这样老于搏杀、深具格斗经验的前辈人物，原不该发生这种迫切的反应，但是，当一个人对某一桩物体怀有惨痛回忆，而又在情况相似的场合重见那桩物体的时候，回忆勾起精神上的悸动，亦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尚刚不会忘记，“傲爷刀”曾经舐过他的血，裂过他的肉，造成他身上永不能消失的六道疤痕！

君不悔出手了，一刀平削而来，刀势缓慢，然而青蓝色的光华却似雾起烟笼，刹时迷漫扩散，那一刀有如带起云絮的衣角。

尚刚半步不移，他不在乎这一式，他在乎的是蕴藏在这一式刀法后面的杀着！

不错，“傲爷刀”平推至半途，刀尖猝然指天，锋刃蓦而向两侧回旋，一个美妙的光环便那么完整的连接而成——那是两度弧线的抛引，圆的精密吻合；而光环难灿亮丽，有若巨月倒悬，晶幕滚动，一溜冷电便在这时从晶幕中激射而出，去势之快，无与伦比！

尚刚暴喝如雷，身形宛如一只陀螺般倏旋猛转，同时双掌翻飞，劲气立涌，阵阵无形无影的火热狂飏，排山倒海也似卷袭向君不悔四周。

刀芒倏颤又闪，那一溜寒电瞬息间幻化为十六道流光，十六道流光自十六个不同的角度汇集到一个目标——尚刚的尊体。

这一次，尚刚没有一飞冲天，他吐气开声，像是龙吟虎啸，双手并合上抛，只听到“噗哧”一声裂响，斜角七尺的空中气流回荡，立时聚成一团淡淡的赤雾，几乎不分先后，尚刚手里已多出一杆银亮铮光的“神仙刺”，这杆“神仙刺”随着他腾挪如风的动作贴身打转，但见银辉炫灿，上下交识，而刀锋斩削，与银芒击撞，那一蓬一蓬的星焰便迸散得凄艳刺眼了。

各形各色的光影飞射流穿，结果即蕴含于每一线、每一点光影的巧妙布局中；尚刚蓦地脚步踉跄，连连抢出五尺之处方才勉强站稳，他肩头血流如注，右胸也裂开一条半尺长的血槽，他却咬着牙不吭不哼，愣是用手里那杆残痕斑斑，布满缺口的“伸仙刺”支撑着身子不使自己摇晃——君不悔早已倒翻六步，刀收光敛，正微喘着气煞势稳身，他没有受伤，至少，现在还没有受伤。

就在双方这看似收场、拼杀业已告一段落的俄顷之间，空中斜角七尺高处的那团淡淡赤雾犹在浮沉回荡，却在君不悔刚刚站定、尚未缓过气来的这一刹，突然“啵”的一声裂响，叫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呼”声自斜空卷落，顿时狂飏横扫，火热的劲风旋涌，所笼罩的范围，几有寻丈之广！

变起不测，君不悔待要躲避已是不及，他原地横滚，“傲爷刀”溜体闪掣，光华四射中，他的身体完全卷裹于那道浑厚的晶幕里，看上去，就像一只发光的蚕茧！

飏散力消，君不悔一跃而起，竟是满面通红，他身子歪侧“哇”的喷出一口紫血，当这口紫血喷出，绯红的脸庞却又一下子变得惨白。

尚刚仰天狂笑，嗔目如铃：

“君不悔，我早说过天下没有不付代价的胜利，你想在血腥中求荣耀，便必须以自己的鲜血来换取，你还待逞强露脸，就让我们一起来共享这惨痛的结果！”

透了口气，君不悔显得有些疲乏，他却仍能使自己面带微笑：

“你说得很对，尚前辈，我也算付出代价了，而结果虽然惨痛，到如今尚未有结果，彼此扯得平扯不平，还要看跟来的演变，前辈有孤注一掷的决心，我们也刮玉石俱焚的打算，那惨痛，总是免不了了。”

尚刚刮了胸前一指头的鲜血洒向地下，花白的头发竟似根根竖立，他暴烈的道：

“很好，既然大家都有拼死的意志，就不用只挂在嘴皮子上晃荡；我们业已把话撂在前面，这一会是生死会，到如今却未见生死，实在遗憾，但愿接下去双方能硬挺到底，做一番斩草除根、永绝后患的壮举来，则彼此一了百了，再无恩怨纠缠！”

君不悔大声道：

“尚前辈何不干脆容我二人继续搏杀？再战一场，绝对可分生死，或是你除我的根，或是我刨你的底，保证做到永绝后患，一了百了！”

一愣之后，尚刚勃然大惊，他伸指如戴，连口沫都喷出老远：

“姓君的小辈，你简直嚣张到了极处，你以为我刀伤在身，血流不止，就正可乘虚而入，借机相制？我叫你这好狡阴狠的东西做得好梦，这一战我若不能取你性命，哪怕力竭至死，也万万不会罢休！”

君不悔一点也不激动，不但不激动，声调更一下子变得柔和了：

“这才是根本解决纠葛之道，尚前辈，一旦人死形灭，当然再无恩怨可言。”

那边 - - ，半躺着的孙秋月霍然坐起，顾不得身上伤痛，急忙尖着喉咙叫嚷：

“大哥，大哥啊，你带了恁重的刀伤，血染得半身透湿，如何还能紧接着和那小王八羔子再拼？就算铁打的金刚，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呀；伏虎师父，你他娘亦风凉了一阵了，眼前这一场，好歹你去顶着，务必叫我大哥先喘一口气……”

那法号伏虎的魁梧和尚微微颌首，山摇地动的走向前来，什么话都不说，跨一大步横拦在尚刚身侧，把一双的生光的牛蛋眼注定君不悔，好一派泰山石敢当的架势！

第三十一章：明火暗枪齐上阵

君不悔瞅着这位既不慈目，亦非善眉的出家人，慢吞吞的道：

“大师父，你可是要替尚前辈顶下这一阵？”

哪伏虎和尚喉咙轰轰作响，说话声音宛如响起连串的闷雷：

“正是，欲往极乐，何须在乎由谁超渡？”

君不悔微微一笑：

“大师父说得有理，便请大师父赐招吧！”

花瘦影叫了起来：

“又待重施故技、又想用车轮战？他娘便是君小友答应，我姓花的也不答应，转弯抹角就待讨便宜，天下哪有这等的美事？”

说着，他有意无意的瞟了旁边顾乞一眼，接着眨喝：

“这劳逸么，总得平均一下才是，闲得慌与熬得苦都不是办法，顾老兄，你说对不对呀？”

顾乞哼了一声，心里老大不是滋味，却不得不挺身而出：

“用不着花兄费神，本来这一场我就打算上去松散松散，只是人家指名叫阵，我不便越俎代庖，强行出头罢了，既趟了这湾混水，岂有犹豫不前的道理？”

顾乞的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主要在于对方指名挑战的角色君不悔，他乐得装聋作哑，窝在一边看戏，在下意识里，他认为“栖凤山”的人固乃仇敌，同样的，君不悔亦不算朋友，谁死谁活，皆不关痛痒，最好是两败俱伤，通通死光死绝，才叫称心如意，此来助阵，他是帮着方梦龙承当的，只要不牵连方梦龙，隔山观虎斗又有何不可？然而花瘦影偏偏看不过去，明着暗里将了他这一军，心中虽然恼恨姓花的坏了他的如意算盘，面子上却不能不撑，那股子别扭劲就甭提啦！伏虎和尚瞪着顾乞，左手上的纯钢念珠数得“夸”“夸”声响，沉沉浑浑的道：

“你来应卯？”顾乞闻言之下，越发有气，他眼珠子一翻，重重的道：

“别在那里人五人六像他奶奶真的一样，我来应卯？说不准我来送你修成正果，得道飞升，娘的，摆什么臭架势！”

伏虎和尚却不愠不怒，只是冷淡的道：

“出家人不作兴潜越之举，这位施主，贫僧端等你出手了！”

顾乞右手伸抬，袍袖滑落至臂弯，于是，他缚系于时侧的“缺月刀”便亮了出来，金光堆灿如故，仍是那么巧致，那么纤细，那么透着杀气！

突兀间，言明不作兴僭越的伏虎和尚跨进一步，左手上的纯钢念珠“哗啦啦”暴响，兜头斜砸顾乞，同一时间。方便铲由下往上挑戮，铲刃尽掀，宛如挑起一蓬晶雪！

顾乞大骂一声，身形侧滚，却在侧滚的一刹弹高七尺，“缺月刀”洒出一溜星芒，而星芒尚在凝形未散，他已倏然穿舞腾旋，三十九刀分做三十九个不同的角度暴刺敌人！

方便铲“呼轰”抡展，布成一团一团密密回转的光环，空气在光环的周遭涌荡流挤，泼出阵阵奇异的呼啸声，顾乞刀似雷闪，锐疾若矢，却竟然穿不透伏虎和尚这浑厚的光环；刀随身转，他聚而掠出两丈之外，伏虎和尚并不追赶，抖手一挥，一枚纯钢念珠已循迹射去——

这只是一枚念珠，但是，念珠破空的速度却非常惊人，仅见念珠出自伏虎和尚之手，即已超越顾乞前面，比顾乞更早的到达他预定的落脚点，因此看上去不是念珠追袭顾乞，而是顾乞追撞念珠！

急掠的身形猝向下沉，顾乞拼力挫腰塌肩，“缺月刀”从左腋下飞挑，“当”的一声火花四溅，堪堪将临头的那枚念珠磕开，脚尖沾地，业已一身冷汗！

这伏虎和尚除了外貌猙猛魁伟，其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殊之处，但露了这一手，却不由不使人刮目相看，凭顾乞的本事，竟亦被他弄得这般手忙脚乱，险险便遭了个大难堪，和尚的修为，恐怕就不只一眼眼了。

方梦龙望了望花瘦影，花瘦影两手一摊，压着嗓门拿言语：

“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以斗量，梦龙，这秃驴居然怀有这么一身好功夫，委实出乎意料，半路上杀出这么个程交金来，顾老乞可有得消受啦！”

方梦龙面色凝重的低声道：

“我们要多注意场中变化，随时打接应，万万不能让老顾栽斤斗！”

不带笑的一笑，花瘦影道：

“我总尽力就是，顾老乞猴在一边，打谱拣个柿子捏，这一下好，撞正大板，偏叫他碰上个棘手的货，吃不完，兜着走哪！”

方梦龙没有作声，心里却有数得很，花瘦影与顾乞虽然都和他是过命的交情，几十年的老兄弟，但他们两人之间来往却淡，彼此格格不入，平时里就各自看不惯对方，这一下，花瘦影有幸灾乐祸的味道，也算是一种直觉上的报复吧。

场中，顾乞仍采取快攻快打的战术，刀挥刀舞，纵横如电光石火，身形飞腾游走，掠闪若飚；伏虎和尚却稳扎稳打，只做着幅度极小的移动，方便铲仿佛长枪大戟，指顾之间，云涌风生，方圆寻丈之内，几乎全是威力笼罩的范围！

双方这一场鏖战，极快便过了五十余招，一边是团团打转，一边是泰山不动，形势发展下去，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乃是可以想见之事，顾乞如今不但是头冒冷汗，更是热汗透衣，他不禁越斗越火越气，心神浮动间，刀法招式就更显得散乱了，方梦龙不禁连连摇头。

十分忧虑的凑近花瘦影耳边：

“老顾今天相当失常，这样弄下去，早晚要落败，瘦影，我们得把紧点，千万别叫老顾吃亏太大，那伏虎和尚逮着机会待下重手了！”

花瘦影目光凝聚，轻轻的道：

“别的不怕，就怕这秃驴抽冷子卖弄他的念珠，他投掷那玩意的手法颇为怪道，不仅快，且难以预防，梦龙，但愿顾老乞反应早，我们来得及——”

对面，尚刚也在向龚弃色不停咕哝着什么，两个人全面有得色，眉舒目展间，似乎专等着伏虎和尚旗开得胜，替他们去除一口鸟气了！

就在此际，顾乞挥刀成束，斗然间二十一刀化成七束冷电迸溅的光华飞刺敌人，于对方方便铲挥截的瞬间，他连人带刀合为一体，在金灿灿炫目的芒焰中从斜角突入，快不可言的撞击伏虎和尚！

伏虎和尚笑了，沉沉浑浑，声若闷雷般笑了，他的方便铲骤幻流瀑，寒光晶芒汹涌澎湃，如波似浪，三枚纯钢念珠便碎现空中，正好迎向带刀撞入的顾乞！

三条人影暴飞而起，方梦龙与花瘦影只差一肩，而君不悔落后三尺，但是他的“天泣血”却一式抢先，刃飞锋掠有如来自极西的电火，青蓝色的异彩宛似割破了天幕，映花了人眼，两声金铁的碰击声合为一响，两粒纯钢念珠碎散纷坠，顾乞闷吭一声，重重跌落于地，伏虎和尚也曝吼着歪歪斜斜退出六步！

凌空的一方梦龙与花瘦影急速折掠而回，双双奔前扶起顾乞，顾乞则早就痛得脸上变色，五官扭曲——那枚核桃大小的纯钢念珠，业已将他左腿胫骨击断，皮裂肉绽中，尚有碎裂的骨茬透肤而出！

包括顾乞自己，大家都是明白，顾乞这条命完全是君不悔救下来的，伏虎和尚那三枚念珠，本来是对准了顾乞的额头、前胸、左腿胫骨三个部位掷射，而照当时的情势来看，顾乞显然没有一处躲得过去，他被引入这样的劫难中并且无法对伏虎和尚做相对的报复，充其量也只能使伏虎和尚皮肉受创而已；君不悔的拼力施援，不但截阻了袭向他致命部位两枚念珠，更令伏

虎和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顾乞胫骨虽折，心中有数，这份感触，却错杂得无以名之了。

方梦龙冲着来到一边的君不悔，激赏赞佩之情溢于言表：

“好，小友，干得好！”

花瘦影也一伸大拇指：

“有你的，后发先至，真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老弟，我服你了！”

君不悔倒不禁有些腼腆，他傻傻的咧嘴一笑，颇为歉疚的道：

“那击向顾老胫骨的一颗念珠，可惜未能及时阻挡，要不，顾老也不必多遭罪了。”

方梦龙低声道：

“捡回一条命来，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小友，要不是你，那和尚几乎已经得逞……”

几乎得逞却未能得逞的伏虎的和尚，连肩带背一共挨了五刀，刀刀肉绽血溅，他大狗熊一样挺在那儿，竟然半声不哼，龚弃色又客串临时郎中，替和尚匆忙上药敷扎，一双毒眼不时恶狠狠的瞪视君不悔，光景是在暗示——这笔血债决不会了，迟早有你瞧的！

约定的四战决输赢，如今三战已过，虽然互有损伤，算起来君不悔这边应该是两胜一负，“栖凤山”方面的人马，除了一个龚弃色，就没有谁是囫圇的，问题在于，龚弃色他们一伙人承不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尚刚气呼呼的发了话：

“方梦龙，我们早就有言在先，把规矩定在前面，四战四决，单挑独斗，孰料你们竟是这样厚颜无赖，用如此龌龊的手段聚众凌寡，集四人之力围攻伏虎师父，这等无德无义的卑劣行为，实在令人齿冷！”

方梦龙镇静的道：

“我们并没有围攻伏虎和尚，我们的目的只是救人。”

尚刚形色凛厉的道：

“只是救人？然则伏虎师父受伤见血又是怎么回事？莫不成他自己故意往刀口上撞？”

君不悔插上嘴道：

“尚前辈，此乃救援行动下的延伸效果而已，如若不对伏虎大师有所牵扯，又怎生救人？先行攻击，后求自保，这是兵家常谈，前辈当较我等更为深悉——”

“呸”了一声，尚刚脸红脖子粗的咆哮着：

“一派胡言，满口谬论，你们使出这等阴狠伎俩，已将双方约定的规矩破坏无余，犹尚振振有词，强行狡辩，光天化日之下，难道就没有真理存在，不复是非之分？我尚某人纵然才薄艺浅，这口气亦万万吞咽不下！”

君不悔一听对方是打谱借题发挥，找碴儿挑眼了，他赶忙道：

“尚前辈，说好是四战四决，目下还剩一场，不如早断了，落个生死安心；这一场，贵方是哪位出马？我看龚弃色最为合宜，他等着与我算帐，只怕已等得不耐烦啦？”

正在替伏虎和尚包扎的龚弃色，闻立之下怒火升头，尖声吼叫：

“姓君的，你当我是含糊于你？不错，我等着和你算帐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场便让我们二人豁拼到底，不分存亡不罢休！”

尚刚火爆的道：

“没有这个活，规矩叫他们坏了，便宜吃他们占了，轮到咱们，又想从头上拣现成？弃色，讲信义、从约守，也得看是对什么人来，似这一窝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恶毒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和他们顺着搭！”

那孙秋月也如斯响应：

“大哥说得是，咱们这边一板一眼，挨个儿单挑独斗，人家呢？人家他娘的却明着使坏，暗里耍诈，并肩子糟塌咱们，再要被这杆子杀千刀蒙混下去，咱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捧着一个义理，却受恁般算计，这种当，可不能再上了！”

龚弃色好像也压住了冲动，打蛇随棍上：

“义父和二姑的看法也对，该怎么办，就请二位老人家定夺，敌酷如虎，其阴如蛇，我们不合一忍再忍，必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孙秋月泼辣的叫嚣：

“大哥，是时候了，该宰的宰，该埋的埋，自今而后，方能永绝余患！”

尚刚表情阴鸷，沉缓的道：

“恶例是对方先开，邪意是他们先起，也就怪不得我们心狠手辣，不留退步——”

几个人一搭一档，互为唱合，目的在预做推诿解脱，先替他们安排的行动找个理由，然后序幕拉开，形势也就没有那么尴尬了。

坐在地下的顾乞，固然痛得龇牙咧嘴，满头冷汗，却还耳清目明，脑筋十分灵光；他“嗖”“嗖”的吸着气，语声低促的道：

“梦龙，梦龙，你听这群活杂碎在扮唱哪一台戏？娘的个皮，他们果然早有埋伏，却偏来这一番做作，好把责任朝我们头上推，既掩遮了一条毒计，又有一篇道理可讲，真正用心可恶，卑鄙到顶！”

方梦龙点头道：

“我明白他们的打算，老顾，这早在我们预料之中，不管他们能否找着借口，伏兵的发动亦必不可免，江湖事，原来就是这么一套，没什么可气恼的！”

猛一错牙，顾乞恨声道：

“恁情摊开来大干，我也看不惯这种阴着使坏的作风！”

君不悔忽然笑道：

“顾老快人快语，光明磊落，实在令人敬佩。”

听到君不悔这几句话，顾乞明白他是皮里阳秋，另有所指，再一想自己的作为，可不是言行非一、互为矛盾？任是顾乞老于世故，皮厚脸韧，也不由面孔发烫，一时讷讷的竟不知何以为答了。

花瘦影不知道他们当中还稳藏着这么一段恩怨，君不悔表面颂扬顾乞，这位花滴溜却当他果真是一心敬仰，不禁淡淡的加上一段：

“顾老兄么，人是挺爽快的，只是性子比较暴躁，有时候，胸襟度量方面的修养还差那么一点点火候，如果稍加自抑，就益发完美无暇啦；顾老兄，黍为故友，直言无忌，你可千万别见怪才好！”

顾乞有些哭笑不得，想顶驳几句又临时找不出适当的词汇来，况且大敌当前，伤腿更痛，也一时没有这个心情，他干涩的打了声哈哈，灰着一张脸不再吭气。

方梦龙赶紧插进来道：

“我们且等着看对方玩什么把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他们伏兵先动，我们连借口都不必找，跟着就可引发奥援，对面顶上！”

君不悔凝目瞧着那边，低声道：

“看样子他们就快有动静了，伯父……”

方梦龙颌首道：

“我会准备好，等对方先露原形再说！”

但见尚刚背过身去，又突然一个回转，抖手之间，一只长只三寸的响铃箭破空而去，箭尾吊着的那枚银铃叮当有声，摇曳经天，在划过一度半弧之后也将它清脆的铃声传扬到弧线所涵括的每一个角落！

于是，那边打麦场的几座残破空屋里，便立时人影闪晃，如飞也似掠出了七条人影，七个人甫一出现，马上分散成一个半圆，然后就这个半圆的阵形迅速移近，遥遥将方梦龙与君不悔他们圈到当中！花瘦影打鼻孔里冷冷一哼，鄙夷的道：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什么阵仗也使得那招不要脸！”

君不悔细细端详那七个不速之客，啊哈，他居然认得其中的一多半——领头的就是断掉左臂的“大鹰爪”尉迟英德，后面跟着“一刀断流”花大川、歪脖子斜嘴的樊冒隆，另一个干瘦宛如骷髅般的仁兄他也在“栖凤山”打过照面，再就是龚弃色的首席妾侍曹兰，曹兰左右还贴着男女两员大将，一位是曾在“栖凤山”谷顶抗过霍长尸体的大姑娘，那男的，不正是早先前来下达战书的黑衣人？尚刚朝着他的伏兵挥了挥手，转过头来大叫：

“方梦龙，你们既然不仁不义，罔顾规约，也就怪不得我方难遵信守，要将你们个个诛绝，半口不留！”

方梦龙从容不迫的道：

“事到如今，正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尚刚，你不必说些场面话来掩遮，我也犯不着再客气，横竖各凭手段，烂仗打到底也就是了！”

龚弃色声声冷笑着道：

“姓方的，我倒要看看你们一共两个半人，待要如何来打这场烂仗？”

方梦龙深沉的道：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龚弃色，你们有你们的阴谋，我们也有我们的因应之道，你总不会以为我该信任你吧？”

脸色微变，龚弃色有些不自在的放狠了声音：

“什么意思？”

方梦龙只是一声长啸，啸声仿佛猿啼鹰唳，遥遥传出，而应着他啸声袅绕的尾韵，左侧方的那道土岗之后。蹄声骤起，尘沙飞扬中十余乘铁骑业已翻岗奔来，声势还颇为壮盛！龚弃色脸容僵硬，唇角不停的抽搐，他强忍那一股焚心的怒火，咬着牙道：

“你真不是个东西，方梦龙，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假正经，伪君子，你的所行所为，比我们犹要毒上十分！”

一按方梦龙肩头，花瘦影抢着说了话：

“兀那贪淫好色的白眼狼，怎么着，只准州宫放火，还不许百姓点灯？你们这群下三滥可以预布伏兵，我们难道就不能先做防范？老实明说了吧，对什么角儿用什么手段，早看透你们不是些正里八经的货，哪能把三纲九常顶在头上向各位撇清？现在的情势恰好不过，铁扫把碰着石地堂，大家硬着冲吧！”

尚刚瞑目暴叱：

“孩儿们，今日务必给我斩尽杀绝，一个也不能放过！”

嘿嘿一笑，花瘦影道：

“好大的嗓门，可真吓着我了！”

方梦龙回头高声招呼：

“银旗三义！‘韩门四杰’！‘西鹤’窦兄，还有‘天目五鹫’的四位兄弟，多谢隆情高谊，适时来援，尚请暂且驻马，待机而动！”

十二乘铁骑纷纷在两丈之外停了下来，带头的是个年约五旬，一表斯文，瘦瘦小小的白面书生型人物，那人身在鞍上拱了拱手，声音不大却清晰传至：

“我等一切准备就绪，谨候方兄吩咐；‘栖凤山’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划道，我窦晚樵是第一个奉陪！”两眼发直的龚弃色一张面孔业已青得泛绿，他喃喃的道：

“这个当可上得大了，姓方的哪来这等神通，把‘西鹤’窦晚樵都择缀了来……”

孙秋月也撑起上半身，龇牙咧嘴的骂：

“我说呢，‘天目五鹫’怎么会只到了一个花瘦影，哪四只扁毛畜牲却是去了何处？真正远在天边，近就在眼前，一窝子全到齐啦，他娘这一道可被摆得不轻！”

尚刚亦心知情况不妙，但只得勉强沉住气：

“不用紧张，如今正是势均力敌，谁也压不过谁去，我们要抱定必胜必成的决心，倾力死战，豁拼到底，则我方拔旗夺魁的机会更大！”

这是激励士气、振奋人心的话，实际上哪一边“拔旗夺魁”的比算大，连尚刚自己也毫无把握，然则对方来势甚壮，锐猛之概逼人而至，他又不得不拿言语先将场面稳住，要是他这为首的也露了怯意，现了颓像，大局就更不可为了！

干涩的咽着唾沫，龚弃色艰晦的道：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义父，不拼也不行了，索性早早卯上，分个生死存亡！”

猛一点头，尚刚蓦然嘶声狂吼：

“孩儿们，给我狠杀！”

第一个扑上去的就是龚弃色，而第一个截向他的亦是君不悔；尚刚身形才起，方梦龙已正面堵上，花瘦影迎击伏虎和尚，孙秋月颤巍巍的挺身站好，瞅着断了腿的顾乞，心里方在打该不该拣姓顾的便宜，那边。十二乘铁骑已狂冲而到，十二条人影离鞍飞起，恰好接住分别切入的对方七人！

血战就这么开始了，刃光、寒芒、锐风，映衬着人影的奔掠冲杀，衬托着那透白心肺呼号叱叫，力与劲在汗水中挥展，锐利和坚硬相互击撞，赤眼相向，恶生胆边，然后，便注定了人命的殒落，鲜血的流淌……

君不悔截住龚弃色，正所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一次，龚弃色除了竭力运用他那玄妙诡异的身法之外，手上也多了一件家伙——一只黝黑乌亮，又短又沉的“问心笔”；直到如今，君不悔才大概搞清楚姓龚的武学沿传的特性，他惯于空手应敌，显然是受了义父尚刚的熏陶，而他身法诡奇，变化莫测，却十分接近“小天香”孙秋月的路数，尚刚不到紧要关头决不施展兵器，龚弃色亦是如此，照目前的情形看，姓龚的露出“问心笔”，正如

同他干老子现显“神仙刺”，光景全到拼命的时候啦！

方梦龙力敌尚刚，便宜占在尚刚先前受伤的份上，虽说这位“就来报”功高艺强，身上的刀创却相当影响了实力，何况方梦龙本亦不是盏省油的灯，这时双方全在倾尽所能，毫不相让，尚刚要想扳倒方梦龙，可就大不容易了。

与伏虎和尚火并的花瘦影，说起来最不轻松，那和尚肉绽未合，血浸重衣，居然就同个没事人一样，珠环施舞，利铲翻飞，仍然力大招沉，风起云涌，逼得花瘦影的金蛇软剑难以递进，只在外圈打转，他不禁心里直犯嘀咕——可千万别弄成个顾乞第二才好！

另一对相互虎视眈眈却对峙不下的人物，一个是断了左腿胫骨的顾乞，一个是遍体鳞伤的孙秋月；孙秋月固然有心趁机摆平顾乞，却对自己是否具有此种能力颇生怀疑，而顾乞表面上沉着镇定，暗地里实在捏着一把冷汗，孙秋月的特异身法他已经亲眼目睹过，在此际一腿残缺的情况下，若是姓孙的婆浪果真朝上扑，能否自保，他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两个人各怀鬼胎，又各存忌惮，便大眼瞪小眼的这么互瞅着，一半时里，谁也不敢先行冒险出手。

而双方伏兵皆起，所引发的一场混战，场面可就十分热闹了；“银旗三义”那三面以银丝掺合着钢线混编成的三角形尖杆大旗，飞扬于“大鹰爪”尉迟英德四周，尉迟英德在以前或者不把这三面银旗放在眼中，但自他折去一臂之后，功力大受影响，两边这一接触，形势就不很佳妙，独臂战三旗，竟然异常辛苦，进退之间，已透着力不从心的窘迫。

“韩门四杰”是四个精悍结棍，充满活力的小伙子，四兄弟使的都是同样的兵器——栗木镶包铜头的双节棍，棍起棍落，旋舞如风，在连接双棍的铁环急剧震动下，被他们兄弟伙围在中央的那个形似骷髅般的仁兄与这位葱白水净的大姑娘，便陷入了苦战，骷髅仁兄的一对短柄钩连枪，大姑娘的鸳鸯双剑，全在狠命冲突抗拒，打得好艰难！

花瘦影那四位拜弟，便与花大川、樊冒隆、曹兰三个人厮打成了一个团；“天目五鹫”名望甚隆，修为自高，以四敌三，无论在人数上，实力上全占优势，这三个“栖凤山”来的角儿不禁颇感压室，回转挪移的余地越来越小，四鹫交互穿飞，招式凌厉凶猛，他们三个人几乎连头都抬不起来啦。

“西鹤”窦晚樵的对手相当单纯，只有那个黑衣人，黑衣人在旱先前往方梦龙家中下战书的时候，即已显示出他行走无声的特长，此刻与窦晚樵较手，果然便展现了他在轻功上的不凡造诣，非但腾掠疾速，旋折灵巧，尤其身似鸿毛，飘闪自若，确是一把高来高去的好手，然而他今天碰着的对象却不比寻常，乃是修炼提纵之术修炼了大半辈子的“西鹤”；窦晚樵的艺业精萃，也全放在“轻、灵、巧、快”的四字真诀上，真个静如松吟，起似鹤逸，飞同翔云，落比舞翼，其动作之优美，挥洒之自然，简直令人目眩神迷，无懈可击、而窦晚樵的古铜长剑能以如影随形般紧逼黑衣人，黑衣人的一柄钢骨扇却圈罩不住窦晚樵，两相一比，黑衣人就算目前尚能撑持，只怕也撑持不了多久了！

和顾乞相峙着的孙秋月，是旁观者清，她越是旁观下去，越觉得大势不妙，寒气透心，这个场面若是照现状继续变，他们这就不弄得土崩鱼烂，至少也有个支离破碎的残局，假如没有奇迹发生，结果业已铸定，然而奇迹又从哪里来？天上不会降，地下不会长，看情形，十有八成是磨磬在鸡窝里——砸了蛋啦，孙秋月的忧虑惶急，躲不过顾乞的观察，他不由幸灾乐祸，

嘿嘿笑了：

“小天香，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急也不管鸟用，眼下的光景，如同秃头顶上的虱子，明摆明显着哪，啧啧，一网打尽的时刻就快到！”

忍住身上那一阵阵火辣的疼痛，孙秋月眼珠子瞪起，狠厉的道：

“姓顾的，你休要在老娘我面前说风凉话，拼杀搏战的场合我经多见多了，那可是瞬息万变，吉凶难测，任是谁亦不敢说包赢包输，就算退一万步讲，我们即使全都败仗，你们也完整不了，多半人也得陪着垫棺材底！”

顾乞似乎一时忘了断胜之痛，他坐在地下，指指点点的道：

“嘴皮子逞强最是幼稚无聊，小天香，场面如何，你与我一样看得清楚；除了花滴溜和伏虎秃驴那一对，你们这边还有点戏瞧之外，其余的伙计们全已挺不多久啦，要说垫棺材底，也是你们的人由下往上叠，只怕轮不到敝方人马奉陪……”

孙秋月掀嘴如盆，怨毒的道：

“你这断了条腿的老残废，说不定你就是头一个偕赴黄泉之鬼——”

好像在回应孙秋月的诅咒，倏然一声嚎叫传来，那形同骷髅般的汉子头壳碎裂，猩赤的鲜血掺合着稠白的脑浆在两付双节棍的挥击下迸溅，而他的一对短柄钩连枪却分别插进韩家兄弟的小腹及大腿，肠溢肉翻中，一下子就滚跌了三个人！

另一位葱白水净的大姑娘则早已藕臂斑斑瘀血，这半晌一直咬牙强撑着，她的伙计突兀殒命，难免心头悸动，精神恍惚，而棍飞棍舞，“呛啷”一声硬撞之下，她的一柄鸳鸯剑脱手松落，当她奋力以左手单剑格拒韩门这位兄弟时，斜刺里又棍闪如电，但闻骨折之声有若断木，这位大姑娘“哇”声吐出大口鲜血，整个人打着旋转翻出五步，才打横摔倒。

正与君不悔死拼中的龚弃色，见状之下不禁心似刀绞，目眦欲裂，他蓦然脱离战圈，发了狂般向那倒地的姑娘，口中一边凄厉的长号：

“九妹，九妹啊……”

“韩门四杰”兄弟四人已是一死一伤，同样杀红了眼，摆横了心，不独不存丝毫怜香惜玉的情怀，更且把那怜香惜玉的人也当成了狙杀的对象，这两个尚能蹦跳的兄弟齐声大喝，各人手中的双节棍暴响着分挥合击，又狠又猛的招呼上龚弃色！

倒地的女人，乃是龚弃色最为钟爱的小妾，他的所谓“九妹”，现在伤害了他“九妹”的仇敌又冲着他本人扑了上来，这口鸟气如何得消？也不知是尖啸还是尖叫，总之姓龚的嘴里发出那种不似人声的呐喊，眨眼间身形幻分为六，“问心笔”仿佛怒失纵横，乌芒交织，狂风骤雨般罩向韩门兄弟二人！

君不悔的“天泣血”适时出手——他不得不以这式凌厉的刀法来援救韩门两个兄弟，因为在龚弃色如此的步位变化与这等的酷毒招术下，韩门昆仲绝对难以招架，必无幸理。

焰彩的闪炫渗融着艳丽的鲜血迸现，是对生命灭绝的无声叹息，龚弃色的身子宛如断线的风筝般在晶电冷芒中飘出，又那么安静驯服的俯卧于尘土之上，而韩门兄弟二人犹在连连贴地翻滚，其中一位，肩头已是血流如注。

目睹此情的尚刚，立时肝肠寸断，血泪盈目，他嘶哑的吼叫着，才把身形朝外拉出，方梦龙已闷不吭声的人与刀合，匹练般飞撞而入！

于是，尚刚半旋的姿势改为内转，掌起刺穿，只见方梦龙的躯体在“砰”

的一记闷响里震空三尺，一蓬血雨从他左肋部位洒出，但他的那柄朴刀，却完全送进了尚刚的胸腔之内！

便在此时，“大鹰爪”尉迟英德悍不畏死的切入“银旗三义”所布下的滚荡旗阵当中，不理旗帜的挥舞卷扬，独臂随着身形的旋飞倏伸倏缩，猛一把硬生生扣住了三义中的一个，他不管另面面银线混合钢丝的大旗割破他的肌肤，他只是单手用刀、用力下死命的将他一只手陷入这三义之一的肋肋深处。

当一对银旗的尖杆透插进尉迟英德的背脊，又从他前胸穿出的时候，他依旧瞑目咧嘴，状极惨怖的狞笑着。和他一样突瞪着双眸张口对瞧的，亦是“银旗三义”这位陷入魔爪下的兄弟！

一把散碎的钢骨扇蓦而蓬飞，乌蓝的扇页反映着暗淡的光华，也反映着那一大片赤漓漓的人血，“西鹤”窦晚樵的古铜长剑正将和他拼搏的黑衣人高高挑起，顺着剑势的去向，黑衣人已躺在寻丈之遥了！

多么凄厉绝望的一声悲号迸挤自曹兰的喉管，她丢下手中兵刃，一屁股坐在地下，双手捂面，放声大哭，与她搭档的花大川、樊冒隆两人也不由自主的“呛啷”摔掉家伙，木立当场，就差没有高举双臂喊投降了。

“天目五鹫”的这四位毫不客气，马上就移转对象，四个人立刻掠至伏虎和尚那边，完全采取合围包抄的阵势，逼得伏虎和尚大吼一声，方便铲猛插入土，也学曹兰的样，一屁股坐了下来，只是不曾放声号陶而已。

君不悔业已替方梦龙敷药止血，现在正扶着他，方梦龙气色极差，显然除了外伤以外还有内伤；这时，满头大汗的花瘦影奔了过来，低促的征询好友意见：

“这残局，梦龙，待要怎么个收拾法，你倒交待一声，我们也好照着办！”

方梦龙闭闭眼，微微仰首向君不悔：

“小友，你有什么意见？”

君不悔率直的道：

“做人不合赶尽杀绝，伯父，如此结果，已经过于凄惨，晚辈的意思，就放过他们吧！”

点点头，方梦龙屠弱无力的对花瘦影道：

“就这么办吧，瘦影，我们且将伤亡安置妥当，尽早撤离。”

花瘦影转身自去，相当利落的便将己方善后一一处理竣事。指挥调度之间，连眼梢子部不朝“栖凤山”那帮子残余多撩一下，直等他们大批人马缓缓行去，那一片悲恸的哭号才再也抑压不住的嘶吼开来。

曹兰在哭，孙秋月也在哭，花大川与樊冒隆更呼天抢地，捶胸顿足，谁说男人不流泪呢？连伏虎和尚亦不免双颊泪水涟涟，僧衣透湿一片。

人活着，本就是一场苦，而江湖人活得更苦，恩怨牵缠，名利纠葛，日子便尽在刀口血肉间打发了，后人常笑前人想不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青山是不变的，夕阳也永远在轮回展现，若要将是非成败挥于一笑之外，怕就难了。

第三十二章：前途吉凶仍茫茫

长廊下，顾乞的那条左腿由一副夹板紧紧的固定好，夹板外更缠绕着密实的布带，他便把整条腿搁置在一张矮几上，人陷在铺有锦垫的大圈椅里，气色透着三分虚白，模样也显得憔悴，闷闷的不大有精神。

君不悔由方若丽陪着从长廊那头转了过来，一见君不悔，顾乞就不由打心底叹气，他的那段梁子，在君不悔救过他这条老命之后，却待怎生了结？

微眯双眼，顾乞先在脸孔上堆起笑容，装得一派和悦怡然的迎接来近两个人；自他受伤以后，这些养伤的日子里，人家双双对对可已经来探视过他好几次啦。

君不悔与方若丽并肩站在顾乞的圈椅之前，方若丽端详着顾乞的脸色，笑得挺开朗：

“大叔，君大哥把我从‘顺安府’盛家接回来也有八九天了，这八九天里，每一遭前来看你，都觉得你一次比比一次气润色明，伤势也日有进展，今天觉得怎么样？骨头接合的地方不太痛了吧？胃口好不好？”

干笑一声，顾乞道：

“丫头片子的嘴是越来越甜啦，就算觉得不见强，经你这一说，也好像利落了不少；人老身子虚了，伤筋动骨的创痛实在是挨不起，眼前躺下来，没有个三月半载，只怕还挺不直腰杆走路……”

方若丽忙道：

“大叔，你只管安心静养，反正没有急着要办的事，正好借着机会歇息歇息，这些年来，也够大叔你劳累的，一把年纪了，该享享老福啦！”

君不悔欠了欠身：

“这趟来，是向顾老辞行来的，一半天便要上路，如果事情办得顺利，约莫个把月便可回转，还请顾老珍悞保重——”

顾乞的反应相当复杂，他怔了片刻，才慢吞吞的道：

“你又待出门？目的地是哪里呀？”君不悔陪笑道：

“往北去，也是吉大叔交待的差事，赶办完这趟差事，就算了却吉大叔的两桩心愿了；至于顾老与我之间的误会，还得看顾老的意思处置，我总叫顾老交待得过去才是……”

顾乞望着自己那条断腿，沙着嗓门道：

“老实说，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罔顾恩义的人，谁不好救我的命，偏偏就被你把我这条老命救了，我再对你不谅，亦难以血刃相向，这不成了恩将仇报啦？你要我交待得过去，不止是向沙家人交待，亦须向你有所交待；沙家昆仲为了助我的拳而命丧你手，你为了帮助我的好友而保全我的性命；三方面恩怨这一牵扯，我夹在当中最是不上不下，左右为难……”

君不悔了解的道：

“是，顾老的立场十分困难，我可以体会。”

方若丽却平静的道：

“大叔，以前和‘飞云镖局’的纠葛，孰是孰非，自有公论，往后的一段，君大哥可是处处让着大叔，时时维护大叔，他一直替大叔着想、在为整个局面着想，甚至吃恁大的亏，险死还生之下，都以大叔的清誉，大叔与爹的情谊为重，三缄其口，一个人独咽苦果——”

吃一惊之下，顾乞心虚的道：

“你这是怎么说？小丽，讲话要爽快，不必吞吞吐吐！”

方若丽凑近了些，语调极轻极轻的道：

“譬如说，‘骆马鸳鸯’的那档子事。”

脸上有些变色的顾乞，在僵窒了一阵之后，形态十分不自然的道：

“呃，那档子事，如何扯得上我？”

方若丽笑了笑，带几分揶揄的意味：

“我的顾大叔，你老是明白人，应该一点就透，还非得三头六面对证不可？你找那对恶夫妇半夜里去下君大哥的手，他们认为吃定了君大哥，当场便露了底，撂明了来龙去脉，他们与大叔你无怨无仇，为什么不扯别人，却端说是你主使？就算他们不提，按着线索去追去查，亦不愁不水落石出，举几个例吧，出事的晚上，是谁把爹约去灌醉的？是哪一个教爹下人告假回避的？只要细加盘询，没有找为着正主儿的道理？”

顾乞不由皱眉咧嘴，异常窘迫的道：

“小丽，够了够了，不必再往下说啦，怪都怪我一时冲动，不曾仔细琢磨，怪也怪那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混帐东西口没遮拦，偏又眼高手低，让我陪着自取其辱！”

方若丽道：

“幸亏那两口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幸亏是他们眼高手低，大叔，要不然君大哥如何还有命在？他若当时遭了暗算，日后又有谁来搭救你呀？”

顾乞仍然紧张的道：

“这档事，你爹知不知道？”

摇摇头，方若丽低声道：

“我们没有告诉爹，不但爹不知道，参予此事以外的任何人也不知道。”

顾乞如释重负般长长吁了口气，竟冲着君不悔拱了拱手：

“好小子，总算你识大体，明利害，没叫我在人前难看，也没让我和小丽的老子为了这桩事起争议，就凭你这个修养，这等气量，我不得不夸你一声——够意思！”

君不悔笑道：

“不敢当，是顾老谬赞了。”

一顾乞低着面孔沉思了好一阵，才毅然决然的道：

“也罢，我与你之间的这笔帐，就此一笔勾销，再也不去提它！”

方若丽甫闻此言，欣喜振奋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比君不悔更要高兴。

“大叔，你说的话可是当真？”

用力颌首，顾乞正色道：

“自然当真，此是何等大事，岂容玩笑？再说，对于一个救过你命的人，你还能把他怎么样？如果人家不是心存仁厚，那时节只要稍稍打个马虎眼，这条老命必得报废，犹何来恩怨可叙，强弱可言？”

方若丽拍手笑道：

“说得好，大叔，你老总算是想通了！”

君不悔却谨慎的道：

“多谢顾老宽看之德，但是，对那沙家人，顾老又将如何解说？”

悠悠叹了口气，顾乞沉缓的道：

“我自有我的说法，当然势必会引起他们的愤怒与不满，不过，我有信心能够劝服他们……事情既做了决定，便不免有所承担，这些枝节你无庸挂怀，好歹我设法把这般梁子化解也就是了。”

君不悔躬身为礼：

“再次谢过顾老成全。”

摆了摆手，顾乞苦笑道：

“大家都有难处，不说也罢，只是我要提醒你，我们的帐虽已了结，那‘骆马鸳鸯’却对你衔恨至深，恐怕不甘就此偃旗息鼓，小友，朝后下去，你还得留意他们，万万不可疏忽！”

一声“小友”，叫得君不悔颇生感动，他神色非常恳切的道：

“但得顾老谅解，已是心定神安，‘骆马鸳鸯’那边，我自有应付之道，尚请顾老释那。”

顾乞注视着君不悔，流露着少见的和悦之情：

“这趟去替你吉大叔办事，务须加意谨慎小心，莫出差错，记得早去早回，要知道有多少人牵心挂肠的惦记着你——”

说着，他含有深意的望了望方若丽，而方若丽粉脸骤热，羞得将颈儿低垂，两只纤巧的小手互拧着，竟一时没有个置放处，于是，顾乞呵呵笑了，笑得连君不悔都窘态毕露，尴尬到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天空阴郁，云层灰暗，凄冷的北风阵阵拂卷着，使人的心头上也似压着一块铅，沉甸甸的，说有多窒闷，就有多窒闷。

荒寒的驿道上景致更是一片索落，但见枯树残枝，漠野涧溪，远山近岭便笼罩在飘忽迷漫的烟曛蒙蒙中了，偶而一只孤伶伶的鸟儿飞过。声声哀鸣益觉情怀凄清。

方若丽陪同君不悔慢慢的朝前走，君不悔手里牵着缰绳，跟在他身后的，是另一匹黄膘骏马——方梦龙送的，侧脸瞧着君不悔，方若丽的容颜幽怨：

“君大哥，你真不要我跟你一齐去？”

君不悔艰涩的笑着：

“我已向你解释过多次了，小丽，这次去办的事，比已住任何上次都要来得凶险，我怎能引你身涉危境？”

方若丽有些赌气的道：

“你就是这么小看我，以为我是个女人，本领不足，胆量又小，跟着你会给你凭添累赘，能把我搁着就搁着，君大哥，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君不悔忙道：

“我哪敢这么想？小丽，江湖恩怨，一向波谲诡变，难以把握，况且刀枪无限，碰上哪里掉哪里，岂是玩笑得的？你安安静静的在家中等我回来才是上策，跟在一起，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不但我终生负咎，对伯父又如何交待？好小丽，你从来都是体谅人的，这一遭，务必也体谅体谅我，别再叫我增加精神上的负累……”

哼了哼，方若丽道：

“动粗的我或许不行，可是你忘了我还有个好头脑，能帮着你出点子、设计巧，咱们俩一文生武，既可斗智，又可比力，搭配起来便天衣无缝，所向披靡，有这么一个好帮手，你却放着不用，偏偏自己独个儿去闷着头瞎撞，这不叫愣叫什么？”

换了一只手去攥缰绳，君不悔深深呼吸几次，才垂着目光道：

“主要的是，这趟要办的事用不着斗智，也没有什么需要出点子，设计巧的地方，堵上了，把话撂清，跟着动手结帐就行，三下五除二，简单利落，

你的大才巧智，只怕派不上用场……”

方若丽悻悻的道：

“说来说去，你总不让我跟着就是了，如果换成管瑶仙，看你还有辙没辙？”

提起管瑶仙，尤其是从方若丽口中提起管瑶仙，君不悔心里有着难以言喻的感受，什么样的滋味全混杂其中，但无可免的是那一份尴尬，那一份歉疚，那一份做不下的抉择——对管瑶仙或是对方若丽，他实在不知道将来如何收场是好。

察觉君不悔的沉默有着窘迫的意味，方若丽不由又放缓了语气：

“君大哥，你不高兴啦？是不是因为我提起那个人而冒犯了你？”

君不悔苦笑道：

“不，我只是在想——”

方若丽迅速的道：

“想管瑶仙？”

君不悔面孔发烫，呐呐的道：

“我……我不知该怎么说，也不知该怎么做才适当，我，我好比舟临浅滩，进退维谷……”

哼了哼，方若丽神情古怪的道：

“你在指什么事？”

这一问，不由问得君不悔张口结舌，难以为答——若是方若丽对他并无情愫，自己是“舟临浅滩、进退维谷”的譬喻，岂非自做多情，一厢情愿、剃头的挑子一头热？这个笑话未免就闹大了，然则细细体味对方的态度言谈，却决非无情之状，既非无情，又何来此问？恁般促狭，莫不成故意要出他洋相？想来想去，他不禁有气，措词也就生硬了：

“我是说我与管二小姐的事，办完了这趟差，我是照她嘱咐回去呢，还是另外接吉大叔找个地方住下？二小姐对我好，但要谈到进一步的问题，还得征询一下吉大叔的意思，并须考虑他老人家和二小姐彼此间能否融洽相处、能否互为接纳；所以说，我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做怎么启口才适当，直是有点叫人为难……”

忽然间，双方的感受全调了个，君不悔心里那股子窝囊与羞恼，顿时移转到方若丽的身上，她一听君不悔的话，居然完全没把她当一回事，根本不重视她所投注的感情，言词之中，只惦记着管瑶仙、只顾虑着吉百瑞，在这场人际关系的发展里，自己竟是无足轻重，没有占着多少份量！委屈搀合着羞辱，伤心夹杂着愤恚，泪水便控制不住的涌满双眶；方若丽倏地站住脚步，她很想平平静静的说话，却偏生腔调哽塞：

“君大哥，一路保重，我……我不送了！”君不悔怔怔的望着方若丽，心里七上八下，犹在摸不着边：

“你，小丽，你怎么啦？莫非又有什么事叫你不高兴了？”小巧的鼻翅儿急速翁动，弯翘如扇般的长睫连连震颤，方若丽努力强忍着情绪上的翻腾，仍强按捺那凝形的悲楚幽怨：

“我没有不高兴，我也不配不高兴，在你眼里，我方若丽算什么？你又把我看成什么？你所思所忆，所怀所念，全都远在一方，你心中眸中，何尝有我、何尝有一丝丝的我！”

君不悔开始有了认定，有了确识，他拨开马头，赶紧解释着道：

“小丽，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绝对没有忽视过你，你自己说，什么事我不顾你，不护着你？在我心目中，你就和我的亲妹妹一样，我 - - ”

用力一甩那披肩的秀发，方若丽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泣叫着道：

“我不要做你的妹妹，我从来也没想过做你的妹妹，你懂不懂？我不要做你的妹妹！”

呆了半晌，君不悔期期艾艾的道：

“小丽，你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跺了跺脚，方若丽噙泣的道：

“什么意思？我问你，管瑶仙对你是什么意思？你看到的只是管瑶仙，就没有我方若丽？你为什么不把管瑶仙当做妹妹，偏要我来顶这个缺？这么些日子来，我不相信你体验不出我对你是哪一种心意，揣测不到我对你的是哪一种期盼，君大哥，你有时像块木头，但毕竟你还不是块木头啊！”

君不悔觉得胸腔鼓胀得发慌，喉咙干燥，似乎要窒息般的挣扎着道：

“小丽，小丽……你，你真的是这种心意？但我，我以前，以前和二小姐 - - ”

方丽拭着泪道：

“你们订有婚约？”

摇摇头，君不悔吃力的道：

“没有婚约，可是，可是……”

方若丽紧接着问：

“换过信物？”

咽了口唾沫，君不悔面红耳赤的道：

“也没有……”

勇敢的注视着君不悔，方若丽坚定的道：

“既无婚约，亦无信物，便表示你仍为自由之身，我也不算破坏人家的姻缘；君大哥，我不勉强你，我和管瑶仙，任凭你挑选哪一个，只要你一旦做了决定，是好是歹，我俱无怨尤，至于管瑶仙有没有这样的度量，那是她的事了！”

不停的搓手，君不悔是又兴奋、又惶恐、又觉幸运，又觉烦恼，可是那股被爱的情怀却是踏实而甜美的；他咧着嘴的笑貌带几分滑稽：

“这件事……老实说，小丽，我先前指的就是这件事，被你拿话激，我也才故意绕了个弯来激你，我怕你无此心意，又怕我反应过敏，自做多情……”

顿了顿，他接着说道：

“现在你把话讲明了，我好高兴，但是我也不瞒你，你和二小姐对我都好，一时之间，我亦拿不准谁对我更好，我不能对不起你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位……”

方若丽泪痕未干，却斩钉截铁的道：

“任你怎么办都行，我可不答应做妾做小！”

君不悔放低了声音：

“我也不敢有这种奢求，而且 - - ”

本来他想说，而且管瑶仙怕亦不肯屈就二房，话到唇边，却觉有些自抬身份，不对光景，临时又改了词：

“呃，而且这样亦过于委屈了你，小丽，这君不悔何许人物？岂能妄抬

身价，将方氏名门的千金小姐如此安排？就算你愿意，我还不够格呢！”

方若丽表情严肃的道：

“君大哥，我并不以自己的出身家世来博取你的尊重与心向，我只求以我对你的情感深度及意念的挚诚来使你做为衡量的依准，你不须考虑其他，只要想到我是否真心待你，以及你是否也将真心对我，这已足够！”

君不悔极受感动，沙沙的道：

“我会仔细想想，小丽，我一定会……”

方若丽轻吁一声，道：

“要是有缘，无论多少坎坷，多少阻难，你都会来找我，如是无缘，任凭我再三强求，亦属枉然，君大哥，世间事端只这情感所发，不能勉强，若非两心相悦，硬待凑拢，便乃悲惨下场，因此你应该多思多想，想开了、想好了再做抉择。”

君不悔缓慢的道：

“忽然间，小丽，我发觉你长大了，成熟了，比我一向所知道的小丽更机敏、更聪慧、更世故，也更——”

冷清的一笑，方若丽道：

“也更多愁善感了，嗯？”

君不悔道：

“可不是，小丽，我还不晓得你有这么强烈的感情。”

方若丽摇摇头，道：

“我早已是这个样子，早已这么大小，只是你不曾注意，不曾把我放在心上罢了。”

君不悔歉然道：

“你不要生气，小丽，在以前，我是不敢朝这上面去想，我一直觉得你不过是个大女孩，虽然你生得端庄秀丽，知书达理，却总认为不知是哪家好男儿的福份，未曾料到这个福份竟会落到我的头上……”

方若丽哼了哼：

“不必说这些场面话，君大哥，等着挑拣的人是我，不是你！”

君不悔沉默了一阵子，努力将语调放得轻松平静：

“辰光不早，小丽，你回去吧，不要再送了。”

离别的滋味又上心头，方若丽不由酸楚的道：

“每次和你分手，那种茫然若失的感触便越来越重，不与你在一起的日子，也越来越觉得孤伶寂寥了；早些时，只要在爹娘身边，就仿佛心中满足，毫无空虚惆怅的忧怀，如今爹娘好像不能填补这一份无奈，君大哥，真是好苦……”

不错，未尝相思味，怎知相思苦？方若丽这才明白她已经在爱了，发觉她爱的深了，只是，时间上是否爱得晚了点呢？

君不悔骤然里鼻端泛酸、禁不住眼眶湿润起来，他突兀间感应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异震荡——这样的震荡不曾有过，甚至连管瑶仙也未尝使他如此动情；他咽下一口炽热的泪液，声音暗哑：

“我能够体会，小丽，我能够体会……”

君不悔不是随口而言，他的确能够体会方若丽的心境，因为他也受过，他也经验过，那等独对孤灯，拍遍栏干的凄幽苦痛，不止是锥骨，更且煎心，而他比方若丽要幸运，此时的他，是个笃定的被爱者，彼时的他，尚不知小

师妹的情愫何抛，两相比较，他是何其有福？短短的这段辰光，他不仅在道上混出了名望，完成吉百瑞一半的风愿，犹有佳丽成双，争着以终身付托，就拿一年之前来说吧，可是连梦都不敢梦的事啊！

方若丽抿了抿嘴，又小声道：

“君大哥，将心比心，你明白就好；这趟去，大概多久才能回来？”

君不悔略一沉吟，道：

“恐怕个把月的耽搁少不了，小丽，你宽念，我会尽快赶回来，就如同我曾答应亲自去‘顺安府’盛家接你，我不是准时去了吗？”

方若丽颌首道：

“你没有骗过我，君大哥，你从来都没有骗过我，嗯？”

君不悔道：

“不错，我永远都不会骗你。”

抽噎一声，方若丽又咽塞的道。

“这一次，也不能骗我，君大哥，你答应我回来，答应我活着回来啊……”

吸了口气，君不悔挤出一抹笑容：

“我答应你，小丽，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蓦地，方若丽飞快凑近吻了吻君不悔的面颊，就在君不悔愕然一愣的时候，她已转身狂奔而去，只见她双手捂脸，似在哭泣！

张口想唤，君不悔又嗒然闭嘴他痴茫的注视着方若丽渐去渐远的身影，这才发觉面颊上一片冷湿——方若丽那一吻，竟也吻得泪痕斑斑。

天色更阴霾了，北风亦宛若刮进了人心……

黄膘马跑得快，不到两个时辰已出去五十里地；君不悔策骑疾驰，也算是一种心头郁闷的发泄，他有意借这一阵狠跑，暂且将那股子抛不开的儿女情怀置于脑后，离愁如丝，最是剪不断、理还乱，要是这个样子一路混吨下去，吉大叔的仇还报得了么？

大路上仍是一片冷清空荡，老远朝前望，除了他这一人一骑，连条鬼影都不见，几十步外右侧道边横起一座土岗，君不悔放缓了马儿奔势，心里盘算，不如就在土岗后歇息片刻，既可避风，也好趁这点空档进点干粮。

调转马头奔向岗下，才一离开路边走向那片斜坡，君不悔目光瞥处，不由吃了一惊，随即知道这顿干粮大概一时半刻进不得肠胃了！

土岗之下，四人四骑早已静静候在那儿，四个人里，君不悔倒有三位是素识——久违了的“骆马鸳鸯”，“三手邪”莫同生，另外，还有个枯瘦得仿若风干鸭子般的老头儿。

这种情形他已经历过好多次，心绪上的反应便容易控制，因应之填亦不致陌生，但多少总有些不得劲却免不了，看来对方四位是端候着他大驾光临的，然则路段场地的选择这般精确，把他心里的盘算揣测得如此活透，倒还真不简单！

“骆马鸳鸯”两口子中的那个雄货骆干，模样可不见强，原本宽厚的肩胸似乎往里陷塌了一层，有几分拘偻的味道，满脸的横肉也朝下松垮着，就好像老母猪的肚皮那等发泡，左颊上碗口大小的一块血疤，肉凸筋浮，似是贴着一团质地极劣的膏药；眼下可不是穿着黑皮马甲灯笼裤了，换上一袭灰色的劲装，掩住了他原本浓重的胸毛，如此气势，已大不若前，只是鹰目依旧，透着恁般怨毒的光芒，似乎巴不能生啃了君不悔！

马秀芬这个雌货，外表倒没有什么改变，仍然是水汪汪的一双迷魂眼

溜到哪儿便能勾人的魂，柳月眉还像远山含黛，小嘴微噘，宜嗔宜喜，这些日子不见，那脸几乎儿，竟似越发细白柔嫩了，她斜乜着君不悔，风情竟有几分吊膀子的轻佻。

“三手邪”莫同生却似乎不大敢与君不悔正眼相视，脑总是贼兮兮的闪着视线，脸色不是透红，乃是泛青，一种病态的灰青；身上还是穿着那套襟洒银白蝙蝠图案的青丝袍——不禁令人怀疑，这多日子，莫非他是不换衣裳的？

风干鸭子般的枯瘪老头，人坐马鞍上活脱随时都可飘空而起的架势，一套黑布棉裤袄上满沾油垢，偶而尚反射出一抹暗亮，他正眯着一双老眼打量着君不悔，咧开嘴，竟然缺了好几颗门牙。

轻咳一声，君不悔冲着面前的四人拱了拱手，干笑着道：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是，又有一阵子没见着各位啦，真个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水相连，想不到竟然幸会各位于此，这些时来各位可好？”

骆干的右颊蓦然痉挛，喉咙咯咯作响，他死盯着君不悔，声音迸自齿缝：

“姓君的，任你再是油腔滑调，也逃不过今日的死期！”君不悔沉着的道：

“你们夫妻趁我养伤之时，前夹欲下毒手，我挣扎保命总没有错吧？你们是以二对一，无论体能上人数上全占优势，我侥幸突围而去，是我的运气，二位不自加反省，更且将此不齿恶行当成奇耻大辱，深仇血恨，于情于理，哪一样说的过去？”

骆干暴喝如雷：

“老子没有那多的情理同你扯淡，你死不了就非死不可，你伤了我更不能活，就是这么回事，其他一概不论！”马秀芬这一次可不曾未语先笑，她寒着一张脸蛋，阴森森的道：

“上一遭算你命大，君不悔，我倒要看你这条命能大到哪里！”

君不悔平静的道：

“你们为什么不朝远处想？冤冤相报，何时能了？我们彼此间既无深仇，更无大恨，何须如此纠缠不休？难道说非要流血残命，才算脸上抹金，头顶结彩？”

骆干缓缓的道：

“说什么也没有用，姓君的，若不杀你，我怨气难消，愤恨不平，只有你死了，我才能平平顺顺的活下去，否则。如芒在背，刺痛攻心！”

轻抚鬓角一络秀发，马秀芬慢条斯理的道：

“君不悔，你该弄通了吧？吃我们这行饭的，没有将对象剪除，便是一桩极大的羞辱，外加自己栽了斤斗，就越发不能混了，丧失的颜面务必要找回来，否则，干脆窝回姥姥家去看孩子，尽早别丢人现眼啦！”

君不悔目注莫同生，道：

“老莫，你也参加他们一伙？”

莫同生干咽着唾沫，形态颇为窘迫不安：

“我是无可奈何……姓君的，我还不打算回姥姥家去看孩子，我仍待朝下混世面，你这么糟塌过我，若不挣口气回来，哪里还有我立足之地？”

微微一叹，君不悔道：

“你起的誓、赌的咒，真个全似吃大白菜？”

灰青的胖脸上浮起一抹赤红，莫同生像是自己在和自己挣抗：

“这……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光景变易，形势自乃不同，我那时在你淫威之下，备受胁迫，不得不虚于委蛇，暂且敷衍，你要是以为我心口如一，未免就太过天真了。”

笑了笑，君不悔道：

“我曾说过，起誓赌咒，有时是相当灵验的，老莫，你要执意违背信诺，报应可就快了，不定准就是现在，便于眼前！”

不由自主的抖索了一下，莫同生期期艾艾的道：

“姓君的……你，你不要危言耸听，故加恫吓……我，我莫同生不吃这一套！”

君不悔笑道：

“不叫你吃这一套，只叫你挨这一刀，老莫，想想田桓临死时的模样吧，可不是凄惨得很么？”

又是一哆嗦，莫同生舌头都打了转：

“我不……含糊……姓莫的可是一条……一条汉子！”

骆干看在眼里，霹雷般大吼：

“莫同生，瞧瞧你这副熊样，娘的个皮，你还算是有名有姓的角儿哩，居然在姓君的跟前缩成如此一根软鸟，你不要脸，可别替我们泄气！”

莫同生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红，正待张口申辩，那枯瘦老头已挥了挥手，冲着君不悔咧开了缺牙的那副瘪嘴，有点先咬上一口，试试软硬的德性。

第三十三章：红蝎子演释杀机

君不悔早已试过“骆马鸳鸯”两口子及“三手邪”莫同生的道行，是深是浅姑且不论，心里至少有底，对于这个糟老头子，他却是头一次见面，摸不清对方来路如何、份量轻重，但照常情判断，连“骆马鸳鸯”这等桀骜不驯、骄狂跋扈的人物，都请了他来助拳帮场，则此人必然不同凡响，一定有其特殊的能耐或本事。

那糟老头子开口说话了，音调是又粗又哑，活脱锈刀刮磨锅底，不甚悦耳：

“兀那君不悔，你伤了人家身子，损了人家颜面，不仅不知罪过，反倒振振有词，编些歪理瞎搪，这已是大大不可原谅，更且出言恐吓莫老弟，揭他的疤，露他的丑，尤其居心卑劣，有欠厚道，我看你一则心狠手辣，二则禀性好狡，三则为人阴险，实乃毫无可取之处，像你这种货色，留在世间也是害人，还能叫你再往下活么？”

一听这番论调，君不悔就知道又算碰上一个蛮不讲理、自以为是的角儿了，他摇摇头，满脸无奈之色：

“老前辈，我方才已然说过，不是我执意要伤害他们，而是他们存心要来取我性命，我无罪无非，自不甘引颈就戮，自卫求活，总不该有错吧？”

嘿嘿一笑，老头儿又在展露他那张缺牙的瘪嘴：

“没有错？大错特错了，君不悔，你留得命在就是个错误；骆老弟两口子要你死你却不死，此乃一错，莫同生与田桓堵上你要你死你亦不死，此乃

二错，两错相加，你还到哪里去找一个‘对’字？”

君不悔怒道：

“这算什么话？这不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么？”

一拍双手，老头儿道：

“终究想通了，君不悔，一朝吃我们截下你，如何尚有你讲道理、述根由的余地？不但岂有此理，根本就无理可言！”

君不悔忽然也笑了，他道：

“前辈说的确实是实话，既然如此，我们亦就不必再论是非、分黑白，大伙豁起来干便是！”

老头儿道：

“很好，你开窍得挺快，居然一下子就能触类旁通啦；君不悔，你可得有个防备，我们不作兴单挑独斗，没有功夫与你以一对一，只要动上手，便是并肩子侍候，非将你摆横，决不罢休！”

君不悔原也不会奢望对方会按规矩来，是而形态从容，不急不恼的道：

“前辈侠人快语，我亦早在意中，各位，且等着赐教了！”

那马秀芬斜着眼，冷着声道：

“姓君的，看你模样挺自在，你当这一遭又容得你里外通吃？若是你知道和你说话的这位老人家是谁，只怕就会吓得你心惊胆颤，屁滚尿流，一个跟斗栽下马！”

“哦”了一声，君不悔望着老头儿道：

“你倒告诉我，这位前辈会是谁？”

老头儿略现矜持的扬起面孔，故做淡然之状：

“小名小号，江湖上的老混子罢了，算不得什么，嘿嘿，算不得什么……”

马秀芬一本正经，满脸严肃，仿佛在宣达圣旨，念一道生死谕：

“姓君的，你可好生坐稳了，这一位老人家，不是别人，便是我们这一行中硕果仅存的三老之一——‘红蝎子’章昆章前辈！”

老章昆又是一阵干笑回响在喉咙底，半眯着眼却叹唱的道：

“老罗、老罗，一代新人换旧人啦，秀芬弟妹，承你抬举，只怕君不悔尚搞不清我是打哪座庙里蹦出来的神圣哩……”

马秀芬眉尖轻挑，道：

“姓君的若是连前辈的底蕴都不明白，足证他的孤陋寡闻，见识浅薄，杀之更不足惜；江湖道上规矩越来越坏了，像这么一个二愣子后生，竟也容得他翻云覆雨，不可一世？再照这种情形演变下去，还有我们啃食的余地吗？”

“嗯”了一声，章昆连连点头：

“说得不错，规矩差了，便要有人来立威，秀芬弟妹，老朽不才，就毛遂自荐，做个立威傲尤之人吧！”

马秀芬神色恭谨的道：

“一切多有仰仗了。”

冷眼瞅着这两人一搭一档，一唱一和，君不悔心里有数，反正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有理二扁担丫无理扁担三，好歹他得卯上，是非早叫一锅炒了，只有拼杀到底才是独一无二的应付法则！于是，他翻身下马，冲着“红蝎子”章昆勾动左手小指，似笑非笑的道：

“章老小子，我不管你是三老也好；四少亦罢，你想在我身上立你

的威，就得补衬点玩意才行，光凭嘴巴吆喝，济不得事，来来来，你算头一个，我倒要看看你果真是哪座庙里蹦出来的瘟神！”

这种轻蔑的态度、讥讽的言词，使得“骆马鸳鸯”两口子及“三手邪”莫同生都忍不住勃然色变，怒不可遏，但章昆却毫无温恼之状，他打了声哈哈，七情不动、连腔调也是恁般平顺：

“君不悔，你若是想激怒我，未免就太天真了，杀人之前，首须平心静气，六欲不生，下起手来才能准稳兼顾，一击而中；要知道杀人只是一个目的、一桩行为，除此之外不应搀杂其他任何意念，在这一方面，我的修为已是炉火纯青，你丝毫扰乱不了我的专注与心志功。”

君不悔笑了笑：

“但你已经有了怒意，可不是？”

章昆形色安适的道：

“我没有发怒，君不悔，我为什么要发怒呢，想想看，我与你一无仇、二无怨，错开今日，甚至素不相识，你之所以要激怒我，是打算在我出手对你不利之前分散我的心神，造成我情绪上的浮动，其实你错了，我不会生你的气，兴你的怨，原周很简单，我只是要杀你，这和杀一只鸡、宰一条狗有什么分别，我又何尝恨一只鸡、恨一条狗呢？我杀掉他，仅为了有杀它们的目的罢了，杀掉以后便达到目的，妄起无名，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难过么？”

这一番议论，君不悔犹是第一次听到，然则听在耳中，不但不觉新鲜刺激，反倒有一股惊栗寒凛的感受——一个人居然冷血至此，将杀生看做一种单纯的工作效果，不问理由，不涉是非，不论善恶，更不管道德情感上的反应，只为要这么做便这么做，将人命视同鸡狗，如此走火入魔的残酷法，难怪他会是职业杀手群中的前辈大佬，真正令人发指啊！

章昆咧着嘴又道：

“看样子，你大大赞同我的说法？”

君不悔大声道：

“你是个狂悖，是个疯癫，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

嘿嘿笑了，章昆一边慢吞吞的下马，一边道：

“所以我才能活到现在，才能在我们这一行中出类拔革、屹立不倒；君不悔，你要注意，我没有发怒，你却先有些浮躁啦，搏命之前，心浮气躁最容易失手致命，切记、切记……”

君不悔恶狠狠的道：

“不用来这套片儿汤，猫哭耗子假慈悲，真是老滑货一个——”

“骆马鸳鸯”中的“骆煞”骆干便在此时骤而腾空而起，一朵灰云般罩向君不悔，人在半空，那只乌溜溜的尺长钢棒已挟着锐风敲到，临头的棒影尚在闪映，钢棒的实体又已斜戳到君不悔的右肋！

“傲爷刀”出鞘如电，上下交织，猝而凝形成一个滚荡光耀的十字，两响金铁撞击之声融为一声，骆干侧旋三尺，他的浑家马秀芬已长射猛扑上前，双手挥舞间，左手一把银针，右手满攒多角石，又是一场花雨弥天，搂头盖脸的洒袭下来。

对于这位有“马绝”之称的雌货，君不悔业已有了极大警惕，马秀芬朝上一凑，他人已暴旋丈许之外，青蓝色的刀华如水如烟，瞬间波涌潮漫，硬是将马秀芬逼得尖叫着跃退！

“三手邪”莫同生便趁隙抽冷子逼近，人是贴地卷入，双掌抡起宛如沉

锤巨杵，劲力交合，由下往上冲激反扬，沙飞石走中，君不悔人刀一体，长虹般侧掠七步，又刚好迎上骆干的横截猛击！

乌黑的钢棒挟着浑厚的力道，就那么凌厉的连续劈击下来，棒影衔接得又紧又密，仿佛映现着一排排错杂的栅栏，滚动着旋飞的擂木，声势极为惊人！

眼前的接触，使君不悔深切感受到骆干功力的精猛老辣，竟是比较初次拼战时更要沉稳凶狠、更要疯狂暴戾！

君不悔琢磨着，莫不成这姓骆的真个要豁上性命啦？

于是“傲爷刀”便贴着他的身躯倏然流闪翻掣，形成一团迸射着冷电晶芒的光球，而光球滚动飞舞，与棒身碰击撞荡，那溜溜的火花星点便回绕溅散，宛若君不悔在驳着七彩风云、掠游于此方圆地！

马秀芬身形暴起，打着盘旋朝上扑，边憋着嗓音叫嚷着：

“下狠杀，这一遭断断不能再吃姓君的逃脱——”

骆干淬然后退，额头上已经见汗，他极快的瞥了一眼自己手中家伙，不禁又惊又怒——就这刹那间的交触，这只钢棒竟然缺痕斑斑，满布残剥，若是刀锋入肉，那还得了？

君不悔又躲开马秀芬的一蓬淬毒铁砂，转腾里再让过三柄柳叶飞刀，他未免有些迷惑，这个娘们身上到底隐藏了多少暗器，竟然如此没完没了，活像携带着一座兵械库似的！

“红蝎子”章昆一直静坐鞍上，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行动，一双眼睛却炯然有神，异常专注的盯视着君不悔的每一个招式、每一项反应；他的用心不问可知，这位杀手群中的老前辈，显然是要先行摸清君不悔的武功路数，以求一击致命！

君不悔当然也明白章昆的打算，是而表面上像是挺热闹的应付着骆干夫妇及莫同生，骨子里却把精神摆在姓章的那边厢，他亦是转着同样的念头——一待章昆突发而起，便得抢先痛下杀手！

骆干和马秀芬两口子，固似吃了齐心丸，此接彼应的轮番攻扑君不悔，但“三手邪”莫同生可没有他贤伉俪这般带劲，莫同生虽说看起来十分卖力，光景也现得生龙活虎似的强悍，内心里他却早寒了胆、丧了志，他永不会忘记“傲爷刀”的犀利诡异，永不会忘记伴当田桓的凄惨下场，人活着，总比死了强，而像那样痛苦怖栗的死亡，想一想便觉得头皮发炸，周身透凉，血肉牵连性命，都是自己的啊！

意念上老是围绕着君不悔那几招夺命的刀法打转，莫同生的出手就显得虚张声势了，他生怕突兀间刀式走上“大屠魂”，猛古丁里变成“天泣血”，果真如此，岂非换成了田桓第二？什么事都行，若要换成第二个田桓，他可是万万不能应承的呐！

钢棒子在急挥快打，骆干已多少察觉出莫同生的怯意，忍不住凶暴的哮叫着：

“少他娘孬歪扮熊，莫同生，你含糊人家，人家也饶不了你，再不加劲使力，即便姓君的超你的生，老子一样打你进十八层地狱！”

手上多出两柄暗蓝匕首的马秀芬亦冷冷的啐道：

“这人怎么说变就变了？老莫前些日还算一条汉子，此番居然成了只缩头王八，净朝君不悔刀口子外晃荡，把正面全让给我夫妻俩接承啦，好朋友有这么个坑人法的？”

连连双掌运劲，加强力道，莫同生边一派委屈的回应着：

“你们别冤枉我，我这不是在同你们一样卖命豁拼么？”

不等骆干夫妇答活，君不悔拖刀抖起一束冷电，随着一声断叱：

“大屠魂！”

“傲爷刀”锋面上周雕镂的眼睛似是骤而睁开，精光闪炫中刀身怪异的弹跳抖动，而层层刃芒迸射流灿，削薄的锋口划裂空气，那种咽位搀合着呼号般的破空之声，便仿佛是垂死者的呐喊，奈何桥前的噤窒了！

这一次，真的是“大屠魂”。

骆干夫妻也都在这一招刀法上吃过大亏，暮见旧景重现，且凌厉依然，怎不怵目心惊，胆寒魄散？两口子贴地侧掠，疾似燕飞，莫同生更是杀猪狂嗥半声，活脱业已挨上刀似的翻滚而出！

章昆便在这一刹间离鞍腾起，有如一抹淡淡的鬼影，无声无息却快不可言的到了君不悔左斜后方的角度——正是一个视线所不及的死角！

君不悔也料到章昆会在此时出手，亦料到对方会选择这样一个角度。

实战的经验，只有在这种关头上才知道它可贵与可爱。

于是，君不悔没有考虑，“刃无回”猝然展现，展现向左斜后方的角度！

是一道耀眼的光华映闪，一道突兀凝聚的巨大的柱贯彻天地，恍同来自九霄，来自不可名状的极空，它带着雷电的咆哮与催灿，只见一刀刺出，便使云涌风啸，鬼哭神号——君不悔却峙立如山。

章昆没有嚎叫、没有呻吟、甚至不曾发出了点声息，就那么弹抛而起，从土岗脚下抛到了土岗半腰，蜷曲在那里像极了一个撕碎了的布娃娃，更像是一个红鲜鲜的撕碎了的布娃娃。

活人是不该像那个样子的。

君不悔不移不动，似一种冷漠的眼神注视着面前惊悸已极的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尚半卧半跪的缩在地下，没有一位来得及人模人样的挺起身站好。

君不悔十分小心，他不让对方看到他左肋下那一截断剑，这截断剑只有寸许，却有一多半没入肉中；这截断剑原本不止这么短小，它原本是一柄尺半长的完整的窄剑，在经过“傲爷刀”融汇于“刃无回”的锱铢威力里，窄剑段段折裂，然而仍有这么一截能够穿透“刃无口”的绝高阵形与严密锋劲，从实际上无懈可击的刀式嵌合角度里硬透而入，这份功力，连君不悔也大出意外。

章昆不愧是杀手群的前辈，不愧是三老之一，他修为之深，觅机之准，确已到了巅峰之境；君不悔曾经听过吉百瑞自诩，一旦“刃无回”先发，天下俊彦奇士，难有一人逃得大限，可是照章昆的情形看，这话只对了一半，他大限固然难逃，却也多少在“刃无回”的浩荡威力里，找回了一点补缀！

杀人仅是一项目的，章昆说过，杀人不该搀入任何七情六欲，不该牵扯任何道德情感上的因由，但求达到目的，其他都不在考虑之例，现在，他以自己的生命做了注脚，他个人的死亡，是否也似死了一头畜牲般丝毫没有意义呢？君不悔舐着嘴唇，声音干涩而生硬：

“三位，你们哪一个再接着上？”

骆干喉头响着咕嗜声，他扯扁着面孔，双眼透着青白色的暗淡光芒，光芒却是散碎的、颤悸的，嘴巴几次张合，竟未曾发出一句全音。

在他们的心目中，“红蝎子”章昆地位至尊，身份崇高，是他们的先辈，

守护者，是他们的靠山，如今先辈先去，靠山已倒，这口气还待怎么争、这个仇又该如何报？连章昆都挺了尸，就算三个人再在上凑，亦不过多添一对半的死人而已，与事无补，况且，活着总比死了好，再接着上，又到哪里找活路去？

马秀芬深深吸口气，一边面颊的肌肉不停抽搐，那份花容只貌，竟像吊死鬼般的凄厉，两只迷魂眼不再有迷魂的消蚀意味，也和她老公一样目光散碎，透着虚青了。

君不悔望了望莫同生，差一点便失声笑了出来，那莫同生业已全身缩做一团，撅起屁股，把一张脸盘埋在土里，双肩耸动着发出低沉又断续的“呜”“呜”嚎号之声，活脱一头挨宰前的癫狗！

得饶人处且饶人，君不悔记得点宽恕之道，虽说对方从未想到要轻饶过他，事至如今，无论在实质上或精神上，已经把对方折磨得够凄惨、够狼狈的了，他不打算再进一步逼迫对方，但是他也明白这三个人尚未逃走的原因，必然是怕他猝下毒手，乘隙歼杀，因此，他还要替这三位留个台阶亡命，故意僵着表情，君不悔放狠了声音：

“你们不想玩了么？也好，在散局之前，我们不妨先做个游戏，在游戏里输了的人，便必须留下来和我做个最后了断——”

骆干两口子全直着眼僵视君不悔，形态里充满了悻悻惊疑，他们不相信君不悔会怀有任何善意，他们认为君不悔也和他们曾经对别人玩过的把戏一样，只不过在猫逗耗子罢了，早晚不免一口吞下！

杀惯人的人，也知道生命的可贵，也知道自我的怜悯，并不是个个豁得出去，因为杀人的人，杀的是别人，相似的光景临到自己头上，感受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正在“呜”“呜”出声的莫同生，蓦然从泥地上抬起头来，竟是眼眶红肿，满面灰污，他歪斜着嘴巴，拉着那等如丧考妣的长腔，带着哭调道。

“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君不悔，我们也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你想怎么着，无妨抖明了，可不作兴阴着糟塌人……”

君不悔淡漠的道：

“你们三个，听我的号令，我喊一、二、三，三位拔脚就跑，那落在最后的一个，即是与我做了断的人，这样办，够得上宽宏大量了吧？三位在作践别人的时候，只怕万万没有如此慈悲过……”

上下牙齿磕击了几下，莫同生擤了把鼻涕，呐呐的道：

“你，你说的游戏，就是……就是这个游戏？”

君不悔高声道：

“还是想换一种玩法？”

偷觑了旁边的“骆马鸳鸯”一眼，莫同生立时有了计较——当一个人处在斗志俱失，心怀怯惧的情况里，是极难在神色间掩遮得住的，现在，骆干两口子便正是这副德性，任凭他夫妻平素如何个狂妄歹毒法，眼下也早破了胆、灰了念，往常他们吃定的莫同生，这一刻却都是一样的狗熊，谁也高不过谁一头去，因此莫同生认为可以代表他们发言：

“不，不，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吧……但，君不悔，你可得说话算话，不能在背后抽冷子下毒手，玩那伤天害理的勾当……”

脸色一沉，君不悔重重的道：

“放屁，我哪似你们这般下作！”

挨了骂，莫同生却暗里舒了口气，不由急切的道：

“是，是，君不悔，就请你发号施令吧。”

骆干于是满头冷汗，呼吸急促，他的浑家马秀芬也额浮青筋，双目圆睁，唇角肌肉连续不断的痉挛着，而莫同生，早已前弓后箭，摆出一副起跑的架势，场面在紧张中带着几分令人发噱的意味。

于是，君不悔闲闲的开了口：

骆干全身的关节轻轻“咯崩”作响，上身微仰，马秀芬则身形半转，双臂拉开，夫妻二人彼此间连望都没对望一眼，莫同生则干脆在悄悄移动脚步了。

君不悔心里在笑，表面上却一派漠然，他缓缓的吐出下一个数字：

先是马秀芬对准了她想要逃窜的方向，原式半蹲——模样实在不甚壮观；骆干的两腿已经在微微撑弹，并屏息吸气，莫同生这时却已慢慢溜出了好几步远。突然间，君不悔石破天惊的断喝：

“三！”

只见骆干猛的弹跃而起，凌空七个斤斗已翻出五丈之外，马秀芬双臂暴挥，斜掠而出，莫同生连奔带冲，简直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三个人就以各种不同的姿态，极尽翻滚腾蹿之能事，丑态百出，逃命而去！

望着那三条狼奔豕突、渐去渐远的身影，君不悔不禁颇生感触，难道说，这就是真情？江湖岁月，与一般社稷的村民们所过的日子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恩怨情仇，也一样的表现慨慷赴难、显示着畏死贪生……

当然，他不会去追杀逃走的那三个人，这乃是他放生的手段而已，殊不论人家对他是否如此厚道，只要自己良心得安，亦就不必过于计较了。

现在，他盘算着，应该可以用点干粮了吧？

第三十四章：想当年心黑手辣

好大的一间绸缎庄，八开间的店面，几乎把这条横街占了一小半，店里成排齐顶的货架陈列着一匹匹五颜六色、花团锦簇的缕罗绸缎，气派不小，加上伙计们的吆喝声，量尺裁布的翻展声，顾客进出选料看货，讨价还价的喧嚷声，就越发显得热闹了，热闹之中，还有着财源滚滚的意味。

这间绸缎庄外挂着惹眼的巨幅招牌，黑漆油金的几个大字：“鸿利绸缎庄”，在店名的正下方，还刻着一个环形的金圈标记，金圈圈里也有一个字：“魏”；此时，君不悔便在凝视着这个标记，自从到了脚下站着的这个城镇，一路寻来，他已经发现有三家银楼、一处酒坊、两家客栈、外带四间极为华丽的饭馆子，招牌上都搂得有这么一个符号，魏，不错，他要我的那个人正是姓魏，却费了番功夫，才经人指点着寻到眼前的绸缎庄，大生意人么，买卖多，事情忙，要在哪一号店里找着这位东家，还真叫不容易。

算一算，这已是君不悔看到的第十一家连店号铺，可见姓魏的是什么个身价，而这犹是他看进眼里的，未曾发觉的买卖，尚不知有多少家，这些年来，姓魏的可大发了，发得将姓氏都框入金圈圈里啦！

站在店门外端详了好一阵子，君不悔才挪步跨过横槛，先朝着一个光头净面的伙计呲牙笑了笑，那伙计一壁收卷着摊展在木桌上的布料，边以一种职业性的惯常语气问道：

“客官，你要哪一种料子？”

君不悔搓搓手，道：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那伙计微微皱眉，搭下眼皮，连称谓也免了：

“找谁？”

君不悔低声道：

“你们这里，是叫‘鸿利绸缎庄’没错吧？”

对方也笑了笑，目光瞄了瞄门外金光闪闪的大招牌：

“那儿不是明写着？不识字么？敢情。”

君不悔忍住气，仍然放低嗓门：

“这就对了，我要跟老兄打听的这个人，姓魏，单名一个祥字，叫做魏祥，不知他如今是不是正在贵宝号当班。”

那伙计突的瞪大了眼睛，定定望着君不悔，似乎以为自己听错了话：

“你说你要找谁？叫魏什么来着？”

君不悔清清楚楚的道：

“魏祥，吉祥的祥，有人告诉我，在这里大概可以找到他。”

仔细打量着君不悔，伙计的表情有点古怪，有点疑惑与鄙夷搀合起来的那种古怪，他将上半身前凑，似笑非笑的道：

“你要找魏祥？乖乖，你知道魏祥是什么人？你和他有什么关系？找他又有什么要事？”

一连串几个问句，不由把君不悔问得带几分恼火，他重重的道：

“老兄，你倒告诉我，魏祥是什么人？今上的小舅子、殿下的三叔公，还是正宫皇后的大外甥？我与他也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笔欠帐要结算结算，这样说够不够？你是待替我找这个人，还是要我自己进去拎他出来？”

那伙计神色一沉，提高了腔调：

“好叫你得知，你口里提起的这个人，便是我们的大东家，宝泉城内一十九号魏家买卖的独一老板，凭你也配跟我们大老板见面？凭我们大老板岂会与你帐未清？好朋友，你把招子放亮点，心头明白些，打谱使刁耍赖，论诈勒索，算你找错了地方，撞正了大板，你当我们做生意的全是肉头、能以任人欺侮？你不妨出去打听打听，魏字的连号买卖受不受这个门？吃不吃这一套？好朋友，我劝你还是趁早走人吧，迟了怕就走不掉罗！”

君不悔缓慢的道：

“你是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也是个完全不知轻重、不明利害的下作奴才。”

那伙计顿时怒火冲头，破口大骂：

“什么？你竟敢数落我？你个青皮无赖、三流混子，你起意到我们店里讹诈钱财，我是一番好心，才点明了叫你快快走人，免得无端惹祸，不想你却更待卖狠使横，还竟出口伤人，怎么着？光天化日之下，你还能造反不成？”

这一叫一闹，声浪压过了店里的一片喧嚣，吸引过来不少好奇与惊诧的视线，也有其他几个伙计和客人凑拢近来观望，于是，这位仁兄更见气焰

高张，他双手插腰，口沫横飞的吆喝着：

“真正是怪事年年有，没有今年多，我们魏家连号买卖，在宝泉城是个什么行情、何等身价？我们大东家又是什么来路、哪一层底子？今天居然有那不开眼的三流混混，叫猪油蒙了心，上门敲起竹杆来了，还说是我们东家欠他的帐哩，大伙评评理，这不是企图勒索讹财是什么？”

不等有人“评理”，君不悔已是一个大耳巴子挥了过去，但听得一声清脆的皮肉拍击声，那位原本光头净面的伙计立刻齿血横飞，整个人倒撞向背后的货架，又一头回弹回来！

店里马上起了一阵骚乱，另有两个店伙计一边吆喝着，一面冲到近前，左右包抄，光景是想把君不悔夹持起来，君不悔却连身子都懒得动，右腿倏抬倏收，“吭”“吭”两响，已将那二位仁兄踢翻过柜台的那一边！

挨了耳光的那个伙计，手捧着肿胀的腮帮子，杀猪似的干嚎着：

“反了反了……杀人了哇，你们快来捉土匪、抓强盗呀，朗朗乾坤，就有这等歹徒执刀抢劫、恣意凶杀，大家还不赶紧将他拿下……”

君不悔顺手又是一记耳光，打得对方一个旋转，“扑通”一声坐到地上，这会儿却不叫了，只一个劲的曝嚎着，活脱被剥了层皮般的惊天动地法。

店里的客人往外涌，店里的伙计朝内缩，正在乱成一团的时候，一个中等身材、黝黑脸膛的五旬人物走了出来，这人沉沉静静的在那儿一站，目光的的有威的瞧着君不悔：

“打够了吧。朋友？”

君不悔淡淡一笑：

“要是你们管事的再不出来，还有得打，说不定连这间鸟店也一遭砸了！”

黑脸人神色不动的道：

“我们做生意的不愿惹事，虽然我们并不怕事；朋友，你说个数目吧，只要不过份，我们总叫你满意就是。”

君不悔又搓双手：

“和气生财，嗯？”

那人冷冷的道：

“多少？”

君不悔摇摇头，走前一步：

“我不要钱，至少不要这一点钱，我要见魏祥，我知道你不是魏祥。”

那人眼下的肌肉跳了跳，同样上上下下打量着君不悔：

“你为什么要见我们老板？他很忙不方便见客，有什么事，我大多可以替他作主，但我必须警告你，胃口不要太大，我说过，我们并不怕事。”

君不悔平静的道：

“我和魏祥之间的問題，只有我们两人可以解决，谁也不能代表他，谁也作不了主，魏祥在你们眼中是大老板，在我眼里，他屁都不如！”

黑脸上浮起一层椿赤，但显然这人是在强自按捺着，他憋着声道：

“是涉及钱财的纠葛？”

君不悔笑了笑：

“一部份是，另一部份还涉及个人的恩怨，那属于骨节，道义，和血肉的问题，就不是钱财可以摆平的了。”

一听这话，显见其中内情相当复杂，这人略一沉吟，让开身子，伸了伸手：

“既然如此，请进去说话，我替你代禀老板，传不传见，全在他了。”

君不悔挪步往里便走，边闲闲的道：

“多谢传话，至于见得到见不到，那就全在我了！”

那人深深看了君不悔一眼，没有答话，只将君不悔引过一条长长的雨道，推开一扇门，来到曲廊之上，廊后是一片极为清幽的花园，花园中间，建有一幢小巧雅致的精舍，他让客进入精舍的前堂落坐，管自匆匆去了。

这是一间布置得十分豪奢的堂屋，四壁嵌合着刷金抹红的拼图板，顶上的承尘也是搭配相同的图案，地下铺设着厚软的红毡，一式的酸枝桌椅衬托着那张锦绣满陈的红木炕床，床柜间隔当中摆置着多样玲珑古玩，两座人高的冰花碎纹古瓶分插着颜彩斑斓的孔雀翎，四只黄铜火盆正燃着熊熊炭火，室中温暖如春，而那入眼的富丽堂皇，则更令人心满意足、陶醉熏然了。

浏览着四周的陈设，君不悔颇生感慨，人生在世，有钱固然是好，有钱才有像样的生活，才有超人一等的享受，然而钱的来路却须要心安理得，像姓魏的这样罔顾道义，黑着心肝独吃独吞，银子虽说有了，后患亦自无穷，种下什么，便会得着什么，因果报应，总是不爽，现在，他不就找上门来了么？

黄铜火盆在红红的燃烧着，空气里，飘漾着一股淡淡的芳香，于是，有脚步声靠近了，听那杂沓的步履起落声，好像来的还不止一个人。

君不悔背负两手，静静的等待着正主儿进门，他倒要看看，这个无情无义、谋财害命的混帐东西，会是如何一副长像！

门开了，那黑脸仁兄先一步踏了进来，然后往旁边一站，肃容垂手，是恭迎齐天大圣的架势、而一声干咳起处，一个骨瘦如柴、面有菜色，却偏生着一双精利大眼的高挑老儿缓步入室；这老头子虽是身着锦袍，发饰珠玉，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却宛似坊间推车卖浆的贩夫走卒，除了那双招子的亮，没有半点富贵相格，要不是君不悔早听过吉面瑞对此人的形像描述，他包管不信这老家伙就是魏祥，说不定还会怀疑这是打何处拉来一个叫卖“萝卜赛梨”的老贩子充数呢。

魏祥背后，还跟着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只有条右臂，左边的衣袖虚飘飘的扎在腰间，浓眉虎目，满脸横肉，颇有杀气腾腾的味道，第二个生得短小精悍，有一双老鼠眼，眼珠子滴溜溜的转动不停，尖削的腮唇上还蓄着两撇鼠须，模样便越发透着鬼祟狠琐，叫人看了，恨不能捉只猫来叨他出去！

黑脸仁兄等人都进了屋，转身将门掩上，魏祥管自朝正中间的太师椅落坐，一边端详着君不悔，嘴里却大刺刺的向着黑脸人物问话：

“田英，要见我的，就是这个人？”

叫田英的黑脸仁兄赶紧趋前两步，微微躬身道：

“回老板的话，正是他。”

魏祥注视着君不悔，嗓门在低沉中带一丝暗哑：

“你叫什么名字，找我有何事？听他们说，你的来意不善，非但扬言我对你有所亏欠，还出手打伤了我店里的伙计，你无妨把话摆明了，是好是歹，我总有承担。”

君不悔沉着的道：

“我叫君不悔，看来你就是魏祥了？”

魏祥点了点头：

“不错，我是魏祥。”

君不悔紧接着道：

“‘病判官’魏祥？”

脸上神色微动，魏祥缓缓的道：

“这个称号，我已有十余年未闻未提，你是如何知晓的？”

君不悔淡淡的道：

“从你以前一位故友之处得悉，明白的说，我也是受他所托，来与你结清一笔旧帐。”

除了魏祥之外，房中其他三个人顿时怒目竖眉。狠瞪着君不悔，大有蠢蠢欲动，先发制人的意味；魏祥却沉得住气，头只轻轻一摆，十分从容的道：

“哦，有这么一回事？你倒是说说看，我那位故友是何许人，我和他之间又有什么旧帐未清？”

君不悔道：

“吉百瑞，‘大天刃’吉百瑞，魏祥，这个名字对你可有意义？”

魏祥的表情突然一僵，呼吸也不由急促起来，他目光锐利的看着君不悔，好半晌，才阴冷的道：

“恐怕你是拿着吉百瑞的旗号做幌子吧？姓吉的就算不死，也会衰老得挪不动腿了，而且，为什么他自己不敢露面？”

君不悔生硬的道：

“我不必拿着吉大叔的名字来做幌子，魏祥、你与我吉大叔问的这本帐，只有你们两人清楚，如果他不说明，我怎会知晓？吉大叔没有死，他活得很好，至少比你想像中要健朗，你当年破了他的气穴，造成他不可克服的隐疾，但他仍旧活下来了，更活到足以差人向你讨债的辰光，这是你预料所不及的吧？”

魏祥慢吞吞的道：

“约莫你就是吉百瑞差来讨债的人了？”

用力点头，君不悔大声道：

“正是；吉大叔本人因为真力已散，难以聚气运功，才把他的一身活儿传给了我，由我全权代表他来与你结清旧帐！”

魏祥不带丁点笑意的笑了笑：

“你有足以代表吉百瑞的凭证么？”

君不悔道：

“当然有——”

“傲爷刀”便在这三个字的过程中亮出手，君不悔没有拔刀，只是连鞘平托于掌，魏祥蓦见此刀，形态悸动惊窒，几几不能把持，他的三名手下则紧张的拢近，生恐君不悔抽冷子猝袭。

倒吸了一口凉气，魏祥目光定定的凝注着黄铜雕镂暗纹的宽短刀鞘，望着那两侧上翘、有如牛角般的刀柄护手，眸瞳里浮映着一种奇异又复杂的神采，往事如烟似梦，大概在这刹那间一一串连，复再索忆于脑海中了……

君不悔低缓的道：

“故人故物，你总该记忆犹深吧？”

闭目静默片刻，魏祥才睁开双眼，沉重的道：

“傲爷刀风采依旧，杀气不减，真是久违了……”

收回手中刀，君不悔容颜寒凛：

“魏祥，当年你暗起贪念，不顾情谊信诺，算计了我吉大叔，吞没了他份内应得的钱财，更使他险死还生，受尽了贫困潦倒之苦，遭尽了精神肉体上的折磨，这一笔笔的久帐，咱们得连本带利，好好算上一算！”

一侧，那浓眉虎眦的独臂大汉突的一声暴喝，形似噬人：

“大胆后生，无名小辈，竟敢对我东家如此张狂，你是活腻味了！”

君不悔正眼也不望过去，仅是闲散的道：

“我要找的正主儿不是你，假如你有兴趣插上一脚，我也不会拒绝，老兄，稍停你爱怎么上就怎么上，我接着了！”

独臂汉子青筋浮额，切齿如挫：

“就凭你这份狂妄，便轻饶不得，且看我一只手，能否将你碎骨糜肌！”

魏祥低喟一声，摆了摆手：

“鲁辉，稍安毋躁，此事我自有主张，你一旁侍候着便是！”

这位鲁辉恶狠狠的瞪了君不悔一眼，才十分不情愿的退后几步，魏祥轻轻摸着自己尖削的下巴，强颜一笑：

“君不悔，你说说看，我与吉百瑞的这笔旧帐，你打谱怎么个结算法？”

君不悔单刀直入的道：

“很简单，其一，退还吉大叔份内的钱财，当然要连息计算，其二，你自己废去本身的武功或由我代你废除；只要做到这两项，容你保命安度余年，我一拍屁股走路！”

魏祥脸色一变，怒气陡生，忍不住猛拍椅臂：

“放肆！君不悔，你把我当成了什么角色？岂容得你这般予取予求。任意宰割？真正目中无人，不知自己为何物！”

君不悔冷冷的道：

“是你要问我怎么办，你既问了，我自然照实回答，魏祥，答不答应是你的事，该怎么做是我的事，我原也不曾期望你会俯首听命！”

哼了哼，魏祥铁青着面孔道：

“后生小辈，不要不知轻重，你单枪匹马，人孤势薄，一旦闯入我这龙潭虎穴，正是自投死路，怎么着？你还以为你能力敌万夫？”

君不悔镇定自若的道：

“我怎么来，怎么去，是我个人的问题，不用你操这份闲心，有句话无妨先摆在前面，魏祥，设若我自忖没有应付你的能耐，我就不会来了！”

微微一窒，魏祥火爆的道：

“慢说是你，就算吉百瑞当年也不敢小觑了我，姓吉的调教出来的徒弟，莫非还上得了天去？吹擂夸大，可恨可笑！”

君不悔静静的道：

“等一会，恐怕你就不会觉得可笑了，当一个人遭至极深重的身心痛苦时，当他加诸于人的残酷回报于自身时，他是绝对笑不出来的，魏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老天有眼，他是永不放过的啊！”

禁不住激灵灵的打了个冷颤，魏祥感到一股寒气自心底升起，迅即扩散全身，使四肢百骸都透了僵麻，那种情虚神悸的怔忡笼罩着他，恍惚中，仿佛看到血烟迷漫，听到惨号盈耳，一张张痉挛扭曲的面孔也在瞳仁深处映现浮沉；没有错，老天有眼，总是疏而不漏的，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有个细小的声音在他耳边低徊，他定了定神；才发觉是田英凑上嘴来出主意：

“干掉他，老板，斩草除根，才能永绝后患……”

抹去脑门上冷汗，魏祥一把将田英推开，他直瞪着君不悔，声音嘶哑：

“这样吧，容我们打个商量，当初我与吉百瑞合共得十八万两银子，每个人该分九万两、如今我给他利上加利，拿二十万银子给他，这笔烂帐，该可以一笔勾销了！”

君不悔摇头道：

“魏祥，这个算法不对，你侵吞了我吉大叔九万两银子，以这笔昧心钱做生意，十余年来，称得上是大发利市；财源滚滚，高楼平地起，华夏连云盖，九万银子滋息绵延；何止二十万之数？再说，我吉大叔这些年来受的苦、遭的罪，他一身的武功损失又该怎么补偿？”

魏祥厉烈的道：

“今天的这片基业，乃是我辛苦挣来，光凭吉首瑞的那点银子，如何能有眼前的局面？君不悔；你休要得寸进尺，贪心不足，须知我的忍让是有限度的！”

君不悔凛然道：

“这是你的说法，魏祥，我有我的原则，我决不取非份之财，然而该得的亦当仁不让，但求公道就是！”

田英踏进一步，怒形于色：

“老板、你不觉得这小子欺人太甚？”

没有理会田英，魏祥吃力的道：

“君不悔，再加你十万两如何？”

君不悔硬梆梆的道：

“不够。”

“咯登”一咬牙，魏祥的模样狞恶如鬼：

“你，你到底要多少才算数？”

伸出右手五只指头，君不悔斩钉截铁的道：

“连本带利，五十万两！”

发出一声呻吟，魏祥痛苦的吸着气：

“简直是在吃人、是在抢劫！五十万两银子，就算当初吉百瑞得的是座聚宝盆，也衍生不出这许多银子来啊……君不悔，你别看我外表光鲜，其实只是空场面而已，架子拉开便不得不硬撑下去，现银根本没有多少……”

君不悔猪八戒吃秤铭，早他娘铁了心啦，闻言之下，依旧泰山不动的道：

“这是你的事，魏祥，我只要五十万两银子，外带你一身功夫，办得到，彼此皆大欢喜，你仍有好一段逍遥日子过，办不到，则血刃相向，拼倒算完！”

魏祥睁大眼睛，气极反笑：

“什么？你，你的意思是说，就算我给了你五十万两银子，你还是要废掉我的武功？”

君不悔冷峻的道：

“这没有什么不对，魏祥，正如同十余年前，你拿了我吉大叔的银子，也仍然废去他的武功一样，你能这么干，我为什么不能？再说，其中吉大叔所受的折磨坎坷我尚未曾计算在内，对你而言，已是够宽厚的了！”

“嗯”的站起，魏祥扭曲着一张瘦脸，喉管里响着呼噜：

“即便是我的亲老子，也不能如此骑到我头顶撒尿！真正是可忍孰不可

忍，姓君的，你当是吃定了？行，你就试试看吃不吃得定！”

君不悔毫不意外的道。

“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不费点手脚，耗点力气，能报得了仇么？魏祥，我早就等着过你这一关了！”

这时，那鲁辉一把将门拉开，粗着声道：

“少说废话，外面风凉去！”

君不悔昂首行出，大马金刀的往花园中一站，面对魏祥他们四个，了无怯惧之色，气势上还真有几分吃定的味道哩。

魏祥努力平静着自己的情绪，一边向鲁辉微微点了点头。

于是，这位断了一臂的凶神蓦抬右腿，“唰”的一声从靴筒子里拔出一柄精光雪亮的燕尾短刀，大步逼向君不悔。

君不悔露齿一笑：

“老兄，你虽是急着巴结表功，自己安全可也得多少注意着，我这把刀，出手快得很哪！”

鲁辉身形暴起，当头挥刃，口中一边大喝：

“去你娘的！”

像一座三角形的宝塔倒竖着，青蓝色的寒光由下往上向四面八方流射而出，刀芒冷电是在瞬息间凝聚，须臾里成形，空气便撕裂般尖啸着，锐风便哭泣般旋飞着，光影充斥在人们的眸瞳里，浸澈在人们的胆魄神魂中，不见“傲爷刀”。只见刀光的诅咒与咆哮！

不错，“大屠魂”。

鲁辉的号叫实在听得人心里发麻，就真算一头虎被生剥了吧，腔调也不会那等凄厉亢烈法——粗壮的身子在地下翻滚扑跌，一翻一滩血、一滚一个印，胸前背后，各见纵横整齐的六条伤口，条条半尺有余，皮开肉绽，血糊淋漓，伤口的数目加起来，还恰合那六六大顺哩。

獠头鼠目的那位仁兄，竟然悍不畏死，便在此际悄不吭声的斜窜而上，手中分执一对蓝汪汪的透骨锥，抽冷子狠扎君不悔的背心！

大凡人的外貌所示，多少也现显着几分其人的心性，这一位带着鼠气的仁兄，君不悔早就防着他打偷袭了，对方甫始行动，君不悔已有了反应——如法炮制，又是一记“大屠魂”！

金铁的交击声密如正月燃放的花炮，但见芒彩闪掣，冷焰飞舞中，那一对透骨锥顿时寸寸断裂，四射纷抛，使锥的仁兄连下手的位置尚未够上，一只左臂已溜滴滴的上了半空，人也几个踉跄，一屁股坐倒地下：

那田英这时不拿鸭子上架也不行了，他双手往腰间一抄一抖，活蛇似的一条软鞭已打起了唿哨，而魏祥却蓦然横身向前，沉喝一声：

“田英退下，救人要紧！”

君不悔原准备一视同仁，给田英也来一招“大屠魂”消受，经魏祥这一阻拦、田英正是顺水推舟，唯唯而退，无形中算是逃过一劫，不错，看样子魏祥怕就劫数难逃了。

苍黄的瘦脸上越见皱纹深刻，魏祥这一下子仿若老了好些年；他一言不发的看着君不悔，颈间的喉结上下移动，眼皮子也在不住痉挛；慢慢的，他的右手从袍袖中伸出，手上握着一卷银光灿亮、大小如碟的奇异物体。

君不悔知道魏祥手掌间的东西是什么，那是一种兵器，十分古怪却匠心独运的兵器，属于软剑一类，只是他这玩艺却更见巧思、这种软剑宽窄只

有三分，韧性极强，锋利无比，平时紧紧层叠卷起，用时抖手弹挥，又快又狠，它有个名称，叫做“飞花”，光景大概是指剑出之下，宛似无处不飞花吧？

魏祥的唇角不由自主的抽搐着，他一面暗里调息运气，边故示雍容不迫的道：

“相信吉百端已经告诉过你，我手上的东西是什么了？”

君不悔形态安详：

“是的，它叫‘飞花’。”

魏祥沙沙的道。

“你刀法之精泼狠毒，显然已得吉百瑞真传，但我不是鲁辉、不是胡泰，我是‘病判官’魏祥，你赢得了他们，未必胜得过我，休要说你，即使吉百瑞亲临，我亦照样打发不误；君不悔，给你台阶你不下，眼前就是你失悔的时候了！”

叹了口气，君不悔同情的道：

“这一番言语，是你替你自己打气呢、还是想要恫吓我？魏祥，这不是自我安慰的适当辰光，也不是用嘴皮子唬人的场合，孰胜孰败，刀口子下见真章，你已经给了我台阶下，最好也为你个人找个台阶吧。”

魏祥愤怒的道：

“狂悖嚣张的东西，我要不重重教训于你，你尚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把前辈先贤都看扁了！”

不屑的“嗤”了一声，君不悔道：

“前辈先贤也要有个比较，魏祥，像你谋财害命，黑心黑肝，如此无德鲜耻之徒，亦配称做是‘前辈先贤’？”

第三十五章：到如今报应临头

魏祥激愤的咆哮：

“连吉百瑞也不敢这样对我说话，你竟一再如此无状，果真当我不能将你生杀活剥？”

君不悔闲闲的道：

“就是因为吉大叔对你太客气了，你才动上他的脑筋，下那等暗无天日的毒手，魏祥，我不吃你这一套，这次来，原就是专程找你算帐的，还有什么仁心仁术可表？你要是知机的，眼下后悔尚来得及，至少拣个残生余年好过，要是不然，你这辈子笃定是到此为止了！”

紧紧握着手掌中的“飞花”，魏祥内心惊恐，表面上不得不硬充英雄好汉，一则他舍不下那大笔的钱财，二则肉痛自己的身子，三则不能叫手下人看成个窝囊废；样样有窒碍，般般难决断，就只有赌个运道了，他努力朝前想着，一竟追溯往昔的种种——吉百瑞与他向来交情极深，相待随和而亲密，虽说吉百瑞技艺精湛，却从没在武功上炫耀什么或压他一头，就凭这么一位老友所调教出来的传人，说他狠，又能狠到什么地步去？

想着想着，他不禁浑然忘却自己对老友的心黑手辣，漠视了两名手下

在须臾前的悲惨下场，他只顾念着一桩——这般厚的情份之下，就算豁拼到底，莫不成还真能将他怎的？

君不悔有些不耐烦了：

“姓魏的，话已说到这里，你尚有什么好磨蹭的？我是给你留点脸面，才等着你先出手，若是再要往下拖延，我可不客气啦！”

大喝一声，魏祥吼道：

“小辈张狂，且看我替吉百瑞教训你！”

这个今吉百瑞咬牙切齿的仇人，居然要替吉百瑞教训吉百瑞亲自差遣来此索债的子弟，这岂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君不悔自然不知道对方在这片刻间的心路历程与今昔形势相混的幻象，他不很明白，魏祥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过于厚此，太甚薄彼了！

狭窄的软剑弹射，带起的不是一道道的光束，而是一蓬蓬焰花，剑尖翻闪瞬息，那银雪似的朵朵寒焰便四转流掣，交互辉映，发出“嗤”“嗤”相连的破空之声，果然招术奇特，显现了无处不飞花的形貌！

君不悔退后三步，“傲爷刀”猝然抖起一抡大圆。在晶莹浑厚的光孤中，刀芒仿佛万箭齐出，飞蝗般封杀对方的剑招。

魏祥斜身抛肩，软剑倒射，“铮”的一声脆响，一朵剑花暴袭君不悔面门，却在剑花飞起的同时腾空五尺，锋刃挥展，冷电如雨般兜头罩落！

看样子，这位“病判官”还真有意思要替他的“老友”教训来人哩！

于是，君不悔不再缠斗，一式“天泣血”出手。十七道强烈的刀芒宛如十七条喷溢向四面八方的瀑布，青蓝色的光华涵天盖地，刀刃连着刀刃，寒辉叠着寒辉，上片犀利的狂飚搀合着翻涌的锐气，便如此声势凌人的倾泼向每一寸空间！

故人之情、老友之谊，就在这里哪里归向破灭——其实早就被魏祥在多年前亲手破灭了，此际的回报，是他一个空心斤斗跃出寻丈之外，却站立不稳，猛古丁跌坐地下，他噎窒一声，满脸惊恐的审视着自己身上创伤情况。

神色由惊恐转为诧异，魏祥茫然不敢相信的发觉，他身上竟连一点伤都没有、不但未曾切骨裂肌、未曾皮开肉绽，就算他那一袭锦袍，亦分毫无损，完整依旧，然则，方才那一瞬间的冷电触体，那俄顷里的寒气透心，那炫目的青蓝焰彩，悸震的锐风绕旋，却又是怎样一码事？

极快的一下怔忡之后，魏祥不由胆量陡壮，豪气顿升，他以为他想通了——任是这君不悔如何得到吉百瑞的真传，火候亦乃过尔尔，天下闻名的这一式绝刀“天泣血”，到底收拾得了别人，却奈何不了他“病判官”！

君不悔没进一步追杀，他只是静静的站在哪儿，静静的注视着坐在泥地上的魏祥；“傲爷刀”垂直下指，闪亮生寒的刀尖顶端，正缓缓滴落一颗颗鲜红的血珠子……

破锣般一声狂笑，魏祥嘶哑却得意的开了口：

“君不悔，我以为你的道行有多高，本领有多强，这一试之下，才晓得你仍差得远，慢说你比不上我，较之吉百瑞亦输了不少一肩，老吉的活儿你十亭中没学会三亭，就敢这等大包大揽，为他出头找场？小王八蛋，这一遭你撞正大板，算是死定了！”

君不悔先是愣了一愣，随即叹了口气，面带悲悯之色的摇着头：

“魏祥，你死在眼前，犹在大言不惭，自夸自卖，我不知道你是一时晕了脑袋，抑或惊慌过度失去理智，怎么连这么一个明摆明显的胜负场面都分

断不清了？”

魏祥“呸”声吐了口唾沫，狞笑着道：

“姓君的，你才是晕了脑袋、才是惊慌过度！事到如今，你还有脸自我掩遮，夸口逞强？哦呸，方才你那一招，明明是吉百瑞的三大杀着之一‘天泣血’，老吉以这招刀法，不知毁掉多少高手奇士，摆平多少天龙地虎，但是由你施展出来，却奈我何？任你出手凌厉奥妙，我魏祥仍旧是我魏祥，你睁大眼睛看看，又何尝伤得我魏某毫发？”

差点“噗嗤”笑出声来，君不悔表情古怪的望着魏祥，强行控制着自己的丹田：

“既如是说，何妨起身再战？毕竟你是坐着，我是站着，继续拼杀，坐着总不如站着方便……”

重重一哼，魏祥腰腿使劲，往上一挺，这一挺，人是站起来了，却因双脚使不上力，一个踉跄险险跌了个大马爬！

这时，魏祥才蓦然感到一阵锥心刺骨的痛楚由两脚脚跟的部位传来，那种痛，痛得像火炙，痛得似抽筋，这突兀的一阵剧痛，使他立刻满头冒汗，呼吸急促，脸孔五官都挤叠成一团！

君不悔淡淡一笑，慢条斯理的道：

“这是要一点一点的折磨你，这才不曾将你杀得血肉模糊、不曾把你大卸八块，你却以为得了便宜，竟马不知脸长的卖起乖来？姓魏的，你这几手三脚猫的本事，别说与我吉大叔较长论短不够看，同我打比，也只配朝我裤裆下缩着的份，早年我吉大叔吃你亏、完全是猝不及防，才被你抽冷子偷袭得逞，若是一对一正面上，三个魏祥亦顶不住我吉大叔一刀杀，娘的，你却自认上了天，这要不是笑话，世问恐怕再也找不着笑话了！”

魏祥扭曲着一张瘦脸，震骇又慌乱的大叫：

“你把我怎么作践了？你是如何算计了我？君不悔，你这心狠手辣的匹夫，我怎么站不起来？我的两只脚为何不听使唤了啊？”

君不悔气定神闲的道：

“人的两脚，在脚踝的后跟部位，原各连得有一条主筋。挑断了，两脚怎么会听命使唤？当然你也就站不起来啦！”

长嚎一声，魏祥扑地翻滚，一边以手捶地，边涕泪滂沱：

“黑心黑肝的小王八蛋，伤天害理的言牲……你竟这般糟塌我，谋害我，你这不是叫我成了残废，叫我形同一个活死人了么，天啊……”

冷笑一声，君不悔的形态倏转狠厉：

“想得倒好，叫你形同一个活死人？魏祥，你算盘敲得未免大如意了，老实告诉你，这才只是开始，我要一丁一点的割切你，一丝一缕的剥削你，等你辗转哀号，受尽折腾之后断了那口气，我再接收你所有的财产，你却休盼能获得一口薄皮棺材！”

骤然停止了滚动号叫，魏祥摸一把面孔上的涕泪，却抹了个满脸灰黑；他颤抖着声音道：

“也罢……君不悔，我依了你，我就全依了你！”

君不悔故作不解，寒着容颜道：

“依了我？什么事依了我？”

呻吟一声，魏祥半趴在地下、努力扬起上半身：

“那五十万两……我给你就是，君不悔，如今我两脚残废，已和失去武

功没有分别，你钱也有了，人也伤了，总该必满意足，回去复命了吧！”

哼了哼，君不悔道：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魏祥，动手之前是一个价码，动手之后又是一个价码，现在行情已经不一样啦——”

咬咬牙；魏祥吸着气道：

“你……你说，这行情又是怎么个不一样法？”

君不悔道：

“首先我要问你，姓魏的，你想死想活？”

魏祥挣扎着道：

“当然……当然想活！”

君不悔笑道：

“早这么打算，不是省却多少手脚？魏祥，亏你也是‘前辈先贤’，老江湖喽，却像根蜡烛，这等的点不亮法；好吧，我便软软心肠、放你一条生路，你想活，价钱不妨往上抬一抬。”

面颊抽搐着，魏祥呐呐的道：

“抬……多少？”

君不悔凝住微笑，一派严肃的道：

“你说吧，我可不是乘火打劫的人，这种事，总得你心甘情愿才行！”

还说不是乘火打劫、更又要人如何心甘情愿？魏祥暗里咒骂不停，表面上却万般委屈的神情；他沉沉郁郁的道：

“除了五十万两现银，我，我再过二家买卖给你……”

君不悔注意的道：

“哪一家？”

僵默片刻，魏祥索兴豁出去了：

“任你挑拣，看好哪一家，就过你哪一家，只要你选定了，我立对便将房地契约、内外帐册、盘存单据及银钱来往底帐交付给你，但是，咱们可得言定一桩——”

君不悔干脆的道：

“说！”

魏祥强持镇定、内心却惴惴不安的道：

“线给了你，生意过了你，将来我们双方算恩断仇了，再无纠葛，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行我的独木桥，不得纠缠不清，需索无厌……”

君不悔重重的道：

“就这么一言为定，然而你也别想要什么花样，姓魏的，否则我会找上你继续玩下去，我赤脚的不怕你穿鞋的，到时候有你的乐子！”

魏祥的反应像是硬吞下一口黄连，苦得很，不过却老老实实的说了真话：

“君不悔，我看你犹如一尊凶神，一个要命的讨债鬼，避之唯恐不及，但愿永不照面……我已是有家有业的人，同你搅合毫无益处，只要一朝打发了你，还清这笔孽债，八辈子也不愿再招惹你，求的是你别再节外生枝，往后找我麻烦，或就算是烧高香……”

君不悔一笑道：

“你放心，凭你这么一号人物，我可不愿攀交，咱们还是远着点好！”

魏祥喃喃咕哝着：

“真叫背运啊，今天是撞了邪啦……”

那边，田英已经把两个受伤的同伴暂且料理妥当，却愣呵呵的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魏祥眼角瞟及，不禁有气，吃力的抖着嗓门叱喝。

“你倒是来扶我一把呀，死人，我这样躺着好看不成？”

于是，田英急忙过来将魏祥搀扶起立，一瘸一拐的行向精舍，君不悔自然跟在后头亦步亦趋；恩怨算是有了交待，那金银财宝却已少不得补缀，渡日活口，这玩意最是现实，何况取的是该取的，只不过，呃，加了点利息而已。

仍是那一片萧索的响铃树，仍是那座破落的山神庙，现在，正当黄昏。

老远，君不悔就望见坐在庙门槛上发呆的吉百瑞，而急剧的蹄声，也引起吉百瑞的注意，正手搭凉棚、眯着眼睛朝这边张望着呢。

跨在马上 的君不悔，顿时涌起一阵又是辛酸、又是兴奋的感觉，那份自然而生的孺慕之情，便充斥在整个心怀，仿若游子返家、倦鸟归巢，依闾期盼的白发尊亲，不正展开双臂，含泪迎来了么？

抛橙落地，君不悔快步奔上，喉间像是哽塞着什么，颤生生的只呼出两个字

“大叔……”

形容憔悴，越见苍老的吉百瑞，在蓦然一哆嗦之后，猛一把将君不悔紧紧拥住，泪水淋淋，嗓调噎窒：

“孩子……我的孩子……果然是你，果然是你，你终于回来了……”

君不悔闻到吉百瑞身上那股老年人特有的气息，也闻到吉百瑞发间衣角散漾出来的酸臭味，他不但不觉憎嫌，反倒更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一种难以言喻的慰贴感，这样的气味，是来自亲人身上的，是发自至爱的人的肤发之间，虽然此中并无血缘，却与骨肉嫡亲又有什么分别？

吉百瑞吸着气、哑着声絮絮不休的念道着：

“算算日子，该是你回来的辰光了，我是早也盼、晚也盼，人就像只傻鸟一样，从白到黑，愣呵呵的坐在庙门槛上向来路张望着……先前那一阵蹄声，我还当是听岔了，赶到尘头扬起，我才信是有一骑过来，孩子，别看我老眼晕花，只经一瞥，我就断定马上的人是你，是我的孩儿回来了……”

君不悔轻拍着吉百瑞的肩膀，泪水已浸透了他这位大叔肩胛头一大片，他咽位着如同一个偎在老爹怀里倾诉委屈的孩子：

“我也急着要赶回来，大叔，你不知道我多么思念你，一天没见到你，一颗心便似倒悬着不落实……人在外面，受惊受气受磨难，到处是陷阱，到处是险恶，笑里藏刀，钩心斗角，谁也不相信谁，谁也防着谁，连说话全绕着弯，哪似我们爷俩，想什么讲什么，要什么做什么，一根肠子到底，放个屁都不忌讳，大叔，红尘十丈，却比不上这个山墩子，这间山神庙啊……”

抹了把老泪，吉百瑞松开君不悔，故做豪迈之状：

“来，孩子，不悔，让我看看你，仔细看看你，这些日来，可是连做梦都不离你的人影……唔，你胖了些，也结实多了，气色挺不错，穿着打扮也很光鲜，怎么着，孩子，这一阵在外面混得还有点名堂吧？”

君不悔含泪笑了：

“全是大叔的恩赐，俱承大叔的夹磨，好歹不负你老的期望，没给你老丢人；另外，大叔交待的两件事，亦全替大叔办妥了！”

吉百瑞脸上深刻的皱榴舒展开来，每一条纹理之间都似浮漾着笑意。

他连连点头，宽慰又振奋的道：

“好，好孩子，干得好，我就知道我没有看走眼，没有认错人，风烛残年，行将就木之前，得你传我衣钵、续我亲情，此生此世，夫复何求？”

君不悔深挚的道：

“不是大叔沾我的光，乃是大叔成全了我，若非大叔，我又到哪里挣一席之地、扬一方之名？大叔才是我再生的父母，是我不二的恩人……”

吉百瑞呵呵笑了，笑得好痛快，好舒心，他直搓着手道：

“乖乖儿，好孩子，算你有孝心，重情义，这么个好儿郎，打着灯笼也难寻。活该老子我有运气，端端挑上了你，几年老福，有得享了！”

君不悔笑道：

“何止几年老福？俭省着花，三辈子都用不完！”

差一点就手舞足蹈起来，吉百瑞口沫横飞的道，

“咱们爷俩好不容易盼着这重逢之日，少不得庆贺庆贺；不悔，神案底下还藏着三个干馍，一块腌疙瘩头，半锡壶老酒，东西是欠缺了点，但情深意厚胜似山珍海味，先凑合一顿，你再把外面的经历仔细说与我听……”

君不悔一指鞍后的两大包行囊，压着嗓门道：

“好叫大叔高兴，我早就瞅准了今天到家，要和大叔聚上一聚，在经过镇上的时候，业已将酒食办齐了，都是大叔爱吃的东西，有风鸡、卤羊肉、腊牛肉、鸭脑肝、芝麻烧饼，外带一只现炖的水晶肘子，一把大葱白，还有两斤二锅头，今晚上要好生与大叔醉上一醉……”

“咕”咽了口唾沫，吉百瑞谄像毕露：

“这可真是打牙祭了，不悔，实不相瞒，自你走了以后，我这日子便过得越发辛苦啦，往往三顿省做一顿吃，偶而打只野狗野兔什么的就能熬上好几天，但逢上天寒地冻的辰光，这些无主的畜牲也都缩头躲了起来，想弄上一只，谈何容易？那就只有挖点山茱萸根凑合着，吃得嘴巴能淡出鸟来；有时候，也到镇上逛逛，使点小巧妙，玩点小把戏，多少骗几斤大米，抓两把粗盐回来填饥调味，提起荤腥，业已久不知味罗！”

君不悔忍不住又是一阵心酸，他忙强笑道：

“大叔，我向你老保证，自今以后，你永不必再受这样的折磨与煎熬，苦日子已经过去了，往后的年岁，大叔是穿不完的绫罗，吃不尽的海味，住广厦、唤仆从，好一派老太爷的风光！”

吉百瑞叹了口气，苦涩的道：

“你不是在逗我高兴吧？不悔，听起来好像是痴人说梦，不甚真切……”

君不悔诚恳的道：

“我说的全是事实，大叔，就如同我在你面前一样的毫无虚假，我怎敢骗你、怎能骗你？大叔，你走了老来运啦！”

凝注着四起的暮霭，那浮沉飘移的烟氲，在夕阳的映照下灰蓝里透着一抹紫红，有些捉摸不定的虚幻意味，情调带着点凄冷落寞，吉百瑞生恐期望中的未来也感染上这亲的幽忽无常，一颗心不觉又往下拉坠，形色间复涌起一片无可掩隐的苍凉……

老年人的情怀易于感伤，多趋悲戚，想法也免不了较顷向萧索黯淡，这是因为老年人业已失去了大半的人生岁月，自认辰光蹉跎，又为来日忧悒，观念上便难以开朗，尤其是一个饱受坎坷、历尽沧桑的老年人，长久以来的生活磨难与生命的艰辛，就益发加深了他对世事的疑虑和猜忌，连一桩单纯

的现实，亦不敢轻易认同，总以为还有某些冥冥中的因由在操纵，有某些不存在的窒碍在阻挡——吉百瑞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绪，君不悔能以体会，也不禁深深叹息，如此一条顶天立地、威慑两道的英雄汉子，等到老来，却也叫时光消磨得这般犹豫，被生活压迫得这般迷惘了。

扶着吉百瑞的肩膀，君不悔向山神庙里移步，边低缓的道：

“别胡思乱想了，大叔，这些年来的苦日子真也难为了你，竟把一个当年睥睨天下的刀中之雄作践得壮志斑驳，豪气颓沉，连明摆在眼前的美好未来也认为是一片虚幻了……大叔，你就是我的爹，是我人间世上至尊的亲人……”

说有多少的金银财宝，有多少的人生美景，都不比君不悔这段话来得中听受用，来得使吉百瑞内心塌实；脸上的阴郁立时一扫而空，他满足又欣慰的道：

“好孩子，我就等你这句话，就在等你这句话啊，老来有依，天下还有比这更顺心的事么？他娘闯荡江湖大半生，我姓吉的总也算找着条根，盼了个指望啦！”

进得庙来，天色已经昏暗，君不悔动作熟捻的找出两截残烛，两张棉垫，先请吉百瑞坐下，点亮烛火，这才出去将行囊拎入，摊开囊袋，就像变戏法一样，将一包又一包的吃食加连壶老酒摆置满地，有些东西还透着温热，那股子浓郁油香，便益发引人食欲大动了。

三杯落肚之后，吉百瑞一边啃着鸡腿，拈着腊牛肉片，一面细细聆听君不悔叙述这段时间在外的种种；他偶而颌首，偶而感叹，却是眉开眼笑的光景多，识人得人，老怀堪慰，君不悔的喜怒哀乐，得意失意，不也就和他老人家息息相关，如同身受了？

于是，君不悔取出一叠厚厚的银票，双手捧呈在吉百瑞眼前：

“这是魏祥交付的银票五十万两，京里‘泰和宝’的老字号、光是分店就遍布南北七十二家，信用牢靠得很，大叔请先收着——”

吉百瑞怔怔的望着手中这叠厚厚的银票，烛光晃映下，银票上殷红的铃印与墨字交织着鲜亮的炫花；五十万两银子，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这是代表了一种何等自豪的身份层次？以前，只要有了这笔钱财的一成、不，哪怕一百分之一吧，日子也不会过得那么艰难、那么贫苦，如今这么丰厚的一笔钱财就摆在眼下，吉百瑞却竟有一股反常的淡漠感，好像他欠缺的不是天下通宝，好像这人人趋之若鹜的黄白之物对他已经没有切身的影响了；叹喟一声，他不由感触万千的道：

“奇怪，有了钱，这钱却一下子变得不重要啦，不悔，你猜我现在怎么想？我半点也不激动，丝毫也不觉欣悦，这么大的数目，似乎与我没什么关连，宛若是另一码不相干的鸟事……银票，你收着吧。”

君不悔正色道：

“大叔，这是你老应得的钱，其中有你的血汗，有你的屈辱，有你不能平的十余年怨愤，大叔，你该留着，你取之无愧！”

喝了口酒，吉百瑞塞了一片腊牛肉在嘴里咀嚼着，模样像是五十万两银子，比不上他喝酒吃肉来得有兴味：

“不悔，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放在你那里比放在我身上更要可靠，我老了，莫不成还能带着大票银子进棺材？固然这财本是我的根源，收回却全赖你的力量，钱是我们爷俩的，你如何支配就代表我如何支配，全给你去运用

了；朝后，不要忘记摆几文在我口袋里零花就行——你小子吃肉，还怕我只啃骨头？”

君不悔为难的道：

“但，但大叔，钱是你的，我也不会管钱，别花冒了……”

哈哈一笑，吉百瑞道：

“去你娘那条腿，什么你的我的，我们爷俩还分什么彼此，你要怕花冒了，花冒了亦无妨，你从前不是说过，光凭你去打零工，也能养活我老人家么？何况还有这么一间四面通风的破庙住着，万一真到了那光景，正好落得自在清闲！”

君不悔还在犹豫：

“话是这么说，可是——”

挥手丢掉一块鸡骨，吉百瑞也等于拦阻了君不悔待要往下说的话：

“别再罗嗦了，咱们就这么决定；还有，你提到挑拣的那家买卖，指明是‘鸿利绸缎庄’，这间店，将来也归你去管，我年纪大了，操不得这许多闲心！”

君不悔呐呐的道：

“大叔，经营绸缎布匹，我纯属外行……”

“咔嚓”咬下截水滴滴的大葱白，吉百瑞津津有味的咂着舌头：

“做生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学就会，以前你练刀，没人指点入门的诀窍，看着是个笨手，只要一旦上了路，不也千变万化，横吃八方？生意事到底难不过刀上下的苦功，再说，找人掌柜也行，按时去看看帐目，查查存货亦就够了！”

手上还拿着另一包文件契据，君不悔道：

“这是绸缎庄的转让书约和帐册，大叔要不要过目？”

又喝了口酒，吉百瑞一抹嘴角，吁了口气：

“一概由你作主处理，我懒得去伤脑筋。”

君不悔只有把东西放好，陪着喝了小半杯酒，边也拈了根葱白嚼着：

“提起那魏祥，约莫是舒但日子过久了，不但功力未见特别精进，志气胆识也颇生消磨，起先，我还以为他这一关最是险恶，不想却较盛南桥那场拼斗顺利得多，没费什么大手脚，我完了事……”

吉百瑞脸孔微赤，打了个酒呃：

“人就是这样，有了钱便不免顾惜生命，而财富的增聚与豪奢的生活，往往亦便侵蚀了志节骨格……不悔，日子过得太好或太坏，都容易改变人的本性，早些年，魏祥不是这等窝囊和好妥协的货，表面上不是，所以我才认为他有几分操守，才吃了他的大亏！”

君不悔谨慎的道：

“我不曾取他性命，只挑断他的两足主筋，叫他也尝尝废人武功的滋味，这样做，不知大叔是否赞同？”

吉百瑞的面容在烛光摇曳不定的光影里，呈现着一抹深沉的幽苍，他感慨的道：

“到底也算几十年的交情，能退一步，便退一步想，你给他的惩罚，亦足够了，大家都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得宽恕则宽恕，怨怨相报到几时？”

君不悔道：

“大叔说得是，不过姓盛的那一家子，除了盛家主母与他那长少君还算

明道理，看得开之外，包括盛南桥本人，名利之心仍还相当重，不似大叔悟得透呢……”

塞进一大块肥油肘子入口，吉百瑞含混不清的道：

“屁的悟得透，我要早能悟透，就不会命你去续哪早年之约了……人嘛，都犯这个毛病，事情过了，才深一层想，净放些马后炮……”

想笑又不敢笑，君不悔赶紧以唇啜酒，却又差点呛了嗓。

咽下口中肥肉，吉百瑞才接着道：

“不谈这些三山五岳了，倒是你，不悔，那两个丫头，你敢情中意哪一个？如果两个都喜欢，索兴一遭娶回来，老子也好早点抱孙儿！”

君不悔居然有些扭怩的道：

“这……大叔看她们哪二个好了。”

哧哧笑了，吉百瑞道：

“又不是我要媳妇，怎能越俎代庖，替你决定？老婆汉子是终身大事，要你自己挑选才行，否则便两乘花轿一齐发，来个双喜报——”

连连摇头，君不悔腼腆的道：

“她们都不可能做小……”

一拍手，吉百瑞笑道：

“那简单，两头大不就成了？都是明媒正娶，当家大妇，谁也不压谁，一样的霞被风冠、一样的大礼拜堂，岂不是两全其美？”

君不悔苦笑道：

“不大可能，我也不敢这么痴心妄想，大叔，管瑶仙和方若丽对我情深意重，都对我关怀至殷，她们各有个的长处，各有各的优点，我……我不忍辜负她们，更不忍伤害她们……”

略一沉吟，吉百瑞道：

“这就难了……不悔，这两个女娃之间，你总该有个上下之分吧？你比较倾心于哪一个？”

想了很久，君不悔吃力的道：

“这不能说，大叔，这会伤了另一个人的心，除非尘埃落定，苦将她们预分轩轻，都是不厚道的……”

一仰脖颈干尽余酒，吉百瑞颌首道：

“说得也是；这样吧，咱们爷俩两家都去走上一遭，由我来细细观察，提供意见，你再做个最后决定，如何？”

君不悔不安的道：

“我怕决定很难做，大叔，她们都待我这么好，叫我怎忍陷其中之一于悲痛境地？这种滋味我尝过，真个不堪回味……”

凝视着君不悔好一阵，吉百瑞才无限爱惜的道：

“不悔，你确是个忠厚的孩子，但事情好歹都要解决不是？今天晚上暂且不提，你先把吃食收了，明早再缀补一顿；这桩麻烦，容我们细细推敲考量，别自寻苦恼，船到了桥头，总归他娘要直淌下去的！”

慢吞吞的收拾着地下的剩菜残余，耳听着吉百瑞躺在神案上的阵阵鼾声，君不悔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只记得吉百瑞后面那两句话——船到了桥头，会不会真个自然直呢？又会不会直得无愧于心呢？

第三十六章：等闲变故故人心

黄膘大马上坐着两个人；君不悔与吉百瑞，两人乘一鞍，挤是稍挤了点，好在吉百瑞人瘦身窄，勉强还能凑合。

现在，“飞云镖局”已经在望。

镖局子不知在办什么喜事，张灯结彩，人出人进，光景十分的喧嚣热闹，隔着大老远，便能感受到那股喜洋洋的气氛。

从君不悔背后伸出头来，吉百瑞眯着一双老眼朝前探视，边有些诧异的道：

“那不就是‘飞云镖局’啦？挂红扎彩好像是有什么吉庆事儿在办；不悔，莫非他们能未卜先知，算准了你今天抵门，这么铺排是为了欢迎你？场面倒有点捧着新姑爷上炕的味道……”

君不悔也带着几分迷惘的道：

“办喜事大概错不了，只怕不是在欢迎我，据我所知，镖局子没有人会卜卦，就算有，亦玄不到这等地步，时辰拿捏得入丝入扣，岂不成了鬼谷子啦？”

轻拍君不悔肩膀，吉百瑞笑道：

“说不定哪，不悔，心有灵犀可是一点通呢！”

君不悔尴尬的道：

“管二小姐也不敢这么明着张扬，到底名份未定，她一个姑娘家怎会安排如此场面？大叔，镖局里约莫是有别的喜庆事……”

说着话，马儿已经不徐不缓的到了“飞云镖局”门前，首先看见君不悔的，正是君不悔进镖局应征杂工时的“考验官”大胡子吕刚；两人这一朝面，君不悔觉得好亲切热络，在马上一拱手，提高了嗓门：

“吕镖师，真个久违了——”

吕刚的反应却大大使君不悔感到意外，这位大镖师先是一愣，两只铜铃眼突兀凸出，险险乎便掉出眼眶之外，他呆若木鸡瞪着君不悔片刻，才蓦地一激灵，像见了鬼一样奔进门里，一面跑，一边狂叫：

“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君不悔回来了哇……”

这一跑一叫，门口的人群有的纷纷走避，有的赶紧站远处观望，一片喜气刹时僵凝，竟透着不可理解的萧索与暧昧意味——

故人回门，对“飞云镖局”上下而言，甚至说恩人回门亦不为过，原该深表热忱，大现殷勤才对，怎么竟像看到瘟神恶煞一般的惊悸法，居然大喊“不好了”？这，是他娘怎么一码事？

君不悔怔了一下，回头望望吉百瑞，吉百瑞似乎有所感应，叹了口气，脸色沉重的翻身下马，君不悔跟着落地，心口上却仿佛压上了一块石头。

目光四转，君不悔又发现了一位旧识——早先和他一起打杂干活的沈二贵；沈二贵缩着脖子弓着腰，正半掩在门柱后面，神情好像不敢与君不悔照面，现着那等的惴惴不安；君不悔踏上几步，尽量把声音放得和悦开朗：

“那不是二贵哥么？二贵哥，我们可是久不相见啦，老伙计只分别了这么一段辰光，怎的就显了生疏？见了面连个招呼也不给打？”

这呼名点姓之下，沈二贵可是窝不住了，他趑趄趑趄的走了出来，眼

睛望着地面，又是窘迫、又是畏瑟，冲着君不悔请了个安，嗓音透着暗哑：

“君爷……你，呃，你算是回来了……”

君不悔平静的道：

“难道说，我不该回来看看？”

沈二贵抬起头来，脸上的表情复杂——但却有着无可掩隐的悲悯意味；君不悔迎着对方这份言谕之外的情态，暮然全身一冷，心绪翻腾，这样的形色，这样无助的关怀，他不是曾以体验过么？“出相庄”，在他败给师兄手下之际，当人去场空，当他正满腔凄楚落寞的时候，师门老管家任喜不也是这种神态、这种同情却难以为力的惋叹？时日不长，他却二度品尝了如此苦涩。

不错，又是心中的一捧雪。

吉百瑞来在君不悔身边，低沉的道：

“不管发生了什么状况，不悔，你都要看得开，阳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人活一生，亦难免经历坎坷横逆，悟得透，也就淡然了。”

君不悔强笑着：

“大叔说得是，我自信还能把持，我不是挺镇定的么？”

吉百瑞凝视着他这人间世上唯一的亲人，缓缓的道：

“不悔，你记着，无论何地、无论遭遇到任何挫折，大叔必与你同在！”

君不悔轻轻的道：

“谢谢大叔……”

于是，门内一阵喧哗，十来个人匆忙奔出，领头的正是“飞云镖局”的总镖头管亮德，簇拥在他身边的仍是他那几个虾兵蟹将，当然也包括了吕刚、胡英、彭委康这几位大镖师。

甫始与君不悔朝面，管亮德的神情可真叫够瞧，一张脸孔不但猛然涨赤变褚，有如倒吊一副猪肝，甚至连呼吸都紧迫起来；他抢步上前，对君不悔重重抱拳躬身，模样竟像下属参见上官、后生拜谒前辈，就有那等的卑恭屈膝法：

“君兄弟，一听说你回来，我就赶忙往外迎，却仍是叫你候了这一阵，罪过罪过，失礼失礼！好在都是自家人，你该不会见责吧？”

君不悔一边回礼，边笑得十分温煦自然：

“总镖头客气了，我怎敢担当总镖头如此抬举？出门有一段日子了，对旧主故友颇为思念，借迎我大叔之便，顺道前来探望各位，带请总镖头莫嫌唐突才是！”

管亮德容颜窘愧，答活却相当圆滑流畅，不曾显在出疙瘩：

“这是说到哪里去啦？君兄弟，你是我们‘飞云镖局’的救星，是我管某兄妹的恩人，巴盼你回来都望穿了眼，又怎会扯到唐突二字？你这一抵家门，可不知道我们有多么个兴奋法，大伙全乐晕啦！”

君不悔淡淡的道：

“我无才无能，只因适逢其会，略尽了一点绵薄而已，总镖头言重，倒令我好生汗颜；这一向来，大家都还顺当吧？”

管亮德故意大声笑着，听在耳里，近乎有几分气喘的嗖嗖之音：

“托福托福，自从你挫败了那‘聚魂刀’顾乞与‘无影四狐’一干鬼祟之后，镖局子可就一帆风顺，再没出过岔错啦，这都是借你的鸿运，靠你的虎威，才有这等的好运道，君兄弟，我们‘飞云镖局’就该立你的长生牌位，

早晚香烟供奉着方称允当！”

拱拱手，君不悔道：

“总镖头万勿如此铺排，否则就是折煞我了！”

这时，站在管亮德身侧的吕刚，暗中扯扯了他们总镖头的衣角，向吉百瑞的方位努努嘴，管亮德这才想起君不悔还带得有另一个人，他先是又一声笑，瞧着吉百瑞打了个哈哈，嘴里是在询问君不悔：

“君兄弟，这一位老人家，不知是君兄弟的什么人？还请代为引见——”

不等君不悔开口回答，吉百瑞已抢着说了话，只不过两眼朝天，撩也不撩管总镖头。

“不劳总镖头动问，我姓吉的，叫百瑞；君不悔有个大叔你可曾听说过？他那不成材的大叔，就是我老头子！”

管亮德哈了哈腰，本能的虚应事故，假意奉承：

“哦，哦，原来是吉老先生，久仰，久仰——”

突然间，他像是吞下了一颗火栗子，脸上五官立时怪异可笑的歪曲着，眼角斜吊，嘴巴大张，中了邪一般，定定瞪视吉百瑞，而吉百瑞仍然仰头上望，模样仿佛不知道面前还站着个大活人似的。

猛的一哆嗦，管亮德哈下去的腰杆急切里竟一时挺不起来，他舌头发直，声带呜咽：

“吉百瑞……莫非是……‘大天刃’吉百瑞？”

哼了哼，吉百瑞道：

“好见识；我倒不晓得，天下除了我‘大天刃’吉百瑞以外，尚有哪一个吉百瑞！”

管亮德形色大变，汗出如浆，他只觉得浑身透凉，双膝发软，胸膛内剧烈跳动，人有朝下跪的趋势：

“小的该死，小的有眼无珠，吉老前辈大驾到此，居然不识真颜，吉老前辈头顶一方天，脚顿小河动，神威盖世，名倾五岳，小的疏失之罪，万乞恕过，吉老前辈，小的给你老人家请安赔礼啦……。”

吉百瑞嘲弄一笑，虚虚伸手轻扶：

“罢了罢了，我老头子当不起总镖头的大礼，咱们还是实际点好；我以为，你会请我爷俩进屋去坐坐，或者你有什么要向君不悔交待！”

管亮德喘着气道：

“是，是，呕，不不，君兄弟乃小的兄妹救命恩人，功同再造，怎敢妄言交待？只是有事陈述，请求宽谅……吉老前辈，且请移驾奉茶……”

吉百瑞不再多说，昂首直入，君不悔则默然跟随于后，管亮德蹶着屁股侧旁带引，一副可怜兮兮，负罪在身的德性。

一样的环境，一样的事物，君不悔重临斯地，心情却完全不同了——征兆已经越见明显，从张灯结彩的一片喜气，到吕刚初睹故人时的惊慌，加上管亮德那勉强的客套到惶恐的奉承，现在全反映出某一桩不该形成的结果已形成，而“飞云镖局”并不亏欠君不悔什么，也不必隐瞒或忌惮他什么，除了人情，“飞云镖局”对君不悔无须愧疚，那人情，主要就关系在管瑶仙身上了。

管瑶仙至今没有露面。

这位素有“冷罗刹”之称的二小姐，从来禀性刚强，具须眉之气，有决断，有胆识，决非一般弱质闺阁可比，更何况她对君不悔早有情愫？如若

没有其他变异，她不会隐匿不出，不会故作扭怩矫揉之态躲着君不悔，这样的重逢，原该也是她所期盼的啊。

但是，她事实上仍未现身，现身的只有这一群表情尴尬，举止失措的达官老爷们。

将吉百瑞、君不悔二人让进大厅落座，在下人奉过系水之后，整座厅屋里就只剩下管亮德一个人陪着，其余大小镖师，全已悄然退出。

气氛很寂静，寂静的气氛里透着僵窒——那种难堪又隔阂的僵窒。

吉百瑞端起茶杯，细细观赏着白釉底上描着笔青篁的杯面，嘴里“啧啧”有声：

“这饮茶的杯子真不错，质地细，花色清雅，挺精致的……”

说着，鼻子凑近杯沿深深一嗅，又连连点头：

“茶味香醇芬郁，汁色明淡，显见也是好茶，承总镖头盛待，真是谢谢了。”

管亮德挨着椅边坐着，双手不停在裤管上来回揩擦，形容惶惊不宁，吉面瑞这一说话，他赶紧将上身前躬，陪着一抹比哭还难看的苦笑：

“粗茶陋器，实嫌简慢，多有委屈前辈……”

吉百瑞笑了笑：

“委屈我不大要紧，倒是别委屈了我的宝贝侄儿，凡事不离谱就好，总镖头，你说是不是呀？”

管亮德抹着汗，哑声道：

“是，是，前辈说得是。”

翘起二郎腿，吉百瑞又皮笑肉不动的道：

“茶不错，总镖头，但除了喝茶之外，也该找点话题聊聊才不显得冷生；由你开个头吧，你说我们聊什么才叫有趣？”

吸了口气，管亮德黄着一张脸道：

“回禀前辈，小的原是有下情上报，事非得已，若有欠周之处，乞请前辈恕有才是——”

吉百瑞瞧了君不悔一眼，神态安洋的道：

“总镖头言重了，我与你们‘飞云镖局’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一鞭子打不着，三竿子捞不着，毫无瓜葛可言，你又有什么不得已的？至于说到恕宥，人做了亏心事才须对方宽谅，我看你相貌堂皇，一团正气，似乎不像那些咱负义失德的卑劣小人，照理说，该不会行止豁了边吧？”

管亮德结结巴巴的道：

“前辈……天下事，呃，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始末根由，往往不能尽如所愿……小的难处，尚请前辈千万乞有，这实在是桩意外，大大的意外……”

吉百瑞淡淡的道：

“扯了这许多，却还不知道你指的是哪档子事，与我爷俩又有什么关连？”

管亮德深深呼吸几次，才十分艰涩的道：

“小的是说……是说舍妹的事……”

啜了口茶，吉百瑞道：

“听不悔讲，令妹与他相处不错，且有喻示在先，你令妹如今却怎么啦？”

咽着唾液，管亮德沙沙的道：

“回前辈的话，舍妹瑶仙，确实对君兄弟情有独钟，至为心仪，在小的面前，亦曾流露过她的意欲，这本来是一段美满姻缘 - - ”

吉百瑞冷笑一声，尖锐的道：

“却是有人半路杀出，待要棒打鸳鸯？”

不禁又是一头冷汗，管亮德双手连摇：

“不，不，何人有此胆量，敢对君兄弟冒犯？只是碰巧了一桩机缘，舍妹受恩于对方，深感有所亏欠，在那人整日累月的殷殷关怀下，实难加以峻拒，初是勉强接纳，继而日久生情，事态演变下来，就落得今日的结果；舍妹向来心软性慈，不忍过于伤害对方，犹豫再三，才首肯了哪人的要求……”

吉百瑞面不改色，微笑依旧：

“什么要求？”

管亮德只觉后颈窝发麻，眼皮子在不听使唤的跳动：

“他……他待迎娶……迎娶舍妹……”

吉百瑞懒洋洋的道：

“令妹与我家不悔订情于先，施恩在前，令妹只因一桩机缘遇合，便不忍伤对方之心而委身下嫁，然则我家不悔又待如何？莫不成令妹但怕伤他人之心，就无视伤不悔之心？”

管亮德一时大感狼狈，手足无措之下，只有连声请罪：

“前辈包涵，前辈恕看，这都是小的兄妹不对，小的兄妹失周，事前未能防范，事后未加克制，方有今日的困窘之局，怨只怨我管家运蹇，舍妹福薄，攀不上君兄弟，结不成这桩连理，但求前辈及君兄弟高抬贵手，免予追究，管氏一脉感恩载德，叩乞老天保佑君兄弟功侯万代，子息绵绵……”

吉百瑞暗里骂着 - - 真他娘颠三倒四，不知所云，明明是负情变心的勾当，偏偏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说词，简直就是岂有此理；表面上，他却仍然沉得住气，不显温恼：

“总镖头，你的意思是说，令妹和我家不悔的这段情，算是吹了？”

管亮德脸孔赭赤，音调窒迫的道：

“小的兄妹甚感惶疚，愧对前辈及君兄弟之处至多，便今生不能补报，来世为大为马、结草衔环，也要报答二位的大恩大德……”

吉百瑞不带丁点笑意的一笑：

“这都是些空话，总镖头，情份的契合，若是只用几句不切实际的言词便能否定，这情份也未免太虚幻、太软弱了！”

管亮德急道：

“不，前辈，小的兄妹不光是表达这无尽的歉意，小的兄妹在形式上尚另有补报，区区之数，借以减轻我们的惭愧于万一，并盼对君兄弟的损失略做弥补 - - ”

又看了看君不悔，吉百瑞道：

“你要给钱？”

管亮德窘迫的道：

“小的不敢这样讲，小的兄妹仅是拿这个法子来回补君兄弟的恩情，剖明我们的无奈，我们亦知道这样做十分庸俗，但，但除此之外，实在不知如何交待是好……”

吉百瑞道：

“那么，你打谱给多少银子来赔补不悔情感上的损伤？”

舐了舐嘴唇，管亮德嗫嚅着道：

“小的兄妹想奉上三万两纹银……君兄弟一向囊中欠丰，他拿着这笔银子，足可置产创业，成个家约莫也够了……”

哧哧一笑，吉百瑞侧首问君不悔：

“孩子，这笔钱你收是不收？”

君不悔极其平静的道：

“我不会要这个钱，大叔，施恩于人岂有收回报的道理？如果说这算赔补我情感上的损伤，情感有价，便就贱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发乎内心，见于真性，好来好去，好合好散，怎么能用阿堵物来衡量其价值？”

“嗯”了一声，吉百瑞欣慰的道：

“好，很好，吾儿果有肴节，果具见识——”

说着，他面对管亮德扬了扬眉梢：

“我家不悔说啦，这几文臭钱他不要；总镖头，你早该弄明白，天下之大，财富并非万能，多有金子银子买不到、摆不平的事体！”

管亮德脸孔冷绿、惶怵不安的直搓手：

“哪……哪君兄弟的意思，是要我们兄妹怎生补报？”

君不悔牵着嘴角，低缓的道：

“情感是不能出卖的；总镖头，什么都不必补报，我原也不曾期望任何补报，你们没有欠我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有，欠的也仅仅是一次戏辱而已，我还有这个涵养，经得起、容得起、容得下这一次戏辱。”

管亮德满头油汗，又羞又愧：

“君兄弟言重了，我们兄妹怎么敢、怎么敢？”

吉百瑞忽道：

“总镖头，那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算是哪一号牛鬼蛇神？”

管亮德形色赧然：

“他，呃，他叫葛世伟，是‘子午岭’葛家堡的少堡主，他父亲葛奇，在道上也是位有头有脸的人物，前辈或许有个耳闻——”

吉百瑞颌首道：

“葛家堡的当家葛奇，不错，我知道他这个角儿，他儿子却是如何与令妹结下这段机缘、又受了姓葛的什么好处？”

提到这问题，君不悔亦颇为专注的等着聆听管亮德的回答，因为他知道管瑶仙向来对这位葛少堡主欠缺好感，尤其为了“无影四狐”掳劫管瑶仙的那桩过节，葛家堡父子当时拒不赴援，袖手旁观，越令管瑶仙切齿痛恨，然而彼一时也，此一时，眼下却又凑到一头，更准备结亲家了，这，又是在一种什么境况下才扭转的乾坤？

先是干咳一声，管亮德非常谨慎的道：

“大概在三个月前，舍妹领着局子里两位镖师，三名淌子手押镖到‘远定府’，就那么不巧，偏偏又碰上了‘无影四狐’中‘魔狐’狄青那个淫棍老弟狄元，两下一朝面，旧仇加新恨，三句话没说上便动了手，一场拼斗上来，舍妹这边落了败势，正在发发可危的当口，葛家少堡主恰巧带着他家一干手下路过，见此光景，立时拔刀相助，杀退了狄元，将舍妹等人从虎嘴边救了出来……”

吉百瑞道：

“倒是挺巧，接着姓葛的小鳖羔子就开始大献殷勤，百般表功，横刀夺

人家的老婆了？”

君不悔面皮一热，赶紧唤了一声：

“大叔——”

管亮德也颇觉尴尬的道：

“葛少堡主一心输诚，对舍妹体贴十分、呵护备至，日也来，夜也来，人总是有感情的，辰光久了，实在不忍再加拒绝，自头一遭接纳过葛少堡主以后，就，就……”

吉百瑞道：

“有了开头，就一直继续下去了，可不是！”

管亮德的双手在裤腿上揩擦起来，他呐呐的道：

“前辈包涵……”

拂袖而起，吉百瑞冷冷的道：

“人心叵测，人性易变，从你们兄妹这里，算是找到了活生生的印证，管亮德，立身处世，不合像你们这样轻诺寡信、见异思迁，男女相悦，虽属两厢情愿，但志节守不过百日，亦就无可惋惜留恋了！”

他一昂头，对君不悔道：

“我们走。”

君不悔站起身来，等吉百瑞行出几步，方才轻轻的向管亮德道：

“总镖头，请转达我的祝福给二小姐，希望她姻缘美满，白首偕老，告诉她，我对她没有怨恨，没有温恼，有的只是关怀，真心真意的关怀……”

不等管德亮回答，他已洒开大步，跨门而出，留下管亮德一个人站在厅中，孤伶又怔忡的空望门楣发呆——他也不禁迷茫，自己妹妹的选择，到底是对的，抑或错了呢？

第三十七章：如今河东转河西

仍是爷儿俩合骑着这乘黄膘大马，目的是前往“大龙坡”的方家，丢了一个瑶仙，幸好还有个方若丽，这位方大小姐可得落实把握着，如果也因旷日时久，发生变异，君不悔的霉头就算触大啦。

对君不悔而言，管瑶仙与方若丽在他心目中都占着极重的份量，然而若要仔细分辨，方若丽的比重似乎要大一点，在个姓及习惯上两人亦较契合；本来，他尚下不定决心如何取舍，为的是不忍负情，现在却已雨过天晴，尘埃落定，管瑶仙业已主动的替他解决了这个难题，此时正好心怀坦荡，合会佳人。

鞍上，吉百瑞倒有些惴惴不宁：

“依你所说，不悔，那方梦龙算是尽释前嫌，不再记恨于我了？”

君不悔轻松的道：

“不错，经过我及小丽的再三劝导，方老伯终于等应勾钩这笔怨隙，化戾气为祥和，他那条腿，算是白送给大叔。”

“呸”了一声，吉百瑞啼笑皆非的道：

“什么光景了，居然还开这等玩笑，要如此调皮？方梦龙眼看着就是你

的老丈人啦，双方一朝结成亲家，休再提这种煞风景的恼人言语，万一刺伤了他令他追忆前尘往事，对你我却是大有不便！”

君不悔笑道：

“这话只是对大叔说着玩，怎能在方伯父向前提？大叔放心，言词轻重我还拿捏得准，否则岂非自找麻烦？”

吉百瑞感慨的道：

“我和方梦龙之间的这段梁子，真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性子烈，火气大，尤其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认为刀就是一切，艺业强弱便代表理直理曲，天打雷电，我就敢以白刃相抗，山若咆哮，亦誓以头颅上顶，任是谁招惹了我，不流血残命便决不付休……那真是一段迷失自我的疯狂岁月啊，如今想想，又是何苦？”

君不悔低声安慰着他的老叔：

“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大叔，举凡人，大部有一段或多或少的癫狂日子，待到往回看，省悟得出早年的是非功过，也就算明白人，辰光长远了，总能冲淡若干快与不快的回忆，大叔不须为此自责太甚……”

吉百瑞叹了口气：

“那时节，慢说斩人一条腿、便夺下几条命，也不觉有什么愧疚难安，就如同吃大白菜般的稀松寻常，但一朝活到我这把年纪，再看到自己作下的孽，心中滋味便又难言；人死了不能复生，肢体断，就永成残缺，那些刀下亡魂或是血肉迸溅的受害者，其痛啮悲愤之情当可想见，真正是不能自抑啊……”

手上的缓绳轻带，君不悔微微侧过脸来道：

“想开点，大叔，所谓福祸无门，唯人自招，当年你老叱咤江湖，在那种环境里，要的是这股气势，也由不得你退缩避让，伤在你刀下的人，未见得个个都是冤枉，大叔出刀，亦不一定是缺理……”

吉百瑞摇摇头：

“等到了‘大龙坡’，我他娘再好生向方梦龙请罪，你们小两口将来要过快活日子，老一辈的人便不该存有丝毫芥蒂，断了人家一条腿，补不回那条腿虽是另一码事，但讲几句中听的话却省不得。”

君不悔道：

“这都是大叔顾全我们，可也不能大委曲大叔自己。”

拍了拍君不悔肩膀，吉百瑞笑了：

“为了你与你媳妇，我老头子受怎么样的屈都不关紧，倒是你们小两口要和乐恩爱，才不枉费我这一片心。”

君不悔若有所思的道：

“大叔，你可别把话说得大早，小丽对我有心是不错，但是不是一定能娶到人家还未敢断言，她老子娘只怕尚不知道这回事，揭开了底，如果又像管瑶仙那样来一记当头棒，就真笑不动了。”

吉百瑞哼了一声：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就有那等霉法的？同样的漏子会连着逢上两遭？姓管的娘们见异思迁，志节不坚，我不信方家丫头跟她是一路的货！”

君不悔道：

“咱们还是多少保留点好，大叔。”

吉百瑞在鞍上移动了一下坐姿，手捏着大腿肌肉，又在腰腰间轻捶了捶：

“不要胡思乱想，这桩事，我有预感，十成十没有问题……不悔呀，到前面那间麦垛子场边停一停，我得下来歇会儿；他娘人一到老便真个不济啦，马上这一折腾，腰也酸来背也痛，连屁股都硬麻了……”

君不悔刚要回话，却骤见前头那片麦垛子麦杆横飞，人影闪掠，麦垛子连倒数堆，有血光映现，也有人滚跌于地，局面似乎正是一场拼杀！

那边的光景，吉百瑞亦看到了，他眯着眼观望，口里嘀咕着：

“人就是这么犯贱不是？大米白馍吃撑了，一天到晚便不停的你拼我斗，真也不嫌憎烦？好不容易找着个歇脚处；你看吧，又叫搅了！”

君不悔注视着那滚跌在地下的人迅速翻跃，注视着那人的对手正连连追杀，而麦垛子掩隐下，好像还有另外两位仁兄在缠斗，场面挺热闹的；他目光不移，一边问着吉百瑞：

“大叔，要不要在这里想歇？”

吉百瑞似是老兴徒发，蛮有劲头的道：

“娘的，且凑过去看看再说，保不定是台好戏——”

黄膘大马稍稍加快步速，一眨眼便到了近前，到了近前，君不悔却突的全身僵直，背脊梁挺硬，握缰的双手竟然控制不住的微微颤抖起来！

吉百瑞立刻就发觉了君不悔的异常反应，他探出上半身，关注又迷惑的问着：

“你是怎么啦？不悔，有什么不对劲么？”

君不悔脸色苍白，呼吸急促，以一种极低极怪的声音道：

“那是我师父和师兄……”

怔了怔，吉百瑞将视线投注过去，也不由压下嗓门：

“你是说任浩同他那横刀夺了你小师妹的宝贝师兄？”

君不悔点点头，语声艰涩：

“正是他们……”

吉百瑞忙道：

“再说清楚点，场子有拨人在火并，你那鸟操的师父与师兄是占了上风的一拨，还是落了下风的一拨？”

咽了口唾沫，君不悔道：

“是落了下风的一拨。”

哧哧笑了，吉百瑞开心的道：

“我就说嘛，凭任浩那几手三脚猫的把式，如何占得了上风？不打他个满地找牙怎么对得起天理？不悔，方才学懒驴滚翻的那一个，可就是任浩？”

君不悔的表情矛盾又痛苦：

“是我师父……”

吉百瑞幸灾乐祸的一拍手：

“来来，下马，下马，这等热闹，怎得不瞧？老子高兴了，说不准指点他两招，克敌不必，保命有余。也好叫他看看什么样的刀法才配称是刀法！”

君不悔默不作声，陪着吉百瑞下马靠前，这时，落下风的两位越发左支右细，败像毕露，而他们的对手却益见凶狠猛辣，攻势凌厉，胜负之分，眼看已在不远了。

细细打量着自己的师父与师兄，君不悔不禁有一股辛酸的感觉——只

这段辰光不见，任浩竟是老了，不但人显得苍老，更且憔悴枯槁，气色极差，此刻他正在豁尽全力的与他的对手拼搏着，他眉心淌血，左肩也一片殷红，仿似受创不轻，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袍，粗浊的喘息声，就连寻丈之外的君不悔，亦听得清清楚楚。

另一头的庞其壮，情况也不见得比他师父好到哪里，不知是眼下的败势影响了他，抑或有什么其他的不如意，原本又白又俊的庞其壮，竟然黑里泛黄，瘦了好大一圈，形态容貌间，更显出一股霉气，活脱一副背运命蹇的功架。

吉百瑞双手背在身后，闲闲的道：

“不悔，你在想什么？”

君不悔呐呐的道：

“我……大叔，我不忍……”

“嗯”了一声。吉百瑞缓缓的道：

“我就知道你正在这么想，不悔，到底你是个忠厚仁义的孩子，好吧，我同意你的意思。”

君不悔惊喜的道：

“大叔，大叔是说——？”

吉百瑞似笑非笑的道：

“你不是打谱帮你师门一把么？为什么还不去？”

君不悔形色激奋的道：

“多谢大叔周全，大叔不会怪我妇人之仁、恩怨难明吧？”

嘿嘿一笑，吉百瑞道：

“要是你无动于衷，才叫恩怨难明呢；小子，快点上，再迟，你那师父加师兄就得叠做一堆去啦！”

君不悔不再犹豫，只一个箭步，已抢到任浩身边，刚好碰上任浩那个满脸横肉又虬髯如戟的凶泼对手挥刀斜斩而至，这人使的是一柄七环刀，刀刃透着红黄色的寒光，舞动之间环震如号，既沉又猛，任浩反应仓皇，正待抛肩回架，君不悔的“傲爷刀”已猝飞倏现，宛若一道晶莹厚实的匹练，急卷暴翻，照面里已将那人逼出六步，差一点没跌个四仰八叉！

任浩惊异的望向君不悔，却在一刹的迷惘之后脱口呼叫：

“你，你不是不悔么？”

君不悔鼻尖泛酸，“扑通”跪下，声音带着哽咽：

“徒儿君不悔叩见师父……”

白发苍苍，容颜灰槁的任浩不觉感触万千，悲从中来，他一把将君不悔挽起，嗓调在难以抑止的颤抖着。

“不悔，不悔，这一阵子你是去了哪里？又怎生碰巧来到此处？要不你适时现身来援，为师就叫熊铎这个匹夫糟塌了……”

君不悔还没来得及说话，对面那个凶神般的熊铎已声如破锣也似叫嚷起来：

“你们不用忙着叙旧，师父是个二流子，做徒弟的还能强到哪一步？老子不怕你们师徒并肩子上，正好一遭宰了，叫你们往阴曹地府练把式去！”

任浩气得白发飘动，青筋浮额，瞑目如铃中声似裂帛：

“熊铎，你休要欺人太甚，赶尽杀绝，今天我任氏一脉，便个个横尸溅血，也不会向你低头认输，却看你能狂到几时！”

手中刀“哗唧唧”的一摆，熊铎形态狞厉的暴笑着：

“死到临头，尚敢吹这等的大气，真是可笑亦复可悲，你任氏一脉算什么鸟？老子通通砍下你们的狗脑袋来当球踢，好叫你们再也不敢赖帐，再也不能依持那几手破烂刀法来挡债！”

任浩全身痉挛，面孔扭曲，却是扁着嘴唇说不出话来；君不悔目注对方，慢慢上前两步，非常平静也非常安详的道：

“我师父即便欠了你几文钱，你也不合要他老人家用性命来抵，放这种霸王债，莫非你自认是武功强、刀口快、保准吃定了？”

熊铎铎模样狰恶，大言不惭：

“当然是吃定了，至少吃你们几个窝囊师徒吃定了，娘的个皮，欠债不还，催他几次，居然给老子拉下脸来，行，你翻脸，老子就宰人，凭情银两不要，却得搁下命来！”

君不悔淡淡的道：

“我来了，你谁的命也要不着，姓熊的，却得小心你自家性命才是！”

狂笑一声，熊铎的七环刀竖起，吆喝着道：

“你们师徒一个鸟样，口把式强过手把式，奈何老子却不甩这一套，见了真章才能分晓谁是大霸天，谁是那缩头的王八！”

一直站在麦垛场没有吭声的吉百瑞，这时哼了哼，开口发话道：

“不悔我儿，这具人熊似的杀胚，我是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有气，你要狠一狠，就送他上西天，若是狠不下，便给他带点记号，早早打发了也罢！”

君不悔回应道：

“是，我这就送他走路——”

倏然吼喝若啸，那熊铎倒挺识得先下手为强的道理，七环刀抖起寒芒如电，九刀合做一刀，威力万钧的抢前攻向君不悔。

于是，“大屠魂”现焉，“傲爷刀”的刀锋幻化成迸飞的青虹，倏变为翩掠的魔翼，晶亮的光华四溢，破空的锐势激荡，但闻“呛啷”一声脆响，熊铎的七环刀已滴溜溜的抛上了半天，人也宛似陀螺般打着旋转往外摔出，一旋一溜血，一转一声号！

与庞其壮较手的那个，是个身材瘦削，面色干黄的中年人物，骤见他的伴当吃亏挨刮，如何能以甘休？这人不声不响，猛然一记侧旋，掩到君不悔身侧，一对“锁骨钩”狠插回绞，冷焰炫闪中，巴不得一家伙将君不悔的脊梁骨抛断。

君不悔是如法炮制，又一记“大屠魂”奉送给了这位仁兄。

青蓝色的芒彩仿佛一片剔透灿亮的光幕，而光幕中锋刃纵横，交织如雨，这位面色干黄的朋友便蓦然身子绷挺，一头跌出丈许之远，那对“锁骨钩”则只剩下两只把柄握在他手里，秃秃的看上去好不扎眼！

熊铎与他的伙计，君不悔是一视同仁，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每一位都是前胸加后背，各片下斤把人肉下来，肉虽不多，伤口却不小，血糊淋漓的那一团，相当的令人触目心惊。

咬着牙，熊铎摇摇晃晃的从地下站起来，伸出一只血迹斑斑的右手指点着君不悔：

“好……好杂种……你狠，算你狠……老子走了眼不关紧……早晚仍是我回头来结帐……说……你有种搁下万儿来，便上天下海……老子也拎你得出！”

君不悔古井不波，毫无火气的道：

“我叫君不悔。”

麦垛子场边，吉百瑞大声道：

“也别忘了我，我叫吉百瑞。”

熊择听在耳中，方待再摆几句硬话，充充场面，却突的一哆嗦，面上五官都像刹时挪了位置，他忍不住一声呻吟，急步过去扯起他那伙计，惶惶然似丧家之犬般落荒而去！

在片刻的僵默之后，任浩面对君不悔，形色阴晦凄黯，语调更显苍凉伤感：

“你离开家里不久，便遭了一场火，把什么都烧光了，一家大小张着口，日子总得往下过，我在万般无奈之下，向庄头李大户借了三千银子做生意，不想一船货朝南运，却在江心遇风翻倾，落得血本无归，这李大户屡屡催讨，我拿不出钱来还债，他竟找到他舅子熊铎来逼迫我，我自忖力弱理亏，争不过人家，只好和你师兄摸出来待到前面‘苏家甸’去，向一位远房表亲多少贷几文还帐，未料熊铎却误以为我们是想赖债隐走，竟在半路上伏好了截杀我们……不悔，若非你及时来援，我与你大师兄，只怕已经遭了对方的毒手！”

黑着一张面孔的庞其壮，努力牵动着唇角，挤出一抹何其干涩的苦笑：

“师弟，好久不见了，近况可好？我们都时常惦记着你，生恐你混得不如意，青莲前些时还在念叨，说不知你如今的情形怎么样了……”

君不悔低沉的道：

“多谢师门关怀，这段辰光里，我还能将就着厮混，没什么好，却也坏不到哪里，正如师父所言，不管怎么着，日子总得朝下过……”

不曾点明，但听话的人心中有数，君不悔是弦外有音。

庞其壮欲言又止，却令人体会得出他那份难以言宣的愧疚情怀，同样的，任浩也有点儿讪讪的味道，师门两代。这时居然透着恁般的生疏窘促，也客套得近乎虚饰了。

吉百瑞仍旧背负双手站在那一头，看样子并没有过来与任浩师徒招呼的意思，他闲散的向四周观望流览，就是不肯多看任浩师徒一眼。

轻轻咳了一声，任浩有些不安道：

“不悔，那位老先生，莫非就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大天刃”吉百瑞？”

君不悔颌首道：

“正是他，师父。”

不禁兴起一股自惭形秽的感触，任浩竟带着几分腼腆的道：

“你的刀法大有进展，已非吴下阿蒙，这教你练刀的，可是吉先生？”

君不悔道：

“是吉大叔，他整整教我练了三年刀，若不是他老人家，我如今尚不知流落何方，过的是哪种生活……三四年的时间不算长，却也不算短，要熬出个顺遂来不容易，但至少徒弟没给师父丢人，这是唯一可自慰的……”

任浩惨然笑着：

“为了青莲的事，恐怕你对为师的仍不能释怀吧？”

君不悔垂下目光，沙沙的道：

“弟子不敢，原是弟子技不如人，没这个福份，而且事情早成过去，师父也不用挂在心上了，只要师兄嫂琴瑟和调，相处融洽，便是一桩美满姻缘……”

庞其壮哑着声道：

“我和青莲感情很好，遗憾的是这几年我家亦是家道中落，入不敷出，让青莲吃了不少苦，岳父又逢上接二连三的不如意事，把人都磨变了形——”

忽然，吉百瑞在那边开了腔：

“我说不悔，天色不早了，咱们爷俩也该上道了吧？”

君不悔提高声音道：

“这就来，大叔。”

任浩局促的道：

“你去吧，不悔，若是有缘，我们徒师尚有见面之日，若是无缘，也就罢了，总之是为师的无能，耽误了你，也害苦了你……”

君不悔眼眶潮湿，喉头哽咽，他匆匆跪下向任浩叩了个响头，站起来一把拉住庞其壮走开几步，将一张对折的银票硬塞在他这位师兄手掌心中，然后，没有再多说一句话，转身便走。

任浩的萧萧白发在风中飘拂，他抬头望向云空，泪光盈盈，脸上的褶皱深叠，唇角不停的抽搐——无语问苍天，大约就是他如今的写照了吧？

庞其壮亦僵立无语，此情此景，他又又能说什么？

在抵达“大龙坡”之前，吉百瑞一路上念叨了千百遍，翻来覆去，主要只是两句话——“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对于任浩师徒，他可是半点好感也没有，总认为他们亏待了君不悔，排挤过君不悔，而君不悔的以德报怨，他却老怀弥慰，深庆得人，嘴里不提，心中十分得意。

这，也算是人性里的一点私情吧？

到得方家门前，君不悔亲往叩门，不知怎的，心头却兴起一阵惴惴，油然思起“飞云镖局”那种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景象；此地虽则无灯无彩，且颇为安静，一股子悬惶疑虑竟是挥之不去，他忐忑的自问着，莫非管瑶仙扮演的这一台负情记，果真将他的信心伤了？

门启开，来应门的不是方家的管事方安，也不是其他下人，淡淡的香衬着那张端秀又略显清减的面容，居然是方若丽本人。

四目相触的一刹，双方的反应却竟一片痴迷，他们彼此深深的凝视着，定定的对望着，好像除了他们两人之外，世界一片虚无，穹宇一片浑沌，再没有其他事物存在了！

这短短的别离，留下的却是如此悸震又深镌的相思，聚首之前不曾感受到这样的激荡，重见之后才知道已然恁般相融相合，密不可分；君不悔情不自禁的伸展双臂，方若丽那么自然的依进他的怀抱，当事人不觉生逆，旁观者不感忸怩，仿佛原本就该是这等的情景才对。

君不悔轻揽着方若丽的腰肢，方若丽轻偎在君不悔的肩头，他们絮絮低语着，恍同不见余子，梦游似的步履宛如踏在云彩里，慢慢向里行去——约莫就将开始了吧，哪幸福，那挚情、那美满？

后面，吉百瑞着急的跟了上来，边嚷嚷着：

“不悔，不悔，你们这是怎么啦？急也不急在这一时，莫忘了还有我老头子呀！”

门侧边，一只手伸了过来，亲切的挽住吉百瑞，吉百瑞赶忙回望，那挽住他的人——赫然竟是方梦龙——那化怨为德、睽违多年的方梦龙！

吉百瑞一时百感交集，尴尬着不知如何启齿是好，方梦龙却携着他的手行往另一个方向，语声和悦真挚，却也是低细的：

“不要打扰他们小儿辈，百瑞老哥，有我陪着你；睽别多时，咱们可要好好叙上一叙了……”

